

國立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

洪惟仁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
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

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u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

所別：語言學研究所

姓名：洪惟仁 Uijin Ang

學號：848701

指導教授：曹逢甫教授 Dr. Feng-fu Tsao

王旭教授 Dr. H. Samuel Wang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初稿

2010 年 10 月修正

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u
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

by

Uijin ANG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Linguistics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June 2003

國立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推薦書

語言學 研究所 洪惟仁 君所提之論文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

漳泉競爭與新台灣話的形成

經由本人指導撰述，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 王旭 (簽章)

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 六 月 二十四 日

國立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考試委員審定書

語言學 研究所 洪惟仁 君所提之論文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

漳泉競爭與新台灣話的形成

經本委員會審查，符合博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

主持人 何大安 (簽章)

委員 何大安

王旭

連金發

曾進南

龍煜城

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 六月 二十四 日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版本 92. 2. 17)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清華 大學(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組 學年度第 學期 取得 博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 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

☒ 同意 ☐ 不同意 (政府機關重製上網)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 授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路。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 申請文號為: _____, 註明文號者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 同意 ☐ 不同意 (圖書館影印)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 授予教育部指定送繳之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以各種方法重製, 或為上述目的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 不限地域與時間, 惟每人以一份為限。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鈎選, 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 曹逢甫、王旭

研究生簽名: 洪雅仁

學號: 848701

(親筆正楷)

(務必填寫)

日期: 民國 92 年 6 月 24 日

1. 本授權書 (得自 <http://sticnet.stic.gov.tw/sticweb/html/theses/authorize.html> 下載或至 <http://www.stic.gov.tw> 首頁右下方下載) 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授權第一項者, 請確認學校是否代收, 若無者, 請個別再寄論文一本至台北市(106-36)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702 室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 王淑貞。(本授權書諮詢電話: 02-27377746)
3. 本授權書於民國 85 年 4 月 10 日送請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修正定稿, 89. 11. 21 部份修正。
4. 本案依據教育部國家圖書館 85. 4. 19 台(85)圖編字第 712 號函辦理。

摘 要

本論文的目的就是要論證閩南語漳泉方言在台灣의競爭，融合成一個新方言的過程和機制。除了用社會方言學的方法對這個形成中的「新台灣話」做一個科學的描寫，我們還要為這個新方言所以形成的動機，所以選擇這樣的方向在變化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我們採用的論證步驟有三：

一、從社會方言學調查資料統計出台灣閩南語變體的年齡級差，以呈現台灣閩南語的「共時變異」(synchronic variation)。

二、就鍾露昇(1967)和我們的「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1999)資料進行「真實時間」的比較。

三、就統計結果提出語言普遍性的解釋。

本論文的「真實時間」比較證明了社會方言學所顯示的共時變異不是穩定的年齡級差，而是「進行中的變化」。無論在老泉區或老漳區，所有變項的變化方向都是一致的，所有優勢的變體都得到大專青年閩南語認同的印證。

台灣正在進行的變化有〈入〉字頭聲母j→l，央元音的崩潰與定位前移，升調的平調化與中調化。所有的漳泉競爭結果與音變的趨勢都可以得到語言普遍性的解釋。

本研究證實了新台灣話的誕生，並解明了漳泉融合的機制，新台灣話不是機械的混合(blending, mixture)，而是有機的融合(fusion, syncretism)。研究結果支持薩丕爾(Sapir)的「潮流論」(1921)和結構方言學家「變項結構單位論」的主張。我們同時提出所謂「範疇擴散」和「結構擴散」的假設。

關鍵詞：台灣話、閩南語、地理方言學、社會方言學、音變、動機、方向、方言接觸、方言競爭、方言融合、潮流論、結構方言學、變項結構單位論、範疇擴散、結構擴散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reveal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 under the mutual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üan-chou.

This is verified in three steps:

1) measuring the age differences of some critical items by geographic and social dialectal investigations.

2) comparing two sets of data from Chung (1967) and our previous investigation of Taiwanese variant identifi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1999).

3) giving analyses and explanations for these phenomena.

The real-time comparisons with the data available show that the synchronic variations are not merely stable age-grading, but are 'changes in progress.' It is revealed that all the directions of changes in all variables are consistent, whether Chang-chou or Chiuan-chou accent. All the prevailing variants are consistent to the result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aiwanese phonetic identifi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ere are some changes in progress in Taiwanese, such as the consonant $j \rightarrow l$, the collapse of central vowels into front vowels, tone leveling and mid-toning. All changes are given a proper universal explanation.

We try to verify that the New Taiwanese is not merely a blending or mixture of the two dialects, but a fusion or syncretism. We will show that, as a result of this fusion, New Taiwanese has become the center of convergence, and all variants not conforming to this trend are in the process of decay.

This dissertation verifies the emergence of the General Taiwanese, and clarifies the mechanism of the fusion of the two dialect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upport the 'drift' theory of Sapir (1921) and the theories of 'variable as a structural unit' suggested by structural dialectologists. We also propose the hypotheses of 'categorical diffusion' and 'structural diffusion'.

Key words: Taiwanese, Minnan dialect, geographical dialectology, sociolinguistic dialectology, sound change, motivation, direction, dialect contacts, dialect competition, dialect syncretism, drift, structural dialectology, variable as a structural unit, categorical diffusion, structural diffusion.

感謝的話

這篇論文能夠完成，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國科會、我的老師、同事、同學、朋友、學生、發音人，乃至我的父、母、妻、子都曾經付出永遠值得懷念的辛勞、協助或關心。

我出生於漳州腔的嘉義縣新港鄉一個小商人家庭，閩南語是家中唯一的溝通語言。父親洪 恭亨是一家小布店的老板，他愛好音樂、藝術，他的閩南語十分精鍊，拙著《台語經典笑話》(1993)有一大部分是紀錄了父親給我講的笑話；母親洪 吳煖是助產士，他接生過的嬰兒成千上萬，所接觸的家庭也是成千上萬，廣大的接觸面造就了她的台語寶庫。從小在這樣的家庭長大，使我對閩南語培養了敏銳的語感和豐富的詞彙。我的愛妻黃美慈也是助產士，他出生在泉州腔的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閩南語也是他家中唯一的溝通語言，鄉下的生長環境和職業環境也造就了她的台語寶庫，尤其是泉州話，她是我的台語諮詢顧問、活辭典。感謝上天賜我生活在這樣純粹、豐富的閩南語家庭。

我十四歲時(1959 年)，因為家道中衰，隨父母北遷到東北岸一個偏僻的老漳區漁村萬里鄉，中學在基隆市立二中和基隆中學就學。同學們的方言非常複雜，有來自金山、萬里、九份、基隆市老派最保守的老漳腔，也有來自七堵、汐止最保守的老泉腔，而他們都笑我說話有「下港腔」。雖然當時對於閩南語方言還沒有什麼系統的了解，但是對於方言天生的敏銳觀察力，使我對閩南語方言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因而立下閩南語方言研究的志向。師大國文系王冬珍教授，當年是我高中的國文老師，她了解我的興趣，鼓勵我考中文系，他說中文系有聲韻學，對我研究台語有幫助，就這樣，我和中文系結下不解之緣。

一九六五年我以系狀元考進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但是進了中文系之後，我才知道，中文系的文字學、聲韻學等傳統小學不能滿足我研究閩南語方言的興趣。

於是有一天，一位高中同學徐清茂君對我提起師大國文系有一位留美回國的教授，在他們輔仁大學兼課，教語音學、聲韻學，並且研究閩南語，叫做鍾露昇。我知道了這個消息，非常高興，立刻去拜訪他，老師也很高興收我為徒。我從鍾老師那兒不但學了語音學、結構主義語言學、新派的聲韻學，最重要的是田野調查方法。當時羅傑瑞(Jerry Norman)教授正在寫博士論文，和鍾老師一起做南島語以及閩北語的語言調查，我也在旁學記音。雖然不是正式的修課，但是這樣的訓練比修課還有效，不斷的實習、討論奠下我後來獨力進行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的基礎。鍾老師是我永遠懷念的恩師，他不但是我的啟蒙老師，也影響了我一生的研究志向。

鍾老師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是台灣地理方言學的開山之作，也是社會方言學的開山之作，對我後來的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有深刻的影響。本文就是利用他對大學青年閩南語的紀錄和我們所做的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調

查資料進行了一個「真實時間」的比較，證明了我們在社會方言學調查顯示的變體年齡層分佈並非穩定的「年齡級差」，而是「進行中的變化」。他在閩南語方言學上的開創之功令人景仰，永遠懷念。

研究所畢業之後還不到幾個月，剛進辭修高中教書沒幾天的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我因為政治事件進牛奶島大學(University of Green Island)進修，直到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五日，一共六年八個月的時間，我天天過著琴棋書畫，無所事事，悠閑而不自在的日子。在閩南語方言方面唯一的收穫是和一群來自泉州、漳州、潮州，同樣冤枉進來的朋友們朝夕相處，聽了許許多多不同口音的閩南語方言。雖然沒有正式的進行什麼方言調查，但因為我有一項專長，就是聽到的方言變體，永遠深刻地印在腦海裡，這段難得的經驗使我親耳聽聞各種以前沒有聽過的閩南語口音，使我得到很好的實習經驗，對我日後的閩南語方言學研究非常有益。我不得不對賜給我這段方言經驗的偉大領袖們致上深忱的謝意。

一九七九年牛奶島大學畢業回家，翌年結婚、又翌年生子，一直在鄉下、深山過著筆耕生活，同時開始收集閩南語文獻，進行閩南語民俗學、民間文學和方言學的研究。一九八五年二月起，我開始有計畫的進行全台灣的方言調查，我的親戚、朋友、同學遍佈全台，我藉口會見親戚老友，下鄉一住就是幾天，食宿全由他們負擔，在他們的帶領下，我進行了足跡遍佈台灣、綠島、澎湖大小島嶼的方言調查。我把這段經驗寫成了《台灣方言之旅》(洪惟仁 1992)，這本遊記式的簡要方言調查報告，引起許多青年朋友研究閩南語方言的興趣。同時，這些方言調查後來就成了「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計畫」的領航調查。在這段時間，我所要感謝的人太多，主要有吳東南兄、楊文彬兄、李秀春兄、郭俊德兄、陳光秀兄、表弟黃錦圳、堂弟洪惟柏……，所有幫助過我的人在那本書上都有詳細的記載，為恐遺漏，也就不一一在此細表了。

繼鍾露昇教授之後，第二個需要特別感謝的恩師是中央研究院的龔煌城教授。我已經不記得怎麼認識龔老師了，只記得龔老師曾經來聽過我的演講，對我的閩南語研究作了一些指教。一九八七年有一次，我在報紙上和丁邦新先生爭辯過語言問題，然後，忽然有一天龔老師對我說：「我準備申請一個閩南語方言調查計畫，想請你來當專任助理，你願意嗎？」那時我無業，閩南語方言學又是我的一生志業，我哪有拒絕之理。就這樣，從一九八八年五月起我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助理、約聘助理研究員，直到一九九六年七月，一呆就是八、九年。我在那兒完成了「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這是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地理方言學調查，另外一個副產品就是編成了十大冊的《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我雖然是研究助理，但是龔先生像是指導博士生一樣從旁指導，實際的工作從調查字表的設計、方言調查的進行、期末報告，一切讓我自由發揮，未加干涉。這段時間所收集的資料就成了本論文在地理方言學方面的基礎研究。龔老師對我的厚愛，是一份沒齒難忘的恩情。

在中央研究院服務的期間，除了田野調查工作之外，龔老師也指導我寫了許

多論文，培養我的論文寫作能力，和同事們討論、聽演講、讀文獻，使我增廣了見聞。所謂學然後知不足，我常因聽不懂一些現代語言學的新觀念而感到焦慮、不安，甚至自卑。雖然我也曾經到台大聽何大安老師講「衍生音韻學」，聽龔老師講「漢藏比較語言學」，但是沒有專心而系統化的學習，只是旁聽，淺嘗輒止，總感覺效果不佳。

於是我發奮要去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修習博士學位。1994 年在日本天理大學研究七個月回國，我先在清華語言所聽了一年湯廷池老師的句法學和蕭宇超老師的音韻學，第二年(1995)我考取清華語言所博士班。對於引我進現代語言學大門的兩位老師，我是深為感激的。尤其湯老師不但在學問上給我當頭棒喝，在做人處事上給我也很多啓示，在人生的旅途上也多所提拔。

我休學了一年，把中央研究院「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完成之後的一九九六年，我以知命之年專心地到清華語言所當一名老學生。修課期間，除了在靜宜大學兼了四到六個鐘頭的課之外，我把所有的時間、精神全部用到課業上。我每天兩三點就寢，第二天八點就上課去，沒課也會到研究室唸書。我很少碰到我的室友，因為我回碩齋睡覺的時候他早已呼呼大睡，我上研究室的時候他還在睡，天天如此。

我花了三年期間修完了所有的課程，雖說是博士班課程，可是博士班應修課程之外，因為清華語言所博士班修習課程規定，所有碩士班必修課程沒有在六年內修過的都必須重新補修，所以我當然是必須連碩士班必修課程也一起修完才行。這等於說這三年我是修完了碩士、博士的所有應修的課程了，比起那些由碩士班升上來的博士生，我是辛苦多了。

博士課程修完之後，我便進入元智大學擔任專任副教授，同時得到了國科會的資助，開始進行了收集本論文基礎資料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勢」三年期調查研究計畫。第一年由王旭教授主持，第二年起由我主持，曹逢甫教授、何大安教授協同主持，計畫期間非常感謝他們的指教。

我要在這裏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NSC)表示最誠摯的感謝，從「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計畫」到「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勢」九年多的計畫，國科會給我們一千多萬的資金補助，讓我們累積了幾十萬筆的調查資料，沒有這些資料，就沒有本論文。

清華語言所的教授非常整齊而優秀，我從他們身上真的學了很多。湯廷池老師、梅廣老師、蔡維天老師、湯志真老師的句法學，許慧娟老師、陳素宜老師的音韻學，王旭老師的音韻學、實驗音韻學和統計學，張月琴老師的實驗語音學，連金發老師的構詞法和歷史語言學，曹逢甫老師的社會語言學……都是引導我進入現代語言學大門的恩師。

我特別要感謝連金發老師和我的指導教授曹逢甫老師、王旭老師。他們在我修課期間最常接受我的請教，深入討論問題；在我撰寫博士論文的期間，不斷地

給我關心、鼓勵。由論文計畫到一章一章的出爐，他們都細心的校閱、指導。我和王老師、連老師都是用 e-mail 討論，速度相當快。至於曹老師，他是不寫 e-mail 的，我把寫出來的文章傳給他，他印出來(有一次因為列印張數太多，竟然把印表機燒掉了)，用紅筆把評語寫在稿子上，寄給我，有問題就在電話上討論。曹老師指導過無數個學生，我相信他是特別重視我這個老學生的。

除了清華語言所的老師之外，我要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龔煌城院士和何大安教授，他們在我服務於中央研究院擔任計畫助理的期間曾經對我愛護備至，多方指教，這次擔任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委員，細心校閱了拙文，提出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讓我免除了一些錯誤，實在非常感謝。

我還要感謝我的好友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林英津教授和蕭素英學長，林教授遠在日本京都大學做研究，卻仍然撥時間給我的論文逐句校讀，利用 e-mail 逐章、逐句地提出寶貴的批評意見，我相信她是花了許多寶貴時間的；素英幫我在傅斯年圖書館借了很多書，幫我找了好多參考資料，也對我的論文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見，他們對我的愛護，實在令人感動與感謝。

另外，在統計方面，除了王旭老師之外，感謝元智大學資訊管理系的詹前隆教授給我非常熱情的指教和幫助，他甚至幫我寫程式，好讓我方便使用 Excel 自己做 chi-square 統計。本論文第五章的統計都是在他的指教和幫助下完成的。

在資料管理和統計作業上我要感謝兩位先生：駱嘉鵬教授和潘科元先生。一九八八年以來，我們所有的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的資料管理和統計都是用駱嘉鵬教授寫的程式完成的，可以說沒有他，就沒有這個研究；而潘科元先生在擔任我的助理一年中，利用這套程式協助整理資料、繪製地圖、統計數據，甚至幫我校正與編輯完稿……，因為他也是清華語言所碩士，對台灣話的方言又有深刻的研究(他的碩士論文《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1996)是第一篇利用我們的地理方言學調查資料加上自己的調查寫成的作品)，所以也常常提出問題和我討論。他是最得力的助手兼益友，沒有他的協助，我的博士論文是趕不出來的。另外元智大學的學生李宗儒和魏忠志兩位先生及後來加入的黃嘉能先生所寫的軟體對我們的發音人資料管理、地圖繪製也很有用，在此一併致謝。

在社會方言學調查部分，我要感謝元智大學和新竹師範學院修習我的田野調查課程的學生們，以及我的愛妻和兩個愛子，我常把他們比做螞蟻雄兵。我們每次出田野就是五、六個人，幾天之內就把應該調查的人都調查完了。暑假的時候，他們也是一大堆人，湊在一起，幫我聽錄音帶、記音、編碼、輸入，然後匯入電腦程式。參與調查、記音、編碼這些複雜的田野工作對他們是很好的學術訓練。元智大學的學生中有 5 位考上了研究所，佳敏、雅方考上清華語言學研究所，澧儀考上高雄師範大學台語所，珮伶、Salilan(聰義)雖然沒有考上語言學相關研究所，能夠考上其他的研究所，我也很高興。我要特別感謝佳敏，她常幫我在清大圖書館找到我需要的資料，然後用宅急配寄給我，有時甚至親身帶到元智大學來給我，實在感動，我教這個學生算是沒有白教了。

並非所有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的方言點我都親自參加調查，有些點是兩、三個學生合作，也有一個人獨力完成的。其中林郁靜用她調查的資料寫成了碩士論文(詳參 1.4.4 節的介紹)。他們所調查的資料都經過他們的同意匯入到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資料庫中，成了本論文統計的部分數據。

因為參加計畫的學生人數太多，我就不一一列舉了，總之我對這些螞蟻雄兵是非常感謝的，沒有他們，我們的調查計畫是不能完成的。他們的功勞在【附錄 05】〈社會方言學調查紀錄表〉都有紀錄。我們的資料庫將來會公開的，但他們可以優先利用這個資料庫。

我還要特別感謝所有的發音人。我們的受訪者很多，地理方言學調查了 277 人，社會方言調查了 460 人(詳參【附錄 06】〈社會方言學調查人數統計表〉)，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了 769 人，共 1,506 人，沒有這些無名英雄提供資料，哪有今天的調查成果？感謝他們付出時間，接受我們的打擾，這裏沒有辦法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只有把深沉的感謝化作對他們的祝福。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愛妻黃美慈，她不但要照顧家庭，甚至為我的研究計畫擔任免費助理，負責部分計畫行政工作。至於社會方言調查，只要是一群天下田野去做調查，她一定會參加的。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沒法參加預定進行的綠島方言調查，是她帶領著助理和一群學生渡海到那個大家都沒有去過的離島完成調查工作的。她對田野調查有一種狂熱，學生們都喊著要休息了，她還是不怕累。她有一種天份，就是具有無法抗拒的親和力，很容易找到發音人，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發音人大半是她找到的。最要命的是她找來一堆發音人，叫你做都做不完，常常天已經晚了，她還陸續找到發音人來給你調查，把你都累死了。有時天晚了，大家的發音人都問完了，找不到她，原來她找到了發音人正在很遠的地方作調查呢！無論如何，我要感謝她為這個計畫所有的付出，沒有她，社會方言學的調查工作會變得群龍無首、死氣沉沉。

曾經照顧、關心、協助過我的人實在太多了，不知道如何報答他們，我想也許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地把台灣閩南語方言的事實呈現出來，為歷史做一個紀錄、對台灣閩南語方言研究做出無私的奉獻了。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
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

摘要 i

Abstract ii

感謝的話 iii

目錄 ix

第一章 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學研究回顧 1-1

1.1 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學研究評介 1-2

- 1.1.1 鍾露昇的地理方言學兼社會方言學研究 1-2
- 1.1.2 林珠彩的高雄小港三代閩南語方言比較 1-4
- 1.1.3 曹逢甫、連金發的新竹市語法社會方言學調查 1-4
- 1.1.4 陳淑娟台南關廟及桃園大牛稠社會語言學調查 1-5
- 1.1.5 林郁靜雲林麥寮社會方言學調查 1-6
- 1.1.6 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調查計畫 1-6

1.2 小結 1-7

第二章 方言學的分科與跨科聯繫 2-1

2.1 傳統方言學的基礎性 2-2

2.2 靜態方言學的侷限 2-3

- 2.2.1 方言異質性 2-3
- 2.2.2 方言連續性 2-5
 - 2.2.2.1 地理方言連續體 2-6
 - 2.2.2.2 社會方言連續體 2-7

2.2.3 方言動態性 2-7

2.3 動態的方言學 2-8

2.3.1 方言一致性與差異性 2-8

2.3.2 語言變化的漸層性 2-9

2.3.3 變化的觀察與推論 2-10

2.4 解釋的方言學 2-12

2.4.1 比較方言學與歷史語言學的解釋 2-12

2.4.1.1 共時的比較方言學 2-12

2.4.1.2 歷史比較語言學 2-15

2.4.1.3 方言變異過程的解釋 2-15

2.4.2 語言普遍性與類型學的解釋 2-17

2.4.2.1 Chomsky 的語言普遍性 2-17

2.4.2.2 Greenberg 的語言普遍性 2-18

2.4.2.3 洪堡得與薩丕爾的類型學 2-19

2.4.2.4 原型論與焦點論 2-19

2.4.2.5 Maddieson 的語音普遍性研究 2-20

2.4.2.6 類型學參數 2-21

2.4.2.7 有標性與音變 2-23

2.4.2.8 意涵普遍性與音變 2-23

2.5 共時方言學的體系 2-24

2.6 方言學的跨領域聯繫 2-25

2.7 本論文的研究旨趣 2-27

第三章 社會方言調查的方法與成果 3-1

3.1 社會方言學的調查與資料管理 3-1

3.1.1 一般社會方言調查 3-1

3.1.1.1 調查目的 3-2

3.1.1.2	問卷設計	3-2
3.1.1.3	方言分區與調查點的選擇	3-2
3.1.1.4	發音人的條件	3-4
3.1.1.5	提問的方法	3-6
3.1.1.6	記音的方法	3-6
3.1.1.7	調查成果	3-6
3.1.2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	3-7
3.1.3	資料管理與統計	3-8
3.2	小結	3-8
 第四章 方言類型與問卷設計 4-1		
4.1	調查問卷的必要性	4-1
4.1.1	調查人力、時間的問題	4-2
4.1.2	語料完整性的問題	4-3
4.1.3	語料一致性的問題	4-4
4.2	閩南語比較方言學回顧	4-5
4.2.1	杜嘉德與小川尚義	4-5
4.2.2	董同龢	4-5
4.2.3	周長楫	4-6
4.2.4	陳章太、李如龍	4-7
4.3	方言比較與問卷設計	4-7
4.3.1	方言比較與通變系統	4-8
4.3.1.1	文獻研究與方言比較	4-8
4.3.1.2	領航調查	4-9
4.3.1.3	方言分區	4-9
4.3.1.4	字類與涵字	4-10
4.3.1.5	字類命名	4-11
4.3.2	問卷的形式與內容	4-12

4.3.2.1 調查字表設計原則	4-12
4.3.2.2 調查字表的內容結構	4-14
4.3.3 方言類型與方言變體的編碼	4-14
4.3.3.1 方言類型分析	4-14
4.3.3.2 方言變體的編碼	4-15
4.4 台灣閩南語的主要方言變項	4-16
4.4.1 一致性與差異性	4-16
4.4.2 聲母變項與方言變異	4-17
4.4.3 韻母變項與方言變異	4-18
4.4.4 聲調變項與方言變異	4-19
4.5 小結	4-19

第五章 變化中的台灣話 5-1

5.1 共時的方言變異	5-1
5.1.1 社會方言學的動態研究	5-1
5.1.2 動態的地理方言學	5-3
5.2 「進行中的變化」的論證方法	5-4
5.2.1 年齡級差與表面時間	5-4
5.2.2 語言不安全感的推論	5-6
5.2.3 歷史文獻的證據	5-7
5.2.3.1 韻書、辭書與方言調查紀錄	5-7
5.2.3.2 祖籍地圖及語言地圖	5-8
5.3 社會語言學「真時比較」的證據	5-10
5.3.1 間隔 33 年的兩個社會方言學調查	5-10
5.3.2 兩份調查資料比較的方法	5-11
5.3.2.1 資料的同質化處理	5-11
5.3.2.2 相關性的展示與統計	5-13

5.3.3 三十年間大專青年語音的演變 5-14

5.3.3.1 〈居居〉類的變化 5-15

5.3.3.2 〈科檜〉類的變化 5-17

5.3.3.3 〈雞稽〉類的變化 5-18

5.3.3.4 央元音韻母總檢討 5-20

5.3.3.5 〈毛扛〉類的變化 5-24

5.3.3.6 〈科糜〉類的變化 5-25

5.3.3.7 鼻音韻類總檢討 5-27

5.4 小結 5-31

第六章 〈入〉字頭的衰退 6-1

6.1 文獻紀錄與字類 6-1

6.1.1 文獻紀錄的〈入〉字頭變化 6-1

6.1.2 〈入〉字頭的字類 6-3

6.2 〈入〉字頭的共時變異 6-5

6.2.1 〈日〉類聲讀的年齡級差 6-5

6.2.1.1 老泉區 6-5

6.2.1.2 老漳區 6-6

6.2.1.3 漳泉區音變的比較 6-6

6.2.1.4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6-7

6.2.2 〈忍〉類聲讀的年齡級差 6-8

6.2.2.1 老泉區 6-8

6.2.2.2 老漳區 6-8

6.2.2.3 漳泉區音變的比較 6-9

6.2.2.4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6-10

6.2.3 〈熱〉類聲讀的年齡級差 6-11

6.2.3.1 老泉區 6-11

6.2.3.2 老漳區 6-11

6.2.3.3 漳泉區音變的比較	6-11
6.2.3.4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6-12
6.2.4 〈韌〉類聲讀的年齡級差	6-12
6.2.4.1 老泉區	6-12
6.2.4.2 老漳區	6-12
6.2.4.3 漳泉區音變的比較	6-13
6.3 濁擦音消失律的結構擴散	6-14
6.3.1 不同的結構在不同方言的音變速度落差	6-14
6.3.1.1 老泉區	6-14
6.3.1.2 老漳區	6-15
6.3.2 音變速度與結構的關係	6-15
6.3.2.1 鼻音與擦音的共存限制	6-16
6.3.2.2 濁擦音與舌背音的共存限制	6-17
6.4 〈入〉字頭音變的動機與方向	6-18
6.4.1 功能負荷與 j 聲母的衰退	6-18
6.4.2 結構完整性與 j 聲母的衰退	6-19
6.4.3 漳泉新音競爭力的比較	6-20
6.5 小結	6-21

第七章 單音韻的央元音位移 7-1

7.1 央元音韻類的文獻紀錄及韻類系統	7-1
7.1.1 文獻紀錄	7-1
7.1.2 央元音的韻類	7-2
7.2 單音韻央元音韻類的字類	7-3
7.2.1 〈居居〉類	7-3
7.2.2 〈居龜〉類	7-4
7.2.3 〈科伽〉類	7-4

7.2.4	〈科檜〉類	7-5
7.3	社會方言調查結果分區統計	7-5
7.3.1	〈居居〉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7-5
7.3.1.1	老漳區	7-5
7.3.1.2	老泉區	7-6
7.3.1.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7-7
7.3.2	〈居龜〉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7-7
7.3.2.1	老漳區	7-7
7.3.2.2	老泉區	7-8
7.3.2.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7-8
7.3.3	〈科伽〉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7-8
7.3.3.1	老漳區	7-9
7.3.3.2	老泉區	7-9
7.3.3.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7-10
7.3.4	〈科檜〉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7-10
7.3.4.1	老漳區	7-10
7.3.4.2	老泉區	7-11
7.3.4.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7-11
7.4	方言變體的消長	7-12
7.4.1	老泉音的衰落	7-12
7.4.2	新泉音的起落	7-13
7.4.3	漳音的成長	7-13
7.4.4	漳腔區裡的老泉音	7-14
7.5	兩個央元音崩潰速度的比較	7-15
7.6	央元音的有標性與崩潰的動機	7-16
7.7	崩潰的動機與位移方向	7-18
7.7.1	央元音限制與位移策略	7-18

7.7.2 單音韻母的位移 7-19

7.8 小結 7-20

第八章 複元音韻的央元音位移 8-1

8.1 複元音韻母的字類 8-2

8.1.1 〈雞稽〉類 8-2

8.1.2 〈杯稽〉類 8-2

8.1.3 〈鉤沽〉類 8-2

8.2 社會方言調查結果分區統計 8-3

8.2.1 〈雞稽〉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8-3

8.2.1.1 老漳區 8-3

8.2.1.2 老泉區 8-3

8.2.1.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8-4

8.2.2 〈杯稽〉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8-4

8.2.2.1 老漳區 8-4

8.2.2.2 老泉區 8-5

8.2.2.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8-5

8.2.3 〈鉤沽〉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8-5

8.2.3.1 老漳區 8-6

8.2.3.2 老泉區 8-6

8.2.3.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8-6

8.3 方言變體的年齡級差比較 8-6

8.3.1 老泉音的衰退 8-6

8.3.2 新泉音的衰退與堅持 8-7

8.3.3 漳音的成長 8-8

8.4 有標結構與崩潰的動機及策略 8-8

8.4.1 結構崩潰與音變動機 8-8

8.4.1.1 複元音韻限制 8-9

8.4.1.2 複音韻腳二維對立限制 8-9

8.4.2 泉州央元音位移的迂迴策略 8-10

8.5 小結 8-12

第九章 陽聲韻央元音的位移 9-1

9.1 陽聲韻韻母的字類 9-1

9.1.1 〈箴箴〉類 9-2

9.1.2 〈恩巾〉類 9-2

9.2 社會方言調查結果分區統計 9-2

9.2.1 〈箴箴〉類 9-2

9.2.1.1 老漳區 9-2

9.2.1.2 老泉區 9-3

9.2.1.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9-3

9.2.2 〈恩巾〉類 9-4

9.2.2.1 老漳區 9-4

9.2.2.2 老泉區 9-4

9.2.2.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9-4

9.3 方言變體的年齡級差 9-5

9.3.1 老泉音的衰落 9-5

9.3.2 新泉音的沒落 9-6

9.3.3 漳州音的衰退與成長 9-6

9.4 複音韻母央元音的位移方向 9-7

9.5 央元音的結構擴散 9-10

9.6 小結 9-11

第十章 聲調的變化 10-1

10.1	主聲調的文獻紀錄	10-1
10.2	三個主聲調的字類	10-2
10.2.1	陽入本調	10-3
10.2.2	陽平變調	10-4
10.2.3	陰上變調	10-4
10.3	社會方言調查結果分區統計	10-4
10.3.1	陽入本調	10-4
10.3.1.1	老漳區	10-5
10.3.1.2	老泉區	10-5
10.3.1.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10-5
10.3.2	陽平變調	10-6
10.3.2.1	老漳區	10-6
10.3.2.2	老泉區	10-6
10.3.3	陰上變調	10-7
10.3.3.1	老漳區	10-7
10.3.3.2	老泉區	10-7
10.4	方言變體的消長	10-8
10.4.1	升調的衰退	10-8
10.4.2	中調的成長	10-9
10.5	聲調變化的選擇	10-9
10.5.1	平調化傾向	10-10
10.5.2	中調化傾向	10-11
10.5.3	「前」前字調作為平調化與中調化的結構擴散缺口	10-12
10.5.3.1	降調平調化	10-13
10.5.3.2	低調中調化	10-13
10.5.3.3	高調中調化	10-14
10.6	小結	10-14

第十一章 演變潮流與漸層擴散 11-1

11.1 方言競爭？變體競爭？ 11-1

11.1.1 漳泉音的競爭成果比較 11-1

11.1.2 漳泉的方言競爭力比較 11-2

11.2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 11-5

11.2.1 分流式的潮流 11-5

11.2.2 匯流式的潮流 11-7

11.2.3 截流與枯竭 11-8

11.2.4 主流與語言普遍性 11-10

11.3 漸層擴散與結構擴散 11-13

11.3.1 範疇化的必要性 11-15

11.3.2 結構擴散 11-17

11.3.3 幾個結構擴散的實例

11.3.3.1 〈入〉字頭的結構擴散 11-19

11.3.3.2 央元音韻類的結構擴散 11-20

11.3.3.3 升調平調化的結構擴散 11-21

11.4 可變限制與結構擴散 11-22

11.4.1 結構擴散的變體意涵性關係 11-23

11.5 結構單位論及其相關問題 11-26

11.5.1 變項作為一種結構單位 11-26

11.5.2 衍生方言學的共時分析 11-27

11.5.2.1 衍生方言學的方法 11-27

11.5.2.2 衍生方言學的缺點 11-29

11.5.2.3 開合對調：衍生方言學的困難 11-29

11.6 歷史方言學的解釋 11-30

11.6.1 開合對調的歷史解釋 11-30

11.6.2 回頭演變：歷史方言學的局限 11-32

11.7 範疇擴散與變體系聯 11-34

11.7.1 不自然的音變自然地發生 11-34

11.7.2 接觸音變不需考慮自然性 11-34

11.8 小結 11-38

第十二章 結論 12-1

12.1 研究目的與論證步驟 12-1

12.2 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12-2

12.3 調查的統計與分析 12-3

12.4 理論總結 12-5

12.5 本論文的理論貢獻與實用價值 12-6

12.5.1 開拓了漢語社會方言學的新天地 12-7

12.5.2 建設漢語方言學的新理論 12-7

12.5.3 證實台灣閩南語正進行中的演變 12-7

12.5.4 本研究的實用價值——標準化的參考 12-8

12.5.5 本研究的後續研究工作 12-8

參考書目

洪惟仁著作目錄

附錄

【附錄 01】洪惟仁〈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佈圖〉

【附錄 02】洪惟仁〈「豬」韻母變體分佈圖〉

【附錄 03】洪惟仁〈台灣語言方言分區圖〉

【附錄 04】方言調查發音人資料表

- 【附錄 05】社會方言學調查工作紀錄表
- 【附錄 06】社會方言學調查人數統計表
- 【附錄 07】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調查問卷
- 【附錄 08】大學生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表
- 【附錄 09】台灣閩南語方言字音類型表
- 【附錄 10】編碼意義對照表及分類標準表

附錄目錄

【附錄 01】洪惟仁〈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佈圖〉

【附錄 02】洪惟仁〈「豬」韻母變體分佈圖〉

【附錄 03】洪惟仁〈台灣語言方言分區圖〉

【附錄 04】方言調查發音人資料表

【附錄 05】社會方言學調查工作紀錄表

【附錄 06】社會方言學調查人數統計表

【附錄 07】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調查問卷

【附錄 08】大學生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表

【附錄 09】台灣閩南語方言字音類型表

【附錄 10】編碼意義對照表及分類標準表

第一章 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學研究回顧

共時方言學可以有三個分科，即：

- 一、傳統方言學(traditional dialectology)
- 二、地理方言學(geographical dialectology)
- 三、社會方言學(sociolinguistic dialectology)

台灣閩南語方言研究始於清末、日治時期，多半屬於字辭典的編纂，實用性很強。台灣的方言調查始於中央研究院遷台以後，由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董同龢(1959,1967)、楊時逢(1957, 1971)、周法高(1964)所開創。以後由丁邦新(1980)、楊秀芳(1988, 1998…)、藍清漢(1980)、張屏生(1992, 1995)、林珠彩(1995)、陳淑娟(1995)、洪惟仁(1997A, 1997B)、劉秀雪(1998)、李仲民(1998)……等的繼續努力，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方言文獻。這些文獻絕大多數屬於傳統方言學的作品，卻是台灣閩南語方言學的主流，其已發表的文獻數量佔所有閩南語方言調查文獻的九成以上。

台灣的方言學上另外有兩個小支流，即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

地理方言學的開山祖師是台師大副教授鍾露昇(1967)，後繼者有顧百里(Cornelius Kubler 1978)、洪惟仁(1992)、潘科元(1996)、卜溫仁(Warren A. Brewer 1998)等。其中最大的研究計畫是由中央研究院龔煌城所主持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六年計畫(龔煌城 1989-1996)，以及由本人主持的「台灣地理方言學研究」(洪惟仁 2002-)三年計畫。這一部分的研究成為本論文閩南語分區的重要根據。

隨著世界各國的都市化進展，1960 年代開展的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開始注意到社會方言的變異，社會語言學專門研究同一個方言點不同社會階層的方言差異，就方言學的觀點看，也叫做「社會方言學」。

台灣的社會方言學發軔於鍾露昇(1967)，鍾露昇的作品原是爲了地理方言學而作，但是因爲作者相當注意社會階層，對於所調查的大學生的背景身份記載得相當詳細，因而也成了台灣社會方言學的開山之作。

李壬癸(Li 1982)最先針對有關台灣泰雅語的調查研究，作者從泰雅語語群(Atayalic)的十數種方言資料，整理不同年齡在語言形式上的差異，進而推斷這些方言在某些方面正在進行著變化。他又發現這些方言都在往一個方向進行平行演變，證實了薩丕爾(Sapir 1921)的潮流論。他的研究也同時支持「詞彙擴散」理論。文章雖然只有 26 頁，但內容十分豐富，是台灣南島語社會方言學的古典精品。(詳參 11.3.2.4 的評論)

詹惠珍(1984)的碩士論文是台灣華語最先的社會方言學的調查。

1990 年代以後社會方言學的調查日漸增加。丁邦新、楊秀芳¹《台北市志社會志語言篇》(1991)有簡單的三代詞彙對照；然後有一些研究生開始以社會方言學調查做為論文的主題，如林珠彩(1995)對高雄小港閩南語三代間語音詞彙的調查；陳淑娟(1995)對關廟方言三代語音的調查；王芸亭、黃婷玉 (1998)對鹿港央元音的社會方言調查；林郁靜(2002)對雲林麥寮方言的調查，陳淑娟(2002)對桃園大牛欄(大牛欄)方言的調查。比較大型的研究計畫有曹逢甫、連金發「新竹地區語言分佈和語言互動的調查」(1996)和王旭、洪惟仁、曹逢甫、何大安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計畫(1999—2002)。

可以說，雖然社會方言學的起步比較晚，但是來勢洶洶，比傳統方言學及地理方言學表現出更蓬勃的朝氣。原因可能有：傳統方言學逐漸走下坡，學者的興趣逐漸轉向新學潮；一是地理方言學涵蓋的地域廣，調查研究的難度比較高，成就較難；社會語言學的新潮流，帶動了台灣社會方言學的發展。

1.1 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學研究評介

以下針對社會方言學領域的閩南語部分的主要研究做一個評介。

1.1.1 鍾露昇的地理方言學兼社會方言學研究

台灣師大副教授鍾露昇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年是台灣漢語地理方言學上的開山之作同時也是社會方言學的開山之作。

鍾露昇的調查方法融合了西方的傳統地理方言學方法，但是也吸取了高本漢、趙元任所開創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調查方法的精髓，就是非常重視傳統文獻的比較，不過比較的座標不是中古漢語，而是閩南語方言。為了突顯閩南語內部方言差，他對閩南語方言下過一番比較的工夫。他的調查查字表是經過縝密挑選設計的，雖然調查詞項只有 27 個，但是每一個調查詞項都是具有顯示方言類型意義的關鍵字，包括：

老鼠、二斤、豬肉、鵝、蜻蜓、雞、棉被、皮鞋、月亮、頭髮、糖廠、男人、女人、蕃石榴、口袋、稀飯、木屐、讀書、肥皂、水井、青蛙、茄子、骯髒、爸爸、媽媽、腳踏車、蕃茄。

從這些調查詞項我們可以看出，他的選字標準並不考慮中古音類，而是純粹以閩南語內部方言差為考慮。這一點和大陸時代以切韻為比較座標的漢語方言調

¹ 本論文主要做傳統方言學的描寫，但〈不同年齡層詞彙比較表〉一節列出台北市三代之間的詞彙差異，雖然沒有方法論的說明或現象的解釋，但第一次處理三代間語言差異的問題，對後來的研究有相當的影響。

查字表的製作方法大相逕庭。

過去大陸時代的方言調查都是以縣為單位，但是鍾露昇的調查點，細密程度超出縣級以下，鍾露昇認為台灣漳泉雜居，方言複雜，「以縣市為單位，顯然不夠，因此我們以區、鄉、鎮為調查點，可以做得細密一些。」

調查的年齡層也有限制，發音人限制在鍾露昇所執教的台北師範大學(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及台灣輔仁大學說閩南語的學生，調查人數共 448 人，其中男性 305 人、女性 143 人。鍾露昇解釋說：

「一方面因為就地取材，比較方便；一方面想知道這些學生語言背景如何。他們大部分是一年級學生，離開家鄉不久，比較能保存他們的本地語音。語音的使用，常因年齡教育程度而有不同，這些學生的年齡從 18 歲到 31 歲，人數最多的是 19-26 歲。又因為他們大都是台灣光復前後出生的，所以可以看出一個新的語言趨勢；而且在數十年內還可以從本論文看出這一代人的語言現象。」(鍾露昇 1967:10)

當時美國的社會語言學才剛起步，年齡、教育程度這些社會階層變項向來是中國傳統方言學家忽略的問題，但在鍾露昇的調查中有清楚的界定。就這一點來看，鍾露昇的成就是突出的，他的這部著作不但是地理方言學的開山之作，也可以說是社會方言學的開山之作。

鍾露昇的調查對象限於學生，所以他所調查的語料可以代表終戰後約 1946 年時出生的一代知識青年的閩南語口音。這一個階層比筆者所調查的戰前出生的老年層年輕，他們的口音已經開始表現出台灣優勢腔的趨勢了。譬如「豬肉」的「豬」，根據筆者的調查，泉州區的老年層(以戰前出生為老年層的話)都還唸泉腔的 ti，但是在鍾露昇的資料中，新竹、沙轆、沙鹿、鹿港這些典型的老泉區的發音人竟然都唸台灣優勢音的 ti 了。這個現象可能不止因為是年齡層較低的關係，跟他們的學生階層也有相關性，根據社會語言學的一般結論，勞動階級通常比較保守，知識階層則比較傾向於向標準音(norm)靠攏。

鍾露昇具有社會方言學的深刻認識，對於這一點當然了解，他在論文中說：

「將來如果能夠深入各鄉鎮，調查年齡大的，還可以得到另一個階層的閩南語。」(鍾露昇 1967:10)

可惜鍾露昇沒有機會繼續進行調查，這個責任只有等後人完成了。

如前所述，鍾露昇的調查點共計 174 點，調查人數 448 人，平均每一個方言點 2.57 人。如果同一個方言點的發音人所回答的都是同一個形式，那當然沒有問題，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同一個方言點、不同的發音人常有不同的回答，於是面臨了方言地圖如何標記變體類型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鍾露昇採用的是統

計法。鍾露昇一面將所有的回答紀錄下來，保存了最原始的資料，一方面以鄉、鎮、區為單位，把統計上佔多數的形式做為代表形式，繪入地圖內，共得 27 張方言分佈圖。為當代的台灣閩南語方言分佈留下寶貴的紀錄。

鍾露昇的調查不止具有地理方言學的意義，因為他非常重視社會語言學的定性定量研究，我們拿他所留下的紀錄和我們所進行的「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比較，進行了「真實時間」(real time)的音變研究(參見 5.3 節的詳細比較)，確確實實地證明了台灣閩南語正在進行著變化。這可以說是鍾露昇當時做調查時所預料不到的成果吧！這個事實證明了，只要是科學的語言調查，它的用途是多方面的，並且具有永恆的價值。

總之，鍾露昇做為台灣漢語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的開山祖師，他的成就將永為後人所懷念。可惜的是鍾露昇完成了這篇論文之後，並沒有進一步做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的理论發展，並且發表後不久便移民美國，改行做漢語教育，不再做語言學研究，地理方言學的研究因而沉寂了一段時期。鍾露昇的學生中只有洪惟仁一人繼承衣鉢，繼續做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

1.1.2 林珠彩的高雄小港三代閩南語方言比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林珠彩碩士論文《台灣閩南語三代間語音詞彙的初步調查與比較：以高雄小港為例》(1995)有一半的篇幅作小港方言音韻的描寫，其餘羅列了三代之間語音、詞彙的差異，方法上承襲了丁邦新、楊秀芳(1991)，雖然沒有詳細的理論解釋，但描寫更細密。雖然所採用的方法主要是描寫方言學的和比較方言學的，沒有採用社會語言學的統計方法，但就呈現一個方言的共時變異言，應該是第一篇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學論文。

本文是作者對家鄉高雄小港家族語言的長期觀察、問卷，紀錄了祖孫三代人之間的語言差異。該地原是偏泉腔區，因長期與偏漳的高雄方言接觸而日漸漳腔化。作者紀錄了這個變化的過程，為台灣閩南語留下一個很寶貴的紀錄。作者也觀察到 dz → l 及 ien → en 的音變，以及詞彙貧乏化的現象，這些變化是台灣閩南語的普遍現象，在所有的台灣閩南語都平行地發展著。

1.1.3 曹逢甫、連金發的新竹市語法社會方言學調查

規模比較大的台灣社會方言調查應屬「新竹地區語言分佈和語言互動的調查」(1996)，其報告第一章〈新竹地區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調查研究〉，由曹逢甫執筆，屬語言社會學的調查；第二章〈新竹市區語法結構分佈調查〉屬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由連金發、鄭榮、王本瑛執筆，是台灣閩南語甚至漢語的第一份語法社會方言學的調查報告。

關於社會方言學方面，這個計畫雖然把調查項目限定在動補結構和否定結構，總共調查的句子已達 110 個；發音人依年齡分老(51 歲以上)、中(31-50 歲)、

青(15-30 歲)三個年齡層；依照地域分爲東區、北區、香山，並調查了客家人或出外人(高雄)作爲對照組。結論是新竹市閩南語的語法受到華語很大影響，而且越年輕所受影響越大，但是不同類型的補語或否定詞變化的速度不一致，有些變化得快，有些變化得慢。

連金發也根據這份調查資料發表了幾篇論文，比較完整的社會方言學調查報告是 Lien (1999)，該文討論「比」字的三種語音變體及四種比較結構變體和年齡、教育程度、性別、出生地等社會因素的相關性。

這個調查研究因爲屬嘗試性質，在閩南語語法類型的分析、調查研究的方法上尚有改進的餘地，但在社會方言學研究史的發展上有劃期性的貢獻。

1.1.4 陳淑娟台南關廟及桃園大牛欄社會語言學調查

台灣大學陳淑娟碩士論文《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研究》(1995)已經顯露了對於社會語言學的興趣。關廟方言保存了漳州方言的特色，即《十五音》聲母〈出〉字頭 ts^h 混同於〈時〉字頭 s，作者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調查了 80 人，分男、女、老、青四組類格，發現老年已經有一成左右的人、青年組則將近全部：男 99%、女 98.67%變成 s → ts^h，表現了向台灣普通腔靠攏的強烈趨勢。這是一種回頭演變，在自然的演變不可能發生的事，在方言接觸中發生了。

博士論文《桃園大牛欄方言閩客接觸之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2002)對於桃園的一個客語區內的閩南語語言島大牛欄方言²進行了一個以社會語言學爲主軸的方言點研究。雖說是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但廣義的所謂「社會語言學」有宏觀的社會語言學，即語言社會學(sociology of linguistics)；有微觀的社會語言學，即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或社會方言學(sociolinguistic dialectology)。如題目所示，這篇論文有兩個主題，一個是「語言變化」，屬於社會方言學的調查；而「語言轉移」則是語言社會學的。

作者討論的範圍相當廣泛，除音韻的描寫外，詞彙擴散、語體轉移、語音遷就、語音變化的社會因素(年齡、性別、語言不安全感、社會網絡等與音變的相關性)等問題屬社會方言學問題；語言能力、語言使用、語言轉移與流失屬於語言社會學問題，可以說廣義的社會語言學領域所有的問題都討論到了。社會語言學是聯繫語言學和社會學的一種科際整合的學問，由語言學到社會是一個連續體，從論題來看，本論文似乎比較偏向社會學論述。

過去有許多語言學家對一個方言點做詳細的語言描寫，但是在台灣還沒有人像本論文一樣，對一個人口只有二千人的方言做這樣細緻的社會語言學的觀察描寫。作者爲了觀察大牛欄人的語言互動，曾住進當地，採用人類學式的參與觀察、

² 所謂「大牛欄方言」即是筆者〈大牛欄方言——台灣客語區內一個來自惠州的漳州方言島〉(1993)所謂的「大牛欄方言」，閩南語「大牛欄」客語「大牛欄」，作者採用客語名稱。

深度訪談、收集日常會話語料，並做了 326 份問卷。分析的方法也參考、引用了現代社會方言學的重要理論，並非閉門造車。

但這篇論文也有一些問題。譬如作者討論「語音變化的年齡因素」，結論認為大牛欄方言正在喪失其方言特色而向台灣優勢音的方向進行著變化。論證的方法卻只將年齡層分為老年層與中青年層兩組，顯然不足以看出語言變化的過程。另外太偏重語言社會學論述，提供、交代的實際語料略顯不足，給讀者太過抽象的感覺。

不過，無論如何，其結論是可以相信的。它將成為台灣社會語言學研究上一個重要里程碑。

1.1.5 林郁靜雲林麥寮社會方言學調查

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林郁靜的碩士論文《麥寮方言的調查與研究——語音及詞彙初探》(2002)，卷首做了音韻描寫，卷末並附錄了大量的詞彙紀錄和照片，僅此即為傳統方言學的優秀作品。主要部分為有關語音、詞彙的社會方言學調查分析。調查人數共 29 人，性別分男、女 2 類；年齡分老、中、青、少 4 層，平均每一個類格至少 3 人。所得各個變項的調查結果均經過適當的統計處理，並繪製成曲線圖。

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曲線圖顯示，麥寮方言的泉腔特色隨著年齡的下降而褪色，尤其由中年到青年，顯示陡峭的曲線，少年層幾乎完全喪失了老年層的泉腔特色，雖然作者沒有詳細的理論證明這種「共時的變異」是「進行中的變化」，不過整個曲線顯示的表面時間，都顯示麥寮方言無論語音或詞彙都正在向台灣閩南語優勢腔及華語靠攏的趨勢。

這篇論文在理論格局上不夠宏偉，但在語料及數據的呈現上已經做到忠實的描寫，做為一篇碩士論文相當難能可貴。

1.1.6 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調查計畫

從 1999 起到 2002 年，清華大學教授曹逢甫、王旭，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何大安和本人進行了一項國科會資助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的調查研究計畫。1999 年由王旭教授主持，2000 年起由本人主持。2002 年 7 月完成了這個 3 年期的社會方言學調查計畫。³

這個社會方言學調查包括兩項工作，一是調查不同年齡層、性別、職業的方言變體，從而了解閩南語共時演變的實況；一是調查大專青年閩南語方言變體的

³ 本計畫的規模相當龐大，詳細的調查方法及研究成果參見本論文第三、四章的說明，此處只做簡單介紹。

認同。

計畫結束之後，我們繼續進行調查，直至 2003 年 2 月為止，我們已經完成調查的方言點有：基隆市；台北縣汐止市、三重市；桃園縣桃園市、大溪、新屋、大牛稠、觀音草漯、新屋蚵殼港；新竹市；苗栗縣白沙屯；台中縣沙轆西勢寮社區；彰化縣鹿港；雲林縣麥寮；宜蘭縣礁溪；台東縣綠島等 16 個地點。所有的調查點都選擇了比較能夠顯示共時變異的方言，主要是老漳區、老泉區及新泉區。如基隆、宜蘭及桃園縣(蚵殼港除外)是漳腔區，汐止、新竹、沙轆、鹿港、麥寮是老泉區，其餘是新泉區。

過去的社會方言學調查都是單點調查，這個計畫則涵蓋了全台灣的不同方言區的許多方言點，就調查規模言可謂是空前的。

工作方式主要是由本人帶領助理或指導學生進行調查，也有學生獨立去進行調查工作的。這個計畫的最後報告尚未出來，雖然計畫已經結束，但是調查工作會一直繼續下去，調查點會不斷增加。

這個計畫另外進行了一個「青年語音認同調查」，1999 年就已完成了 12 所大學 769 份的閩南語語音認同問卷調查。受訪大專學生主要是閩南人，但也有客家人、外省人、及少數的原住民，只要聽得懂閩南語都在調查之列。這是繼鍾露昇(1967)以來第二次對大學生做全面的方言調查，本論文第五章即採用這兩份資料進行台灣閩南語變化「真實時間」的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證明台灣閩南語正在進行著變化。

整個計畫的研究目的是要了解閩南語的語音是如何在進行著演變，並檢測演變的趨向和青年的語音認同，和老年層所顯示的方言分佈之間的相關性，最後希望能夠對其相關性提出一個具有語言普遍性的解釋。

本計畫所收集的資料是本論文的主要論據，其詳細的調查方言和問卷設計方法，主要的變項及變體在第三、四章詳細介紹。

1.2 小結

台灣有她特殊的歷史人文條件，她受到不同來源的外來文化衝擊最多，造就了台灣語言學的多元發展。她曾經是基督教傳教最成功的地區，傳教士曾經在這個地方完成了許多羅馬字標音的字典，創造了許多閩南語文獻。她是日本統治最久的殖民地，日本殖民政府在此地完成 20 部辭典，10 種台語雜誌，100 餘冊閩南語教科書，但以閩南語為主，並且偏重在實用價值。

第二次戰後，國民政府帶來中國的語言學，有非常傳統的聲韻學，有董同龢等人帶來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最重要的是帶來傳統方言學的調查方法，並在台灣的學術土壤上生根。

她並且深受美國學術的影響，留美回國的語言學家把新的語言學方法傳進台

灣，在方言學上，鍾露昇帶來了地理方言學，也為社會方言學種下種子；八、九十年代以後，隨著留美學者的歸國任教帶動了二十世紀末年台灣社會語言學，亦即社會方言學的興起。

台灣漢語方言學的發展方向也反映了世界方言學的潮流，語言學家的注意力逐漸由地域方言轉向社會方言，雖然目前社會方言還處在發展的初步階段，但是來勢洶洶、氣勢磅礴，可以預見社會方言學將在台灣得到更蓬勃的發展。

三種不同分科的閩南語方言學，本文作者都實際參與了研究。本論文將以傳統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為基礎，但焦點則是進一步開展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學的研究，呈現台灣閩南語正在進行的變化，並證明台灣閩南語普通腔的浮現，及其機制。

第二章 方言學的分科與跨科聯繫

台灣共時方言學有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即：

- 一、傳統方言學(traditional dialectology)
- 二、地理方言學(geographical dialectology)
- 三、社會方言學(sociolinguistic dialectology)

這三個階段所發展的三個方言學分科大體上說已經涵蓋了共時方言學的全部內容了。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學術趨向、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的問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產生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每一種方法都有他獨特的功能，可以解決各自領域內的問題，但不能解決其他領域的問題，所以三者是互相補充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

傳統的單點方言調查對於一個語言或方言的內容、結構可以做完整而詳細的描寫，這是它的優點，但是傳統方言學常侷限於語言內部的分立(discreteness)，但方言是一種連續體 (continuum)，有關方言連續性 (continuity) 的研究不得不求助於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傳統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常假設語言是靜態的 (static)，關於語言的動態性(dynamics)就不得不求助於社會方言學乃至歷史語言研究。

不論共時研究或歷時研究都在追求語言普遍性的解釋，方言學只是語言學的一個分科，無法和其他的語言學分科割離。

2.1 傳統方言學的基礎性

本文所謂「傳統方言學」指單點方言調查、描寫和方言間的比較¹。傳教士及台灣總督府爲了傳教和教育的實用目的，都是針對一個語言或方言做詳細的詞彙採集，這可以歸類爲單點語言或方言的「描寫語言學」(descriptive linguistics)。高本漢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爲了擬測古音，雖然做了許多調查點，但每一個語言或方言也只做一個代表方言點的調查，因此可以歸爲「單點調查」。

傳統方言學可以說是所有方言學的基礎。單點方言的資料積累得夠多時，就可以把不同的方言排比起來做比較，構成「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linguistics)或「比較方言學」(comparative dialectology)的研究。

方言比較可以有兩個方向：一種是「類型學」(typological)的比較，一種是

¹ 所謂「傳統」與「現代」是一個相對的概念。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所謂 traditional dialectology 包括地理方言學，但在漢語研究的領域內，地理方言學尚在起步中，所以本文所指的「傳統方言學」通常不包括地理方言學。

「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 linguistic)的比較。高本漢以來的漢語比較語言學通常是爲了進行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在漢語古音擬測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趙元任以來的漢語方言學家有兩個研究方向，一是向單點調查發展，對一個方言點的語音、詞彙、語法做詳細的描寫，譬如羅常培的《廈門音系》(1931)可以說是一部最早的閩南語單點方言調查的經典之作；另一個是爲了方言地圖的製作目的而做面積廣大的網狀調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 1928 年到 1941 年之間，在趙元任的領導下前後作了八次的漢語方言調查，其目的就是爲了繪製中國的漢語方言分佈圖。前者屬於傳統方言學的調查，後者可以歸類爲地理方言學的調查。地理方言要繪製方言分區圖就必須作方言類型學的比較。

把類型學和地理學聯繫起來研究，就是橋本萬太郎所開創的類型地理學，但這方面的研究發展得較緩慢。²

單點調查對個別方言的字音、詞彙或語法做「完整而詳細的描寫」這一點可以說是傳統方言學無可取代的優點，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的調查要做得好必須在調查進行之前充分參考傳統方言學的調查資料，進一步做比較方言學的研究，才能了解到哪些變體具有方言差異的字或詞(也就是所謂的「關鍵字」或「關鍵詞」)或語法規律的意義，能夠提供地理方言學上或社會方言學上重要的資訊。有了這些資料，我們才能夠設計一個雖然調查條項少，但卻有意義的調查字表。就這一點而言，傳統的單點調查可以說是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的領航調查(pilot survey)。

雖然如此，傳統方言學只著眼於語言(language)內部的差異性，卻又侷限於方言(dialect)的分立性(discreteness)，因而忽略了方言內部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連續性(continuity)，這方面的研究不得不藉助於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

2.2 靜態方言學的侷限

傳統方言學爲了進行描寫方言學的或比較方言學的研究往往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要追求一個方言的「標準」(norm)，而不理會方言內部的異質性；他們不知道這個方言社區的方言全貌、以及這個方言正在進行著什麼變化，這就是傳統方言學的侷限。地理方言學雖然專注於方言的地理差異性，但在其架構中方言也是分立的，因而同樣忽視了方言的社會差異性，也是一樣犯了靜態方言學的侷限。³

² 橋本萬太郎提倡地理類型學最力，代表作《言語類型地理學》(1978)。

³ 傳統的地理方言學通常以鄉村方言爲調查對象，鄉村的內部方言變異比較小，所以地理方言學家不在意社會方言的異質性，社會變異不在傳統地理方言學的研究範圍。社會方言學直接受到社會學的影響，多半以都市方言爲研究對象，都市的社會方言差異性大，因此社會方言學家專注於方言的社會性差異。基於兩個分科的性質不同，傳統地理方言學又稱爲「鄉村方

要知道方言的全貌，包括方言變體的社會分佈，以及進行中的方言變化，及其動機與過程，不得不求助於社會方言學研究。

2.2.1 方言異質性

傳統方言學家雖然看到語言的內部有方言差異的存在，卻假定特定的方言社區內部同質的(homogeneous)，也就是具有「同質性」(homogeneity)，而忽略了方言內部也存在著「異質性」(heterogeneity)。

任何語言都充滿了無數的變體，一個廣大的言語社區一定有一些「地域方言」(geographical dialects)，即使是一個小方言區，其內部也可能充滿了許多不同的「社會方言」(social dialects)、或「個人方言」(idiolects)。不但如此，即使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變體，也就是所謂的「語體」(style)，不同的人生階段也可能使用不同的方言形式。總之，語言本質上是異質的。

基於「同質性」假設，傳統方言學家進行方言調查通常任意地選擇一、兩個年紀較大，不太出門(untraveled)，語音保守的老人進行調查，他們相信這樣的人具有「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並且認為他的發音人所提供的所有語料和這個方言的所有人都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傳統方言學家從來沒有證明他的發音人為什麼、具有什麼「代表性」。⁴

因為忽略了語言的異質性，所以在他們的調查報告裡通常不交代發音人詳細的背景資料，如成長地、遷徙經歷以及職業等。有時甚至大膽推測他所調查的方言可以代表整個廣大的方言分佈區。譬如董同龢、趙榮琅、藍亞秀合著的《記台灣的一個閩南語》(1967)雖然也提到台灣閩南語有漳腔、泉腔的方言差，但卻斷言他們所紀錄的方言「代表」整個台北地區，作者說：

「我們此次發表的材料的主要部分，都是呂碧霞女士說的。呂女士從小到現在都生活在臺北市及其附近的市鎮，在我們所接觸到的臺灣北部的人之中，還沒有誰的話和他有什麼顯著的差異。」(董同龢等 1967:3-4)

言學」(rural dialectology)，社會方言學稱為「都市方言學」(urban dialectology)。詳參 Crystal (1987:24-27)、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45-53)。只有同質性假設下的傳統方言學包括地理方言才會追求方言的「標準」(norms)，社會方言學沒有「標準」的問題。

⁴ 既然方言調查需要找一個有「代表性」的人來做，這就表示這個方言具有內部差異性，但是傳統方言學家對於這種差異性通常視若無睹，甚至以為「沒有代表性」的方言「不標準」、是錯的，沒有價值的。傳統方言學家在調查中如果碰到同一個發音人或兩個發音人提供兩個以上不同的變體就會出現無所適從、手足無措的窘境，不知道那一個才是對的，要記 a 變體？還是 b 變體，還是兩個變體都紀錄下來呢？但是這些方言內部的差異性正是社會方言學家所要研究的課題。如果要求「代表性」，社會方言學家也可以運用統計的方式來證明，並且可以追問「你要的是老年層的代表？還是中年層的？青年層的？少年層的？」

人們自然的「接觸」所能得到的印象通常不會是全面性的了解，語言學家如果只根據「接觸」的印象來斷言方言的類型或分佈是不可靠的。針對上引的一段話，洪惟仁在《台灣方言之旅》曾批評說：

「經過我們更細密的調查，我們發現『台北』——不管是台北縣、台北市都有相當複雜的方言現象，台北不是一個單純的方言點。舉現在的台北市區老派方言為例：

(1)

	士林	大稻埕	艋舺	南港
火	hue	he	hə	hə
雞	ke	kue	kue	kæ

……」(洪惟仁 1992A:60-61)

上引的資料(洪惟仁 1992A) 正好印證了傳統方言武斷的錯誤。又同書所附的「台北地區方言分佈圖」顯示的方言分佈情形，證明台北地區閩南語地域方言的複雜性。如果再加上本論文所顯示的社會方言學的研究成果，台北地區閩南語的異質性就更嚴重。傳統方言學家武斷的方言同質性假設往往是錯的，尤其是在福建、台灣這種方言複雜的地區，錯誤的機率更大。下面是 2003 年修正的「台北地區方言分佈圖」：

(2) 「台北地區方言分佈圖」

(參見【附錄 01】)

地理方言學家專注於考察地域的方言差異性，在這一點上，它可以補充傳統方言學的不足。但他們也常常忽略到方言的社會異質性，比如顧百里《澎湖群島方言調查》(1978)，調查對象包括 13 歲至 73 歲，這是忽略了社會異質性的作法。任何語言都難免具有變動性，老年層和中、青、少年層的語言很可能不同，只注意到地理變異，沒有考慮年齡變異的結果，可能把兩種變數糾纏在一起；有些社會變異，很可能被誤會成地理變異。在他所繪製的方言地圖中有些地方顯示變體的不均勻地理分佈，不均勻雖然是正常的現象，但因為作者的方言調查年齡階層過濾不清，差異太大，使我們無法確定這種不均勻分佈是因為摻入了社會變異的結果，還是真正的地理分佈。

社會方言異質性的研究，到了 1960 年代才由一個化學工程師 William Labov 及其信徒作了劃時代的突破。他所研究的正是前人所忽視的社會變體，他運用統計的方法，把從前被人們看成是雜亂無章的方言變體，包括社會差異及自由變異，整理成有秩序的、有意義的語言現象，看到了語言的「有序異質的(orderly heterogeneous)」結構。於是開創了所謂的「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

地理變異和社會變異是兩種不同的變數，必須分清楚兩種變異，才能做到科學研究所謂的「定性分析」。不但進行地理方言學調查時要排除社會變異的干擾，社會方言學調查也必須要排除地理變異的干擾。雖然兩者不是互相排斥的，有些語言學家就是把兩者結合起來研究，看出一個語言由保守的方言(通常是閉塞的山區或鄉間)向外漸層的變化(通常是向當地的優勢方言靠攏)，這種研究目的對於地理變異和社會變異的定性控制就更加嚴格。⁵

基於方言的地理連續性(參見下節 2.2.2 的討論)，方言差異性會隨著地理的擴大而增加，社會方言學調查選定的方言社區範圍越大，摻入地理變異的可能性越大。為了避免誤差情形發生，選定的方言社區範圍當然越小越好。這樣還不夠，進行社會方言學調查時，如果發音人的資格沒有過濾乾淨，將來統計出來的數據，可能不會得到常態分佈，而可能得到雙峰(bimodal)或甚至多峰(multimodal)的分佈。雙峰現象顯示一組數據中糾纏著幾種沒有釐清的不同的變數 (Hatch and Lazaraton 1991:166)。

2.2.2 方言連續性

索緒爾 (Saussure 1956:20) 把研究語言形式內容及內部結構的語言學叫做「內部語言學」(internal linguistics)，而把語言和社會、文化、歷史相關的問題歸為「外部語言學」(external linguistics)。

傳統方言學強調語言內部結構的描寫，屬於索緒爾所謂的「內部語言學」的範疇，從語言的結構性來看，每一個方言都可視為一個自主的存在，因此方言與方言之間具有一種「分立性」(discreteness) (參見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12 的分析)。一般人常把「方言」(dialect) 依附於「語言」(language)，認為語言才有自主性(autonomy)，而方言具有依他性(heteronomy)，但這糾纏著政治認同或文化認同所產生的誤解。基於這個理由語言學家有時用一個比較中性的名詞「語種」(variety)來統稱「方言」和「語言」。我們有時說「方言」，只是強調它的語言異質性和差異性，方言或語言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社會方言學」也好，「社會語言學」也好，只是偏重的觀點不同，基本上是一個東西。⁶

傳統方言學領域裡，各個研究者各自研究自己的方言，不必涉及到其他的方言。但比較語言學興起之後，或是做方言類型學的比較，或是做歷史語言學的比

⁵ Macaulay (1985)研究英格蘭中西部的方言-ng 保存鼻音後面的[-ŋ]的方言特色，由中心地帶的[-ŋŋ]向外逐漸褪色，直到 100% 變成普通腔的[-ŋ]為止成渦漩狀分佈。這是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研究的經典實例，參見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119-120)的介紹。

⁶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的 *Dialectology* (方言學)一書所介紹的社會方言學都是社會語言學討論的問題，只不過社會語言學書中偏向社會學的部分，如語言遷就、語言態度等在社會方言學中不討論。但筆者認為如果把「方言社會學」包括在廣義的「社會方言學」應該也不為過。總之社會方言學和社會語言學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只是「社會方言學」偏重在同一個「語言」內部的方言變體，至於不同語言的比較、關係，或語言接觸就不在研究領域內。

較，方言與方言之間總算有了關聯，不過這也只是語言形式、結構之間的關聯：形式被分析之後進一步做類型的、或歷時衍化的比較，方言的形式或結構之間雖然得到了內部的關聯，但個別的方言仍然是分立的，方言和方言之間沒有聯繫。

如果我們站在外部語言學的立場，也就是把方言放在地理空間或社會空間來觀察，我們就會發現方言和方言之間或個人方言和個人方言之間的差異構成一個「連續體」(continuum)的存在(參見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3-9)。研究方言地理分佈現象的專門科目謂之「地理方言學」(geographical dialectology)，研究方言的社會分佈的謂之「社會方言學」(socio-dialectology)。這兩方面的研究領域屬於索緒爾所謂的「外部語言學」(external linguistics)。

2.2.2.1 地理方言連續體

從方言間的互通性(mutual intelligibility)來看，雖然有時一個語言兩端的方言差異很大，甚至無法溝通，但是鄰接的方言之間往往是相當接近而溝通無礙的。空間距離越遠，方言差異越多，最後，在一個語言兩端的方言可能變得無法溝通。但方言的分佈具有「連續性」(continuity)，方言變異不是突變的而是漸變的，方言與方言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而成漸層變異(gradation)。方言之間在地理空間構成的連續體謂之「地理方言連續體」(geographical dialect continuum)。

方言變體的地理分佈通常是連續成塊狀分佈，而不是點狀的、散亂的。如果方言變體的分佈出現了不連續現象，地理方言學家通常會假設是由於非常的人口流動破壞了連續性。譬如閩南語在大陸的分佈是相當均勻的，特徵或變體成塊狀分佈，雖然方言複雜，但是變體或特徵的塊狀分佈區範圍相當大。相對的，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就比较零碎，方言連續體有時是斷斷續續的，譬如台灣北部犬牙交錯的漳泉方言區分佈便是一例，這是因為台灣是一個歷史尚淺的移民社會，移民的祖籍分佈比較零碎，方言區也就顯得零碎。⁷

不過經過三百多年的漳泉融合，方言變體和方言特徵也逐漸成塊狀分佈，近年來由於都市化造成的人口移動，分佈區又從都市區開始變化，因而破壞了原來的方言分區。隨著都市化的繼續深化，鄉村的方言正逐漸向都市會同，經過一段時間的融合，必然會重新建構新的方言分佈區。

地理連續性的真相只有求助於地理方言學的研究，從事單點調查的傳統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研究對於這個問題是無能為力的。

⁷ 由【附錄 2.1】的〈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佈圖〉可見，以板橋為中心的混合區(原屬漳腔區)被台北盆駁地帶的安溪腔、同安腔等泉州腔方言所包圍，而泉腔方言區又被盆外由三芝、金山、基隆到宜蘭的東北海岸以及桃園的漳腔方言區所包圍，層層包裹，成蔥頭狀。這種方言地理分佈現象完全是移民造成的結果。

2.2.2.2 社會方言連續體

語言變體的連續性不但表現在地理上的分佈，也表現在社會方言的分佈：不同的年齡、性別、職業或語用場合使用不同的方言變體，謂之「社會方言連續體」(social dialect continuum)。比如一個方言發生 $a \rightarrow b$ 的音變， a 不可能突然間所有的人同時變成 b ，而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慢慢地變成 b ， a 的分佈逐漸減少， b 的分佈逐漸增加，這個現象表現著方言在年齡層方面的漸層變異。通常男的變得快、女的變得慢，這表現了方言在性別方面的漸層變異；還有，白領階級變得快、勞動階級變得慢……，這表現了方言在職業方面的漸層變異。

社會方言變體的連續性只有用社會方言學的方法來研究，傳統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都是無能為力的。

2.2.3 方言動態性

在 Labov 以前，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和共時語言學的研究是脫節的。

青年語法學派和結構語言學派相信語言的變化是如此緩慢與漸進，以致無法直接觀察(Bloomfield 1933)。他們所看到的語言變化無非是已經完成變化的結果(Hockett 1958)，他們無法觀察語言變化的過程，當然也無法解釋變化的原因。

索緒爾嚴格劃分了「共時」與「歷時」的界線，研究語言的動態變化被劃入歷史語言學的歷時研究範疇，而共時語言學變成了靜態語言學。雖然如此，「地理方言學」在索緒爾的研究中還佔了一定的地位，Chomsky 則是徹底地把語言加以「理想化」(idealization)，所有語言變體都被歸類到「語言運用」(language performance)的範疇，不在衍生語言學(generative linguistics)的研究範疇之內。越是共時的形式語言學越強調語言的靜態，而語言的動態變化越被忽視，Chomsky 的語言學比索緒爾更靜態。

語言學家為了描寫「語言」(langue)結構的方便把語言「同質化」、「靜態化」，的確有其需要，然而實際上，任何語言都是面貌複雜而變動不居的。語言學家所描寫的語言可以比喻成一張畫像，雖然畫像的面貌是平滑而不動的，但是我們卻不能誤以為畫中人物的真面貌真的毫無疤痕、而且不會動。

語言的同質與靜態是相關的概念。假使我們採取同質性假設，必然要假設語言是靜態而不變的。既然語言是同質而靜態的，那我們怎樣解釋歷時變化的發生呢？前代的 $*x$ 是因為什麼「動機」、經過什麼實際的「過程」變成後代的 y ？靜態的語言觀裡看不到變化的面相，因此在傳統歷史語言學家的眼裏，語言演變是神秘事件。

假使我們假定語言是同質的而又承認語言會變化，那麼我們必須假定歷時的變化是一種「突變」。譬如「火雞」的漳州音(龍溪)是 hue^2ke^1 ，廈門音 he^2kue^1 ，兩個方言的開合口正好相反。王士元(Wang 1969)說，假設兩者有直接的歷史關

係，這是一種「開合對調」(flip-flop)，不管是 hue^2ke^1 變成 he^2kue^1 或 he^2kue^1 變成 hue^2ke^1 ，必然是一種「突變」才有可能發生。⁸

假定「開合對調」是在 t 時間發生的，那麼我們必須假定在 t 時間以前所有廈門人「火雞」都說 hue^2ke^1 ， t 時間以後，一瞬間所有的廈門人都同時運作「開合對調」規律，把 hue^2ke^1 變成 he^2kue^1 。因為我們假定語言是同質的，所有上述的事件必須由同質的 a 在一瞬間變成同質的 b ，所以一定是一種「突變」。

(3)

t	
音變前	音變後
a	b

但是這種假設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任何一個言語社區的語言事實上不是同質的，語言的同質性只是假想。語言同質性的假設不但無法解釋方言歧異，也無法解釋語言的變化。同質性與靜態性沒有任何語言事實的證明，因而對於語言變化也沒有解釋力。

只有承認語言的異質性，也才能看出語言的漸層變化的事實，這就必須求助於「動態的方言學」——社會方言學了。

2.3 動態的方言學

2.3.1 方言的一致性與差異性

雖然語言的本質是異質的，並且是動態的，但是語言內部方言不會是完全的異質、也不可能是瞬息萬變的。如果內部方言是完全的異質，那方言就成了不同的語言或語系，而不是方言了；前文說過「語言是變動不居」的，不是指語言的所有成分都隨時在變化而沒有一個穩定性，語言如果真的瞬息萬變，那麼語言的世代傳承就變成不可能；文字化也沒有意義，因為今天紀錄下來的文字，到明天都變成天書，沒有人看得懂了，因為昨天的語言今天已經完全不同了。

所謂語言的「異質」性指的是任何語言都有一些方言(地域方言或社會方言、個人方言或語體不同)、有一部分語言成分正在發生或發生了變化，因而從整體來看，語言永遠是異質的。

⁸ 所謂漳州音和廈門音「開合對調」(flip-flop)論只是一種假設，王士元本人也沒有說是一種事實。本人在洪惟仁(1995f)中論證兩方言開合口對調起於歷史的原因，「對調」只是一種巧合現象，不是一種音韻變化的規律。

方言之間或世代之間一定有許多一致性，但有部分差異性，所謂的「差異」有兩種：一種是「變異」(variation)，只討論社會方言間共時的差異，這樣的差異可以是底層的「語言」(langue)，也可以是表層的「言語」(parole)；另一種是「變化」(change)，一個語言的兩個時點，語言形式有所變化，社會語言學家可以進行共時的觀察，從共時的變異中「推論」正在進行中的變化。這種變化指的是底層的，而不是表層的，以音變言，是「音系衍化」(phonological mutation)而不是「語音變化」(phonetic change)⁹。講語音上的差異，同一個字詞任何兩個人的語音都不可能相同，任何人講兩次同樣的話在音值上也一定有所差異，所謂「變化」不討論這樣的差異。一個方言的內部差異到底是「變異」或「變化」很難斷定，卻是社會方言學家最感興趣的話題，也是本論文討論的焦點問題。

現在假定有一個方言 X，有 x 字類， t^1 時點以前所有的人都唸 a， t^2 時點以後變成 b，在 t^1 以前是 x 字類所有的字音是一致的，在 t^2 以後也是一致的¹⁰。那麼由 t^1 到 t^2 就是運作規律 $a \rightarrow b$ 過程的時段，在這個時段裡，這個言語社區的語言存在著差異，有 a，也有 b。X 方言 x 字類的音變程序如下圖所示：

(4)

	t^1	t^2
音變前	音變中	音變後
一致	差異	一致
a	a/b	b

從音變開始的 t^1 之前、和完成變化的 t^2 之後的兩個時點分別觀察， $a \rightarrow b$ 呈現的是「突變」，這是歷史語言學家所看到的「變化」；然而從 t^1 到 t^2 之間的整個過程來看，語言到處存在著差異性，不但在階層間存在著，在個人間、也在同一個人的不同時間存在著。a/b 並存在同一個方言社區，並且變體在社會中成「漸層的」(gradual)分佈，構成所謂的「社會方言連續體」(social dialect continuum)。這種社會的差異叫做「共時的變異」(synchronic variation)，社會語言學家從年齡層的變異中可以觀察到「正在進行中的變化」(change in progress)，這個形態的變化是歷史語言學家所見不到的。

⁹ Jakobson (in Waugh and Monville-Burston (eds.) 1990) 認為語音只在音位的範圍內變化，只能算是「語音變化」(phonetic change)；只有語音變化的結果，產生音系上的變化，量變發生質變，才能叫做「音系衍化」(phonological mutation)。詳參 11.4.3.2 註 5。

¹⁰ 雖然這樣的「同質性」假設有點理想化，但這裏所指的是底層的一致性不是表層的，表層的「言語」(parole)當然不可能一致，但底層的「語言」(langue)一致性是可能的。

2.3.2 語言變化的漸層性

從十九世紀的方言地理學到二十世紀的社會語言學，語言學家所看到的語言變化，不論在地域方言的擴散、在社會方言的擴散、在詞彙間或結構間的擴散，都是逐漸發展的過程，沒有所謂「突變」的現象。

由地理方言學來看，一個音變規律是由某一個方言先變，然後擴散到其他的方言(如古典的波傳論(wave theory)所主張的)；由社會方言學來看，是由一個社會階層逐漸擴散到其他的社會階層。前文所看到的地理方言的連續性和社會方言的連續性就是這種漸變過程的體現。

王士元(Wang 1969)提出「詞彙擴散論」(lexical diffusion)，認為音變也是在詞彙中一個一個完成的，他看到了變化在詞彙間逐漸擴散的過程。本論文從變項的環境觀察，發現一個音變律的發生是由某一個結構的字類先發生，然後再擴散到其他結構的字類，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做「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由詞彙擴散的觀點看，是由一些詞彙逐漸擴散到其他的詞彙；由結構擴散的觀點來看，則是由一個語言層次或結構擴散到其他的語言層次或結構。

綜觀所有語言的變化其實都是漸層的變化。我們把這樣的語言變化過程，通稱為「漸層擴散」(gradual diffusion/spreading)(詳參 11.3.1 的討論)。

2.3.3 變化的觀察與推論

無論是傳統方言學或地理方言學的研究本身都是靜態的描寫，無法提供語言的動態資訊。所以我們把這兩種方言學歸類為「靜態方言學」。靜態方言學可以提供語言變化擬測的材料，但不能提供語言變化直接觀察的方法。

舉例來說，現在有一張台灣閩南語的方言地圖，如「『豬』變體分佈圖」：

(5) 「豬」韻母變體分佈圖

(見【附錄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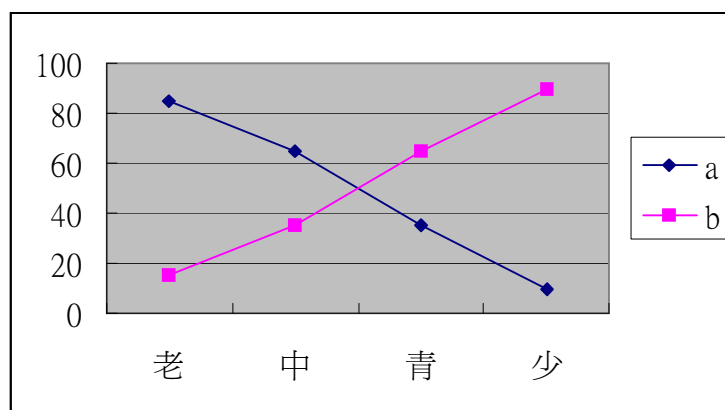
這是排除了社會變異參數所繪製的一張老年層的變體分佈地圖。地圖上顯示 b 變體[tɿ]佔有較廣大的分佈空間，a 變體[tɿ]則相對的分佈有限，c 變體[tu]的分佈更有限。這張方言地圖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

地理分佈不是決定語言演變的因素，只是呈現語言演變的共時現象。所以這張地圖只告訴我們台灣這個大言語社區，「豬」有三種說法，也告訴我們三種變體的分佈，但是無法告訴我們台灣閩南語正在進行著什麼音變。地理方言學研究的方言是靜態的，因而沒有辦法提供我們有關「變化」的信息。

但是如果我們做社會方言學調查，情形就完全不同。我們選擇了許多方言點分四個年齡層，每一個方言層都調查了相當多的人數，並且分為不同的性別、職業等。調查結果告訴我們 X 方言有 a 和 b 變體兩種變體並存，它們在不同年齡

層的分佈可能如下圖所示(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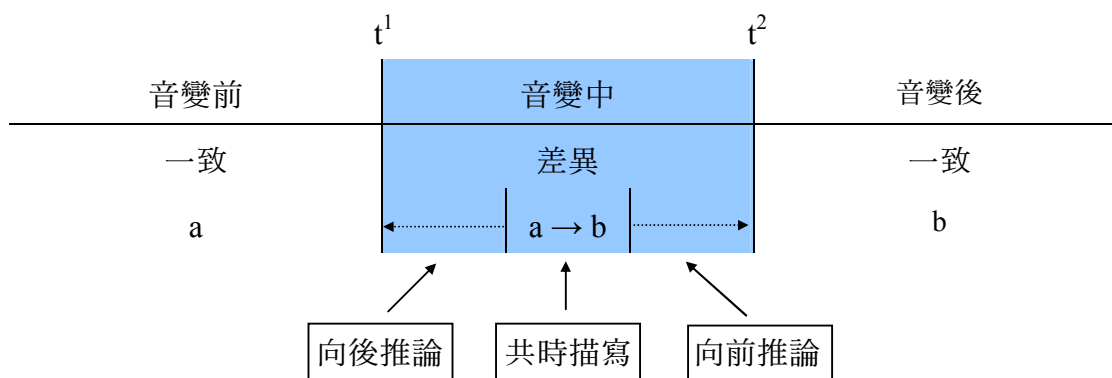
(6)



在台灣任何一個閩南語方言點做社會方言學調查都可以得到這樣的 X 狀變體分佈圖。假設這是一個泉腔方言「豬」音讀的變體社會方言分佈圖，呈現交叉狀的曲線圖給我們很多的資訊：不但告訴我們 X 方言並存著 a:[ti] 和 b:[ti] 兩種變體，也同時告訴我們老年層大部分使用 a 變體[ti]，少部分使用 b 變體[ti]，但是 a 變體隨著年齡的降低，使用率逐漸減少，相反的 b 變體的使用率越來越增加，在中、青年之間凌駕 a 變體，取得優勢。曲線圖表現是一種「共時的變異」(synchronic variation)，但是根據曲線所表現的趨勢，我們可以推論 X 方言可能正在發生一個「進行中的變化」，也就是 a→b 的音變規律。

我們還可以繼續向後推斷這個方言的過去，把 a 曲線的虛線延伸到 100% 的 t^1 時點，也就是音變剛開始進行的時候，在那以前，X 方言一致地唸 a；往前推斷，也可以預測 X 方言的未來，把 a 的曲線向前延伸，當虛線伸展到 0% 的 t^2 時點，就是 a 變體消失，完全變成 b，也就是完成 a→b 這個音變規律的時候，從那時候開始 X 方言所有的人都一致地唸 b。圖示如下：

(7)



如果再比較不同性別的年齡分佈圖，我們又可以知道是男性變得快還是女性變得快；如果我們再比較職業變數，我們更可以知道是勞動階級變得快還是白領階級變得快。由此可見，用社會方言學來研究共時音變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語言社會學家由 t^1 到 t^2 任何一個段落來觀察語言的變化，如本論文所證明的，人們所觀察到的都是漸層的變化。語言共時變異的漸層性正好反映了語言歷時變化的漸層性(gradience)。社會方言學是動態的語言學，它能夠使我們看到語言的實際，使變化中的語言清楚地呈現在眼前，讓我們「微觀地」看清語言變化的過程。他的「推論」不但可以使我們鑒「今」知「古」(向前推論)，也可以見微知著，預測未來(向後推論)。

就這樣，透過社會方言學，把歷時語言學和共時語言學做了有效的聯繫。

總而言之，語言的變化不再是一種不可觀察的神秘事件，社會方言學便是揭開語言變化的神秘面紗，實際觀察語言變化過程的一種科學方法。本文就是運用這種方法來觀察台灣閩南語正在進行的語音變化。

2.4 解釋的方言學

Chomsky(1964)提出語法研究的「三層次妥當性」(three levels of adequacy)理論。對於一個個別的語言而言，一個能夠正確觀察原初語料(primary linguistic data)、正確判別屬於這個語言的形式的語法可以說達到了「觀察的妥當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一個能夠正確說明這個語言的結構與衍生規律的語法可以說達到了「描寫的妥當性」(descriptive adequacy)；一個能夠解釋這個那個的語言為什麼、怎麼樣選擇這個那個的個別語法的理論，可以說達到了「解釋的妥當性」(explanatory adequacy)。

傳統方言學不止要能夠正確地描寫方言事實，並且要能夠解釋，為什麼會有這些變異、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分佈，並且也能夠預測方言的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如果能夠做到這個地步，方言學的研究才能說達到了「解釋的方言學」的水準。以下分歷史的解釋和語言普遍性的解釋來說明。

2.4.1 比較方言學與歷史語言學的解釋

現代方言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這是歷史的解釋。但是近代漢語歷史語言學界一直存在著混淆了共時的和歷時的比較方言學的問題，在我們進入方言的歷史解釋這個議題以前有必要先做個釐清。

2.4.1.1 共時的比較方言學

比較方言學屬於方言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傳統方言學的比較方法是根據方言文獻、方言調查紀錄，比較方言異同，然後加以歸納與分類。中國的漢語方言學

家最常進行的比較是方言跟標準語(國語、普通話)的比較以及方言和中古漢字音的比較，這幾乎成了漢語方言調查報告的公式，但是對於真正的方言內部有系統的比較反而比較少(閩語、吳語做得比較多)。

2.4.1.1.1 Weinreich 的「通變系統」(diasystem)

Labov 的老師 Weinreich (1954) 根據英語的方言對應關係提出一個方言比較的模式。他舉的都是 Yiddish 的例子，為便於了解，替換成閩南語的例子。

我們以閩南語央高元音韻類為例，這個變項有四個字類：

- a. 〈基居〉類：漳泉方言都唸 i。如基、義、而、備……。
- b. 〈珠龜〉類：漳泉方言都唸 u。如臼、舊、主、住、殊、有、霧……。
- c. 〈居居〉類：龍溪漳音 i，泉州 i，惠安 i，廈門 u。如去、魚、豬、佇……。
- d. 〈居龜〉類：龍溪漳音 u，泉州 i，惠安 i，廈門 u。如自、思、史、事……。

方言的對應關係如下表所示：

(8)

	基居	居居	居龜	珠龜
龍溪	i	i	u	u
泉州	i	i	i	u
惠安	i	i	i	u
廈門	i	u	u	u

如表所示這四個方言，四個字類中，有兩個字類有一致性，兩個字類有差異性。Weinreich 把這種部分相同部分差異的對應關係寫成如下的圖式(scheme)：

(9)

$$\text{龍、泉、惠、廈} \left\| \begin{array}{l} \text{龍溪 } i \sim u \\ \text{泉州 } i \sim i \approx u \\ \text{惠安 } i \sim i \\ \text{廈門 } u \sim u \end{array} \right\|$$

他把這個圖式叫做「通變系統」(diasystem)，其實就是一種共時的方言比較、方言對應關係。在歷史語言學，這種比較方法並不新鮮，但在結構主義的理論架構裡，每一個方言的結構都是獨立的，無法比較的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35)。Weinreich 的貢獻是把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應用到共時的方言研究來，並且加以模式化，使得所謂「通變系統」變得非常易解。

不但如此，傳統方言學向來非常重視音值，而沒有結構的觀念，不免陷於鎖碎而缺乏系統，他把結構語言學「結構」(structure)的觀念帶到傳統方言學來，他建議把通變系統裡的「變項」(variable)當成是詞彙與語法層次之上的一個「超系統」(supersystem)，或簡單的稱為「較高層次的系統」(Weinreich 1954:390)。

他把這樣的主張和研究方法叫做「結構方言學」(structural dialectology) (詳參 11.4.1 節「變項作為一種結構單位」的論述)，得到方言學界很大的回響而紛紛效法與討論(Cochrane 1959、Moulton 1960、Pulgram 1964……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2.4.1.1.2 陸法言的《切韻》

其實，中國的音韻學家對於「通變系統」的研究早在隋代陸法言著作《切韻》(601)的時候就已經做的很成熟了。當時的漢語已經有好幾種韻書，紀錄了不同方言的漢字音。隋開皇初有劉臻等八個人在一起討論漢字音讀問題，覺得諸家分韻這麼分歧，需要一本可以包容南北方言分韻的抽象韻書，亦即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於是決定打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摭選精切，除削疏緩」¹¹的大原則，意思是說：如甲地有合韻的現象，而乙地卻分韻時，必須分為兩個韻，也就是「從分不從合」的原則。他把所有古今、南北方言能夠分韻的都儘量分開，終於編成《切韻》這本韻書。換句話說，《切韻》不但是把共時方言抽象化，並且把歷時變化壓縮到一個共時的平面，是一個非常抽象的音韻系統。

《切韻》是中國式的 diasystem，它把漢字的古今方言對應關係整理得有條不紊，通行中國一千三百多年，即使到了今天還可以在相當程度下涵蓋現代漢字音的變異。高本漢及早期中央研究院的方言調查就是利用切韻的分聲分韻製作方言調查字表的。

就漢字音的研究目的而言，以切韻音系作為根據有幾個好處：第一個是：可以比較全面的掌握現代方言的漢字音變體；第二：在還沒有進行現代方言比較，整理出一個現代漢語的 diasystem 以前(不論是否可能)，切韻音系是現成的參考座標；第三是：因為切韻音系保存了中古漢語的音韻區別，採用切韻音系做為座標所調查的成果比較容易了解由中古到現代方言的語音變異過程。

可是從共時方言學的立場來看，這樣的做法是有一些問題的，第一個問題是：現代漢語共時的「通變系統」必須是從現代方言歸納出來的，不可以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一本韻書來替代現代漢語的「通變系統」；第二：切韻音系涵蓋的是整個漢語系的漢字音讀，但是漢語已經分化成八大語支，說不清多少無法溝通的「語言」，現代漢語經過數千年的歷時演變和方言雜揉，字類的分合錯綜複雜，直接利用切韻韻書反而治絲益綦。第三、他們的調查條項以漢字音為主，但漢字音不等於詞彙的音讀，更與詞法、句法沒有直接的關係，利用韻書來限制方言調查的內容，難免遺漏了許多活語言的現象。

¹¹ 依丁邦新(1995)分析，參與討論切韻的八人之中有三人代表金陵(江南)、五人代表鄴下(洛陽)，故曰「南北是非」，當時可考的音讀文獻自後漢許慎《說文解字》、魏李登《聲類》、晉呂靜《韻集》等……故曰「古今通塞」(據周祖謨 1966)。總之是折衷魏晉南北朝時代所見韻書編成的。至於如何除削疏緩，丁文有詳細的解釋。

採用《切韻》系韻書做為研究漢語方言的座標，是漢語方言學還在初步的發展階段不得已的解決辦法，但是漢語方言學家如果要做更細密的研究，應該認識它的限制而有所突破。

《切韻》是一部偉大的通變系統研究作品，可惜現代方言學家似乎把他當成一部永遠不能修改或模倣的「聖經」一樣，不但把他當成是研究漢語語音史唯一的聖經，也把他當成是研究現代方言的「聖經」。本文呼籲現代方言學家應該趕緊擺脫對於《切韻》的迷信，轉而對現代漢語各個分支語言編輯各自的《切韻》，現代閩南語不妨編成一部「閩南語通韻」之類的韻書。

2.4.1.2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解釋

「通變系統」(diasystem)專指音韻系統時又稱「通韻系統」(diaphoneme)。如前所述，陸法言的《切韻》是利用方言比較所做的歸納字類的工作，這是一種共時的比較方言學，他們所歸納出來的「通韻系統」可能反映了更早期的共同語(Common Language)的音韻系統，可是不等於是共同語的音韻系統。因為「通變系統」只是一種方言類型的分類，而共同語的重建是一種縱的演變過程，兩者有很大的不同。

高本漢及後來的聲韻學家根據現代方言給這個切韻系統擬測一個音讀，這有點類似衍生方言學(generative dialectology)為通變系統擬出的方言基底形式，用以解釋方言的共時差異¹²。但這不是真的在重建一個現實存在的中古方言的音韻系統，而是一種處理方言變異的共時方言學做法。近代漢語音韻史學家以一個擬測的音讀直接對應《切韻》的字類，並宣稱是中古漢語的音韻系統是有問題的，用這種虛構的音韻系統無法給與現代方言有價值的解釋。現代漢語音韻史學者已經有許多人對這個問題提出質疑，並提出重新建構多元、多向的中古漢語音韻系統的建議，這是正確的方向。¹³

至於構擬漢語小方言區的祖語音系，如閩南語祖語的音韻系統，《切韻》這本韻書沒有什麼直接的用途，閩南語祖語的重建需要根據共時閩南語的「通變系統」，我們可以把這個系統稱為「閩南語通韻」。

2.4.1.3 方言變異過程的解釋

混淆共時比較方言學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問題也出現在許多方言學家的方

¹² 有關衍生方言學參見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39-42)及本論文 11.4.2 節的介紹與討論。

¹³ 〈切韻序〉已經指出《切韻》是南北古今方言的綜合韻書，但 Maspero, H. (馬伯樂, 1920:11) 和高本漢(1954:212)都曾經主張他們所代表的是唐代的標準音，陳寅恪 (1948)、周祖謨(1948)認為參考了兩個地方鄴下和金陵的漢字音。因此丁邦新(1995)主張中古音至少要擬出兩套音系：金陵音系、鄴下音系。張琨(1984)、張光宇(1990)則主張追溯語言真正的歷史，重建多元、多面向的漢語音韻史。

言調查報告，在那些作品中，方言學家直接拿現代方言和切韻音系比較，以為這樣就是在替現代方言做什麼解釋了，這同樣有把問題過度簡化的偏差。目前方言學上流行的「古今音對應」只是一種平面的比較，和方言類型學的作業沒有什麼不同，古今音類型學的比較不等於歷史語言學的解釋。

我們所謂「歷史的解釋」，指的是解釋現代方言變異的來龍去脈。方言學不能只是以描寫方言的內容、結構或展示方言變異的類型、及變體的地理分佈或社會分佈為已足，必須進一步讓人們了解為什麼方言會是這樣的形式、這樣的分佈與這樣的發展，這就需要求助於歷史語言學的研究了。

這裏還是以閩南語的研究為例。如前所述，我們替泉州央元音韻母的漳泉對應歸納成四個字類，這種「通變系統」只是共時的分類。但我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泉州音的 ə，有些字漳州音唸 e，有些字又念 ue，開合口完全相反；泉州音的 i，漳州音有些字唸 i，有些字又唸 u，變成合口音。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的方言學研究只做了一半。

前文提到閩南語「火雞」，漳州音(龍溪)是 hue²ke¹，廈門音 he²kue¹，兩者的開合口正好相反。如果我們只看兩個方言，當然我們會發生疑惑，懷疑是一種「突變」的現象。可是如果不是突變，兩個方言又是經過什麼過程，變成這種「開合對調」，必須有一個歷史的解釋。

筆者 (洪惟仁 1995f) 論證兩方言開合口對調起於歷史的原因，「對調」只是一種巧合現象，不是一種音韻變化的規律。漳州音和廈門音是閩南語祖語(Proto-Minnan)分別由不同的規律演變而來。由古閩南語到現代方言的廈門、龍溪的音變規律簡化如下(詳參 11.4.3.1 節，下圖引自該節(29)圖)：

(10)

	閩南語祖語	古漳	龍溪		古泉	廈門	
R1 :	*uə →	ue	ue	/→	*ə	e	〈科檜〉類
R2 :	*əi →	*ei	e	/→	*əe	ue	〈雞稽〉類

龍溪的開合口不變，但在廈門運作了兩條音變規律，R1 是一條「介音脫落律」，使得「火」*huə→*hə→he；R2 是一條「介音新生律」，使得「雞」*kəi→*kæ→kue(廈門)。兩條相反的「音變律」分別在兩個不同的方言發展的結果，從共時的對應關係看來，好像兩個方言的某些字音開合口「對調」了，可是從歷時演變的觀點看來，根本沒有所謂「對調」的音韻變化發生。(詳參本論文 11.4.3.1 節的討論)

共時語言學的研究不一定牽扯到歷時的解釋，當我們做傳統方言學的方言調查時，可以完全不必要知道這個方言的歷史，只要儘量記下我們所聽到的，然後歸納這個方言的音韻系統和語法規則就好了。

可是如果我們要進行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我們事實上不只是對共時的方言現象做靜態的描寫，而已經牽涉到方言發展史的，或語言變化的問題，所以不能不思考到共同語的構擬與變化過程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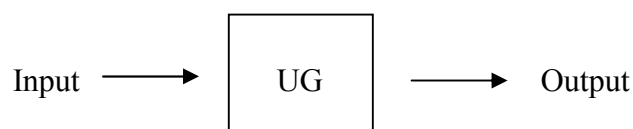
歷史語言學的研究使我們對於現代方言的各種變體的來龍去脈有一個了解，方言之間令人困惑的對應關係得到了解釋，展延了共時方言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2.4.2 語言普遍性與類型學的解釋

2.4.2.1 Chomsky 的語言普遍性

Chomsky(1964)認為要達到了「解釋的妥當性」(explanatory adequacy)所必須的解釋理論，就是「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 也就是「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 UG)。「解釋的妥當性」提供我們判斷一個語法是否具有「描寫妥當性」的原則基礎(principled basis)(Chomsky 1964:29)。圖示如下：

(11)



Chomsky 要強調的是：語言研究的最終目的在於追求「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 /UG)，雖然這個 UG 是否就是天生的 LAD，語言學界還有爭論，但是語言學的目標是在追求「語言普遍性」(language universals)，這是語言學家公認的。因此上面這個圖式可以做適當的內容改寫(adaptation)，以適用到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研究，意即任何語言學的研究都需要有一個妥當的解釋，並且這個解釋必須合乎語言普遍性。

比如由方言學到歷史語言學的研究。上述歷史語言學的解釋只是替共時的方言變體找到歷史的根源，即「祖語」(protolanguage) 或「共同語」(common language)，以及由這個共同語分化成許多不同變體的「過程」(process)，但是並沒有告訴我們「共同語」是基於什麼語言普遍性的動機(motivation)變成現代方言的這些變體，因而這樣的歷史語言學沒有達成「解釋的妥當性」。

漢語方言學發展到今天，有許多描寫方言學的調查報告，也有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但從「三個層次的妥當性」的觀點來看，這些成果即使是很好的報告也不過達到「觀察的妥當性」而已；即使我們進一步做類型學的研究，乃至語言發展史、歷史語言學或方言共時變化的研究，頂多也只能達到「描寫的妥當性」而已。

方言學既然是研究語言的變體，必須能夠對語言變化或方言分化的動機、變

化的機制提出一個具有語言普遍性的解釋，才可以說達到「解釋的妥當性」。而這方面的研究，已經不專屬於方言學的領域了，追求語言普遍性的解釋是語言學追求的目標，方言學的研究目的絕對無法自外於語言學的研究目的，它只是語言學研究語言變異的一個分科而已。

「普遍語法」(UG)的名稱或內容在 Chomsky 文獻中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說法，它可以說就是「語言習得機制」(LAD)，也就是人類天生的「語言機能」(language faculty)，具體的說就是 Chomsky 1986 年提出的「原則與參數」(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Chomsky 認為人類諸多的個別語法表面上非常不同，其實本質上是一樣的，其一致性是根據普遍語法的「原則」而來的，而差異性則是因為普遍語法的「參數」所引起的。所以人類的語法不論是一致性或差異性都是由普遍語法衍生而來的 (參見 Cook and Newson 1996)。

所謂「普遍語法」可以涵蓋句法、詞法、音韻等所有的語言層次，概括地說就是「語言普遍性」(language universals)。

2.4.2.2 Greenberg 的語言普遍性

但是語言的普遍性如何追求呢？因為普遍語法的「原則與參數」數量有限，所以在衍生語言學家看來，只要對少數語言做深入的抽象分析就可以求得。

Greenbergian 一派的現代語言類型學家(modern typologists)也討論語言普遍性問題，但基本假設和方法論上卻和衍生學派採取對立的立場，從類型學家的觀點來看，Chomsky 的理論在概念上太過簡化，方法上缺少經驗基礎，不能和自然科學要求的「經驗的概括性」(empirical generalization)相呼應 (Greenberg 1965)。普遍語法是不是天生的 LAD 根本沒法證明，因此類型學家存而不論；就方法論來說，科學的研究在最初的階段不妨大膽假設，但語言普遍性的具體內容及其性質，需要廣泛收集人類的語言資料，進行統計與類型分析研究才能證明。(Comrie 1981. ch. 1)。換言之，經驗論與理性論的基本立場的對立，造成兩派各採歸納法或演繹法的相反取向(approach)，也就是方法論上衍生學派的 Chomskian approach 和類型學派的 Greenbergian approach 的主要分歧。

2.1.2.3 洪堡得與薩丕爾的類型學

類型學的研究發軔於在十九世紀，洪堡得(Humboldt, 1767-1835)的形態學分類(morphological classification)創立了古典類型學(classical typology)的基礎，但薩丕爾(Edward Sapir 1885-1939)則是當代類型學(contemporary typology)的奠基者。薩丕爾在他的著作(Sapir 1921. ch. 6)中提出兩個突破性的觀點：

(1) 傳統類型學假設類型之間的界線是分明的，但薩丕爾論證類型之間沒有絕對的界線，只是一種傾向。這種看法接近後來的「原型論」(prototype theory) (Berlin and Kay 1969, Rosch 1978)，這個理論認為一個類型的成分由一個原型

(prototype)或焦點(focus)向邊緣成漸層分佈，並且類與類之間只有模糊的範疇界線(fuzzy category boundaries)，沒有分明的界線。

(2) 薩丕爾分析所謂的「類型」(type)，其實有些是包涵著幾個「參數」(parameters)：分析的(analytic)、綜合的(synthetic)、多合的(polythetic)，因而形態的類型不是洪堡得提出的三類，而是很多類（詳參 Ramat 1987:12 的分析），並且也成漸層的分佈。

薩丕爾提出的這兩個「計量特徵化」(quantitative characterization)和「多合特徵化」(polythetic characterization)是現代類型學的兩個純金保證(hallmark)。(Shibatani and Bynon 1995: 7)。雖然如此，受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結構主義語言學以及 1950 年代以來衍生語言學的光彩掩蓋，語言類型學顯得黯然無光。

直到 1960 年代，由 Greenberg 領導的「現代類型學」(modern typology)復興了類型學的研究，1970 年代類型學家逐漸打破 Chomsky 普遍語法理論的獨霸，到了 1980 年代類型學對於語言普遍性的研究變成了一種抵擋不住的風潮，即連衍生語言學家也不能不佩服類型學家的科學精神 (Shibatani and Bynon 1995: vii)。本論文的理論推衍與論證主要根據類型學家的理論模式與研究成果。

如衍生語法學家所說的，原則與參數都是普遍語法的內容，對類型學家來說也一樣，語言普遍性和語言類型學初看好像是相反的概念，其實是一個東西，普遍的概念已經包涵了類型。只是類型學家把普遍性的概念作了更深入的分析。

「普遍性」依其程度有「絕對的普遍性」(absolute universal)和「統計的普遍性」(statistic universal)。「世界上的語言都有元音」這個命題具有「絕對的普遍性」；但「世界上的語言都有鼻音」就不是絕對的，北美西北部印地安 Salishan 語族就沒有鼻音(Hockett 1955:119)，台灣話的聲母底層也沒有鼻音和非鼻音的區別(李壬癸 1992、Tung 1992、Wang 1995、洪惟仁 1996, 2002、Chung 1996)。沒有鼻音的語言在世界上可謂鳳毛麟角。理論上說，只要有一個反例出現就不是「絕對的普遍性」。雖然不是絕對的，但在世界的語言具有極高的「統計的普遍性」，這樣的普遍性叫做「統計的普遍性」，或謂之「傾向」(tendency)。無論是「絕對的普遍性」和「統計的普遍性」都一樣是值得重視的語言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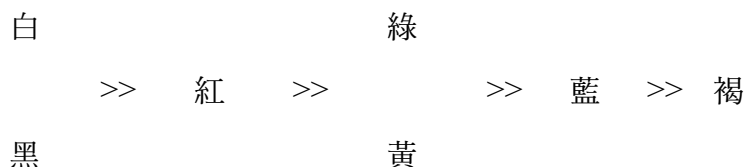
普遍性也可以用主體來分，語言的某些「實體」(如主語或賓語、輔音或元音的內容)普遍被人類語言採用的，這樣的普遍性謂之「實體的普遍性」(substantive universals)，而有關語法規則的普遍性謂之「形式的普遍性」(formal universals)。衍生語言學家擅長於形式的普遍性分析，但類型學家擅長於實體的普遍性調查分析，並堅持普遍性不能用演繹法求得，必須運用歸納法證明。

2.4.2.4 原型論與焦點論

上述「原型論」(prototype theory)最早且最有名的運用是人類語言學家 Berlin and Kay (1969) 研究世界 100 多個語言的顏色詞，發現每一個民族的顏色詞數量

不同、顏色的歸類不同，並且指涉的顏色之間界線模糊，儘管如此，顏色的區別一致地集中在幾個焦點。各個焦點顏色(focal colors)的普遍性具有一種階層關係(hierarchy)，圖式化如下：

(12)



上表中越左邊的顏色越受人類語言的歡迎，也就是越無標的，反之越右邊的越不受歡迎，也就是越有標的，這樣的關係叫做「有標性階層」。各個顏色詞受到採用的普遍度就是一種有標性階層：每一個語言都有「黑」和「白」，假使一個語言有三個顏色詞，就加一個「紅」，有「紅」色詞，意含著這個語言有「黑」和「白」，如果有 5 個顏色，再加「綠」和「黃」，如果有 6 個顏色，再加上「藍」，如果有 7 個顏色，再加上「褐」。每一個有標性層次高的顏色詞意含著這個語言擁有有標性層次較低的顏色詞，這種普遍性就是 Greenberg 所謂的「意涵普遍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原則(Greenberg 1995)，上列顏色意涵層次所構成顏色詞的鎖鍊關係，叫做「意涵普遍性鍊」(chain of implicational universal)。

如果世界的語言的顏色詞沒有這樣的意涵性關係，顏色詞組合的類型可以達到 2,048 種，就因為顏色詞之間具有這樣的意涵性關係，有許多組合就變成了不可能出現，因而實際的組合類型只有 22 種。

2.4.2.5 Maddieson 的語音普遍性研究

Maddieson (1984) 從世界各語系中分佈平均地選擇了 418 個語言的音系，輸入電腦，製成「洛杉磯加州大學音韻清單資料」(UCLA Phonological Segment Inventory Database，簡稱 UPSID)，以下是從世界語言 2549 個單元音音位中統計出每一個元音被世界語言採用的次數，本文稱之為「採用數」。現在把 UPSID 的報告所載元音的採用數整理如下表(Maddieson 1984:124，又見 7.6 節表(24))：

(13) 世界語言元音的採用數

	前		央		後		合計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高	452	29	55	10	31	417	994
中	425	32	100	8	19	448	1032
低	81	0	392	1	13	36	523
合計	1019		566		964		2549

由上表可知，低元音的採用數是 392，並且普遍的不分前後音。中、高元音傾向於分佈在兩個極端，前元音普遍地採用展唇音(94%)，後元音以圓唇為常(93.5%)，前展或後圓的採用數都至少在 417-452 之間。其餘的元音在世界語言的

採用數都很低，只有中央元音達到 100，其他的音都在 55 以下。統計證明：a, e, i, o, u 是最受人類語言歡迎的 5 個元音（詳參 7.6 節的討論）。

元音的範疇界線也非常具有模糊性(fuzzy)。把上述的顏色分析模式引用到元音來，我們也可以把元音採用數視為一種普遍度，排成元音的有標性階層，數字最多的就是「焦點元音」(focal vowels)。

但是「統計的普遍性」本身並沒有解釋：為什麼「焦點元音」是 5 個，而不是更多或更少，為什麼是 a, e, i, o, u，而不是其他的元音。這就需要語音學和音韻學從生理、心理等各層面來解釋。

簡單說，人類的音位數目不論元音或輔音都有一定的限制，而不是漫無限制的。生理的要求和心裡的要求往往是相反的，就元音的數目來說，生理上要求越簡單越好，元音音位越少越好，無論發音上或聽辨能力上都有所限制¹⁴。元音太多，語義的區別功能越好，但是所需動用的發音器官越多，也就越難發音，難發的音會受到生理上的抵制。但是語音的分別是爲了分辨意義的，譬如只有 1 個元音，那等於元音沒有辨義作用，元音越少，勢必要增加其他範疇如聲母、聲調、音節的數量來承擔分辨意義的「功能」(function)，元音太少功能上會要求增加。生理和心理兩種相反的力量互相拉扯、折衷的結果，5 個焦點元音遂成了人類語言最合理的元音數目。

其次，我們需要把概念分析到最單純的成分才能方便做概括化(generalization)的理解。Berlin and Kay (1969)的焦點論雖然對於了解語言普遍性有方便之處，但是什麼是「焦點」呢？「焦點」這個概念對於了解語言的普遍性有什麼意義嗎？

2.4.2.6 類型學參數

類型學家所謂類型學參數(typological parameter)的領域一般說來是任意選擇的，可大可小，任何一個層次的分類，只要有類型學的意義便可以當成類型學參數(typological parameter) (Comrie 1989, 2.2 節)。如 Croft 所說一個「範疇」可以進一步分析爲幾個「值」(values) (Croft 1995:111)，不論是「範疇」或「值」都可以做類型學參數。至於「參數」是否爲二分的(binary)不是重要的問題，類型學家的類型通常不是二分的，而是多分的。而依 Chomsky 的「原則與參數」理論，參數必須是二分的。這一點遂成了衍生學派的和類型學派的差異(Cook 1996: 28; Croft 1995: 110-111)。

不過任何範疇分析到最基本的特徵，它的「值」(value)應該都是二分的，譬如類型學家分析世界語言的語序可能有六種：SOV、SVO、VSO；OSV、OVS、VOS，但是他們也把主語和賓語的前後順序分析出來當成「語序參數」(word order parameter)，這樣世界的語言可以分爲兩種語序類型：主語在前、主語在後。主

¹⁴ 如 Ladefoged 所說：「容易發音和聽辨兩個因素是語音發展的主要限制。」(2001:3)

語在前具有極為優勢的普遍性，賓語在前的語言占世界不到 1%的比例(Comrie 1981, 1.2.3 節)。同樣討論語序問題，衍生語言學家把中心語的位置當成「中心語參數」(head parameter)，那麼世界上的語言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中心語在前」(head initial)的語言，如英語；一種「中心語在後」(head final/last)的語言，如日語。這個參數不但適用於動詞組，並且也適用於介詞組 (參見 Fukui 1995 的分析)。以二分的「值」作為「類型學參數」(typological parameter)，類型學派和衍生學派主要的矛盾遂得到了化解。

以世界語言的元音系統類型為例。Hockett (1958: 95)分析元音的類型採用了「舌高」、「前後」、「圓展」……等較抽象的範疇。但是拙見以為這些個範疇可以進一步再分析為「區別性特徵」(distinctive features)，比如舌高包涵著 [±高]和[±低]等幾個區別性特徵，下面的分析顯示以二分的區別性特徵作為元音的類型學參數具有更高的概括性。

Hockett (1958: 95)指出世界上的語言只用一個參數區別元音的「單維系統」(one-dimensional)極為少數，可以舉出的兩個例子屬於西北高加索語系(Northwest Caucasian)，這個語系有豐富的輔音，但元音很少，如 Adyge 語的元音音位只分高、中、低三個，但在表層，根據元音出現的環境也分前後、圓展 (Hockett 1958: 95)。這個語言的底層元音需要[±高]和[±低]兩個特徵區別。Ubykh 語甚至只有 2 個元音，但是有 82 個輔音(Lyovin 1997: 58)，這個語言只有用一個特徵[±高]來區別元音。

最普遍的是「雙維系統」(two-dimensional)，即採用舌高、前後兩個參數，但低元音不分前後，也就是 5 個元音。Maddieson 的統計證明 a, e, i, o, u 這 5 個音是最自然(natural)的音，也就是最無標的音(unmarked)。前展或後圓的中、高元音是自然音，因而是無標的，前元音不需要特別標示[-圓]特徵；後元音也不需要特別標示[+圓]特徵。也就是說，只要標示[±後]，它的圓唇性便可預測，因此 5 個元音雖然表層分圓展，[+圓]卻是「冗贅性特徵」(redundant feature)；低元音更不需要標示[±圓]。低元音普遍不分前後音，[±後]特徵在底層就被擱置起來，謂之「未標」(underspecification)，假使分前後，元音就會變成 6 個，這樣的元音系統是有標的，並不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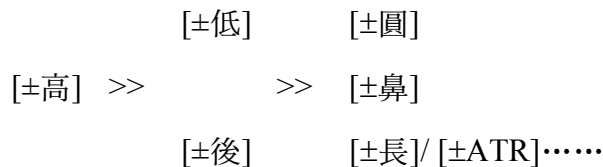
但雙維系統也可能只有三個元音(如 Cree, Ojibwa, some Arabic dialects 等語言，見 Hockett 1958:95)：i, u, a，這是因為在舌高的範疇中只用[±高]特徵而不用[±低]，因為不出現[-高, -低]特徵的中元音(e, o)，所以只有三個元音。可見舌高的參數中同時採用[±高]和[±低]兩個特徵是普遍的，但是[±高]比[±低]更無標。

如果在舌高、前後之外再加上「圓展」的參數就變成「三維系統」(three-dimensional)了。前元音分圓展，出現了 y, ø 等，後元音分圓展，出現了 u, ʊ 等元音。如果有央元音音位 i, ə，這樣的元音可以和後元音歸成一類，加上[±圓]特徵區別。依照 Maddison 的統計，具有「圓展」區別的元音普遍性都很低，因而都是有標的(marked)。

2.4.2.7 有標性與音變

語音的普遍性(universality)、自然性(naturalness)、有標性(markedness)是三個相關的概念，越是普遍的音，同時也越是自然音、無標音；越是不普遍的音也越不自然、越有標。以下我們以區別性特徵為元音的類型參數取代 Berlin and Kay (1969)的「焦點」分析，那麼元音的普遍性階層(hierarchy)可以圖示如下：

(14)



這個階層圖式顯示，任何語言至少要用 $[\pm\text{高}]$ 的特徵來分高低元音，高元音和低元音的區別具有絕對的普遍性。Ubykh 語單用這個特徵參數，所以只有 2 個元音，其他的語言在第二階層中必選一個 $[\pm\text{低}]$ 或 $[\pm\text{後}]$ ，才能分別三個元音。但是三元音系統也是極少見的，世界上最普遍的是同時採用 $[\pm\text{高}]$ 、 $[\pm\text{低}]$ 、 $[\pm\text{後}]$ 三個特徵，而構成五元音系統，但同時以 $[\pm\text{圓}]$ 做為冗贅性特徵，並且低元音未標 $[\pm\text{後}]$ 、 $[\pm\text{圓}]$ ，形成普遍性最高的 5 個「焦點元音」：a, e, i, o, u。也就是說 $[\pm\text{高}]$ 、 $[\pm\text{低}]$ 、 $[\pm\text{後}]$ 三個特徵參數是無標的，再累加的特徵就是有標的了。

$[\pm\text{圓}]$ 、 $[\pm\text{鼻}]$ 、 $[\pm\text{長}]$ 是平行的階層，有些語言選擇了其中之一、二做為區別性特徵，但不能沒有前三個特徵。閩南語只選用 $[\pm\text{鼻}]$ ，但 $[\pm\text{長}]$ 和音節類型或聲調成互補分佈，不是獨立的區別性特徵。法語兼用 $[\pm\text{圓}]$ 、 $[\pm\text{鼻}]$ ，英語不用 $[\pm\text{圓}]$ 、 $[\pm\text{鼻}]$ ，但 $[\pm\text{長}]$ 帶有 $[\pm\text{ATR}]$ 的冗贅性特徵。

2.4.2.8 意涵普遍性與音變

那麼語音的有標性和音變有什麼關係呢？

在類型學家看來，語言可以做類型的變化。類型的改變有兩種：一種是從無到有的「創始」(origin)，或從有到有的「消失」(loss)，譬如由非聲調語言變成聲調語言或反之，可以稱為「幻化」(change of state)；另一種是已經有了一個範疇(比如元音)，但是在類型之間進行改變(比如增加或減少元音數)，可以稱為「轉化」(transition)。(Greenberg 1995:149)

「轉化」不會是跳躍式的，必須遵循類型學的「意涵普遍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原則(Greenberg 1995)。譬如一個語言採用了 $[\pm\text{圓}]$ 這個特徵做為參數時，這個語言也一定也會有 $[\pm\text{後}]$ 特徵參數，不會漏掉 $[\pm\text{後}]$ 特徵參數，而有 $[\pm\text{圓}]$ 特徵，變成所有的元音都是前元音，且前元音分圓展，而沒有後元音，這樣的結合關係就是元音的「意涵普遍性鍊」(chain of implicational universal)。基於「意涵普遍性」，一個語言的元音系統發生變動時，可以預測的是在「鍊」上循序增減特徵參數，而不是任意選擇特徵參數做為元音的配方。

一個語言在一個意涵普遍性鍊上游移的方向有一定的傾向。雖然語言可以選擇由有標的向無標的方向轉化，也可以由無標的向有標的方向轉化。但是 Hawkins (1983)提出機率(probability)問題，他算出一個 SVO 語序的語言，變成 SOV 的機率是 0.13，變成 VSO 的機率只有 0.02。因為 SVO 和 SOV 都是很普遍的語序，是無標的，轉型比較容易；而 VSO 卻不普遍，是有標的，轉型相當困難。語言的類型變化由有標的變成無標的機率遠大於無標的變成有標的。

這個原則運用在音韻衍化上，我們可以說有標音傾向於變為無標音，無標音沒有其他更高的動機(如同化作用)不容易變成有標音。因此我們把有標音的崩潰(即變成無標音)看成是音變的「動機」(motivation)之一。拙著〈漢語送氣音與鼻音衍化的動機與類型〉(洪惟仁 2000)即根據這個理論，解釋了漢語鼻擦音，送氣擦音的消失；〈閩南語有標元音的崩潰與介音化〉(洪惟仁 2001)解釋共同閩南語的 *i、*ə 和 *y 的消失；〈台灣泉州腔央元音的崩潰與地理、社會階層的相關性〉(2002)論證台灣泉腔方言央元音 *i、*ə 的沒落，都是運用語音的「有標性」(markedness)來說明音變的動機。

2.5 共時方言學的體系

如上所述，共時方言學有三個分科，研究方言形式內容及其內部結構的學科謂之「傳統方言學」(traditional dialectology)，或者我們也不妨稱為「形式方言學」(formal dialectology)，包括注重調查、紀錄的「描寫方言學」(descriptive dialectology)、注重跨方言比較的「比較方言學」(comparative dialectology)、注重方言類型的歸納與分類的「方言類型學」(dialect typology)；研究方言變體在地理上的分佈的謂之「地理方言學」(geographical dialectology)或「方言地理學」(dialect geography)；研究方言變體的社會階層分佈的叫做「社會方言學」(sociolinguistic dialectology)。

雖然可以分為三個分科，但三科之間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補充的。因為它們之間是領域的不同，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所能解決的問題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茲將各科的性質與功用列表如下(表中「點」為「方言點」之省)：

(15)

	傳統方言學	地理方言學	社會方言學
觀察角度	同質性假設	點同質，地理差異	點異質，社會差異
方言連續性	分立性假設	連續性	連續性
靜態或動態	靜態	靜態	動態
調查問卷	可以不必問卷	需要問卷	依照調查目的決定
紀錄內容	完整詳細的內容	方言特徵	方言特徵
調查方言點	單點為主	多點	單點
點調查人數	少數或不限定多數	少數	限定多數
變體分佈	無	地理的網狀分佈	社會的立體分佈

成果展示	語言結構與內容描寫	方言地圖	統計圖表
------	-----------	------	------

如上表所示，在觀察角度、方言連續性假設、是否需要問卷、紀錄內容是完整的語言或只是方言特徵等四方面傳統方言學和其他兩種方言學性質不同，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的性質一樣。換言之，傳統方言學屬於索緒爾所謂的「內部語言學」的範疇，研究所謂的「語言」(langue)，而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屬於「外部語言學」的範疇，研究所謂的「言語」(parole)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20)。

就單點或多點、少數或多數兩個特徵，三種方言學有三種不同的作法。傳統方言學有兼做比較方言學目的而做許多方言點的¹⁵，但這種作品較少，基本上傳統方言學都是單點調查，調查對象往往只選定少數一、兩個發音人，不過也有如一些傳教士長期住進一個方言點，培養該方言的語感，而編成辭典，做詳細的描寫的，其調查對象是不限定多數；地理方言學爲了地圖製作必須針對廣大的區域做多點調查，以呈現變體的地理分佈狀況，但調查對象也都是少數人；社會方言學做的是單點調查，調查地區越小越好，越能避免地理變異的干擾，但調查人數很多。

三種方言學分科研究的目的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展示成果的方式也不同。傳統方言詳細而完整的呈現一個方言的形式內容與結構，地理方言學把方言變體在地理上的分佈展示成方言地圖；社會方言學把方言變體在社會階層的分佈以數據的方式展示成圖或表。

三個分科之間又具有階層性的依賴關係。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在進行調查研究之前必須對這個語言的結構有完整而詳細的掌握，因而傳統方言學可以說是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的基礎，換言之，內部語言學是外部語言學的基礎。沒有內部語言學的研究基礎是不能進行外部語言學研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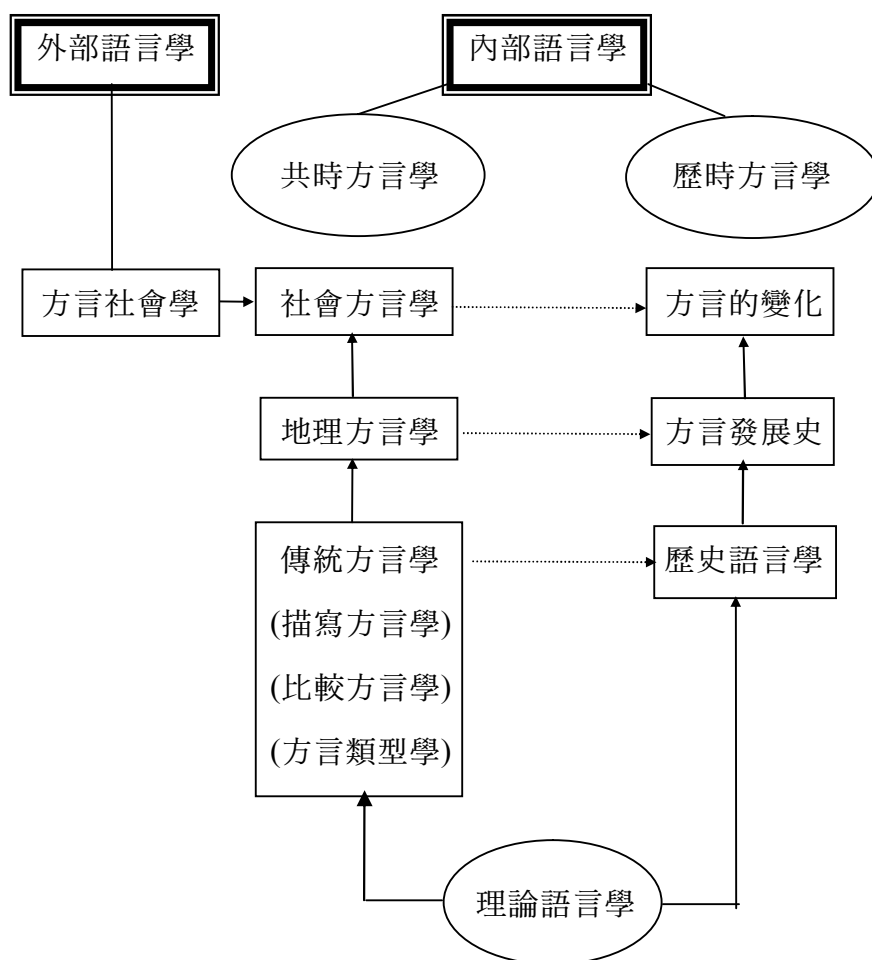
社會方言學在調查之前必須了解本方言的特色，而這方面有賴於比較方言學、方言類型學及地理方言學的研究，因之傳統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可以說是社會方言學的基礎。三個分科之間具有階層性的依賴關係。

2.6 方言學的跨領域聯繫

綜上所述三個共時方言學分科之間的互相依賴性及其與歷時方言學的關係可以圖示如下：

(16)

¹⁵ 如 Giles 的《華英大辭典》(1912)、Douglas 的《廈英大辭典》(1873)、小川尚義爲台灣總督府編的《台日大辭典》(1931-32)，都記載或收錄了許多方言變體。



上面的關係圖表示：

(1) 傳統方言學以共時的描寫方言學為主體，包括「描寫方言學」、「方言類型學」、「比較方言學」三個分科，是地理方言學的基礎；而傳統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研究又是社會方言學的基礎。社會方言學可以連繫方言社會學，也可以結合地理方言學進行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

(2) 共時方言學的每一種分科都可以聯繫到不同領域的歷時方言學，「傳統方言學」的「比較方言學」、「方言類型學」可以貢獻於「歷史方言學」(historical dialectology)或「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 linguistics)的研究，構成所謂「歷史比較語言學」(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地理方言學」(geographical dialectology)雖然共時的目的是繪製「方言地圖」，但是地圖的解釋直接聯繫「方言發展史」的歷時研究。

「社會方言學」(sociolinguistic dialectology)廣義的包括「方言社會學」(sociology of dialectology)，狹義的只限於「社會方言學」或「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雖然其目的是研究方言變體在社會階層的分佈，但其解釋直接聯繫到方言共時的變化，共時與歷時的研究是融合在一起的。方言變化原因有二：來自方言接觸的外因(external factors)有賴於方言社會學或語言社會學的解

釋；其內因(internal factors)必須求助於歷史語言學及理論語言學的解釋。

社會方言學基本上是共時方言學，共時的變異是否為「正在進行中的變化」是社會方言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而這部分和歷時方言學或歷史語言學發生了關係，差別是歷史語言學研究的時間差度相當大，而社會語言學所研究的時間差度相當小。

(3) 無論是共時的或歷時的研究都無法脫離理論語言學而獨立，一旦脫離理論語言學，語言內在結構的說明，方言變異或變化的解釋，乃至歷史語言學的解釋都會因為缺少語言普遍性沒有「解釋的妥當性」。

總之語言學的分科只是一種方便，就語言研究的觀點，所有的分科之間都互相牽連著，切斷它們之間的聯繫就不能全面掌握語言的整體面貌。所謂「聯繫」意涵著「互補性」和「依賴性」。就研究領域而言，所有分科都是互補的；就研究的程序而言，上一層的研究必須依賴下一層的基礎研究。欲對共時的現象提出解釋，無法和歷時的研究割離；歷時的解釋是否合理，取決於是否具有語言普遍性；而語言普遍性又是語言學追求的終極目標，因此方言學的研究也無法自外於理論語言學。但語言理論是否為真，需要語言事實的檢驗，而方言學是提供語言事實的重要管道，沒有經過方言學檢驗的語言學，尤其是個別語法是不可靠的。

2.7 本論文的研究旨趣

本論文把焦點放在探討台灣閩南語優勢腔形成的原因、過程與結果，解釋方言會合的機制，語言變化的動機與策略等問題。

漳、泉方言由唐山過台灣，經過三百餘年的接觸，融合成許多不漳不泉的新方言，總的看來，方言會同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一個普遍認同的台灣普通腔已經浮現了。本論文擬用社會方言學的方法證明這個台灣普通腔的浮現。

台灣優勢腔的浮現無疑的是方言接觸的結果，有趣的是，台灣普通腔的內容有的選擇了漳腔，有的選擇了泉腔。漳泉方言人口、經濟、政治、文化水準、認同意識都沒有什麼明顯的差異，為什麼台灣普通腔要這樣選擇而不那樣選擇呢？本論文企圖為方言變體在競爭中出勝的機制提出一個解釋。

有關語音變化的解釋牽涉到音韻學及歷史語言學、語言類型學的普遍原理，本研究將在各章節中分別加以引用。本研究也希望能夠對普通音韻學及歷史語言學原理的研究有所貢獻。

第三章 社會方言調查的方法與成果

本論文的研究旨趣有三：

- (1) 呈現台灣閩南語漳泉方言音韻演變的過程。
- (2) 證明閩南語台灣優勢腔的浮現。
- (3) 對於台灣優勢腔在方言競爭中漳泉音變體的取捨機制提出解釋。

爲了達成這個研究目的，我們必須進行兩個工作，一是「方言調查」，以調查的成果做爲(1)和(2)事實判斷的證據；二是根據社會語言學原理及語言普遍性原理對方言變體在競爭中勝出的原因提出(3)的解釋。

本文的分析論證根據兩個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所得的資料進行。此即：

- (1) 台灣師範大學鍾露昇教授主持的台灣閩南語地理方言學調查計畫調查報告《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
- (2) 清華大學教授曹逢甫、王旭、中央研究院及元智大學洪惟仁共同主持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1999-2002)的調查資料。

鍾露昇教授的計畫(1)已經完成了《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的調查報告，其調查方法及成果在第一章已經做了詳細的介紹，此處不再贅述，我們已經將其轉成電子檔，作爲本研究的基本資料之一，這份資料在本論文的主要功用是作爲「真實時間」比較的證據。第(2)項，其成果報告尙待正式發表，但其部分檔案資料，將作爲本論文「真實時間」比較和「表面時間」比較的證據。

現在就第(2)項的研究方法詳細做個交代。

3.1 社會方言學的調查與資料管理

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包括「一般社會方言學調查」及「青年語音認同調查」兩個部分，前者的調查對象是各個不同方言區、不同社會階層人士，後者只針對大專青年。分述如下：

3.1.1 一般社會方言調查

1999 年至 2002 年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曹逢甫教授、王旭教授，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何大安教授和元智大學洪惟仁副教授在國科會的資助下進行了一項「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的調查研究計畫。1999 年由王旭主持，2000 年起由洪惟仁主持，2002 年計畫結束，執行期間共三年。計畫名稱及主持人如下：

2000. 〈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1/3)〉(NSC 88-2411-H-007-005-)，王旭

主持，執行期間 88/08/01~89/07/31

2001. 〈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2/3)〉(NSC 89-2411-H-155-004-), 洪惟仁主持，執行期間 89/08/01~90/07/31

2002. 〈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3/3)〉(NSC 90-2411-H-155-022-), 洪惟仁主持，執行期間 90/08/01~91/07/31

雖然計畫已經結束，但是實際的調查工作一直繼續進行，調查資料不斷在累積之中。我們的目標在建立台灣社會方言學的資料庫。

實際田野訪查工作是我的學生在我的指導下進行的。我常利用假日、暑假帶學生下田野進行社會方言學調查。暑假的時候聘用工讀生，協助記音、編碼、輸入、匯入等工作。方言調查的工作群大約五、六人，有些方言點是兩、三個學生合作，有的點是一人獨力完成的。他們的功勞參見【附錄 05】〈社會方言學調查工作紀錄表〉。

3.1.1.1 調查目的

我們計畫把台灣閩南語分為偏泉區、偏漳區、混合區，前二者再分為老泉區、新泉區、老漳區、新漳區等，選定幾個最典型的代表地點進行以年齡層變項為主，其他社會階層變項為輔的社會方言調查。調查的目的是想知道：

- (1) 各種不同的閩南語方言正在進行著怎樣的演變？
- (2) 所有的方言是否表現出一致的演變方向？
- (3) 社會方言的「台灣優勢腔」是否正與方言地理學上閩南語分佈最廣的「台灣優勢腔」一致？
- (4) 語音演變是否呈現詞彙擴散現象或本論文所謂的「結構擴散」現象。
- (5) 語音的演變速度和社會階層有何關係？

本文討論的焦點是「台灣優勢腔」的浮現，所以本論文的論據主要利用上列(1)至(4)有關的資料，至於(5)有關變化與性別職業的相關性，在本論文就暫時不處理了。至於第三項的資料，本文也只約略提及，不做為本文的討論焦點。

3.1.1.2 問卷設計

社會方言調查的問卷內容都很簡單，只針對其音韻上的方言特色而設計。

如下節(3.1.1.3)所示，我們調查了三種方言：老漳腔方言、老泉腔方言、新泉腔方言，共 16 個方言點，每一個方言點都各有特色，因此各個方言所用的詞表都不太一致，幾乎每一個方言點都需要根據我們的領航調查資料，調整調查問卷的內容，問卷問題相當複雜，詳參 4.3.2 節「問卷的形式與內容」的說明。

3.1.1.3 方言分區與調查點的選擇

本論文用為分析的資料採自直至 2003 年所調查的 16 個方言點語料。這些方

言點依據其特徵分為三大類，如下表所示：

(2)

老漳腔方言	基隆市區，桃園縣桃園市區、大溪鄉、觀音鄉草漯村、新屋鄉大牛稠村、宜蘭縣礁溪鄉等共 6 個方言點
老泉腔方言	台北縣汐止市，桃園縣新屋鄉蚵間村，新竹市區，台中縣清水鎮，彰化縣鹿港鎮，雲林縣麥寮鄉等共 6 個方言點
新泉腔方言	台北縣三重、苗栗縣白沙屯，澎湖縣馬公市區、台東縣綠島共 4 點

如所周知，任何台灣閩南語沒有一個是純粹的「漳州方言」或「泉州方言」，任何方言都是混合的，只是混合的配方不同。筆者在《台灣方言之旅》(洪惟仁 1992A)一書中把台灣閩南語分為三大區，即「偏泉區」、「偏漳區」、「混合區」。本論文採取比較嚴格的標準，把前二種再分為「老」、「新」二種。

原「偏漳區」內的方言再細分為「老漳腔」和「新漳腔」二種。「老漳腔方言」是比較保守的偏漳方言，其特色是「酸」、「飯」等《十五音》〈禪〉字母的字，至少多數老年層還唸成 *uĩ* 韻母的方言，因為這個類型只分佈在北部，所以我們進行社會方言學調查的「老漳腔方言」都在北部¹，如桃園縣、基隆、宜蘭等；而「新漳腔」指的是其他已經喪失這個特色，*uĩ* 變成 *ŋ* 的偏漳腔方言。

原「偏泉區」內的方言再細分為「老泉腔」和「新泉腔」二種。「老泉腔方言」指比較保守的偏泉腔方言，其特色是老年層都還保存著央元音韻母，如分佈在台北盆駁地帶的方言，如台北縣汐止市；及西部沿岸的一些所謂「海口腔」的方言，如桃園縣新屋鄉蚵間村，新竹市區，台中縣清水鎮，彰化縣鹿港鎮，雲林縣麥寮鄉等。

老年層普遍地已經喪失了央元音的偏泉腔方言，在本論文中歸類為「新泉腔方言」。譬如惠安方言雖然屬於泉州腔，在大陸原鄉已經喪失了央元音了，所以是一種「新泉腔」，白沙屯方言是惠安腔方言的後裔，所以我們歸類為「新泉腔方言」；同安方言有兩種，一種是還保存著央元音的方言如淡水、新竹等，我們定性為「老同安」，歸入「老泉腔方言」；喪失了央元音的同安方言，如台北大稻埕、三重埔、澎湖馬公²、台東綠島等，定性為「新同安」，歸屬「新泉腔方言」。

台灣也有「新偏漳方言」，譬如〈入〉字頭唸成 *g*-或 *tsh* 變成 *s* 的方言³，或喪失了 *uĩ* 韻母但還保存 *eŋ*，如員林、永靖，或保存 *iõ* 韻母，如中南部的偏漳

¹ 南投縣的山區還有一些老人保存這個特色，不過照我們的調查所知都只是零星的散佈，所以中南部偏漳方言都應該歸類為「新漳腔」。

² 筆者初期調查時聽過馬公有央元音的變體，但是 2003 年正式做社會方言調查時發現馬公市區(以四眼井為中心)保存央元音的只有一位九十幾歲的老阿媽，可見央元音在馬公市區差不多可以說已經消失了，所以我們把馬公定性為「新同安方言」，歸類為「新泉腔」。

³ 如關廟、茄荳等，南部的這些方言曾經被我們歸類為「混合腔方言」。

方言。這類方言我們還沒有進行同樣的調查。

3.1.1.4 發音人的條件

社會方言調查關於發音人的一般條件，譬如語言能力、世居本地等和方言地理學調查基本上差不多，但規定得更詳細。

3.1.1.4.1 成長地的條件限制

要求受訪人限當地生長，父母至少有一個是當地世居的人，目的是要保障調查資料確實反映當地的語音自然發展，在方言地理學的調查中我們也是很嚴格的要求，但方言地理學的調查人數很少，通常只有一個老人，比較容易過濾發音人，但社會方言學的調查人數很多，參與調查的訪查員也很多，受訪者條件不規定清楚的話很容易出錯。⁴

錯誤的經驗使我們深刻的體驗到發音人的過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訂下有關發音人的資格條件如下：

- (1) 本地成長。
- (2) 父母至少一人世居本地。
- (3) 不能長期住在外地。

訪查員在執行調查時必須嚴格遵守這些條件限制。⁵

3.1.1.4.2 社會階層的劃分

社會方言學主要研究方言變體在不同社會階層的分佈，包括年齡、性別、職

⁴ 我們就曾經有一次因為要求不嚴而發生錯誤的經驗。在汐止的第一次社會方言學調查(1997年6-7月及1998年8月)，調查後，統計結果發現青年層的漳州音傾向特別突出，曲線不夠平滑，顯然有雙峰(bimodal)的現象，從統計學原理的啓示，我們認為受訪者的資格可能有問題，經過重新過濾的結果，發現其中有一位發音人雖然是本地出生，但父親是南部人，而母親是宜蘭人。檢索其記音資料發現這個人的發音類型都是台灣優勢音，完全沒有汐止的泉腔口音。這個人的台灣話顯然是跟父母學習的，不是跟當地的童年玩伴們(peer group)學習的。後來我們把這個人的資料刪除，重新過濾可能出錯的資料，重新調查，結果統計的曲線便平滑了。

⁵ 但成長條件，在執行上遭到困難最大的方言點是基隆，基隆是個中型的都市，就像許多大都市一樣，有很多的外來人口，但基隆的外來人口好像特別多。我們把「基隆」定義為基隆市區，在這個定義下很難找到本地人。基隆的外來人口多半來自附近如老漳區的金山、萬里、貢寮、九分等鄉鎮，也有從老泉區的瑞芳、七堵、汐止搬去的。許多少年時代就到基隆謀生而定居下來的老人，他們一生在基隆打拼，對基隆有很高的認同感，往往自認是基隆人。有時不注意過濾，很容易把他們誤當成基隆市區的人。有時調查到一半，發現口音不對，追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是萬里人或七堵人。像這種發音人到頭來都要放棄。七堵等老泉腔比較好辨別(但沒有經驗的訪查員也不一定有警覺)，但金山、萬里、貢寮、九分跟基隆一樣都屬於老漳腔方言，很容易被騙。鄉下比都市的方言保守得多，變化較少，不能拿鄉下方言當都市方言。我們選擇的基隆市區方言是東北海岸變化最多、最快的「老漳腔方言」，這個方言即將喪失老漳腔的特色而歸類為「新漳腔方言」了。

業、教育程度…等。與本論文直接相關的「進行中的變化」研究，年齡層的劃分特別重要。我們的調查對於年齡層的規定特別嚴格。我們把年齡劃分為四層，即：

- (1) 老年層：60 歲以上
- (2) 中年層：40 歲-59 歲
- (3) 青年層：20 歲-39 歲
- (4) 少年層：19 歲-15 歲

整個調查計畫執行時間共三年之久(1999-2002)，計畫結束後還在進行(如綠島就是 2003 年農曆年前進行調查的)，如果年齡計算的標準不一致，就可能發生定性分析上的錯誤，因此我們的年齡計算規定為以 2000 年時的虛歲數為基準。

15 歲以下不調查的原因是一般認為孩童的語言 14 歲以前還不穩定，不適於做為調查對象。

至於職業變數，我們分為「白領階級」、「勞動階級」兩種。所謂「白領階級」定義為主要做腦力勞動的人，如公務員、教員、公司職員、大賣場的店員等；「勞動階級」包括體力勞動的農民、工人，以及社會網絡比較小的家庭主婦、小店老板、小店店員、攤販。未進入社會的青少年根據其父親的職業定性（參見【附錄 10.2】〈分類標準表〉）。

本研究的社會方言調查對於社會階層變數共分年齡、性別、職業。年齡分四種，性別、職業各二種。這樣一共有 16 個類格(cells)，每一個類格的調查人數至少三個人以上。完全的社會方言調查至少要調查 48 人。但是在農村，白領階級很少，職業所產生的方言差異程度也不是很重要，所以通常不做白領階級調查，只做勞動階層調查。因此每一個方言點總調查人數如下表所示：

(3)

	勞動階級		白領階級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老	3	3	3	3
中	3	3	3	3
青	3	3	3	3
少	3	3	3	3
合計	12	12	12	12

調查時規定每一個受訪者都要填寫「方言調查發音人資料表」(參見【附錄 04】)，表中記載的資料更詳細，除了出生地、性別、職業以外，還包括祖籍、語言能力、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聯絡電話、地址等以便做其他檢驗、確認等用途。

3.1.1.5 提問的方法

我們的一般社會方言調查採用調查問卷，問卷的條項都是成句的句子。我們要求受訪者了解一個句子的意義之後，用自己最自然的方言表達出來，錄下音，然後從中間聽取我們想知道的「字音」。從訪查員提問，到受訪者回答問題有充分的時間讓受訪者理解問句的意思，受訪者了解了問句的意義之後才能用自己的口音自然的回答。我們認為這樣的提問法可能比較能夠反映受訪者「使用語」的實際。不過問卷所使用的句子都不是自然語言的句子，所以有些受訪者在回答時會覺得不自然而產生抗拒感⁶，這時候我們也可能把一個句子拆開來，問我們所要問的那幾個詞。不過還是以問整句為主要方法。

至於使用的語言，因為社會方言調查的受訪者遍佈所有的階層，中年以下都會說華語，所以我們的調查媒介語言以華語為主，目的是希望儘可能避免訪查員的口音影響到受訪者，但對不會說華語的老年層發音人，我們只好用閩南語，不過我們會留比較充裕的時間，讓老人了解我們提問的題意，然後用他自己的方言回答。

3.1.1.6 記音的方法

社會方言調查的記音方法採用直接編碼(coding)的方式。因為經過多年的地理方言學的調查⁷，我們已經知道哪些變項(variable)主要有哪些變體(variants)了，所以就直接給每一個變體一個碼(code)，記音者聽錄音帶之前必須對於每一個變項的變體相當的了解，記音時就直接把變體的編碼輸入電腦，完全不用音標記音，只有當受訪者回答的變體超出我們所預期的變體時，才暫時用音標記音，然後統一增補類型，增加編碼，以免發生亂碼的情形。

這樣的記音方式，目的是增加資料處理的效率，編碼的資料輸入電腦之後，可以直接根據編碼進行統計運算。另一個好處就是，幫忙記音的都是大學生，他們的審音能力無法用 IPA 做精密的轉寫記音的工作，但是他們都受過本人在元智大學教授的語音學、閩南語概論或田野調查方法等基本課程，經過特殊的訓練之後，有能力辨別不同的變體類型。上述的方法能夠避免一些可能的記音能力不整齊所產生的記音資料不一致的缺點。

3.1.1.7 調查成果

三年多來，截至 2003 年 3 月為止，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一共完成了如表(3)所示的 16 個方言點。鄉下只做勞動階級調查，城市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

⁶ 林郁靜碩士論文即根據本人所設計問卷進行調查的，她在調查時也發生了這個問題。她說：「調查的問卷是根據洪惟仁教授所提供的《社會方言調查問卷》所改編成的詞表。是從句子當中斷出詞，會採用這種方式是因為在原問卷當中有些句子是較生硬，如『手巾包樹根』。做領航調查時發現發音人不會說，可能是和我們的生活習性有些不合。」(林郁靜 2002:96)

⁷ 指中央研究院「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計畫(龔煌城 1989-1996)的調查成果，這個計畫的研究報告尚未正式發表，但其檔案做為本研究方言地理學及方言變異研究的基本資料。

市、汐止市等除勞動階級外也做白領階級的調查。每一個類格(cell)的調查人數原則上至少 3 人，有時超過 3 人，只要條件合適亦不排斥採用；但有時限於調查條件，時間來不及等情形，也有少數點不夠 3 人的情形。我們比較重視勞動階級的調查，調查人數不足的情形通常是白領階級。總調查人數已經達到 460 人，其中男性 251 人、女性 209 人。詳細人數參見【附錄 06】〈社會方言學調查人數統計表〉。

所有資料都已經編碼，輸入電腦的資料將近 8 萬筆。目前新泉區和新漳區、混合區都尚未完成調查，這個調查工作還會繼續，資料會一直累積下去。將來各區的調查都完成之後，將會提出完整的調查報告。

3.1.2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

另外，這個計畫也以大專青年為對象，設計了一套錄音問卷，問卷內容是由我們的一般社會方言學調查的《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調查問卷》(全表)中抽選出來的「簡表」，謂之〈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問卷〉(見【附錄 08】)。

這個調查的目的不是要知道大專青年「說」了什麼變體，只是想知道他們對幾個主要變體的「認同度」。所以和一般民衆的社會方言調查有些方法上的差異需要說明一下。

首先，在這個調查中，我們採取由受調者聽寫答案的方式，而不是一般民衆的社會方言調查採取叫受訪者發音，研究者記音、編碼的方式。我們根據問卷所列的變體(見【附錄 08】)，由本人模倣各種口音，錄音下來、製成錄音帶，然後分別透過南北各公私立大專校院的教授幫忙，訪查員親自到該教授授課的班上，把錄音放給學生聽。

錄音帶中每一個條項的各個變體都講過兩遍，然後詢問受調者對變體中「哪一種說法聽起來最習慣」。受調者一面聽錄音帶，一面看問卷，當同一個條項的變體都聽過兩遍之後，把自己認為「聽起來最習慣」的變體號碼寫在問卷上。然後再接著聽寫第二個條項。

理論上說受訪者的方言變體數目是無限的，每一個人都不一樣，但實際上受訪者的回答九成半以上會集中在少數幾個變體上。既然我們所要調查的是大專學生對幾個主要變體的「認同度」，而不管他們實際的發音如何，雖然我們知道他們可能會提供一些其他千奇百怪的變體，但這些邊際變體在統計中都極為少數，我們把這些邊際變體當成是「異常值」(outlier)，可以忽略它們的存在。

關於調查對象也有不同。在我們的一般社會方言調查，所選擇的受訪者要求必須是本地世居者，目的是要知道這個方言的自然變化。但大專生的語音認同調查既然只要知道受訪者的認同度，不擬知道特定方言的自然變化，我們就沒有必要要求「世居者」才能接受調查。

我們的受訪者只要求兩個條件：

(1) 台灣成長者

(2) 會說閩南語

雖然如此，我們要求受訪者在調查問卷上填上自己的族群認同及成長地等背景資料。這樣我們就可以比較不同族群、方言背景的人對於閩南語方言變體的認同感的相關性。

計畫的第一年期(1999-2000)我們就已完成了 12 所大專校院學生 769 份的問卷調查。受訪學生主要是閩南人，但也有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最少。我們可以統計不同族群、方言背景的人對於不同變體的認同度，從而和一般社會青年的社會方言學調查資料進行比較，看看他們的認同和一般社會方言調查的結果有何不同。我們也可以和鍾露昇(1967)對大學生的閩南語方言調查資料比較，得到「真實時間」的證明，證明共時的變異是一種「進行中的變化」，而不只是一種穩定的年齡級差。⁸

3.1.3 資料管理與統計

由清雲技術學院駱嘉鵬教授所設計的 DOS 版本程式「記音資料管理系統」，對語料及發音人的資料管理簡單實用。我們先把記音資料輸入到 Excel 的 dbf 檔，然後匯入這個系統中。這個系統的 data.dbf 檔儲存了所有的記音資料，並且可以進行篩選，並統計出各個變體在不同社會階層的筆數和百分比。

在比較鍾露昇(1967)和我們的青年語音認同兩份資料時，有關「相關性」的統計採用 Chi-square test，這方面由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的詹前隆教授替我們設計統計模式，使我們可以利用 Excel，按 Chi-square test 的公式進行統計。而實際的統計工作由潘科元先生協助進行。

所有的社會方言學的調查數據可以畫成曲線圖，不同的變體有不同的曲線，代表不同變體消長的情形。所有統計與繪圖的工具我們採用簡單的 Excel 就已經夠用了。

3.2 小結

本論文的研究利用了兩個個國科會研究計畫調查成果。鍾露昇(1967)的調查方法與成果在第一章 1.1.1 節已有詳細介紹，此處不贅。本章詳細介紹了「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調查計畫的調查方法與調查成果。這個調查計畫分「一般社會方言學調查」和「大專學生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本章中都一一詳細介紹。

本章只討論方言調查的技術問題及調查過程，至於核心的問卷設計問題，因為牽涉到方言變體類型，問題比較留在第四章詳細討論。

⁸ 詳參第五章，尤其是 5.3 節的論述。

第四章 方言類型與問卷設計

第三章對於社會方言學問卷設計的過程和形式已經做了簡單的介紹，本章著重討論調查字表的必要性，問卷內容如何設計的實質問題，並介紹本論文討論的主要變項及其內容。

4.1 調查問卷的必要性

中國的漢語方言學家在進行方言調查的時候流行採用調查字表，而且這些字表是根據中古音系所設計的，如高本漢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漢語方言調查都是。這樣的字表是假設現代方言都是直接由中古漢語傳衍下來的，並且口語中每一個詞素都可以對應到中古漢語。這種漢字音的唸字調查常常忽略了語言的實際，就調查語言事實這個目的而言，並不是好的調查方法。

董同龢是漢語方言學家第一個放棄調查字表做方言調查的。這種方法最初在〈華陽涼水井客家記音〉(董同龢 1948)中採用。他在這篇文章的前言中說：

「這次記音以及處理材料的方法……值得特別提一下。在本所方言調查的初步計畫——以最少的時間獲得全國方言大概情形——之下，一向我們調查方言，總是以紀錄某些預先選定的字為主。從他的出發點看，那自然是一個最經濟而有效的方法。不過如從整個的語言的瞭解說，我們知道，那種辦法也確有顯然的短處。第一，選字是以現代各方言所自出的『中古音系』為據，求得的音韻系統，難免是演繹式的而非歸納式的。第二，極少自成片斷的真的語言紀錄，詞彙與語法的觀察無法下手。職是之故，若干年來，我們一方面固然在繼續執行那初步計畫，一方面總也想找個機會，把漢字丟掉，蹣跚實實的依照語言研究的基本步驟，去紀錄一種漢語。那樣的工作當是以往工作的邏輯的繼續，同時亦是他的缺點的補正。」(載丁邦新編 1981:154)

這是對於傳統漢語方言調查方法的一個初步反省，值得大書特書。聽說這種沒有字表的方言調查方法是抗日戰爭期間由李方桂先生從美國引進¹。李方桂是薩丕爾(Sapir)和布隆菲德(Bloomfield)的學生，這種調查法是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典型的語言調查法，他們調查印地安語言自然是沒有什麼字表可用的。董同龢把這種方法引進到四川和福建、台灣的閩南語方言調查。

調查一個未知的語言最好的方法就是住進這個語言社區，學會這種語言，長久地和居民生活在一起，在頻繁的對話中培養母語人(native speaker)一樣的語

¹ 以上有關董同龢引進不用字表的方言調查方法的過程參見梅祖麟(2000:478-488)。梅先生也在第七屆閩方言研討會(2002,廈門大學)的討論中發言主張這種方法是抗戰時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李方桂先生由美國回國(1943 年)，把美國結構語言學派描寫語言學的調查方法引進中國，董同龢首先用這種方法做了涼水井客語的方言調查(董同龢 1948)。

感，憑著語言學家敏銳的觀察力對一個方言做詳細的觀察描寫。²

傳統單點調查只對單一個方言點做調查，爲了完整地描寫一個方言，花上三、五年不算多，閩南語辭典的作者如 Douglas (杜嘉德)在廈門住了將近二十年才編成他的《廈英大辭典》(1873)，編《漢英大辭典補編》(1923) 的 Barclay(巴克禮)一輩子住在台灣³。他們都不用什麼字表，卻能夠相當完整地收集、並精確地解釋閩南語的詞彙。基督教傳教士在世界各地製作了許多優秀的辭典，紀錄了許多寶貴的語料，也都沒有什麼調查字表。

不用字表的方法是誘發受訪者自發性談話最好的方法，這種方法不止運用在傳統的方言調查，也運用在社會方言學。社會方言學家在研究語體變異(stylistic variation)的時候，採用不同的方法做調查，如調查「唸字語體」(word list style)和「唸書語體」(reading-passage style)時採用調查表；在調查「正式語體」(formal style)和「輕鬆語體」(casual style)的時候就不用調查表了。

傳統描寫語言學的調查，問卷提問和自發性說話兩種方法是交互運用的。語法、語用的研究所需要的文本蒐集(text collection)可以不要問卷，先把音錄下來，再慢慢聽寫，有問題隨時請教發音合作人；但詞彙的蒐集、音系與音值的確定往往採用問卷提問(elicitation)。(詳參 Chelliah 2001)

但是，如果人力、時間不足，或要進一步做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的調查，沒有字表的調查的方法便會發生三個問題：

4.1.1 調查人力、時間的問題

把空間拉開了，調查點多了，譬如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的研究，研究者必須了解這個語言的「通變系統」(diasystem)，分清那些是方言一致性的變項，

² 人類學家傳統地認為語言是透視原始民族的文化的工具，研究者必須熟練該民族的語言才能進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但對語言學家而言，語言是研究的客體，語言學家分析所研究的語言不一定要熟練該語言，尤其做語音描寫或廣泛的地理語言學的或社會語言學的語言調查或方言調查，這種能力不一定必要，也不太可能。語言學家通常是用英語或當地的共通語進行調查。但語言學家常常具有在短時間內學會一個語言或方言的能力，習得當地語言可以增加當地母語人(native speaker)的溝通效果，以及培養當地語言的語感或洞察力，對於傳統描寫語言學的語言調查有增進工作順利與語言分析能力的效果。Newman and Ratliff 說當初他們調查非洲查德的一個語言 Tera，專心研究當地的共同語 Hausa 已經很費力，覺得沒有必要學會 Tera 語，但是後來覺得如果一開始就認真學會 Tera 語，對於語言調查的效果和培養語言的洞察力是很重要的。他承認這是後見之明(hindsight)，因此積極鼓勵作語言調查的後進學者學會所研究的語言 (參見 Newman and Ratliff. (ed.) 2001:4-5 引言)。

³ 杜嘉德(Carstaire Douglas)1855 年 6 月來廈門傳教，1973 年出版《廈英大辭典》，共歷 18 年，將近 20 年；巴克禮(Thomas Bakclay)1974 年來台灣傳教，1922 年以十年的時間編成《廈英大辭典補編》，1935 年在台灣辭世，總共在台傳教 60 年。其他許多基督教傳教士幾乎都是一輩子住在當地而編成辭典的。參見拙著《台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洪惟仁 1996)。

那些是方言差異性的變項，把握有限的人力與時間，針對一些具有方言差的關鍵詞或句型設計調查表進行調查，每一個調查點都要做得很詳細、一致，沒有重大遺漏、參差，而不是漫無目標，任憑發音人要說什麼就讓他說什麼。

沒有字表的方言調查被動地等待所需要語料自然出現，是一種守株待兔的方法，如果每一個方言點調查都採用這種方法，所需的時間、人力的龐大是可以想像的，這樣的調查一進行下去，必將沒完沒了，地理方言學所要繪製的方言地圖永遠畫不出來，社會方言學的調查也會因為人力時間的浪費而無法完成任務。即使稍具規模的語言都沒有辦法完成調查任務，何況是地大人多的漢語呢？

4.1.2 語料完整性的問題

雖然理論上，如衍生語言學家所常指出的，基於語言的無限性，語言學家永遠不能完整地紀錄下一個語言所有出現的句子。但是如果調查時間充裕，收集的資料量夠多，常用的詞彙都會出現，而音韻清單(phonological inventory)及音韻規則(rule)也很容易掌握。但是如果調查時間短促，資料量就不可能充足，就會發生資料完整性問題，有時連音韻清單都搜集不齊全，這時補救的方法就是採用特別設計的調查詞表。

董同龢的方言調查從四川涼水井客語方言調查開始到在台灣所做的閩南語方言調查都不採用方言調查字表，這雖然是理想的傳統方言學調查方法。但他在《廈門話的音韻》(p.275)一文中說他在 1952 至 1954 年的兩年間針對新進由閩南語區各地而來的青年調查了十多種閩南語方言(後來整理發表了《四個閩南方言》(董同龢 1959))，平均每一個方言點的調查時間只有 2 個多月，顯然每一個方言所付出的調查時間都很短。在這樣倉促的時間內，每一個方言所調查的語料都只有幾條故事和歌謠，可以預料的，根據這些語料整理出來的閩南語方言音系便可能遺漏了不少音韻成分。⁴

董同龢在比較 Douglas《廈英大辭典》等傳統文獻之後，發現他所歸納的音位比前人少得多，但是他並未覺得是缺點，他在〈廈門方言的音韻〉(丁邦新 1974:288)辯解說：「短少的音位絕大多數是音位觀念不同、處理方法有異所致，另外是一些擬聲詞之類的「邊際語音」。」事實大概不是如此，我們認為真正的原因應該是出在調查時間不夠，收集的資料不足。⁵

⁴ 因為音系不完整，用這些資料去做閩南語比較就成了問題。比如楊秀芳的博士論文《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1982)歸納的閩南語方言音系就是採用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1959)的語料。洪惟仁將之與《彙音妙悟》、《拍掌知音》以及《廈英大辭典》等文獻比較的結果發現少了許多韻母。就文讀音部分而言，楊秀芳整理的韻母只有 27 個字母，比《彙音妙悟》的 38 個字母，少了 11 個字母；比《拍掌知音》的 36 個字母，少了 9 個字母。其中原因部分是因為現代泉州音發生了韻母合併的現象，部分是因為語料的缺乏所致(詳見洪惟仁《『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1996: 126-127 的分析)。

⁵ 比如在董同龢的廈門音系統裡沒有 au? 韻，董文中列出 Douglas 辭典中，如暴齒 pau? k^hi、夾

4.1.3 語料一致性的問題

方言類型學爲了做方言的比較，或地理方言學的研究想儘量把各個方言的形式或特徵均勻地分佈在地圖上，研究者總希望每一個調查點都有調查資料，而沒有遺漏或缺漏；或者做社會方言學的研究，我們也必須在每一個社會階層：不同的年齡層、性別、職業等類格(cell)都有定量的發音人和定量的語料。爲了達成這個目的，沒有一個調查條項確定的調查字表便無法做定性定量分析。

在中國，傳統方言學通常只做「唸字語體」(word list style)的調查，因此都是有調查字表的，如高本漢爲了漢字音的比較，他的方言調查採用的是根據中古音系設計的調查字表，後來所有以繪製方言地圖爲目的的中國漢語方言調查，如中央研究院前後作了八次的漢語方言調查，以及鍾露昇在台灣的地理方言調查，都是有調查字表的，結果都製作了許多方言地圖。

董同龢也在〈廈門方言的音韻〉一文中說明閩南語方言不用調查字表的原因說：

「一方面是覺得閩語和漢字脫節遠甚於我們以往研究過的方言，如果襲用從前的方法，所得將去事實太遠；另一方面則是這一回我們有充分的時間慢慢做，不必像從前似的，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一個預定的計劃。至於調查的目的，則和以往一樣，就是要作比較研究和製成方言地圖。」(丁邦新編 1981: 275)

如前述的分析，董同龢早先發覺傳統方言調查方法受到字表限制的問題可以說是具有先見之明。但是這裏他又說他的目的是「要作比較研究和製成方言地圖」。可是方言比較需要儘量一致的語料，製作方言地圖更要求語料的一致性，如果語料內容參差太大，方言比較不好進行，製作的方言地圖上也會出現許多缺漏。總之不用字表的調查方法無法達成他所列的兩個研究目的。⁶

調查字表的問題不完全在字表本身，一個好的調查字表可以網羅一些重要、但是不太常用的音類或詞彙，並且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地域非常廣闊的方言網狀調查。對以比較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爲目的的研究者而言，調查字表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

沒有調查表的方言調查最適合用在傳統方言學的調查，可是即使是傳統方言

薄餅 kau? po? piā 等十個 au? 韻的實詞，他質疑 Douglas 辭典「出版於 1899(按：應該是 1873)，有些材料是根據舊韻書，以上的不同是不是顯示語音有變或歸類有誤呢？」(同書 p.295)筆者比較了許多材料，做了許多調查，發現即使到今天，這些詞和音讀還普遍保存在台灣話中(包括董同龢調查的、丁邦新整理的《澎湖語彙》(1980:170)也收集到這個音節，不可能在 1960 年代突然消失，後來又恢復起來。

⁶ 不用字表的方法在台灣調查幾個漢語方言，如董同龢：晉江(泉州)、廈門、龍溪、揭陽、台北；周法高：桃園的閩南語、客語；楊時逢：桃園、美濃的客家話，這些文獻語料內容非常參差，結果只有董同龢在《四個閩南方言》的書末做了簡單的閩南方言音讀的比較，並沒有畫出方言地圖。

學的調查，如果人力、時間不夠的話，最保險的做法還是要像高本漢及早期中央研究院的方言調查，採用一個預製的字表，先把可以預料的音韻或詞彙資料收集完整，然後進一步放棄字表，收集更多無法預料的資料。

上引董同龢(1948)的說明已經透露，從 1928 年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漢語方言調查採用了方言調查字表，目的是要「在短時間內」能夠對廣大的中國方言做一個「簡單的普查」，這表示趙元任先生等語言學家並非不知道字表的限制，只因調查時間不足、如果不用字表，就會發生語料完整性和一致性的問題，他們所要繪製的地圖永遠也畫不出來。採用切韻音系調查漢語方言只是傳統方言調查的一種應急策略。

總而言之，用不用調查問卷不是方法好不好的問題，要看研究目的與研究者人力、時間的條件而定，而且兩種方法可以交互運用，不能一概而論。基於本論文涉及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的研究目的，我們都採用一致性相當高的調查問卷。

4.2 閩南語比較方言學回顧

方言詞表的設計，最重要的預備工作是方言比較，閩南語的方言比較以音韻比較或分類為主，也有少數詞彙和語法的比較或分類。比較值得重視的學者及文獻簡介如下：

4.2.1 杜嘉德與小川尚義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雖然以廈門音為主，但也附錄了漳州、泉州各地方言，該書〈附錄三〉(1873:609-610)對這些方言的對應關係有很簡單的敘述，並指出台灣是漳腔和泉腔的混合。

小川尚義主編的《日臺大辭典》有很多地方參考了《廈英大辭典》，但在長篇的緒言第三章第二項第三款〈南部福建語的方言〉(1907:193-212)以中古音為座標，對閩南語漳、泉、廈及其次方言，做了非常詳細的比較，並精確地分出讀書音和俗音(白話音)。我把該文看成是第一篇閩南語漳泉音的比較方言學傑作，他對閩南語的熟悉遠勝於後出的董同龢，比較的方法也更有系統。

4.2.2 董同龢

董同龢在《四個閩南方言》(1959)書末〈比較音韻的材料〉(pp.952-995)、〈四個方言的音系的比較〉(pp. 995-1011)、〈四個方言的音系和中古音系的比較〉(pp. 1011-1042)等三篇，比較的「四個閩南方言」包括：廈門、龍溪(漳州)、晉江(泉州)、揭陽(潮州)，此外也比較「國語」和他所擬的「中古音」，比較的層次包括聲母、韻尾、韻母、聲調。閩南語的聲母、韻尾、聲調等的方言變異比較單純，音類比較容易歸納出來；閩南語的韻母變異相當複雜，光是他所收集的廈門方言韻母就有 59 個，但四個方言的韻類只歸納出 54 類，顯然是大大不足的。

韻類的通變系統(diasystem)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做出來的，如前所述，董同龢調查所得的資料不夠充足⁷，他盡可能做到最好的程度就是這樣了。雖然這個共時的通變系統(diasystem)太簡單、也不成系統，卻可以說是編纂「閩南語切韻」之類通變系統的第一次嘗試。小川尚義(1907)只是提示了一些重要的方言變異，但是並不企圖做一個完整的通變系統，董同龢是有企圖心的。

歷時比較方面，董同龢也整理出相當詳細的對應關係，雖然就整體言還是初步的嘗試，但已經指出方言比較對上古音擬測、閩語音韻史研究上的價值與研究方法。小川尚義是比高本漢更前輩的漢語音韻學家，他在 1907 年就已經提出一套不亞於高本漢的中古音系(尤其是聲母)的擬測⁸，董同龢則是高本漢之後的中古音系音值擬測的重要修正者。但董同龢在做閩南語方言比較的時候完全採用自己方言調查所得的資料，並沒有參考小川尚義的作品，也沒有參考閩南語豐富的傳統方言韻書或辭典之類的文獻，就參考文獻的廣度言顯然是有所不足的，而這跟高本漢以來的方言學家輕視傳統方言韻書或辭典的觀點應該有一點關係⁹。

4.2.3 周長楫

周長楫〈福建境內閩方言的分類〉(1986)列舉了廈門及舊泉州府九縣市、舊漳州府十縣市以及龍岩、漳平、大田等共 23 個方言點、即所有的福建境內的閩南語縣市的一些字音及聲調調值，並加以比較。

字音對照表的字音雖然只有 70 個，卻都是經過精選的、足以反映各地方言在聲、韻、調三方面的語音特色的關鍵字。作者指出：

「這七十條對比材料，是從近兩千條單音詞的調查材料中反復比較抽選出來的。這近兩千個常用單音詞，既照顧到古音中各攝、等、韻、開、合的字，又注意到反映漳〔閩〕南方言語音的特點。這七十條材料注意到典型性、可比性，能反映閩南地區方言的內部差異。所排比的二十三個點均以市區和城關的方音為記音對象。」(p.71)

在簡單的比較之後，作者把上列方言分為五類，而以廈門、泉州、漳州、龍岩、大田為五個標準方言。然後根據方音比較，算出 23 個方言和這五個標準方言的相似度，最後根據相似度決定各個方言的類屬。這篇論文所比較的資料和說明雖然略嫌簡略，但很能抓住重點，其論證方法雖然有一點問題，但其結論應該

⁷ 董同龢在書末也承認「因為材料不夠多，上面的表裏當然留下不少不該有的空當，還有一些音的對當也有商酌的餘地。」(p.1041)

⁸ 詳參拙著〈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洪惟仁 1994a)。

⁹ 高本漢對於近代新教傳教士等一些他所謂「愛美的」(amateur) 所編的漢語方言辭典採取頗為輕視的態度，這個態度影響了中國語言學家，致使這些方言辭典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見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等 1930 譯本〈緒論〉，又參洪惟仁 1994a:45 的批評)。

是可信的¹⁰。

4.2.4 陳章太、李如龍

陳章太、李如龍合著的《閩語研究》(1991)一書收了兩篇閩南語方言比較的文章，即〈論閩方言的一致性〉和〈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這兩篇文章分別從語音、詞彙、語法三方面比較了閩語 18 個代表性方言內部的一致性和差異性。作者比較的是整個閩語，閩南語部分只有廈門、泉州、漳州、龍岩、大田，這對我們從閩語的大格局來了解閩南語的演變很有參考價值，但閩南語內部方言的一致性和差異性是另一個系統，閩語比較的成果無法直接套用到閩南語來。

上述各家，除杜嘉德外，共同的特點是都採用了中古音系做為比較的座標。這個方法的優點是讓受過漢語音韻學基礎訓練的人比較容易理解，但其眼界也同時受到限制。以音韻的比較言，他們幾乎都只比較漢字音，對於那些沒有漢字的語素幾乎不加理睬；講到聲調，差不多只講主聲調：調類為主，頂多本調、變調，至於變化調：輕聲的類型、小稱詞的變調等等，更是不遑討論了。因此我們認為共時的方言比較不應該侷限於中古音系，而應該以現代方言資料做為比較的材料進行共時的比較。

本文即在這個信念上把現代方言調查資料上做為比較材料，漳泉方言韻書去今未遠，可以做為比較的座標，至於中古音只是參考性質，不做為比較的座標；沒有韻書參考的就用另立變項，總之是由閩南語內部的「通變系統」(diasystem)出發來看閩南語的一致性和差異性，不用其他的尺度。

4.3 方言比較與問卷設計

這節討論調查問卷(questionnaire)如何製作的問題。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因為針對個別方言點的調查時間有限，必須事先對這個語言的方言變異有相當的了解才能製作調查問卷。所用文獻檢索、領航調查就成了非常重要的準備工作。

方言學家在進行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調查以前，必須有一些工作假設(working hypotheses)，地理方言學的研究需要對這個語言先進行一些傳統方言學的調查；社會方言學必須要有傳統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的基本知識，才能知道那些是值得調查的變項(variable)，那些變項有些什麼變體(variant)，然後才能針對問題設計問卷、進行調查。¹¹

¹⁰ 周長楫(1986)把閩南方言分為 5 類並選出 5 個標準方言並不是根據語料所做的分類，而是根據閩南地區的歷史地理條件政治、經濟、文化的條件以及當地人的語感而決定的，5 類方言決定之後再拿 23 個方言點的方言特色和 5 個標準方言做比較，證明這種分類是正確的。這種論證方法從嚴密的科學角度來看難免疑慮，但歷史地理條件在方言分區上的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語感也是一種歸納的結果，所以我們覺得結論應該是可信的。

¹¹ 有關方言學分科之間的階層性關係參見第二章，尤其是 2.6 節的討論。

調查問卷的內容如果不是經過深思熟慮，其結果可能浪費了許多時間，卻不能深中要害，得到研究所需的資料。顧百里(Cornelius Kubler)《澎湖群島方言調查》(1978)的問題就出在調查事前沒有做過方言比較的工作，因此雖然設計了 50 個條項，其中大部分是沒有什麼重要方言差意義的詞。結果只能繪出 12 張方言地圖。相對的，鍾露昇《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的調查字表雖然只有 27 條，但是每一條都具有方言差的重要意義，並且都繪製了詳細的方言地圖，顯然鍾露昇在進行地理方言調查之前做過比較方言學的功課 (參 1.1.1 節的介紹)。

這個經驗對社會方言學更加寶貴，因為社會方言學所要調查的人數很多，問卷一定要力求精簡，以便在最短時間，收集到最關鍵性的資料，所以調查詞項一定要經過精挑細選。

4.3.1 方言比較與通變系統

如前所述，共時的方言比較可以根據方言對應關係，製作所謂「通變系統」(diasystem)，切韻音系就是一個中國式的「通變系統」。但切韻是一千多年前的通變系統，不適合做現代閩南語的「通變系統」，本論文所根據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1999-2002)方言調查所採用的問卷(questionnaire)放棄了以「切韻音系」為座標的調查字表，純粹根據閩南語的文獻、方言調查，以及我們的領航調查資料，經過「共時方言學」的比較所歸納的「通變系統」而設計的，其理論詳參第二章 2.4.1.1「共時的比較方言學」一節的說明。

「通變系統」的歸納需要兩件工作的配合，即：(1)文獻檢索和方言比較；(2)領航調查。否則所謂「通變系統」可能只是空中樓閣，根據這個系統設計的調查字表一定會掛一漏萬，輕重失衡，不會是好的字表。

4.3.1.1 文獻研究與方言比較

在進行洪惟仁的初期方言調查(1985 年，詳參 1.3.4 節)以前，事實上本人已經對閩南語方言具有長期的體驗，並開始進行文獻研究與方言比較了。

我們所參考的文獻包括四類資料：1)民間學者所著的傳統閩南語韻書，如泉州韻書《彙音妙悟》和漳州韻書《雅俗通十五音》及一些台灣出版的韻書；2)基督教傳教士所著的辭書，如：如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1973)及巴克禮的《補編》(1923)；3)日據時代用假名符號標注的台灣話辭典，如小川尚義主編的《臺日大辭典》(1931-32)；4)現代漢語方言學家所做的閩南語方言調查報告。

自黃謙編成《彙音妙悟》(1800)以來，泉州、漳州、潮州、台灣的各種方言資料已經累積到非常豐富的地步，把這些資料拿來比對一下，閩南語的「通變系統」(diasystem)很容易可以整理出來，除了少數例外，哪些範疇具有方言差異性，哪些範疇具有一致性，一目瞭然。

1988 年 3 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進行「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的時候，本人便同時開始大量收集閩南語的方言文獻，利用自己的藏

書，加上傅斯年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豐富的閩南語文獻，進行了閩南語方言細密的比較研究。其研究成果即後來發表的《『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洪惟仁 1996,6)、《台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洪惟仁 1996) 以及多篇有關閩南語文獻及歷史音韻學的研究論文(參見附錄〈洪惟仁著作目錄〉)，其副產品則是編成了共十冊，各附解題的《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1993)。這些文獻研究，有共時的比較方言學、也有歷史比較語言學的，都是有計劃的在做方言比較的研究工作。

4.3.1.2 領航調查

不過前述的文獻不一定是爲了純學術的興趣所作，大部份是爲了實用的目的。就是現代方言學家所做的方言調查報告也不能完全依賴，因爲學者的觀察力也可能有所見、有所蔽，我們觀察到的現象，前輩學者不一定能夠觀察到而留下記錄。所以純粹依靠文獻的研究等於是受制於前人的眼界，無法超出前人的成就。

譬如前人的注意力主要著重在音段層次，對超音段層次的語音現象較少著墨，輕聲(neutral tone)與輕讀(unstressed)互相混淆(詳參洪惟仁 1998d 的討論)，描寫輕聲的時候也不記調型，但在台灣閩南語，輕聲是有調型的區別的，這些前人幾乎沒有討論到。1985 年我發表《閩南語聲調研究》時對這些區別特別討論到，但有關其他的方言類型也所知有限，後來方言調查與語音實驗做得越多，對於台灣閩南語的聲調類型的了解才越深入。這個例子證明，語言研究不能完全依賴文獻，一定要用調查、實驗的科學方法和敏銳的觀察力去捕捉實際的語言現象，並加以規律化、概括化。

4.3.1.3 方言分區

正式的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調查之前所進行的領航調查，就是確認方言變體類型與概略勾劃方言分佈的工作，這個工作做得越周到，越能保證調查詞表的完美；做得越不夠，調查詞表的缺點越多，對於日後實際的調查成果影響越大。

爲了閩南語的方言地理類型學的興趣，自 1985 年 2 月起，本人就設計了約一百個詞的調查字表，走遍全台灣的閩南語區，做台灣閩南語方言的地毯式初步調查，搜集了約 200 個方言點的材料，特別注意聲調的方言現象。1988 年「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開始進行時，這個初期調查就變成了一種領航調查(pilot survey)。

本研究的方言分區即是根據我們的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所得資料。目前我們所根據的，一是《台灣方言之旅》(洪惟仁 1992A)的概要描寫，尤其是其中所收的一篇文章〈台灣漢語方言的分佈及諸語言之競爭力分析〉(洪惟仁 1992A: 67-107)，而我們對台灣漢語方言地理分佈的了解表現在該書書末所附的〈台灣漢語方言分布圖〉上。另外就是「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1988-1996)的調查資料檔案，全面了解台灣方言的分佈有待於這個計畫的研究報告發表，本論文的分區暫時根據 2003 年作者根據新資料，加上南島語的分區，修版繪製的

〈台灣語言方言分區圖〉(見【附錄 03】)。

4.3.1.4 通變系統在非傳統方言調查上的運用

通變系統所分的字類是從方言比較得來的，這個比較不但可以作為擬測古音的根據之一，並且可以做為非傳統方言學調查研究的根據。所謂非傳統方言學指的是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調查和傳統方言學最大的不同是它們把中心放在語言內部的差異性上，如果調查的只具一致性的變項，我們把調查結果繪成地圖，地圖上所顯示的只有一種變體，這個地圖有什麼可看的呢？我們選了一個沒有方言變異的字類做社會方言調查，調查結果造成統計圖，結果老中青、男女都沒有什麼差異，這樣還調查什麼呢？

「變項」有層次性(hierarchical)，一個音韻變項(如韻類)可以包涵著一個、一些或一類具有相同特徵的「詞」(word)或「語素」(morpheme)(如字類)。音韻變項所涵蓋的範疇用漢語語言學的術語，按聲母分的叫「聲類」、按韻母分的叫「韻類」、按聲調分的叫「調類」，而每一個變項之下又可以再分為幾個範疇，謂之「字類」。

一個「字類」的「涵字」(或稱「轄字」)多寡不一，有些字類涵幾十個字，但有些字類只涵一、兩個字。製作調查字表的時候，為了節省調查時間，通常在每一個字類中選擇少數幾個字，而不是把所有的字都列入調查表中。

如下表所示的漳泉對應的「字類」及其涵字¹²。表中第一、二個字類只涵 1 個字，第三個、第四個字類都涵好幾個字：

(1)

字類	漳州音	泉州音	涵字
1	-o	-ia	鵝(g-)
2	-iaŋ	-aŋ	雙(siaŋ~saŋ)
3	-ia	-a	𪔐(kiã~kã)、奇倚騎(k ^h ia~k ^h a)
4	-ue	-ə	被皮(p ^h -)、培(p-)、粿(k-)……

列入調查字表的都只是代表性質，至於要收入多少字，這要看設計者的研究需要、目的而決定。

一個語言的方言「通變系統」到底有幾個「韻類」或「字類」呢？這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以韻類來說，如果要根據「從分不從合」的原則來分的話，漳泉兩個方言比較所得的「通變系統」的「韻類」不止一百類，如果要把潮州、瓊州都涵蓋進來，字類會更多。即使只限於漳、泉這兩種方言，因為調查資料到現在都還不太齊全，方言變體不斷地發現，有些是不太規則的對應，所以理論上字類的數量永遠也不可能決定。

¹² 下表為了本研究的需要只做漳泉的方言比較，如果再加入潮州、海南島的比較，字類會增加，每一類的涵字會減少。表中涵字不過是舉例性質，實際涵字數需要仔細研究。

字類這麼多，如果我們要把所有的字類都看成一樣重要，我們將會有「貓咬刺蝟，不知從何下手」之嘆。因此我們對於所要研究的字類不能不有所選擇，把字類分出一個「重要性」來。我們對所謂「重要性」的判斷立下 3 個評比的標準：

- 1) 涵字多的字類比涵字少的重要。
- 2) 涵字常用的字類及比不常用的重要。
- 3) 規則對應的比不規則對應的重要。

總之，我們要先對「重要的」字類的常用字詞進行調查、研究，以後有機會才來進行「次要」的字類之調查、研究，這樣研究才有一個進度。至於我們所認定的「重要性」主要是根據傳統方言學的資料決定的，但地理方言學的調查往往又可以發現一些新的變異，每一次新的發現就可能導致我們忙著修改通變系統，同時也要修改地理方言學的調查詞表。

不過社會方言學的調查詞表通常都是已經確定為「最重要的」的字類，什麼是重要的變項早就應該確定了，到了進行社會方言調查的時候，才發現有新的變異，這表示這個研究的事前準備作得不充分。

4.3.1.5 字類命名

西方方言學中對於變項的命名通常只是用一對圓括弧括起來表示，如(x)表示 x 變項。在傳統的漢語方言學是用切韻音系的聲目或韻鏡之類韻圖所示的韻類名稱來為表示，如〈喻三〉、〈喻四〉、〈梗開三〉、〈山攝二三等〉之類。我們既然不用切韻音系做為座標，便不能延用這個辦法。

筆者在〈台灣泉州腔央元音的崩潰與地理、社會階層的相關性〉一文(洪惟仁 2002)中，採用以泉州韻書《彙音妙悟》和漳州韻書《雅俗通十五音》的「字母」¹³ 做為複合韻目，替每一個字類命名。

以泉州方言的央元音單音韻母來說，如表(2)所示，在《彙音妙悟》這本韻書，唸 ə 的歸〈科〉字母，唸 i 的歸〈居〉字母。根據方言比較，這兩個字母的字在漳州《十五音》分屬兩個字母：〈伽〉e、〈檜〉ue 及〈龜¹⁴〉u、〈居〉i 等字母，仿照《切韻》「從分不從合」的做法，我們可以得到四個「韻類」。列表如下：

¹³ 傳統閩南語所謂「字母」和中國聲韻學所謂的「字母」(如守溫三十六字母)指的是聲母而言，此外英文所謂「字母」指的拼音符號，但傳統閩南語文獻所謂的「字母」包含不同聲調的舒聲和韻尾發音部位相同的入聲的韻母，如 ing 和 ik 在現代方言學中通常處理成不同的「韻母」，但在《十五音》之類的韻書卻處理成相同的「字母」，所以一個「字母」通常有七個或八個不同聲調的「韻母」，看這個方言有幾個聲調，如泉州音有 8 個調，《彙音妙悟》的一個「字母」就包含 8 個「韻母」；漳州音有 7 個調，《十五音》的一個「字母」就包含 7 個「韻母」。

¹⁴ 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的 u 韻目用一個非常罕用的[舟居]合形的字，因為電腦上無字，為方便計改用同音的「龜」字代之。本文所有〈龜〉字母的「龜」字，其本字都是[舟居]合形的字。

(2)

	彙音妙悟	泉音	十五音	漳音	例字
1	科	ə	伽	e	𪗇、塊、短、雪、退
2	科	ə	檜	ue	皮、卜、月、襪、粿、過、揆、回、過、配、尾、飛、歲、課、吹、和、被
3	居	i	龜	u	白、思
4	居	i	居	i	汝、去、魚、薯、鼠、豬、鋤、語、據、處、煮

字類命名的方式是把第 1 類叫做〈科伽〉類(用角括弧括起來)，意思是這個字類在泉州的《彙音妙悟》歸〈科〉字母，在漳州的《雅俗通十五音》歸〈伽〉字母；以此類推，第 2 類叫做〈科檜〉類、第 3 類叫做〈居龜〉類、第 4 類叫做〈居居〉類等。這種方法在我們的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上證明是有效而方便的。

但是能夠採用這個方法來為字類命名的都屬於重要常用實詞。比較次要的或邊際的變項，譬如輕聲，就不適合這樣的類名，這時我們可以用角括弧把一個「變項」括起來，如〈x〉之類表示一個字類，x 可以代入〈Ts〉表示「傳調」(tone spreading)變項、〈xa〉表示「仔前變調：低調中調化」、〈xxx〉表示「三疊音降調類首字之調型」……。用什麼編碼來指稱這個變項是任意的。

4.3.2 問卷的形式與內容

4.3.2.1 傳統問卷形式

方言調查的問卷形式很多。大概每一個研究者都可以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而設計自己的方言調查字表。高本漢為了調查漢語方言所設計的調查字表是最早的一種(參見高本漢 1936《中國音韻學研究》第四卷〈方音字彙〉)，以單字音為調查項目，中央研究院 1928 年起所做的方言調查字表也以單字音調查為主，如《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所用的單字音調查表是〈國父遺囑〉。以後出現的普林斯頓大學《方言調查字表》(1970)、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方言調查字表》(1955, 1981)都是單字音調查字表。

中央研究院 1928 年起所做的方言調查字表也有簡單的詞彙調查表，如《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所附〈極常用語彙表〉，比較完整的是普林斯頓大學《方言詞彙調查手冊》(1972)，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的所有漢語方言調查均以此為本。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音字匯》(1989) 所收詞目 1230 個。

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的調查因為調查範圍很廣、人數很多，為了爭取時間，以及資料完整性、一致性的要求，必須有一個統一的調查字表，所收條項不能太多，並且每一個條項都要能夠反映方言差異。鍾露昇《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所調查詞彙只有 27 個；顧百里《澎湖群島方言調查》(1978) 也只調查了 50 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

(1988-1996)調查詳表詞彙約 1000 個，簡表約 600 個，可以說是一個超大型的地理方言學調查計畫。

社會方言調查的問卷內容遠比地理方言學的詞表精簡，因為我們在同一個方言點調查人數的人數很多(24-48 人)，為了有效地完成任務，每一個人分配的調查時間就不能太長，我們只能選擇該方言的幾個重要特色進行調查。以下就以本論文的社會方言調查所用的調查詞表為例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4.3.2.2 調查字表設計原則

一般社會方言學調查字表的設計原則有兩個：

(1) 字類的選擇——雖然各個方言點的社會方言調查所用的調查詞表內容差不多，但因為每一個調查點的方言特色不一樣，因此問卷的內容詳略不完全一樣，比如汐止方言是一個最具特色的方言，因為值得調查的變項很多，所以調查問卷最長，大約 30 分鐘可以做完；漳州腔方言的特色比較少，問卷調查就比較短，大約 15 分鐘，甚至 10 分鐘內就可以做完。所以雖然每一個方言點的社會方言調查所用字表大同小異，但詳略有所不同。

我們在正式進行社會方言學調查之前還要再到預定調查的方言點進行一次領航調查，方法是用我們設計的社會方言調查詳表針對兩位老人和兩位青少年進行試驗性調查，比較老年層和青少年層的語言差異，然後針對這個方言的特色和變化中的語言成分開始設計個別的調查表。

完整的調查詞表如【附錄 07】〈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調查問卷〉，所列調查條項雖然多達 78 條之多，一個方言點大約只問 40 句到 60 句之間，包涵著 200 個到 350 個字音，這是因為每一個方言所使用的調查字表各有刪除，在我們的統計中漳、泉調查資料的樣本數不同就是這個原因。

各個方言點調查問卷內容的差異不大，所以不一一附錄在章末。唯大專青年語言認同調查的問卷〈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問卷〉(【附錄 08】)內容刪節較大，這是因為怕問卷太長，會使受試者厭煩，影響調查效果，所以不得不盡量精簡。

(2) 問句的形式——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條項採用的是成句的問句。我們所以做這樣的改良，是因為我們覺得零星的詞容易變成翻譯問答式的提問，受訪者容易受到訪查員的口音或提問法所干擾，所得的回答傾向於字面的翻譯而不是實際的「使用語」，並且所花費的時間也比較多。所以改良的問卷把所有具有詞素意義的「字」都被包藏在「詞」中，所有的「詞」都編入一個完整的句子中，儘量讓受訪者了解句子的意思，用自己的話回答出來，而不拘泥於文字。

譬如我們請受訪者把「手巾包樹根」這個句子翻譯成他的閩南語，受訪者並不知道我們問這個句子的目的是甚麼，但訪查員知道，我們就是要調查這個方言關於「手巾」的「巾」和「樹根」的「根」這兩個字怎麼唸。

4.3.2.3 調查字表的內容結構

〈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調查問卷〉(【附錄 07】)可以分爲 5 個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 4) **聲調部分**——問卷 01-15 條主要的目的是調查聲調變項，包括入聲的調值，韻尾的喉塞音是否脫落，陰上變調的類型，合音是否造成兩個聲調的對立，陽平變調的類型，隨前變調的適用範圍(06-14)是否具有詞彙擴散現象，仔尾詞變調是否發生翹翹板現象及仔前變調是否發生中調化現象。

聲母部分——問卷 16-20 條主要調查〈入〉字頭的變化，g-脫落的情形。

元音部分——問卷 21-22 條主要調查 o 和 ɔ 是否發生混同。

韻母部分——問卷 23-65 主要調查各種韻母字類的變體。閩南語方言變異集中在韻母變數，因此這個部分也可以說是本問卷的主體。

增補部分——問卷 66 條以下主要是根據各方言點的重要特色增補的，所以沒有分類。

以上除增補部分以外都大略上按語言層次分類編排，但是我們的調查詞表把所要調查的字都編在每一條「問句」中，爲了使問句自然些，或者要使得一個「字」具有多功能的目的，在編排上也可能有參雜或跨類情形。真正的分類必須參見【附錄 09】〈台灣閩南語方言字音類型表〉，這個表的意義將在下節 4.4 「台灣閩南語的主要方言變異」中做詳細的說明。

有關問卷內容的編排意義需要補充說明的有兩點：(1)每一個變項自成單元，其調查目的寫在問卷上，隨時提醒訪查員如何提問，訪查員被要求了解所有問句的調查目的；(2)每一條「問句」其實包含著幾個要調查的「字」或「字類」，問卷上每一個「字」都附上我們所知的主要變體，方便訪查員注意受訪者是否確實提供調查所需要的語料，也可以看情形採用選擇法提問。

4.3.3 方言類型與方言變體的編碼

4.3.3.1 方言類型分析

台灣閩南語的方言差主要是承襲閩南原鄉：漳州方言、泉州方言的差異，少數是自己特殊的發展，這些差異的來源，比較現代閩南語和傳統韻書，可以很容易的加以辨別。

研究台灣閩南語方音演變，首先要考慮漳泉方言本身自然演變的方向，泉、漳、台灣都有新、舊音的競爭。泉州方言以山區的安溪腔最保守，然後由泉州市、三邑腔的惠安、晉江方言或同安方言，越接近海邊或漳州方言區變化越大，變化最大的是廈門方言。

所有的次方言都逐漸喪失了古泉州音的特色(如央元音的崩潰)，新發展的

音，本文謂之「新泉音」。同樣的漳腔方言也有一些新的變體(如中元音元音韻尾的消失)，謂之「新漳音」，南漳州比北漳州保守，接近泉州區的長泰方言反而有一些泉腔特色；其次要考慮的是閩南語唐山過台灣之後，一部分是漳泉方言競爭產生的融合，一部分是台灣閩南語新興的演變(如中元音位移)，所以有別於原鄉方言的新變體。

4.3.3.2 方言變體的編碼

我們在對變體進行編碼(coding)的時候就是根據上述的原則，盡量就變體的來源、歷史的意義給一個碼，這雖然不一定必要，但因為變體編碼有了意義，比較好記，在記音的時候比較不容易出錯。因此我們研究的第一項工作是先從方言地理學調查所得的語料中歸納出方言變體的類型，然後根據我們的閩南語方言知識，辨別各種變體的地理、歷史的來源，分出是漳州那一種腔？泉州那一種腔？或台灣地區自己發展的新形式，然後給各種變體一個編碼(code)。例如¹⁵：

(3)

J:漳州腔	C:泉州腔	O:舊形式
C ₂ :泉州腔另一種變體	Ch:泉州惠安、晉江腔	S:新形式
Jp:漳州漳浦腔	Ct:泉州同安腔	N:台南腔
J ₂ :漳州腔另一種變體	Ca:泉州安溪腔	P:澎湖腔
Jl:漳州南靖腔	Cl:泉州南安腔	Ji:永靖漳州腔
Jg:宜蘭漳州腔		

上述編碼屬於「類型學的分類」(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因為有些變體類型相同的情形可能只是平行的發展，或甚至只是方言偶然移借的結果，單一變體相同，不能簡單地就證明為有直系的血緣關係。判斷一個方言變體類型是在譜系上反映了漳腔或泉腔，必須要用更多的參數互相比較才能決定。

對一個變體編什麼碼(code)可以說是任意的，標示的目的只為分別不同的變體類型，方便電腦統計而已。我們不必把上述的編碼不等於地理方言學的意義，也不等於方言譜系學的意義。事實上分佈在漳腔方言的變體，也可能同時分佈在泉腔方言。譬如遇開三的韻類，雖然漳腔方言大部分唸-i，泉腔同安方言唸 -i 或-u，但是漳州長泰、海澄有許多地方也唸-u，而泉腔晉江、惠安方言唸-i。可見方言分佈有參差的情形，不能用漳、泉二分法來分類。

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問卷(【附錄 07】)上都寫明了各種可能的變體和它的編碼(詳參【附錄 10.1】)，其目的一方面可以提醒訪查員在問卷的時候了解變體的類型；也方便記音的時候直接把編碼輸入資料檔。最重要的是本計畫的管理

¹⁵ 表(3)只是舉例性質，所舉的只是實詞的、音段的主要部分，全部編碼參見【附錄 4.4.1】〈編碼意義對照表〉。表上的編碼不夠時隨時可以增補，如果編碼類型一時不能確定，則先把音值記下來，再慢慢研究如何編碼。

系統進行篩選、統計時也一定要給一個編碼。

4.4 台灣閩南語的主要方言變項

4.4.1 一致性與差異性

方言比較可以從一致性和差異性兩個觀點來看。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1991)在討論福建閩方言時，不止比較了 18 個方言點的差異性，同時也比較了它們的一致性，文中所謂的一致性指的不是「語言普遍性」或漢語的一致性，而是專指閩語內部方言之間的一致性。作者說：

「我們認為〔閩語〕分為五個次方言區比較合乎實際情況，即：閩東話(以福州為代表)、莆仙話(以莆田話為代表)、閩南話(以廈門話為代表)、閩中話(以永安話為代表)、閩北話(以建甌話為代表)。而對其他方言來說，閩方言內部又確實存在著明顯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正是閩方言的基本特點，亦是閩方言有別於其他方言如北方方言、吳方言、粵方言、客贛方言的主要標志。」(p.1)

換言之，所謂「一致性」指的是和其他漢語支不同而閩語內部一致的特徵，而所謂「差異性」指的是閩語內部所謂「次方言」(其實應該說是「語言」)¹⁶之間不同的特徵。

所謂「一致性」和「差異性」是相對的概念，方言特徵的分佈範圍才是絕對的概念。假定有一個方言特徵〈x〉，比如 x=古舌上音念舌頭音，它是閩語有別於其他語支的特徵，分佈範圍限定在閩語的分佈領域，所有的閩語方言都有這個特徵，那麼 x 對閩語這個領域而言具有「一致性」，而在閩語內部方言沒有「差異性」；假定 x=鼻音去鼻化為濁塞音(如 m→b, n→l, ŋ→g)，它的分佈範圍限定在閩南語區，所有的閩南語都有這個特徵，那麼 x 對閩南語這個領域而言具有「一致性」；但其他的閩語言並沒有這個特徵，因此 x 就變成分別「閩南語」和「非閩南語」的特徵，也就是「閩語」內部的「差異性」了。

既然本論文把研究領域限定在「台灣的閩南語」，我們就必須了解台灣閩南語內部方言的一致性和差異性。一致性和差異性的研究屬於比較方言學和方言類型學的課題，卻是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的基礎科學，本論文既然以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為基礎當然要先對台灣閩南語的比較方言學和方言類型學有基礎性的研究，不過這不是本論文的主題，無法在此詳述¹⁷。我們直接根據我們對

¹⁶ 中國方言學家所謂的「方言」通常指的領域都很大，譬如所謂「閩方言」其實是漢語族(Chinese family)之下的閩語支(branch)，而該文所謂的「次方言」恐怕應該是「語言」(language)，這些語言的內部「方言」(dialects)很複雜，泉州、漳州、潮州、海南島的差異性相當大，兩個極端的方言根本無法通話；這些「方言」內部又有「次方言」(sub-dialects)。流行中國方言學家之間對於語言和方言的層次劃分不太能夠反映漢語語言分化的事實。

¹⁷ 這個問題應當另文討論，本人在拙作〈台灣漢語方言之分佈及諸語言之競爭力分析〉(洪惟仁

於閩南語音讀類型的研究，把不同的變體分爲泉音或漳音，如果漳泉內部有新舊兩種變體，我們把較保守的變體叫做老泉音或老漳音、新發展的變體叫做老漳音或新漳音。

此處我們僅能交代台灣閩南語的一些重要的方言變異做一個簡介，這些變異因爲非常「重要」(所謂「重要性」的評比標準參見 4.2.1.3 的說明)，在上述介紹的文獻上已經頻繁的被提起。至於詳細的涵字羅列與說明參見以下各章。

4.4.2 聲母變項與方言變異

傳統閩南語音韻學把聲母分析爲十五個字頭，謂之「十五音」，這就是所謂「十五音韻書」的來源。所謂「十五音韻書」包括所有閩南語泉州、漳州的韻書，因爲無論漳泉，聲母音讀雖然有個別字的差異(如送氣或不送氣的方言差、有無鼻音的方言差)，聲母系統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只有十五個，謂之「十五音」，所以這類韻書也叫做「十五音韻書」。「十五音」就是十五個聲類，可是如前所述，變項的範疇是有層次的，一個聲類以下可以再分爲幾個「字類」，譬如〈文〉、〈柳〉、〈語〉三個字頭就可以分爲濁音類和鼻音類，這兩個字類是不太一樣的。

另外〈出〉字頭一般唸成 ts^h ，但有一些漳浦系方言如台南縣關廟到高雄縣茄萣的方言帶唸成 s 。還有一些零星的變異，如「權」字，漳州唸 $khuan^5$ ，送氣，泉州唸 $kuan^5$ ，不送氣；「夾菜」、「豆莢」等字泉音 $kæɿ^4$ 、漳音 $ɿ̃^4$ ；「筋脈」字泉音 $beɿ^8$ ，不帶鼻音，漳音 $mẽɿ^4$ ，帶鼻音之類。最後要指出的是〈語〉字頭，所有老派方言都唸成 $[g-]$ ，但現代台灣的青少年有一部分受華語影響，丟失了 $[g-]$ ，變成無聲母。

不過這些都是次要變異，本論文只討論最重要的〈入〉字頭變異。次要及零星的變異參見【附錄 09】〈台灣閩南語方言字音類型表〉所列聲母部分。所有的閩南語聲類中，最重要的變項是〈入〉字頭。這個聲母方言變異和變化最爲顯著，不論在方言地理分佈上或社會方言分佈上都是最有趣的。

〈入〉字頭相當於中古的〈日〉母，部分來自〈喻〉母或〈精〉系聲母。根據調查，這個變項有三種主要的變體： j $[dz/z]$ 、 l 、 g ，根據地理方言學的調查資料， j 變體佔著最大優勢，但是社會方言學的調查顯示， l 變體逐漸取得優勢。

〈入〉字頭因爲音韻環境的不同，導致不同的漢字之間，變化的速度有所變化。介音有 i 是新漳音變化的條件。此外我們也發現，鼻音韻尾對於〈入〉字頭音讀變化的速度也有影響，陽聲韻的變化速度比陰聲韻及入聲韻快。這樣我們可以根據介音和韻尾的不同把〈入〉字頭分爲 5 個字類。如下表所示：

(4) 〈入〉字頭聲母的字類

1992:67-107)一文中初步而簡要的分析與描寫，詳細的比較參見拙著(1996A、1996C)及其他歷史語言學論文如洪惟仁 2000c, 2001a, 2002b, 2002h。其具體成果則爲作者設計的一些閩南語方言調查問卷(見【附錄 4.1】、【附錄 4.3】及別冊《地理方言調查字表》)。

環境	老泉音	新泉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齊齒韻	ji-	li-	ji-	gi-	字、迕、二、日、入、兒、(乳 _漳)
齊齒陽聲韻	jiN	liN	jiN	giN	人、忍、
合口韻	ju-	lu-	ju-	lu-	熱、裕、(乳 _泉)
合口陽聲韻	jun	lun	jun	lun	閏、潤、韌
合/開口韻	jə	le	jue	lue	(掇)

由上表可知，新泉音不分環境都傾向於：j→l；但新漳音則要看條件，在齊齒音的環境下變成 gi，但在合口音的環境下，傾向於變成 l，沒有變成 gu- 的。

但是上述有兩個字漳泉的介音不同，「_豆乳」字漳音 ji²，齊齒韻；泉音 ju²，合口韻。又「掇」(揉)字漳音 jue⁵，合口韻，泉音 jə⁵，開口韻；因為漳泉的環境不同無法做比較，所以在本論文中就暫時不做為比較的對象，本論文比較的聲母字類只有四個。

4.4.3 韻母變項與方言變異

韻母是閩南語方言變異的重點，最為複雜，有許多不規則的對應，如「做」、「血」……等字漳泉之間的對應很不規則，每一個字類只有一、兩個字。

有關鼻音韻母的變項：有些字泉音保存鼻音、漳音無鼻音；有些字漳音保存鼻音、泉音去鼻音；漳泉內部次方言也有很多差異差異。這個變項的通變系統雖然比較有規則，但也相當複雜，為免行文枝蔓，本論文暫時不討論。

韻類中方言對應最有規則的，是央元音韻類，這個韻類，老泉音保存了央元音的音讀，而新泉音和漳音已經變成非央元音了。

央元音韻類這個變項對照泉州黃謙《彙音妙悟》(1800)及漳州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1818) 的歸韻可以分成 9 個字類，列如下表，附上筆者的擬音(擬音的根據詳參洪惟仁 1996A,1996C)，這些音讀多半在老泉腔方言還保存著，少數已經消失了，台灣已經消失的變體加 * 號表示：

(5) 央元音韻類與字類對照表

	彙音妙悟	老泉音	新泉音	十五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1	居	i	u/i	居	i		魚、去…
2	居	i	u/i	龜	u		自、思…
3	科	ə	e	伽	e		短、退…
4	科	ə	e	檣	ue		過、皮…
5	雞	æe	ue	稽	*ei	e	雞、鞋…
6	杯	*æe	ue	稽	*ei	e	八、買…
7	鉤	əu	io	沽	ɔ		後、質…
8	箴	im	im	箴	ɔm	am	蔘、森
9	恩	in	un	巾	in		巾、斤…

4.4.4 聲調變項與方言變異

閩南語的聲調非常複雜，最重要的有「主聲調」和「變化調」之分。所謂「主聲調」就是傳統聲韻學所謂的「四聲」或「八音」，每一個實語素音節的調類都至少有一個本調和變調。所謂「變化調」包括一些調類「中和」(neutralisation)，漢語音韻學通稱為「輕聲」，閩南語有固定低調輕聲、隨前變調輕聲之別；還有「再變調」，如「仔」化詞的再變調，或謂之「仔前變調」，以及其他的虛詞再變調；還有「疊音變調」，如三疊音詞、四字格疊音變調……等。主聲調的變異比較有規則，變化調的變異比較複雜，所以主聲調是主要的變項。

但台灣話的主聲調變項方言間只有小差異，沒有大差異。主聲調的方言變異主要有以下兩類三種：

- (1) 本調的調型：「陽入」是高調、中調還是升調。
- (2) 變調的調型：「陰上」是平調或升調；「陽平」同陰平或陽去。

本論文處理這些變項。其他的都是不規則對應，或者分佈有限的方言變異，如「調類數」的方言差異，關鍵在陽上、去是否對立，陽上、去對立的，有八個調類，沒有對立的只有七個調類。台灣泉腔方言八音俱全的方言幾乎沒有了，只有鹿港鄉下的老派還保存著泉州原鄉的八調類系統，其他的方言都只有七音。所以「調類數」不能算是主要的差異，不在本論文的討論之內。

4.5 小結

本章討論問卷設計的種種相關問題，交代本研究的詞表設計的方法和調查成果，並討論主要的方言變項。

本文認為董同龢沒有字表的調查方法用在傳統方言學的方言調查是正確的，可以糾正中國漢語方言調查偏重字音調查而忽略語言實際的缺點，但直接運用到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來，這種方法的缺點是可能受到調查人力、時間的限制，也可能產生語言完整性和語料一致性問題。

方言比較是問卷設計之前必要的準備功夫。第二節回顧閩南語比較方言學的成就。第三節交代本研究的問卷設計方法，問卷的形式和內容，第四節介紹本論文討論的幾個重要變項，並說明所以「重要」的原因。

第五章 變化中的台灣話

一般人總會感覺得到，無論那一個地方的閩南語都「不純」了，越年輕的人越不純，也就是每一個方言都在變，越年輕的人變得越多。「變化」是語言的本質，沒有任何語言可以永遠不變，只有變得快、變得慢的差別。

但是一個語言是否在進行著變化並不是光憑「直覺」就可以證明的，必須要經過科學的驗證才能證明。本章探討台灣閩南語是否正在進行著語言變化、變化的趨勢，及其論證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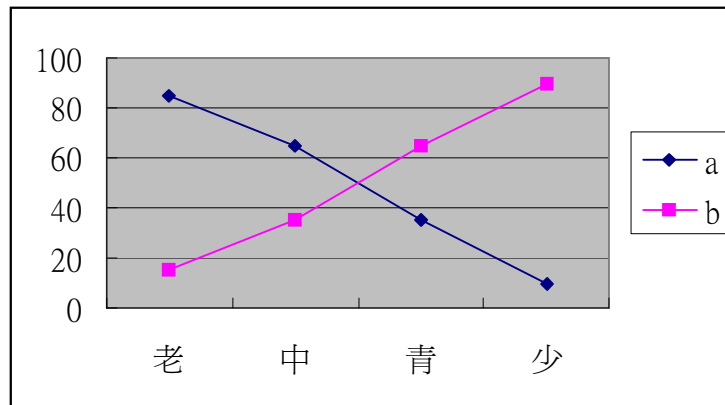
5.1 共時的方言變異

如前所述，傳統方言學研究和地理方言學研究的方言資料都是靜態的，因而沒有辦法提供我們有關「變化」的信息，唯有社會方言學的研究、或地理方言學加上了社會方言學的研究，才能提供我們動態的方言學信息。

5.1.1 社會方言學的動態研究

下面這個社會方言變體分佈圖是 X 方言經過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顯示某一個變項 a 和 b 兩個變體在不同年齡層的分佈的圖式：

(1) 方言變體消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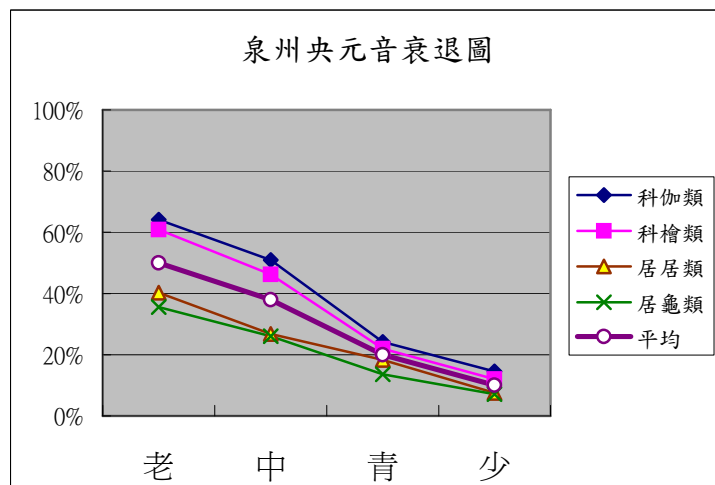


這個曲線圖顯示：隨著年齡的下降，a 越來越少人使用；而 b 逐漸取得優勢，越受年輕人的歡迎。雖然這個圖只顯示了「共時的變異」(synchronic variation)，但是我們推論 X 方言正在發生一個「進行中的變化」：a 的延長線顯示 a 變體將會趨向於變成 0%，消失了；b 的延長線顯示 b 變體趨向於變成 100%，也就是說：這個方言在那個時點已經完成了 a→b 的音變規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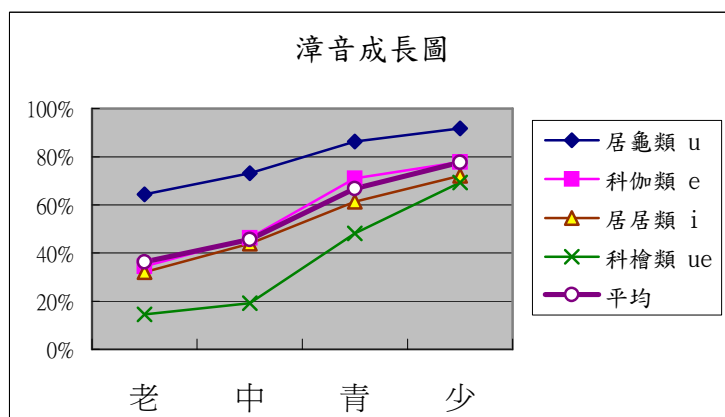
這樣的變體消長圖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中到處都可以找到實例。筆者在拙著(洪惟仁 2002h)一文中提供了一個泉腔央元音字類的變體消長圖，這是根據我

們的社會方言調查四個偏泉方言屬於央元音單元音韻母的字類的結果所繪製的變體分佈圖。央元音字類的字在台灣的偏泉方言區的老派方言都還保存著央元音的唸法(-ə, -i)，但是中年以下的新派，隨著年齡的下降，央元音變體逐漸衰退，越來越少人使用了，相對的漳州腔的非央元音變體(-e, -ue, -u, -i)卻隨著年齡的下降，逐漸成長，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使用。下面是排除新泉腔方言重新繪製的「老泉區」內的兩個變體分佈曲線圖：

(2) 泉州央元音衰退圖(引自本論文 7.4 節圖(16))



(3) 漳州非央元音的成長圖(引自本論文 7.4 節圖(20))



把兩個圖結合起來，就是(1)圖式所顯示的 X 狀曲線圖。雖然有的變項的變體(如〈居龜〉類)在圖上的共時面看不到泉音和漳音的曲線交叉，但是從其延長線兩條線是成交叉狀的，所以我們也可以看成是 X 狀曲線圖。

我們把圖(2)(3)所顯示的消長延長線拉長，漳音的延長線會提升到 100%，而泉音會衰退到 0%，這樣我們可以推論這四個字類的音讀的過去和未來：偏泉方言區內的泉腔央元音變體應該是佔優勢的，但現在這個特色已經逐漸衰退，取而代之的將是非央元音的漳州音。

這樣的推斷通常是合乎事實的，但就方法論言，推論不等於證明，下文將討論單純的表面時間並沒有絕對的證明力，還需要其他的佐證。必須有證據證明這個語言正在進行著變化，社會方言學才能具有「動態方言學」的特質。

5.1.2 動態的地理方言學

傳統地理方言學的研究雖然是靜態語言學，但是如果我們同時對各個年齡層都做同樣的地理方言學調查，每一個年齡層都可以得到一張方言變體分佈圖。把不同年齡層的方言變體分佈圖做一個比較，我們也許可以發現 a 變體的分佈範圍越來越萎縮，而 b 的分佈區越來越擴張，因而看出進行中的語言變化趨勢。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地理方言學資料動態化了。

這是可能做到的，但是就個別方言點來說，這其實已經屬於社會方言學的範疇了，也就是說，地理方言學的研究結合了社會方言學，也能得到動態的地理方言學。

假設有 a 和 b 兩種變體，其分佈有兩種可能的動向，如下圖(4)、(5)所示：

(4) a 變體分佈擴張圖

老年	a	b
中年	a	b
青年	a	b

圖(4)所示分佈區域的消長趨勢顯示：a 是一個擴張中的變體，而 b 則是一個萎縮中的變體。我們可以據此推論：如果沒有其他的因素介入，到最後 b 變體可能會被 a 變體所取代。

(5) a 變體分佈萎縮圖

老年	a	b
中年	a	b
青年	a	b

圖(5)顯示：b 是一個新興的變體，具有強大的競爭力，雖然在老年層的分佈有限，但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擴大分佈範圍，取得了優勢。根據地圖所顯示的消長趨勢，我們可以預測 a 變體終究會被 b 變體所取代。

不過這種工作相當耗費人力、財力及時間。過去我們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計畫」也曾擬這樣做。我們的地理方言學調查原計畫對每一個方言點的老、中、青都進行調查，那樣我們就可以得到上述的成果。可惜由於人力、時間的限制，我們最後也只能做老年層的調查，有些點雖然也做了中、青年的調查，但是數量有限，到頭來也不過是老年層調查的參考。

鍾露昇(1967)的調查為台灣閩南語留下了 27 個詞的地理方言調查資料，受

訪者都是當時的大學生，大約是戰後初期 1946-48 年左右出生；中央研究院「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資料主要是戰前(大部分是 1935 年以前)出生。兩種調查的調查條項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把相同的兩種資料各自繪成地圖，做一個比較，我們不就可以得到動態的地理方言學資料了嗎？

不過我們必須承認這種比較也不是十分完美的，因為：

第一、前後的調查方法不完全相同。我們所調查的對象是親自到鄉下，調查的對象是一般民衆，但鍾露昇的調查工作是在學校內進行，調查的對象是學生。學生的語言和一般社會大眾的語言可能有差距，學生的語言可以預料比社會大眾更容易接受優勢腔。

第二、鍾露昇雖然調查的時間比我們早很多，但是調查的對象是戰後出生的年輕人，我們的調查雖然晚了二、三十年，但是調查對象主要是戰前出生的老年人。假定我們在二、三十年前、或二、三十年後的今天同時做兩個年齡層的調查情形會有怎樣的落差呢？這是很難估計的。

兩個資料雖然調查的時間不同，但是把兩份資料排比起來，得到的是前後連續的兩個年齡層比較，這樣的比較仍然是「表面時間」比較，而不是「真實時間」的比較。

假定早期留下了一張方言分佈圖，幾十年或甚至幾百年以後，我們又做了同一年齡層、同一變項的地理方言學調查，繪製了方言分佈圖，把這兩個分佈圖做比較，我們才能得到「真實時間」的方言分佈上的比較，從而看出「進行中的變化」。可惜我們並沒有這樣完美的地圖檔案。

5.2 「進行中的變化」的論證方法

動態的方言學資料提供「共時變異」的訊息，根據這個訊息我們可以「推論」這個方言是在進行著變化，然而這不等於「證明」了「進行中的變化」。這一節討論如何證明「共時變異」是「進行中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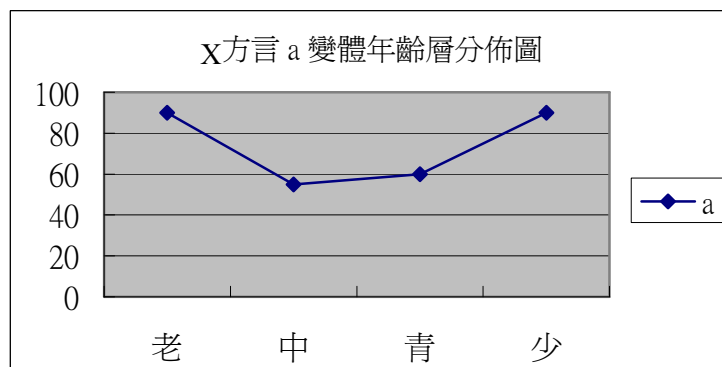
5.2.1 年齡級差與表面時間

雖然「共時的變異」可以「推斷」為「進行中的變化」(change in progress)，但因為社會語言學家發現，有少數的情形，一個言語社區的許多成員，少年時代說本地腔，青、壯年時代出了社會，爲了和外界溝通的需要，改說優勢腔，等到退休，告老還鄉，又改回家鄉的口音。

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的話，這個方言就沒有什麼變化，不同的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就成了一種穩定的「年齡級差」(age grading/ age graded change)，是一種循環的共時變異，而不是什麼「進行中的變化」。

這樣的變體分佈曲線往往成了一種 U 字型(如 Downes 1998:224)：

(6)



如果圖(6)的 U 狀曲線圖不是「進行中的變化」，那麼圖(1)所示的 X 狀交叉圖形是不是就可以證明為「進行中的變化」呢？不能，因為假如一個語言社區，雖然小孩因為看電視或學校教育的影響普遍接受優勢腔的 b 變體，但是出了社會之後受到社會的規範，都漸漸恢復使用本社區的方言變體，這樣也可以維持穩定的年齡級差。

Chambers (1995) 就報告了一個實例：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對於英文 'z' 字母讀法的調查。加拿大 'z' 傳統的唸法是 zed，但是小孩子都喜歡唸成美國式的唸法 zee。根據他 1979 的調查，12 歲的小孩有 2/3 唸美國音，而成人中只有 1/10 唸美國音，變體 zed 和 zee 在年齡層的分佈成了(1)所示的 X 交叉狀圖式。

假使這些加拿大小孩一直唸美國音，那麼可以推斷加拿大的 zed 終將變成 zee。可是 1991 再重複做同樣的調查時發現，成人發 zee 的還是 1/10。原來加拿大的小孩是因為受到美國電視節目的影響而唸 zee 的，一旦出了社會，就都紛紛恢復加拿大的 zed 音讀了。

由此可見，這樣的共時的變異只是一種穩定的「年齡級差」，一種循環的共時變異，而不是什麼「進行中的變化」。所以像圖(1)或(2)(3)那樣的 X 狀交叉曲線圖，也不一定能夠證明為正在進行 a→b 的變化。任何共時變異，我們只能說 X 狀分佈圖比 U 狀分佈圖更「傾向」於顯示「進行中的變化」，但不足以「證明」就是「進行中的變化」。¹

Labov 把變體在年齡層上所顯示的分佈狀態以推斷共時變異的時間差叫做「表面時間」(apparent time)。一種共時的變異是否為變化中的語言現象不能驟然從變異的表面現象斷定，而是基於非語言的 (non-linguistic)，如語言社會學的因

¹ 穩定的年齡級差通常表現在青少年的知識成長時期(acculturation)，成人的表面時間通常表現了真正進行中的變化(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152)。就像小孩由娃娃鞋，換上學生鞋，長大換上成人的皮鞋，每一個時代的孩子都在重複著同樣的變化，但是一旦成人之後就開始跟著流行潮流而變化穿著。

素所做的推斷，否則就必須求諸於「真實時間」(real time)的證明。(Labov 1994)

所謂「真實時間」(real time)是將兩種用相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兩個時點所進行的調查結果加以比較，這種方法追求「質的比較」(qualitative comparisons)、而非「量的比較」(quantitative comparisons)。無論「變異」是或不是「變化」，真實時間都是最好的證明。如果兩個真實時間比較起來，發現其中真正有顯著差異，就能證明共時的變異是真正「進行中的變化」；如果是穩定的年齡級差而不是「進行中的變化」，也還是要用「真實時間」的比較來證明。

關於如何運用「真實時間」的比較來證明變化在進行之中我們將在本章 5.3 節詳論。以下先討論語言社會學的及歷史文獻的證明。

5.2.2 語言不安全感的推論

的確，表現在年齡層的「共時變異」通常是「進行中的變化」，因為向優勢語言或方言靠攏是自然的傾向。只有交通不便、經濟落後、文化閉塞的偏遠鄉間、深山海嶼才能保存古語形式。因為頻繁的溝通需要以及人口流動所帶來的語言接觸，使得經濟文化中心的都市與中原地帶變成語言變化的中心，同時帶動周遭的語言或方言進行變化。因此如果一個方言，經過社會方言學的調查顯示出如圖(1)至(3)所示的「共時變異」，通常可以推斷為「進行中的變化」。

相反的，要維持穩定的年齡級差是需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一個言語社區可能有兩種力量在進行著競爭：第一種力量是外來的、一個具有威望的高階優勢方言形成了一種動力、催促著這個社區的方言向它靠攏，譬如美國紐約市的英語本來 r 韻末已經掉了，因為美國的語言社會 r 韻末的變體取得了高階語言的地位，促使紐約市方言開始回頭演變，恢復了 r 韻末 (Labov 1966)；另一種力量則是社區內部自然產生的所謂「鄉土根性」(provincialism)，方言特色成了代表著社區成員的認同意識的標幟，進行著反抗優勢音入侵的動力。兩種力量拉扯之下，變成有一部分人急於向優勢方言靠攏，可是另一部分人卻傾向於保守鄉音。

Labov(1963)調查發現美國東北海岸外的離島 Martha 葡萄園上同時存在著兩種力量，島東部的觀光風景區傾向於向大陸的優勢音靠攏，而西部的傳統漁民和部分具有強烈鄉土意識的知識份子卻保存了(ai), (au) 央化的鄉音特色以維持他們的鄉土認同。這種兩極化的情形尤其表現在 30 歲以下的青少年層。

如果大部分的社區成員對於自己的方言有足夠強烈的忠誠感(loyalty)，促使鄉人執意保守鄉音，抵抗外來的優勢方言入侵，如前述加拿大的成人恢復了 zed 音讀。這樣，「共時的變異」就會停留在穩定的「年齡級差」，而不會變成「進行中的變化」。

相反的，如果一個方言的使用者失去了忠誠感，社區成員對於自己的「口音」(accent)自慚形穢，把自己的口音當成「不標準」的、「土」的、「落伍」的，而優勢方言才是「標準」的、「優雅」的、「進步」的，這樣的方言不但可能

對抗外來優勢方言的入侵，而向優勢方言靠攏；更有甚者，有時可能放棄自己的語言，轉換(shift)成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言。

因此，假使我們可以證明方言人對自己的方言特色缺乏自信，說鄉音時具有一種「不安全感」(insecurity)，如怕被恥笑、被排斥，我們就可以推斷這個方言向優勢音靠攏的共時變異是一種進行中的變化。反之，如果要推斷共時變異不過是一種穩定的年齡級差，我們也必須證明這個方言具有強烈的鄉土根性。

陳淑娟(2002)即根據大牛欄方言社區成員具有方言自卑感、自認自己的方言沒有語言市場、怕被歧視等語言社會學的理由，作為推斷大牛欄方言正在進行著放棄大牛欄口音而向台灣優勢音靠攏的證據。如 1.1.4 節所介紹的，陳淑娟(2002)偏重於語言社會學的調查研究，作者沒有明白說明為什麼花那麼多篇幅在語言社會學的調查，由筆者看來，這些調查應該是為了支持「大牛欄方言正在進行著向台灣優勢音靠攏的變化」的論證。

不過語言社會學的證據並不能直接證明變化在進行中。我們是先設立一個假設：「除非一個方言有強烈的鄉土根性足以抗拒優勢語言入侵，共時的變異表現的是進行中的變化」，語言社會學的調查證據，否定了 X 方言的鄉土根性對於入侵語言的抗拒力，因而證明了 X 方言的共時變異是進行中的變化。這是非語言的間接證據。

5.2.3 歷史文獻的證據

比較直接的是「歷史文獻」的證明，拿前代的歷史文獻和現在的方言調查文獻比較，如果發現前代的紀錄和現代的方言調查資料有顯著的差異，這樣我們就可以根據「真實時間」比較直接論證語言的變化。

但歷史文獻的證據通常採用的是語文學的文獻和傳統方言學的調查紀錄，如前所述，這些方言文獻缺少對於語言異質性的描寫，並且語料的代表性、忠實性、完整性都成問題，所以採用歷史文獻時得格外小心。

5.2.3.1 韻書、辭書與方言調查紀錄

非常幸運的，自黃謙發表《彙音妙悟》(1800)以來，閩南語的方言文獻，包括韻書、辭典、教科書等，相當豐富，把這些紀錄加以比較²，語言變化的軌跡立刻就可以顯現出來。以下列舉數例來顯示文獻紀錄在證明語言變化的功用。

首先以〈入〉字頭為例。所有的閩南語韻書，包括泉州最早韻書黃謙《彙音妙悟》(1800)、漳州最早韻書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1820)都一致地記載著閩南語有十五個字頭(聲母)，謂之「十五音」，而〈入〉、〈柳〉、〈語〉分立，

² 有關韻書、辭書的研究，參見拙著(洪惟仁 1996C、1996A、及《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1993)十大冊的題解等，本文中不做煩瑣的引用。

並沒有發生合流現象。

但是文獻卻也紀錄著〈入〉字頭消失的過程，杜嘉德《廈英大辭典》(1873)、小川尚義(1907:210)都紀錄了廈門、漳州〈入〉字頭唸 z，但泉州、同安 dz 和 l 並存的現象，顯示閩南語已經在泉系方言進行著 j→l 的音變。廈門大學《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1981)正式廢除了〈入〉字頭聲母，標示著廈門已經完成了 j→l 的音變規律。把文獻按時代排比下來，j→l 的音變軌跡是很清楚的(以上有關〈入〉字頭的歷史文獻考證詳參 6.1.1 節的討論)。

不過文獻有時不能如實的反映語言的事實，比如台灣基督教傳教士所做的辭典及台灣總督府出版的辭典通常都是以〈入〉、〈柳〉分立的老廈門音為閩南語的標準音(norm)。王育德《台灣語常用語彙》(1957)雖然標榜著：「本書的發音全部根據著者的故鄉台南市的發音。」但台南的〈入〉字頭聲母是唸成 l- 的，王的字典卻都標成 j-。總之辭書往往規範性強於描寫性，運用時要小心。

我們一方面感覺辭書之類歷史文獻為了實用上的目的或歷史保存的目的，有時會把已經沒落或甚至瀕臨消失的方言區別做為標準，它們所反映的方言事實往往是比較保守的，但辭書上的序文、附錄之類的說明文反而能夠記載方言的事實；如果我們能夠旁徵博引，把許多的可靠的文獻紀錄排比下來，語言演變的過程，如上文所述〈入〉字頭聲母的演變軌跡還是可以考察出來的。這些文獻對於確定一個方言是否在進行著變化是有證明力的，雖然文獻的證明力有所限制。

5.2.3.2 祖籍地圖及語言地圖

台灣閩南語還有一項寶貴的歷史文獻就是 1907 年以來所留下的一些祖籍地圖及語言地圖。把日據時代的地圖和後來的地圖做一個比較我們也可以追溯台灣閩南語演變的軌跡。

有關漢語的分佈，日據時代有兩張重要的地圖資料，即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和新光社的〈台灣在籍民族分佈圖〉(1911)(以上二圖均見洪惟仁 A 書末所附)。後者雖然不是語言地圖，但因為日據早期交通不發達，人口移動很少，居民的口音和祖籍應該是合轍的。小川尚義並沒有做過全台灣的方言調查，他的語言地圖應該也是根據祖籍地圖製作，而不是經過調查語料所做的，我們甚至認為日據時代所有的地圖都是根據總督府的戶籍調查資料所繪製的，只是小川尚義把戶籍資料當成語言資料而已。

日據時代的人口統計非常詳細，還包括語言與祖籍，把這個統計資料展示在地圖上，就是上述的地圖。所以這些地圖不但語種的分佈可以信任，台灣語言變體的分佈也根據 Douglas (1873)的附錄和小川尚義(1907)緒言的方言描寫和現代閩南語方言調查紀錄間接地管窺一二。上述的地圖可以看成是台灣語言演變的重要「歷史文獻」。

洪惟仁在《台灣方言之旅》(1992A)曾比較日據時代的語言地圖和自己的調

查資料，繪製了一張〈台灣客家方言島消失示意圖〉（見洪惟仁 1992A 書末所附），是第一張比較文獻紀錄和自己調查資料所擬出的語言變化地圖。不過這是語言分佈的比較，而不是變體分佈的比較。我們只能看出語言的消長，但是看不出變體的消長。

比較日據時代的語言地圖和筆者在《台灣方言之旅》(1992)所繪的〈台灣漢語方言分佈圖〉（參見【附錄 03】修正版），我們也可以管窺閩南語演變的軌跡：

一、混合方言的形成：日據時代的地圖，沒有所謂「漳泉混合區」，小川尚義(1907)只分為漳州、泉州二區；新光社的地圖更把所謂的「福建族」分佈區，即閩南語區細分為「漳州」、「三邑」(南安、晉江、惠安)、「同安」、「安溪」等四區，所有的閩南語分佈區都是漳泉分明的，南部地區也是漳泉分明。但筆者(1992)所繪的方言分佈圖把嘉義、朴子以南大片的嘉南平原以及台東地區都劃入「漳泉混合區」，因為這個地區實際上已經分不清是漳是泉了。這一點可以看做是近百年來「混合方言」在南部形成的證據。

二、福建客語的消失：在小川尚義的地圖上，閩南語區內，特別是漳州方言區內如彰化員林一帶、雲林崙背一帶、嘉義溪口一帶有一些客語分佈區。我們實地去當地做調查也發現了一些已經閩南化的「鶴佬客」(hoh⁸lo²kheh⁴)，除了崙背一帶的所謂「漚客仔」(au³kheh⁴a²)中老年還會一點客語之外，福建客語基本上已經被閩南語所同化(詳參 1992A:165-191)。但客語區內的大牛欄閩南語方言島卻依然存在，保存著豐富的漳州腔特色(參洪惟仁 1993a, 2003a、陳淑娟 2001, 2002、張屏生 2002)。由此可以證明在整個台灣，閩南語比客語更優勢。

三、平埔族語言的消失：小川尚義〈台灣言語分布圖〉(1907)以及〈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圖〉(1935)都記載著在閩南語區內和客語區內還散佈著平埔族的南島語，但是根據學者近年所做的實地調查，這些平埔族的語言實際上已經死亡，被漢語所同化了。

上述語言地圖的比較³，雖然不能直接提供變體分佈的演變實況，但是已經足夠顯示兩個事實：閩南語在台灣本土語言中佔著最優勢的地位，不斷擴張⁴，並且已經形成了一種混合方言。

總之，歷史文獻的證據雖然比語言社會學的證據直接，有「真實時間」的證明力。可是這要看運氣，因為有許多語言現象歷史不一定有記載，即使有記載也往往是片斷的，而有些語言事實還可能被故意掩蓋了。其次，早期的語料往往是語文學的(philological)文獻，近期的資料雖然有一些很好的方言調查報告，但多半是傳統方言學的研究，沒有辦法提供全面的、動態的資訊，因此本論文不詳細

³ 有關傳統語言地圖的比較和本人的方言調查資料的簡要說明，敬請參考洪惟仁(1992)。

⁴ 雖然根據我們的語言社會學調查，台灣的本土語言包括閩南語、客語、南島語都在萎縮之中，使用人口急速的被華語吸收，但這是另一回事，詳參拙著 (洪惟仁 1997b, 2001b)。

討論這些證據，而直接進行社會方言學的「真正時間」的比較。

5.3 社會語言學「真時比較」的證據

如前所述，共時的變異所顯示的「表面時間」(apparent time)不能直接做為語言變化在進行中的證據，我們只好求諸於「真實時間」(real time)的證明。

社會語言學所謂「真實時間」(real time)是用同樣的方法、在不同的兩個時點所進行的調查結果加以比較所顯示的差異。上引 Chamber(1995)對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對於英文‘z’字母的讀法屬於「穩定的年齡級差」的論證，就是用「真實時間」的比較證明的。

Labov(1963) 引用 Kurath(1941) 的紐英格蘭語言地圖集及早期的紀錄，證明至少 1940 年代以前，除了少數高階人士偶然發 -r 韻末(coda)之外，基本上-r 韻末已經在紐英格蘭消失。但是 1962 的調查發現 -r 在恢復中。Labov 認為這是由美國普通話(general American)引進的。在這個階段，Labov 採用的仍然限於「歷史文獻」的證明。

24 年後，Fowler(1986)用同樣的方法在同樣的地點、場所，調查了相同的語言變項。結果發現-r 韻末在年齡、階層的分佈比率差不多，但是高檔次百貨店發 -r 的整體增加了約 10%，不發-r 的減少了約 10%，低檔次百貨店的比率差得更多。由此證明紐約正在恢復 -r 韻尾的發音。這樣的論證方法才是真正社會語言學的「真時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假使我們能夠得到社會方言學的「真時比較」的證明，那麼其他非語言因素的證明就不必要了，而歷史文獻的證明也變成次要的了。

真實時間的比較其實已經是語言的歷時(diachronic)比較了。但是社會語言學的真時證明和歷史語言學的歷時證明不一樣，歷史語言學的文獻比較所得的歷時時間差度比較大，如果是歷史語言學的構擬(reconstruction)，時間差度更大，可以達到幾千年，但因為社會語言學的歷史尚淺，能夠比較的時間差度都相當小。

閩南語的社會方言學調查中，有關「表面時間」的調查還算豐富，林珠彩(1995)、陳淑娟(1995, 2002)、林郁靜(2002)提供了個別點的調查資料，我們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計畫(洪惟仁等 1999-2002)做了比較全面的調查，到目前為止已經有 16 個方言點的資料。但是這些文獻因為研究方法相差很大，資料很不一致，時間也很接近，因此不適合做「真實時間」的比較材料。

5.3.1 相距 33 年的兩個社會方言學調查

可以說，在台灣從來沒有人真正有意的做了「真時比較」的調查研究。但是非常幸運的，鍾露昇(1967)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替我們留下 448 位大學生的社會語言學調查紀錄，而我們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社會方言學調查

計畫也做了 769 份「台灣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問卷調查。兩者的調查方法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對象同樣是遍佈整個台灣的大學生的閩南語方言調查資料。

鍾露昇的調查是在 1964-1967 年之間陸續進行的⁵，我們取一個時間的中點，假設是 1966 年做的，而我們的調查是在 1999-2000 年做的，兩個調查大約相距 33 年。本文把鍾露昇的資料當成語音認同的資料，和我們的調查資料進行一個相距 33 年的台灣閩南語語音的「真時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以證明我們的表面時間比較的「共時變異」是真正「進行中的變化」。

5.3.2 兩份調查資料比較的方法

任何資料要進行比較，必須要在同質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定性定量分析，否則會發生內在有效性問題(internal validity)，因此我們在進行比較之前，必須儘量去除兩種資料的異質性，做了同質化處理，再進行統計分析。

5.3.2.1 資料的同質化處理

因為鍾露昇(1967)和洪惟仁等(1999)兩個計畫最初的調查目的並不相同，鍾露昇的調查是爲了做台灣閩南語地理方言學研究的，只因為鍾露昇的調查非常注意社會階層關係，對於發音人的背景資料紀錄得非常詳細，同時具有社會方言學的價值，我們認爲可以當成是當時的青年對於閩南語變體認同的資料；而洪惟仁等的調查，一開始就是爲了調查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而做的。

雖然兩者存在著一些相同點，但同時也存在著許多差異點，需要捨異求同，儘量把資料的性質調整到一致才能進行比較研究。以下就鍾露昇(1967)和洪惟仁(1999)的調查資料的異同點做一個比較：

(7) 鍾洪共同點：

	鍾露昇	洪惟仁
調查對象	大部分爲大一學生	大部分爲大一學生
受訪者年齡	19-26 爲主	19-20 爲主
受訪者的選擇	隨機取樣	隨機取樣
訪問地點	學校內	學校內
資助單位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⁵ 鍾露昇(1967:34)在序言中說：「筆者於民國五十三(1964)年由美進修語言學回國後，就開始帶領選修語言學的學生作調查。第一年調查了二百多人，五十四年六月師大校慶時候，正經把調查所得公開展覽。五十六(1967)年得到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資助，繼續工作，又調查了二百多人。前後經過三年，雖然只得了一個台灣閩南語的大略輪廓，可是已費了不少力氣。」

(8) 鍾洪差異點：

	鍾露昇	洪惟仁
調查時間	1965-1967	1999
調查目的	台灣閩南語地理方言學	台灣閩南語青年語音認同
調查變項	音讀為主、兼做詞彙	音讀
詞表條項	詞彙	詞彙編入句子中
調查詞彙數	27 詞	47 句 293 字
調查學校	台灣師大、輔仁大學	遍佈全台 12 所大專校院
調查方法	請受訪者發音	讓受訪者聽錄音帶，聽兩次後圈選認同之變體
記音方法	轉寫為 IPA	直接編碼

兩個調查計畫，調查對象都是大一學生，但調查時間相差約 33 年，受訪者的選擇都採隨機取樣方式。還有，兩者都應該屬於正式體(normal style)而非隨便體(casual style) 調查。基於這些共同點，我們認為兩個調查資料可以做「真實時間」比較的根據。

但因為是隨機取樣，而不是經過篩選的，所以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是兩者關於成長地難免有點定義上的模糊，比如我們雖然在問卷裡要求受訪者填寫「成長地」，我們不知道學生填寫的「成長地」是不是和我們的定義相同，受訪者也許把「出生地」或父母親的「家鄉」當成自己的生長地。假定出現了偏漳區人口移民到偏泉區或偏泉區人口移民到偏漳區的情形，因成長地定義不一所產生的誤差無法避免。所幸我們的樣本相當多，或許可以把誤差減到可容忍的範圍內。

另外的問題是調查方法的差異，鍾露昇是用詞表請受訪者按詞發音，研究者再轉寫為 IPA，這種做法可能收集到一些很特別、但出現頻率很少的變體，而洪惟仁等的調查，只選擇了幾個主要的變體發問，所以一開始就把那些很特別、但出現頻率很少的變體當成「異常值」(outlier) (參見 Hatch and Lazaraton 1991:181 的討論)，沒有列入問卷內容。為了減少資料性質的差異，我們的解決方法有以下 6 點：

- (1) 剔除鍾露昇資料中主要變體之外的「異常值」，只採用主要變體統計，以便和洪惟仁的問卷原則取得一致。
- (2) 忽略鍾露昇紀錄中音值上的細微差別，按洪惟仁的音類分析原則，重新編碼，輸入 dbf 檔，以便和洪惟仁的編碼比較。
- (3) 鍾露昇的調查對象只限閩南人，但洪惟仁的調查是所有在台灣生長、會說閩南語的人，本研究只篩選洪惟仁檔案中族群為閩南人的部分比較。
- (4) 鍾露昇的報告中將受訪者的回答按鄉鎮、變體類型歸類，每一個類記下 token 數，然後把當地 token 數最多的變體繪在地圖上。本研究把每一筆 token 都當成隨機取樣的標本，全部算在調查筆數，以便和洪惟仁隨機取樣調查的數據取得一致。

- (5) 鍾露昇的 27 條調查條項中有爲了調查語音差異的、有爲了調查詞彙差異的，但洪惟仁所設計的 47 句所涵 293 個字都是爲了調查語音差異的。本研究只選擇鍾露昇的語音資料中和洪惟仁資料相同的：鼠、豬、雞、皮鞋、~~皮鞋~~、~~糜~~、~~頭毛~~等共 7 個字音作比較。
- (6) 鍾露昇的資料中有關地名的部分，因爲行政區域劃分改變、地名改變，造成兩份調查資料有關受訪者的成長地不一致部分，按洪惟仁時代的地理資料修改。如鍾露昇的資料「木柵」屬於「台北縣」，比較時改爲「台北市文山區」。

經過這樣的調整，還有一個內在的問題是：鍾露昇採用的調查方法是讓受訪者發音，屬於「唸字表」的調查，而洪惟仁是讓受訪者聽錄音帶，聽兩次後圈選認同之變體，並沒有讓受訪者實際發音。「唸字表」和「圈選認同之變體」反映數據必然有所不同，我們猜想後者可能會比前者的數值大一點，因爲心理上的認同通常比行爲上的實踐來得容易，有些人可能心理上認同優勢音，但行爲上不一定能夠反映出來；相反的行爲上可以實踐的，不一定在心裡上充分認同，這些問題在我們的調查中沒有辦法反映出來。不同的調查法可能造成一些誤差，但誤差多少，可能造成數據上多大的落差，尙待調查研究，大概認同調查對於標準音的認同會高一點吧。

另外一個問題是，鍾露昇採用的紀錄方法是讓受訪者發音，然後轉寫成國際音標，發生的誤差機率比較低；但是洪惟仁採用的是讓受訪者聽錄音帶，直接選擇認同的變體，記在問卷上，這種方法造成誤聽、誤記的機率較高。下面的資料中洪惟仁的資料偏漳區內出現了一些老泉音，由我們的調查經驗來看，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最明顯的例子，如表(21)「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鞋」字的反映」，老泉音 æ 無論在那一個方言區都是 0%，但在表(22)「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鞋」字的認同」老泉音 æ 反而有 9-11% 的佔有率，令人不敢相信。我們猜測可能因爲一般人分不清老泉音 æ 和新泉音 ue 的區別而發生誤選的結果，大部分的老泉音回答應該是新泉音。

我們無法估計上面兩個問題可能造成多大的落差或誤差，但是從下面的數據所顯示的「趨勢」是一致的，如果我們不要求精確的數值，兩份資料可能的落差或誤差，應該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此外，我們也只有這兩種資料可用來做「真時比較」。以下姑且不管這些可能的誤差，我們嘗試把兩份資料當成是一種相差約 33 年的大學生閩南語語音變體認同的正式體反應資料，來進行社會方言學的「真時比較」，以檢驗台灣閩南語是否正在進行著語音的變化。

5.3.2.2 相關性的展示與統計

我們採用兩種方法來表現兩種資料的相關性。一種是圖示法。本文通常採用曲線圖，如本文圖(25)就是分別就漳音、新泉音、老泉音三種變體，比較台灣全區央元音韻類音讀的變化所繪的曲線圖。曲線圖顯示老泉音一直佔著穩定的少

數，但是漳音顯示增加了，而新泉音減少了。這種情形在偏泉區的變化圖(28)更明顯。曲線圖所顯示的是相對數值和變化趨勢。

至於數值變化的相關性，基於資料的性質屬於「多項的分類資料」(multiple categorized data)，所以我們採用了 chi-square 檢定，檢查兩種數字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比如我們把錯誤機率(probability)設為 0.005，那麼按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 $\mathcal{d}$) 查表， $\mathcal{d}=2$ 時，其臨界值(critical value)應該是 10.597，假定我們所統計出來的 chi-square 值超過臨界值，就可以證明有顯著差異。

以「鼠」字的音讀為例。根據表(12)，我們主張 33 年間台灣閩南語「鼠」字的音讀有顯著的變化，針對這個命題，「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 H_0)及「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 H_1)分別是：

H_0 ：33 年間台灣閩南語「鼠」字的音讀沒有顯著的變化

H_1 ：33 年間台灣閩南語「鼠」字的音讀有顯著的變化

如果 H_0 成立，那麼必須是 $X^2 \leq 10.597$ ，但是經過我們的統計調查數據的結果，偏泉區的 chi-square 值 $X^2=62.38$ ，遠比 $p < 0.005$ 的臨界值 10.597 大得多，也就是 $X^2 > 10.597$ ，由此否決(reject)了 H_0 的虛無假設，而我們主張的對立假設 H_1 就可以成立了。

以下我們就按這個模式來證明台灣閩南語的語音正在進行著顯著的變化。

5.3.3 三十年間大專青年語音的演變

鍾露昇和洪惟仁等所做的兩份調查資料中，調查條項相同的字有鼠、豬、雞、皮鞋、皮鞋、糜、頭毛等共 7 個字音。比對 4.4 節「台灣閩南語的主要方言變異」所列的主要變項，我們發現鍾露昇資料中沒有有關〈入〉字頭聲母的條項，也沒有陽入聲本調的資料⁶，所以我們可以說鍾露昇(1967)的資料只能提供我們部分韻母音讀變化的比較。⁷

鍾露昇和洪惟仁的資料所能比較只有兩大類韻母：「央元音韻母」及「鼻化音韻母」。茲列表如下(‘—’表示沒有新的變體，新音與老音相同)：

(9)

		彙音妙悟	老泉音	新泉音	十五音	老漳音	新漳音
央元音 韻母	鼠	居	chi	chu/chi	居	chi	—
	豬	居	ti	tu/ti	居	ti	—

⁶ 這個資料有一個陽入聲的「月」字，但這個字是用在「月娘」一詞中，唸的是變調，不是我們所想知道的陽入本調。

⁷ 雖然鍾露昇(1967)所能提供的比較不多，但是如作者在序言所說的：「作者也只希望提供台灣閩南語方言的一個大略輪廓，而這已經費了很大的力氣。」

	皮	科	phə	phe	檜	phue	—
	雞	雞	kəe	kue	稽	*kei	ke
	鞋	雞	əe	ue	稽	*ei	e
鼻化音 韻母	糜	科	bə/māi	be	糜	muē	muāi/bue
	毛	毛	mŋ	—	扛	mō	—

能夠比較的字只有 7 個不免令人遺憾。不過鍾露昇的資料既然只有這些和我們相同，我們也只能一個字對一個字的比較。我們不能拿鍾露昇的一個字的發音和我們的一個字類的發音數據做比較，因為詞彙擴散現象(lexical diffusion)的關係，同一類的字不是每一個字變化的速度都一樣的，比如「鼠」和「豬」的變化速度就不一樣。每一個個別「字」都不能代表一個「字類」。不同的字無法做比較，一類字音也無法和一個字音做比較。我們所要比較的必須是完全同字的字音。

根據表(9)所示，兩份資料共 7 個字可以分為 5 個字類：

(10)

1. 〈居居〉類：鼠、豬
2. 〈科檜〉類：皮
3. 〈雞稽〉類：雞、鞋
4. 〈科糜〉類：糜
5. 〈毛扛〉類：毛

以下逐類、逐字來進行比較。比較時將台灣的閩南語分佈區分為三類，即「偏泉區」(泉)、「偏漳區」(漳)、「混合區」(混)。分區的標準依照洪惟仁〈台灣語言方言分區圖〉(2003 修正版)所示(見【附錄 03】)。

5.3.3.1 〈居居〉類的變化

〈居居〉類的詞彙擴散現象最明顯，「鼠」、「豬」……是傾向於變成漳音[-i]的字，但其他的字，如「煮」、「書」、「如」……等是傾向於變成同安音[-u]，但總趨勢老泉音的[-i]趨向沒落是一致的。後者在鍾露昇(1967)的調查沒有資料，而前者在鍾露昇的詞表中有兩個調查字，即「鼠」和「豬」。這兩個字正好在洪惟仁的詞表中都有，可以做〈居居〉類字音的比較：

5.3.3.1.1 「鼠」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1)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鼠」字音的反映

鼠	總計		漳 chi		新泉 chu		老泉 chi	
方言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28	100%	45	35%	54	42%	29	23%
混	163	100%	89	55%	67	41%	7	4%
漳	193	100%	138	72%	54	28%	1	1%
全區	484	100%	272	56%	175	36%	37	8%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2)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鼠」字的認同

33.8 鼠	總計		漳 chi		新泉 chu		老泉 chi	
方言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80	100%	138	77%	15	8%	27	15%
混	252	100%	194	77%	45	18%	13	5%
漳	263	100%	234	89%	12	5%	17	6%
全區	695	100%	566	81%	72	10%	57	8%

由上面的比較，33 年間老泉音的比率沒有很大的變化，但偏泉區內的老泉音 chi 減少了 8%，新泉音(同安腔) chu 減少了 34%，漳音 chi 增加了一倍以上。總之泉音大量地轉移為漳音了。

再進行 chi-square test 統計，以檢定洪惟仁資料和鍾露昇資料的相關性，結果 chi-square 值如下 (括弧內表示我們採用一個相當嚴格的標準 $p < 0.005$ ，其臨界值=10.597)：

偏泉區 62.38 ($p < 0.005$)

混合區 27.25 ($p < 0.005$)

偏漳區 56.30 ($p < 0.005$)

由 chi-square 值來看，無論那一個方言區，33 年間「鼠」字音的變化都是顯著的。

5.3.3.1.2 「豬」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3)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豬」字的反映

豬	總計		漳 ti		新泉 tu		老泉 ti	
方言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29	100%	76	59%	34	26%	19	15%
混	163	100%	163	100%	0	0%	0	0%
漳	148	100%	148	100%	0	0%	0	0%
全區	440	100%	387	88%	34	8%	19	4%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有兩筆「豬」字，一在 38.1 條，一在 48.1 條，兩者的數字相差極微，48.1 中 ti 變體的合計只佔 5%，38.1 佔 6%，而 ti 變體則增加了 1%。以下只取用 38.1 條，統計結果如下：

(14)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豬」字的認同

38.1 豬	總計		漳 ti		新泉 tu		老泉 ti	
方言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80	100%	143	79%	7	4%	30	17%
混	253	100%	245	97%	3	1%	5	2%
漳	261	100%	247	95%	5	2%	9	3%
全區	694	100%	635	91%	15	2%	44	6%

比較上列兩個數字，我們發現漳音 ti 仍然維持壓倒性優勢，並且略有增加，和「鼠」字一樣，增加的部分都是由同安腔 tu 轉換而來的。雖然老泉州音 ti 看不出顯著的變化，但偏泉區內的新泉音 tu 大量流失，變成漳音了。進行 chi-square test 統計結果，chi-square 值如下：

偏泉區 33.235 ($p < 0.005$)

混合區 5.255 ($p < 0.005$)

偏漳區 8.22 ($p < 0.005$)

由以上的 chi-square 值來看，33 年間的「豬」字音，在偏漳區和混合區沒有顯著的變化，但在偏泉區的變化是顯著的。「鼠」和「豬」都是傾向於變成 i 韻的一類，但是比較上述的資料可見，「豬」字音比「鼠」字音更早變成 i 韻，表現了詞彙擴散現象。

5.3.3.2 〈科檜〉類的變化

〈科檜〉類的字，兩個調查的共同的資料只有「皮鞋」字。比較如下：

5.3.3.2.1 「皮」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5)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皮鞋」字的反映

皮	總計		漳 phue		新泉 phe		老泉 phə	
方言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32	100%	26	20%	80	61%	26	20%
混	162	100%	156	96%	6	4%	0	0%
漳	148	100%	142	96%	5	3%	1	1%
全區	442	100%	324	73%	91	21%	27	6%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6)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皮鞋」字的認同

23.5 皮	總計		漳 phue		新泉 phe		老泉 phə	
方言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77	100%	106	60%	45	25%	26	15%
混	253	100%	191	75%	40	16%	22	9%
漳	262	100%	212	81%	31	12%	19	7%
全區	692	100%	509	74%	116	17%	67	10%

由上表所示，33 年來有關「皮鞋」字的讀音，雖然全區沒有什麼顯著的變化，但是偏泉區的數字變化很大，老泉音[phə]減少了 5%，新泉音[phe]減少了 36%，而漳音增加了 40%。而混合區和偏漳區增加了少數泉音。進行 chi-square 檢定所得 chi-square 值如下：

偏泉區 52.852 ($p < 0.005$)

混合區 32.257 ($p < 0.005$)

偏漳區 18.556 ($p < 0.005$)

由以上的 chi-square 值來看，無論那一個方言區，33 年間「皮」字音的變化都是顯著的。

5.3.3.3 〈雞稽〉類的變化

〈雞稽〉類的字在鍾露昇和洪惟仁的調查資料有兩個共有的字，即「雞」和「鞋」。比較如下：

5.3.3.3.1 「雞」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表中數字因 Excel 軟體自動四捨五入的結果，總數不一定等於 100%)：

(17)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雞」字的反映

雞	總計		漳 ke		新泉 kue		老泉 kəe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30	100%	31	24%	98	75%	1	1%
混	162	100%	159	98%	3	2%	0	0%
漳	148	100%	144	97%	4	3%	0	0%
全區	440	100%	334	76%	105	24%	1	0.2%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8)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雞」字的認同

34.2 雞	總計		漳 ke		新泉 kue		老泉 kəe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79	100%	113	63%	55	31%	11	6%
混	253	100%	210	83%	32	13%	11	4%
漳	259	100%	220	85%	25	10%	14	5%
全區	691	100%	543	79%	112	16%	36	5%

從全區看來，雖然漳音 ke 略有增加，但兩者相差不大。比較顯著的是老泉音 kəe 似乎增加了，這和我們的調查資料相反，我們在汐止的調查，老派的 kəe 音有顯著沒落的現象。爲了追查原因，我們檢查鍾露昇的受訪者出身台北盆駁地帶老安溪方言區的只有一人，來自汐止。洪惟仁的調查資料中混合區、偏漳區分別有 11-14 筆，照筆者的調查經驗判斷，可能有一些受訪者因爲音近聽混了，把 kue 聽成 kəe 了。新泉音的 kue 在偏泉區減少了一半，轉到漳腔的 ke 去了。

進行 chi-square test 檢定結果得 chi-square 值如下：

偏泉區 60.873 ($p < 0.005$)

混合區 23.240 ($p < 0.005$)

偏漳區 15.991 ($p < 0.005$)

由以上的 chi-square 值來看，無論那一個方言區，33 年間「雞」字音的變化都是相當顯著的。

5.3.3.3.2 「鞋」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9)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鞋」字的反映

鞋	總計		漳 e		新泉 ue		老泉 əe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32	100%	30	23%	102	77%	0	0%
混	164	100%	155	95%	9	5%	0	0%
漳	148	100%	144	97%	4	3%	0	0%
全區	444	100%	329	74%	115	26%	0	0%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20)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鞋」字的認同

23.4 鞋	總計		漳 e		新泉 ue		老泉 əe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79	100%	109	61%	50	28%	20	11%
混	254	100%	205	81%	27	11%	22	9%
漳	261	100%	199	76%	34	13%	28	11%
全區	694	100%	513	74%	111	16%	70	10%

在鍾露昇的資料裡唯一來自汐止老安溪腔的青年在「雞」字還唸老泉音 kəe，但是「鞋」這個字卻唸 ue，所以老泉音的數字是 0；但洪惟仁的資料有較多的老泉音，其中有些可能和 ue 混淆而誤答的結果。比較可靠的是偏泉區的新泉音 ue 大量流失到漳音的 e 去了。

進行 chi-square 檢定的統計，得 chi-square 值如下：

偏泉區 77.352 ($p < 0.005$)

混合區 19.469 ($p < 0.005$)

偏漳區 31.703 ($p < 0.005$)

由以上的 chi-square 值來看，無論那一個方言區，33 年間「鞋」字音的變化都是相當顯著的。

5.3.3.4 央元音韻母總檢討

以上的央元音字類的閩南語祖語韻核(nucleus)是央元音，漳州方言很早就移位成非央元音了，唯老泉音還保存著央元音音讀，不過泉州方言內部也早已開始變化，謂之新泉音，新泉音的移位變化方向和漳音不同（詳參拙著洪惟仁 2001、2002,9/7），因此央元音通常有三種變體。這三種變體在台灣經過三百多年的競爭，逐漸有了結果。

以上我們比較了鍾露昇和洪惟仁的調查央元音 3 個類 5 個字的語音變化，發現老泉音和和新泉音都正在向漳音靠攏，經過我們的 chi-square 檢定證明每一個

字的變化都是非常顯著的，尤其是泉腔區的 chi-square 值遠比其他兩個區大。我們用「真實時間」的比較，證明了 33 年間台灣閩南語的央元音字類的確已經發生了變化。據此可以推論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所顯示的「表面時間」的變化傾向的確是「進行中的變化」而不只是穩定的「年齡級差」。

以下分台灣全區和泉腔區，就上述的變化方向做個總檢討。

5.3.3.4.1 台灣全區央元音韻類音讀的變化

茲分漳音、新泉音、老泉音三類，將上述 5 個字音合計如下：

(21) 鍾露昇資料台灣全區合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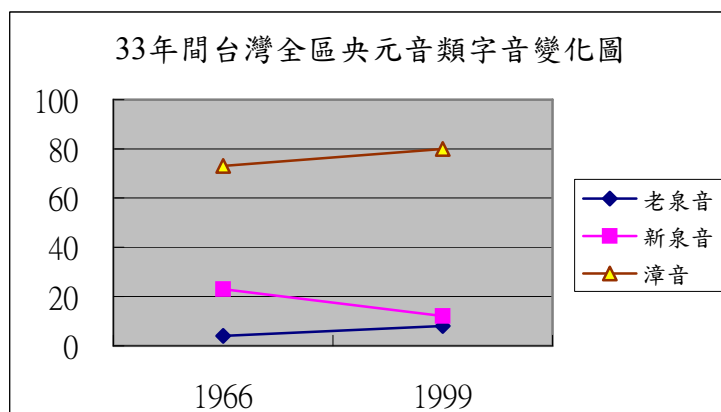
	總計		漳音		新泉音		老泉音	
鼠	484	100%	272	56%	175	36%	37	8%
豬	440	100%	387	88%	34	8%	19	4%
皮	442	100%	324	73%	91	21%	27	6%
雞	440	100%	334	76%	105	24%	1	0.2%
鞋	444	100%	329	74%	115	26%	0	0%
合計	2250	100%	1646	73%	520	23%	84	4%

(22) 洪惟仁資料台灣全區合計

7	總計		漳音		新泉音		老泉音	
鼠	695	100%	566	81%	72	10%	57	8%
豬	694	100%	635	91%	15	2%	44	6%
皮	692	100%	509	74%	116	17%	67	10%
雞	691	100%	543	79%	112	16%	36	5%
鞋	694	100%	513	74%	111	16%	70	10%
合計	3466	100%	2766	80%	426	12%	274	8%

由上面的數據可見，33 年間，漳音和老泉音都略有增加，但新泉音明顯的減少。漳音只增加 7%，老泉音由 4%到 8%，雖然表面增加了 2 倍，但是老泉音的比例本來就很少，這樣的差別不能算是顯著差異，我們可以說泉腔區的知識階層 33 年前就已經達到穩定的少數了；至於新泉音由 23%減為 12%，顯著地減少了。茲將兩個資料總計列表如下，以見台灣全區 33 年間央元音韻類音讀的變化。

(23)



以上以百分比所繪製的曲線圖看出漳音佔了優勢，卻不太看得出兩個時代變化的顯著性，但是經過我們根據筆數(frequency)進行 chi-square 檢定結果，chi-square 值 142.244 ($p < 0.005$)，證明是非常顯著的變化。

5.3.3.4.2 偏泉區央元音韻類音讀的變化

台灣全區央元音韻類音讀的變化並不顯著，但是偏泉區內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茲分漳音、新泉音、老泉音三類，將上述 5 個字音合計如下：

(24) 鍾露昇資料偏泉區合計

	總計		漳音		新泉音		老泉音	
鼠	128	100%	45	35%	54	42%	29	23%
豬	129	100%	76	59%	34	26%	19	15%
皮	132	100%	26	20%	80	61%	26	20%
雞	130	100%	31	24%	98	75%	1	1%
鞋	132	100%	30	23%	102	77%	0	0%
合計	651	100%	208	32%	368	56%	75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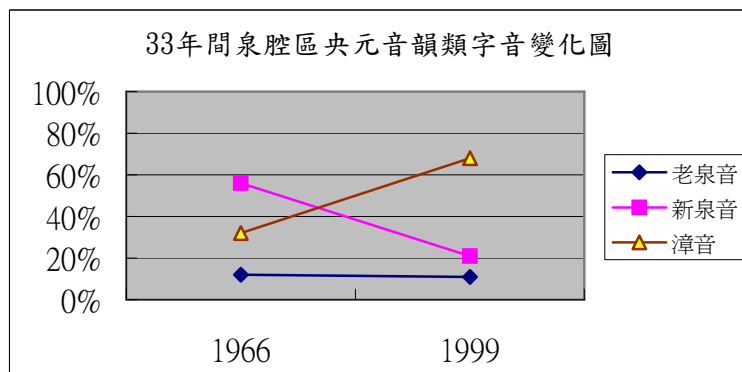
(25) 洪惟仁資料偏泉區合計

	總計		漳音		新泉音		老泉音	
鼠	252	100%	194	77%	45	18%	13	5%
豬	180	100%	143	79%	7	4%	30	17%
皮	177	100%	106	60%	45	25%	26	15%
雞	179	100%	113	63%	55	31%	11	6%
鞋	179	100%	109	61%	50	28%	20	11%
合計	967	100%	665	68%	202	21%	100	11%

由上面的數字可見，兩個時代的老泉音沒有顯著的變化，但是新泉音和漳音的比率顯示非常顯著的變化。我們看出 1960 年代的偏泉區知識青年有 56% 採用新泉音，變成漳音的只有 32%，換言之仍不失泉腔特色；但是 1990 年代的調查，偏泉區的知識青年採用新泉音的由 56% 降到 21%，但是變成漳音的由 32% 增加

到 68%，增加率在一倍以上。這個數字說明了：33 年間在新泉音和漳音的競爭中漳音事實上取得了絕對的優勢。現在將 33 年間偏泉區三種變體的消長按平均百分比製成下圖：

(26) 33 年間泉腔區央元音韻類字音變化圖



以上的曲線圖明顯的告訴我們 33 年間知識分子央元音字類的語音變化趨勢，老泉音由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一直保持穩定的少數，但是新泉音和漳音則成交叉狀的消長趨勢，新泉音急速第衰頹而向漳音靠攏。我們再做一下 chi-square 檢定，得到 238.529 ($p < 0.005$)，證明變化非常顯著。

5.3.3.4.3 偏泉區真實時間與表面時間的比較

再比較 1999-2002 我們所做的社會方言調查。我們同樣選取五個完全相同的字，分成三個字類，加以平均來看看音變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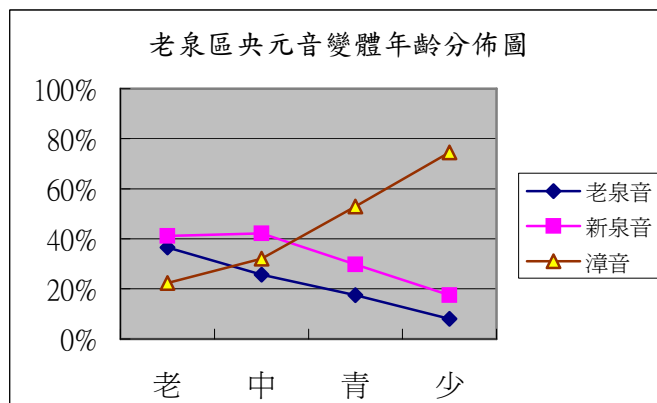
我們把「偏泉方言」中央元音韻類目前尚保存央元音音讀的方言叫做「老泉腔方言」，其分佈區謂之「老泉區」，相對的，「偏漳方言」中鼻音韻類〈禪〉字母目前上保存 uinn 音讀的方言叫做「老漳腔方言」，其分佈區謂之「老漳區」。我們只選擇變化最明顯的老泉區，統計結果如下表所示：

(27) 台灣老泉區央元音韻類變體的年齡分佈

	老	中	青	少
老泉音	36.5%	25.7%	17.5%	8.0%
新泉音	41.1%	42.2%	29.7%	17.5%
漳音	22.4%	32.1%	52.9%	74.5%

絕對數字所顯示的意義不大，因為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中方言點的選擇不是隨機取樣，而有所選擇的，所以這裏我們所要比較的只是它們的音變趨勢，請看以下的曲線圖：

(28) 老泉區央元音韻類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這是一個「表面時間」的音變趨勢圖，我們可以拿這個圖和(26)的「真實時間」的音變趨勢圖作一個比較。我們的中年層設定為 41-60 歲戰後出世的一個世代，正好和鍾露昇 1966 所調查的年齡相當，所以應該由圖(28)的中年層以下的曲線和圖(26)作比較。我們把兩圖做比較，發現音變趨勢幾乎是一致的：漳音一致地陡直上升，新泉音由中年層開始陡直地下滑。

比較不同的是保存央元音變體的老泉音，在圖(26)是緩降的曲線，但在圖(28)的曲線則比較陡。這個差異正好反映了知識階層和一般民衆的差異，因為鍾露昇(1967)和我們的認同調查(1999)，對象是大專學生，但是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的對象大部分是一般勞動階級。知識分子屬於白領階級，白領階級向優勢音靠攏的音變速度比勞動階級高，這是普遍自然的現象。

由這個比較，我們已經有力地證明了，在央元音韻類音讀的變化，真實時間比較所顯示的趨勢和表面時間所顯示的音變趨勢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所顯示的音變趨勢的確反映了「進行中的變化」。

5.3.3.5 〈毛扛〉類的變化

5.3.3.5.1 「毛」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調查資料有兩個〈毛扛〉類的字，即「兩_斤」和「頭毛」(頭髮)，中古音前者屬陽聲韻，後者屬陰聲韻，在台灣閩南語，兩者的變化方向完全不一樣。「兩」漳音 nō，泉音 nŋ，兩者競爭的結果，台灣優勢音傾向於變成 nŋ；「毛」漳音 mō，泉音 mŋ，兩者競爭的結果，台灣優勢音傾向於變成 mō，所以兩個字各有代表性。可惜我們的大學生認同調查字表沒有「兩」字，只有「毛」字，因此以下的比較只限於「毛」字的音讀。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29)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_頭毛」字的反映

_頭 毛	總計		漳 mō		泉 mŋ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14	100%	9	8%	105	92%
混	144	100%	20	14%	124	86%
漳	139	100%	131	94%	8	6%
全區	397	100%	160	40%	237	60%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30)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_頭毛」字的認同

62.1 _頭 毛	總計		漳 mō		泉 mŋ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78	100%	120	67%	58	33%
混	251	100%	159	63%	92	37%
漳	262	100%	223	85%	39	15%
全區	691	100%	502	73%	189	27%

從上面的統計看出，33 年間漳音和泉音的優勢完全逆轉。1960 年代泉音在偏泉區和混合區佔著絕對優勢 (86-92%)，但是到了 1990 年代泉音的 mŋ 只剩 33% 或 37% 的佔有率，而漳音的 mō 在偏泉區和混合區的佔有率由 8% 或 14% 上升到 63% 或 67%。進行 chi-square 檢定的統計，得 chi-square 值如下：

偏泉區 99.832 ($p < 0.005$)

混合區 90.322 ($p < 0.005$)

偏漳區 7.316 ($p < 0.010$)

由以上的 chi-square 值來看，無論那一個方言區，33 年間「毛」字音的變化都是相當顯著的，只有漳腔區的變化顯著性比較低，但以 $p < 0.010$ 的標準，顯著性還是很高的。

5.3.3.6 〈科糜〉類的變化

鍾露昇的資料中有一個特別的字「糜」，這個字的老漳音 muē，屬鼻音韻，但老泉音 bə，屬口音韻，所以不列入上述的央元音韻類的重要字類名單內。但既然兩份調查詞表都有這個事項，值得做真時比較。

5.3.3.6.1 「糜」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中有八種變體，其中 5 種在現代台語中比較常用，被列入洪惟仁的調查條項中，其餘 3 種少用，在洪惟仁的資料中沒有列入問卷中，所以比較的時候只列兩者變體相同的資料加以統計，其他變體只列為參考。統計結果如下：

(31)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糜」字的反映

糜	總計		老泉 bə		新泉 be		折衷 buē		新漳 muāi		老漳 muē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21	100%	21	17%	76	63%	5	4%	10	8%	9	7%
混	150	100%	0	0%	5	3%	1	1%	79	53%	65	43%
漳	145	100%	1	1%	6	4%	1	1%	78	54%	59	41%
全區	416	100%	22	5%	87	21%	7	2%	167	40%	133	32%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少數的變體，列如下表以爲參考：

(32) 鍾露昇調查資料中「糜」其他的變體

	ma	mai	me
泉	1	6	2
混	0	12	1
漳	0	3	0
總計	1	21	3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33)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糜」字的認同

37.1 糜	總計		老泉 bə		新泉 be		折衷 buē		新漳 muāi		老漳 muē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77	100%	14	8%	46	26%	23	13%	45	25%	49	28%
混	252	100%	9	4%	11	4%	9	4%	169	67%	54	21%
漳	263	100%	8	3%	19	7%	5	2%	136	52%	95	36%
全區	692	100%	31	4%	76	11%	37	5%	350	51%	198	29%

上表列了 5 種變體，泉音有老、新兩種，和上述其他的情形相倣，但漳音變體比其他的字音多了很多，muē 是最古老的變體，muāi 比較新，最新的是折衷泉腔無鼻音的變體 buē。上列的數字，台灣全區的老泉音 bə 是穩定少數，沒有顯著變化，新泉音 be 則總計下降到 33 年前的一半強。

偏泉區無論是老泉音 bə 或新泉音 be 都減少了一半以上。相反的，漳音各種變體都穩定增加，尤其是偏泉區的增加率最多。整體而言新漳音 muāi 的增加率最多，1960 年代只有 40% 的佔有率，1990 年代已經升高到 51%，佔有率超過一半了；其次是 muē，全區都穩定地維持在 30% 左右。

進行 chi-square 檢定的統計，得 chi-square 值如下：

偏泉區 61.869 ($p < 0.005$)

混合區 27.199 ($p < 0.005$)

偏漳區 5.324 ($p < 0.3$)

由以上的 chi-square 值來看，無論那一個方言區，33 年間「糜」字音的變化

都是相當顯著的，只有漳腔區的變化顯著性比較低，但以 $p < 0.3$ 的標準，也有中度的顯著性。

5.3.3.7 鼻音韻類總檢討

閩南語所謂「鼻音韻母」指韻核具有鼻音特徵的韻母，韻核鼻音的歷史來源主要是鼻音韻末，如「兩」、「酸」、「光」…等，這一類韻母在漳腔都唸成鼻化元音 $\tilde{o}$ 或 $\tilde{u}$ ，但在泉腔則一律唸成 η ，根據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結果發現，台灣閩南語演變的趨勢是變成泉音 η 。另一種韻核鼻音的歷史來源主要是鼻音聲母，所有古鼻音聲母今閩南語仍保存鼻音的，聲母和韻核都必須同時有鼻音，謂之「聲母韻核」鼻音協同，如「罵」、「媽」、「貌」等，本文所討論的「毛」和「糜」就是屬於這一類，這類字的韻母在漳腔也是唸鼻化元音，但有些字在泉腔變成成音節鼻音，「毛」唸成 $m\eta$ 就是一個代表；有些字泉腔失去鼻音，如「糜」唸成 $b\tilde{o}$ 就是一個代表。由此可見雖然在歷史上同屬鼻音韻母，但在「通變系統」(diasystem)上應該分成不同的字類來處理。因為偏泉區的變化總是比較激烈，以下我們還是分為「台灣全區」和「偏泉區」來做比較，因為兩個類都只有一個字。

5.3.3.7.1 台灣全區鼻音韻類音讀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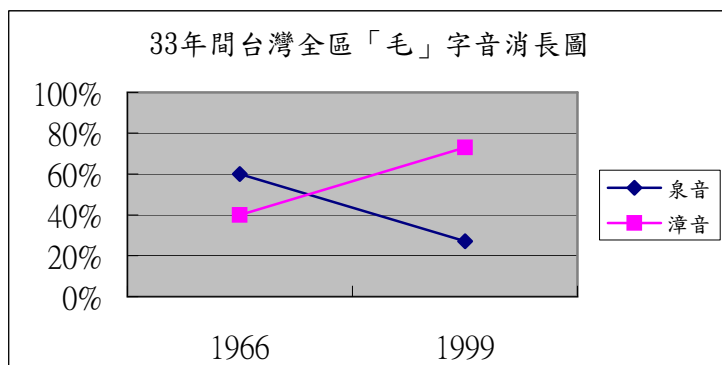
我們把表(32)(33)整理為下表：

(34) 台灣全區「_頭毛」字音的變化

	泉 $m\eta$	漳 $m\tilde{o}$
1966	60%	40%
1999	27%	73%

然後製成製成曲線圖。下圖中泉音和漳音正好成了 X 狀交叉圖，泉音走向衰頹，而漳音佔了優勢：

(35) 33 年間台灣全區「_頭毛」字音消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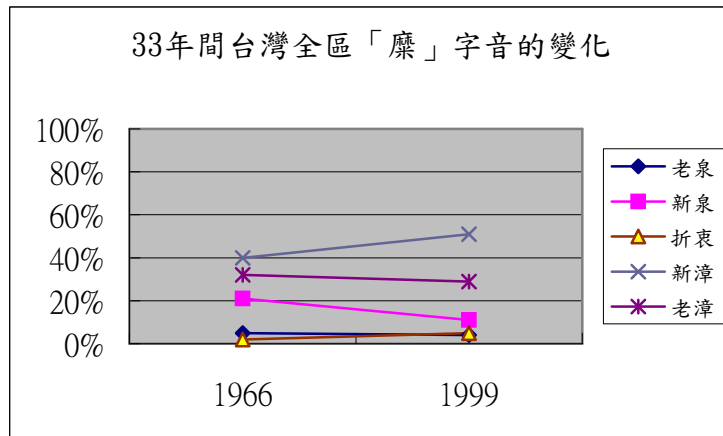
再看台灣全區「糜」字音的變化。「糜」字音的變體比較多，我們比較 5 種變體，茲將上面的資料整理如下表：

(36) 台灣全區「糜」字音的變化

	老泉 bə	新泉 be	折衷 buē	新漳 muāi	老漳 muē
1966	5%	21%	2%	40%	32%
1999	4%	11%	5%	51%	29%

再製成下面的曲線圖：

(37) 33 年間台灣全區「糜」字音變化圖



上面的曲線圖顯示老泉音 bə 一直保持穩定少數，老漳音 mue 沒有顯著增加，倒是新泉音 be 衰頹了，而新漳音 muai 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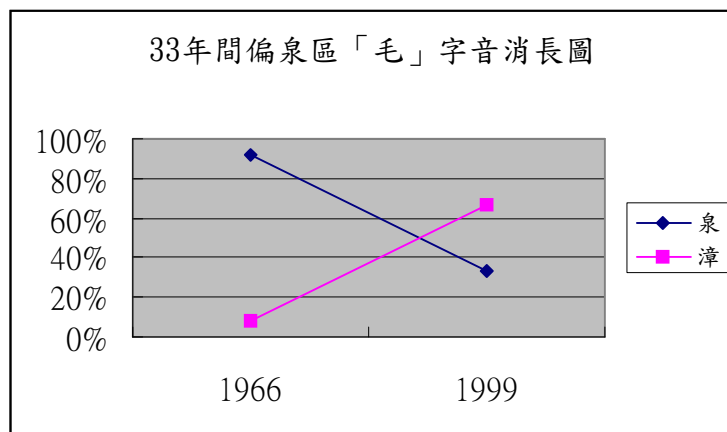
5.3.3.7.2 偏泉區鼻音韻類音讀的變化

(38) 泉腔區「頭毛」字音認同的變化

	泉 mŋ	漳 mǒ
1966	92%	8%
1999	33%	67%

製成消長圖如下：

(39) 33 年間泉腔區「頭毛」字音消長圖



由上圖看出來，在漳音 mo 與泉音 mŋ 正好成了 X 狀消長，偏泉區的泉音

急速沒落而漳音上升而超越了泉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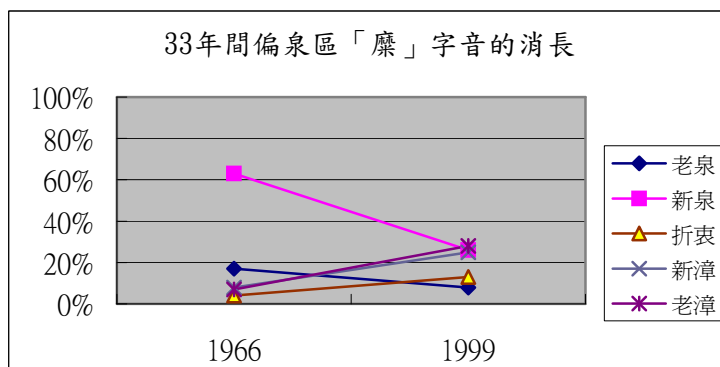
再看看偏泉區的變化。

(40) 偏泉區「糜」字音的變化

	老泉 bə	新泉 be	折衷 bue	新漳 muāi	老漳 muē
1966	17%	63%	4%	8%	7%
1999	8%	26%	13%	25%	28%

製成曲線圖如下：

(41) 33 年間偏泉區「糜」字音的消長圖



由上圖可見，偏泉區內無論老泉音 ber 或新泉音 be 都呈現了急速的衰頹，其他的漳腔音都上升了，雖然老漳音 mue 和新漳音 muai 旗鼓相當，但是比較圖(37)看來，似乎新漳音 muai 有較大的活力。

總結上面的論證，雖然「毛」字音和「糜」字音代表著兩種不同的鼻音韻字類，但是共同的特點是韻核的鼻音都不是由韻尾來的，而是由聲母來的。漳泉競爭的結果，漳音佔了優勢，而泉音都沒落了。這種趨勢和央元音的漳泉音競爭是平行的。

5.3.3.7.3 偏泉區真實時間與表面時間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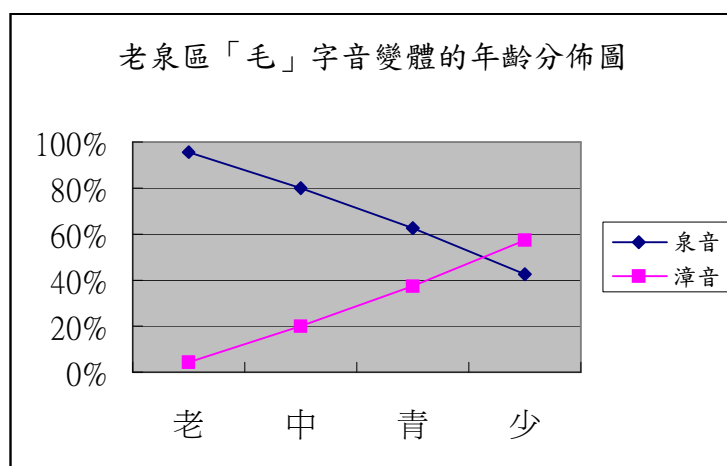
這一節和央元音韻類一樣，我們要拿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資料所顯示的「表面時間」來和上面所討論的「真實時間」比較一下是否有一致的趨勢，我們只要比較偏泉區的音變趨勢。

先看「頭毛」字社會方言調查結果。

(42) 台灣偏泉區「頭毛」字音變體的年齡分佈

	老	中	青	少
泉音 mŋ	95.9%	80.0%	62.7%	42.2%
漳音 mo	4.1%	20.0%	37.3%	57.8%

(43) 老泉區「毛」字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這是「毛」字音變體在年齡分佈上所顯示音變的「表面時間」，我們拿來比較圖(35)的「毛」字相差 33 年的「真實時間」的音變比較一下，就可以發覺兩者的音變趨勢是一致的：泉音 $m\eta$ 陡直下降，而漳音 mo 陡直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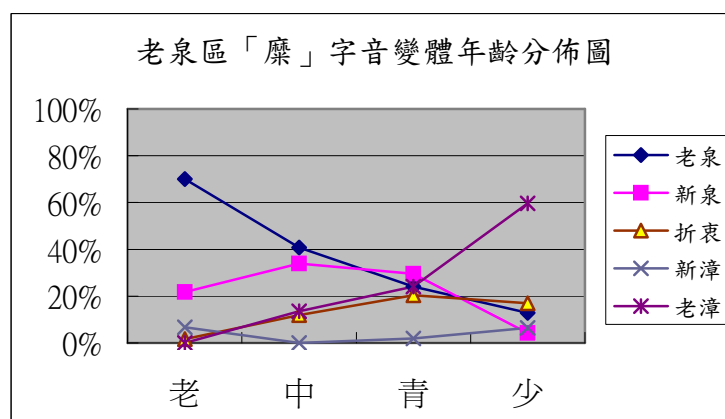
再看「糜」字音的社會調查結果。

(44) 台灣老泉區「糜」字音變體的年齡分佈

	老	中	青	少
老泉音 ber	70.0%	40.7%	24.1%	12.8%
新泉音 be	21.7%	33.9%	29.6%	4.3%
折衷 bue	1.7%	11.9%	20.4%	17.0%
新漳音 muai	6.7%	0.0%	1.9%	6.4%
老漳音 mue	0.0%	13.6%	24.1%	59.6%
合計	100%	100%	100%	100%

再製成下面的曲線圖：

(45) 老泉區「糜」字音變體年齡分佈圖



由上圖可見，老泉區內無論老泉音 ber 或新泉音 be 呈現了急速的衰頹，其

他的漳腔音都上升了，這一點和圖(41)所顯示的「真實時間」是完全一樣的趨勢；所有的漳音都呈現上升的趨勢，但老漳音 mue 陡直上升，遠比新漳音 muai 更具活力。

因為取樣的基礎不盡相同，所以我們不比絕對的數字，只看趨勢，由上面「毛」、「糜」兩個字的字音看來，泉腔音都表現著衰頹的趨勢，而漳腔音則顯示上升的趨勢，證明這個社會方言調查所顯示的「表面時間」的確反映了台灣閩南語「進行中的變化」，而不是一個「穩定的年齡級差」。

5.4 小結

任何語言內部都有方言變異，方言變異可能在年齡層上表現了漸層變化，叫做「年齡級差」(age grading)，這種共時的變異通常反映了歷時變化的現象，但是因為有些特殊的情形，年齡級差只是一種循環的共時變異，而不是「進行中的變化」(change in progress)。因此年齡級差所呈現的只是一種「表面時間」，而不是「真實時間」。

本節提出證明「年齡級差是進行中的變化」的幾個方法，有「語言不安全感的推論」之類語言社會學的證明、「韻書、辭書與方言調查紀錄」等文獻紀錄的證明，前者不是語言內部直接的證明，後者沒有辦法提供全面的、動態的資訊，所以都不能算是完美的論證。

最完美的論證是社會語言學「真實時間」的證明。社會語言學所謂「真實時間」(real time)是對同一社會階層、在不同的兩個時點所進行的調查結果加以比較所顯示的時間差異。非常幸運的，鍾露昇(1967)替我們留下 448 位大學生的社會語言學調查紀錄，而我們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洪惟仁等 1999-2002)計畫也做了 769 份「台灣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問卷調查。本文將兩份資料儘量作同質化處理，進行一個「真實時間」的比較。

我們比較的內容是兩份調查資料中具有相同調查條項的兩個字類：央元音韻類 5 字和鼻音韻類 2 字，我們把台灣閩南語方言分為三個方言區，偏泉區、偏漳區、混合區，然後利用 chi-square 檢定，證明兩份資料具有顯著的差異性，也就是說由 1966 年鍾露昇所調查的和 1999 洪惟仁所調查的兩份資料表現的「真實時間」變化，不論在那一個方言區都是顯著的。

然後我們分台灣全區和變化最明顯的偏泉區做總結性比較，chi-square 檢定證明變化非常顯著。而我們的曲線圖顯示，在央元音韻類或鼻音韻類這兩個字類，都顯示了 33 年間，台灣閩南語整體地向漳音靠攏。這是「真實時間」的證明。

最後我們從社會方言調查資料中選取和上述「真實時間」所比較的 7 個完全相同的字，統計出各個不同的變體在年齡層上的分佈，並分類總計，就其分佈的

百分比繪成曲線圖，這些圖所顯示的是「表面時間」。我們只比較了老泉區「表面時間」和偏泉區的「真實時間」，發現兩者的音變趨勢幾乎是一致的，尤其是央元音變體和「毛」變體，簡直是「若合符節」，至於「糜」字音的變化，泉音和漳音同樣表現了 X 狀交叉的消長趨勢，但是在「真實時間」的比較中，新漳音 muai 表現了較大的競爭活力，而在「表面時間」的比較中，老漳音 mue 表現了較大的活力。

總而言之，本章證明了央元音韻類和鼻音韻類這兩個字類，「表面時間」和「真實時間」所顯示的音變趨勢是一致的，有力地證明了「表面時間」所顯示的共時變異的確是反映了「進行中的變化」而不是「穩定的年齡級差」。

我們據此推論：我們所進行的社會方言調查資料所有在年齡層上所顯示的共時變異也應該都是反映了「進行中的變化」而不是「穩定的年齡級差」。

第六章 〈入〉字頭的衰退

從第六章開始，我們將分聲母、韻母、聲調三個面向探討台灣閩南語的「共時變異」，根據第五章相距 33 年間的兩份社會方言學調查資料的「真實時間」的比較證明七個字音的共時變異是反映了「進行中的變化」，我們以此推論以下的社會方言學所證明的共時變異是歷時變化在共時方言的反映，是「進行中的變化」，而不只是穩定的年齡級差。我們也同時對這些方言現象的所以然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本章討論〈入〉字頭聲母的衰退。

6.1 文獻紀錄與字類

6.1.1 〈入〉字頭變化的文獻紀錄

〈入〉字頭相當於中古的〈日〉母，中古的〈日〉母閩南語白話音變成 h-，如「耳」hinn⁷[hĩ]，但文讀音一律唸成〈入〉字頭。另外，〈入〉字頭也有一小部分來自〈喻〉母(如「愈」ju²、「喻」ju⁷…等)或〈精〉系聲母(如「字」ji⁷)。

所有的漳泉閩南語的早期韻書，包括泉州最早的韻書黃謙《彙音妙悟》(1800)、漳州最早的韻書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1820)都一致記載著閩南語有十五個字頭(聲母)，在閩南語傳統聲韻學中，「聲母」謂之「字頭」(ji⁷thau⁵)，閩南語的聲母音位有十五個，謂之「十五音」(sip⁸ngo²im¹)。而〈入〉、〈柳〉、〈語〉分立，並沒有發生合流現象。學者對於共同閩南語聲母的擬音也沒有什麼異見，大概和現代保存〈入〉字頭聲母的方言一致：〈入〉唸 j [dz/z]、〈柳〉唸 l、〈語〉唸 g。

根據調查，閩南語〈入〉字頭有三種主要的變體：j [dz/z]¹、l [d/l]、g。現代方言中凡是唸成 l-的都和〈柳〉字頭的 l-混同了，但是唸成 j-的都和〈柳〉字頭的 l-對立。根據歷史語言學的原理，已經混同的字類是不能按原來的分別重新分為兩個字類的，因此運用比較構擬法我們也可以很容易的證明 j-變體是比較存古的形式。

另外唸成 g-的都混入〈語〉字頭的 g-了，而且只有在介音-i-前面的才會唸成 gi-，如「字」gi⁷；在其他的環境下通常還是唸成 j-，如「熱」juah⁸，不唸成 *guah⁸。由此可見 j→g 是有條件的，我們運用內部構擬法，也可以證明是 j→g，而不會是 g→j。

¹ j 是台灣閩南語羅馬字通行的正書法，我們借用來涵蓋[dz]或[z]兩種方言變體，本論文於必要時用羅馬字抽象地涵蓋幾個音值不同的音位。

由此我們已經很有理由重建共同閩南語〈入〉、〈柳〉、〈語〉是分立的三個聲母，混同是後來的方言現象。

現代閩南語，包括泉州、廈門、台灣，甚至漳州的調查報告都報導了〈入〉字頭衰退，其涵字混入其他字頭的現象。其消失的過程有可靠的文獻紀錄。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1873)的〈附錄三〉首先記載了泉州、晉江的〈入〉字頭唸 l，與〈柳〉合流，但廈門〈入〉j-與〈柳〉l-仍分立。小川尚義(1907:210)說廈門、漳州〈入〉字頭唸 z，但泉州、同安 dz 和 l 並存。周辨明(1930)記載的廈門音 dz 和 l 是分立的，並且還說 dz-有一個鼻化的變體 nz-(即〈入〉字頭接鼻音韻核時所發的音)，那是一個鼻化擦音，而不是 n 接著 z。但是羅常培同時期做的調查報告《廈門音系》卻說他所調查的林先生「凡是[dz]聲母都變成[l]聲母，並沒有一個例外。」(羅常培 1931:8) 由上引文獻記載看來，j→l 這條規律，大概是十九世紀以前就開始了，以泉州為中心逐漸向廈門擴散，大約 1930 年代以前已經擴散到廈門了，同時的廈門 j/l 是並存的。但廈門大學《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1981)正式廢除了 j，〈入〉字頭聲母全部標成 l。這標示著二十世紀末期廈門已經完成了 j→l 的音變規律了。而泉州市當然更早就變成 l 了，現在已經聽不到 j，全部變成 l 了(王建設 1994(上):34)。

字典、辭典通常規範性大於描寫性。杜嘉德雖說泉州、晉江的〈入〉字頭唸 l，但在字典的本文泉州音仍標示為 j。

台灣基督教傳教士所做的辭典及台灣總督府出版的辭典通常都是以〈入〉、〈柳〉分立的老廈門音為閩南語的標準音(norm)，即使在台灣編輯的閩南語字典，也不一定能夠反映台灣閩南語的語音事實，所以方言學的參考價值比較低。

王育德《台灣語常用語彙》(1957)在〈例言〉說：「本書的發音全部根據著者的故鄉台南市的發音。」根據我們的調查，台灣南部大部分〈入〉字頭唸 j[z/dz]，唯獨台南市區唸 l。照作者的編輯原則，他的字典應該沒有〈入〉字頭了？但是他在該書的緒論〈台灣語概說〉中卻又說：「[dz]…的音泉州人和廈門人發 l 音，我也發 l 音，但[dz]相當於中古漢語的日母字，羅馬字化時以歷史拼音法(歷史仮名遣い)保存下來較方便。」(王 1957:21)換言之，即使是標榜描寫語言學原則的語言學家所做的字典也要考慮語音規範問題，而以標準音(norm)取代實際的音讀。

所以我們認為辭書之類的歷史文獻往往為了實用上的語音規範或歷史保存的目的，把瀕臨消失或甚至已經消失的音讀區別保存下來。它們所紀錄的方言事實往往是比较保守的，但辭書上的序文、附錄之類的說明反而能夠記載方言的事實；如果我們能夠旁徵博引，把許多的文獻紀錄排比下來，語言演變的過程，如上文所述〈入〉字頭聲母的演變軌跡還是可以考察出來的。

綜合上引文獻紀錄，我們認為〈入〉字頭聲母最古老的唸法是 j。誠如小川尚義所觀察的，漳音多唸成擦音[z]，而泉音多唸成塞擦音[dz]。

根據我們在台灣所做的地理方言學調查，偏漳方言的確大部分唸成[z-]，在齊齒介音之前同化為[z]，但部分新漳腔方言在介音-i 之前變成[g-]；保守的老泉腔方言的老年層尚保存[dz-]讀，但新泉音變成[l-]。另一種是漳泉折衷型，林珠彩(1995:195)的調查記載了高雄小港方言的〈入〉字頭聲母，老年層差不多都唸[dz]，但隨著年齡的下降，音讀有了分化，在齊齒音之前變成新漳音 g(i)，但在合口音之前變成新泉音 l(u)，[dz]在青年層完全消失。在合口音前 j→l 可以說是不分漳泉的共同音變趨勢。

由傳統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的報告看來，台灣閩南語的〈入〉字頭正呈現三個變體互相競爭的局面，即古老的 j 和兩個新變體競爭，而新泉音 l 和新漳音 g 也在進行競爭。以下的社會方言調查顯示古老的 j-變體正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越來越少人使用，印證了文獻紀錄所顯示的演變趨勢；g 變體曾經企圖竄升，卻輸給了新泉音 l-。整體說來，台灣閩南語〈入〉字頭聲母是在崩潰之中，正趨向於變成 l-，和〈柳〉字頭混同。

6.1.2 〈入〉字頭的字類

雖然〈入〉字頭聲母是在崩潰之中，但是並不是每個字崩潰的速度都一樣，本文將證明〈入〉字頭是根據韻母環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化速度，因而〈入〉字頭還可以再細分為幾個次範疇。

〈入〉字頭的字類主要是根據介音的不同如分類，閩南語的介音有 i 和 u 兩個，傳統漢語聲韻學有 i 介音的韻母叫做「齊齒音」，有 u 介音的韻母叫做「合口音」，而沒有介音的韻母叫做開口音。因而根據介音可以分為三個字類，其中以齊齒韻的字最多，而開口韻的字最少(如表(1)所示，只有泉腔方言可以配開口韻 ə 或 e，這個字類漳音唸成合口韻)。

此外我們也發現，鼻音韻尾對於〈入〉字頭音讀變化的速度也有影響，有鼻音韻尾的韻母叫做「陽聲韻」，本章將證明陽聲韻的變化速度比陰聲韻及入聲韻快。這樣我們可以根據介音和韻尾的不同把〈入〉字頭的字根據韻母的不同分為 5 個字類。如下表所示（表中陽聲韻類的-N 表鼻音韻末-m, -n 等，所謂「齊齒韻」是「齊齒非陽聲韻」的簡稱，「合口韻」是「合口非陽聲韻」的簡稱）：

(1) 〈入〉字頭出現的韻母類型

環境	老泉音	新泉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齊齒韻	ji-	li-	ji-	gi-	字、迕、二、日、入、兒、(乳 _漳)
齊齒陽聲韻	jiN	liN	jiN	giN	人、忍
合口韻	ju-	lu-	ju-	lu-	熱、裕、(乳 _泉)
合口陽聲韻	jun	lun	jun	lun	閏、潤、韌
合/開口韻	jə	le	jue	lue	(掇)

由上表可知，新泉音不分環境都傾向於：j→l；但新漳音則要看環境，在齊

齒音的環境下變成 gi，但在合口韻的環境下，傾向於不變，更新的方言也開始變成 lu-，沒有變成 gu- 的。

但是上述有兩個字漳泉的介音不同，「豆乳」字漳音 ji²，齊齒韻；泉音 ju²，合口韻。又「掇」(揉)字漳音 jue⁵，合口韻，泉音 jə⁵，開口韻；因為漳泉的環境不同無法做比較，所以在本研究中就暫時不做為比較的對象。²

按照韻母性質的不同，漳泉有不同的對應關係，其「通變系統」(diasystem)可以分為 5 個字類，排除漳泉韻母的差異，漳音韻母環境全同的〈入〉字頭聲母變項可以分為以下 4 個字類(以下各字後面所記的是最保守的音讀)：

1. 〈日〉類：無論漳泉都接著一個介音-i-的非陽聲韻，問卷收了「寫字」ji⁷、「迱(連)」jiok⁴、「十二」ji⁷、「日頭」jit⁸、「入來」jip⁸、「兒」ji⁵等 6 個字。

這一類的老泉音保存 ji-，但新泉音變成 li-；漳腔較能保存 ji-，但新漳音變成 gi-。

2. 〈忍〉類：無論漳泉都接著一個介音-i-的陽聲韻，如「人蔘」jin⁵、「忍耐」jim²等 2 個字。

這裏所調查的兩個字都是文言詞，「人」字的口語詞是 lang⁵，「忍」的口語詞是 lun²，不論漳泉早就變成 l 聲母了。

3. 〈熱〉類：這一類無論漳泉都是合口開音節的字，問卷收了「寒熱」jua⁸、「富裕」ju^{7 3}等 2 字。

這類字新漳音不會變成*gu-；但新泉音照樣會變成 lu-。

4. 〈靚〉類：這類字全部是陽聲韻 un 的字，字表收了「閏月」jun⁷、「潤

² 另外還有一個「外」字(多)，用於「外脩」gua⁷ce⁷一詞，泉腔方言多唸成 jua⁶，是「若夥」*jioh⁸ua⁶的合音，「若」jioh⁸是入字頭，所以可以說泉腔的 jua⁶後來變成 jua⁷→lua⁷，應屬〈入〉字頭；但漳腔方言多唸成 gua⁷，應屬〈語〉字頭。依梅祖麟(1999)的考證 ua^{7/6}的本字是「夥」，但這個 g 聲母的來源是什麼，照梅文末附的資料，所有閩語的「夥」字都是無聲母，所以漳州的「夥」字也應該是 ue⁷，而聲母 g 另有來源，一個可能的來源是由 jioh⁸變成新漳音 gioh⁸，然後合音成 gua⁷，擴散到整個漳腔方言，可是為什麼只有這個 gua⁷音特別會擴散到整個漳腔方言也很不可解，既然這個 g 的來源成謎，成不規則的漳泉對應，所以也不列入本文討論的對象。

³ 雖然在《十五音》韻書「富裕」與「豆乳」、「寫字」、「十二」都同在〈居〉字母，讀為 ji，台灣也有一些老派漳腔唸成 ji，如「饒裕」唸成 jiau⁵ji⁷，但這個詞快成死語了，本問卷所收的「富裕」一詞，無論漳泉腔方言都唸成-u 韻，變化的規則和「熱」字相同，所以歸為〈熱〉類。這類字泉腔方言傾向於變成 lu-；漳腔方言傾向於保存 ju-音，部分〈入〉類、〈乳〉類唸成 gi- 的漳腔方言，傾向於變成 lu。

去」(反潮)jun⁷/jun³、「^真靚」jun⁷等 3 個字。

這類字無論漳腔泉腔都傾向於變成 lun，在各類中是變化最快的一類。

以下我們要逐類地把我們社會方言學調查的結果，分老漳區、老泉區，整理出各種變體的年齡差，從變體的年齡級差顯示出台灣閩南語的音變趨勢。然後跟我們所調查的「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所顯示的優勢音進行比較。如果兩種不同的調查方法所顯示的趨勢一致，我們就更有信心相信：〈入〉字頭所得到的「共時變異」，正是反映了「進行中的變化」。

6.2 〈入〉字頭的共時變異

如前所述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是針對偏漳腔和偏泉腔分別觀察其變化。本文用為分析的資料篩選 1999-2002 年所進行的社會方言學調查資料中屬於老漳、老泉的 12 個方言點⁴的語料：

(2)

老漳方言	基隆市，桃園縣桃園市、大溪鄉、觀音鄉草漯村、新屋鄉大牛稠村、宜蘭縣礁溪鄉等共 6 個方言點
老泉方言	台北縣汐止市，桃園縣新屋鄉蚵間村，新竹市區，台中縣清水鎮，彰化縣鹿港鎮，雲林縣麥寮鄉等共 6 個方言點

上述所謂的老漳方言或老泉方言都是比較「純」的方言點，比如老漳方言是老年層〈禪〉字母的字音「酸」、「飯」還唸成 uī 韻；而老泉方言是老年層央元音韻母還保存央元音 i、ə 的音讀⁵。

6.2.1 〈日〉類聲讀的年齡級差

〈日〉類是〈入〉字頭之後接一個 i 介音 (即齊齒韻) 的字類，如表(1)所示。〈日〉類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詞表中收了「字」、「迕」、「二」、「日」、「入」、「兒」六個字。以下是調查結果：

6.2.1.1 老泉區

(3) 老泉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⁴ 截至 2003 年 2 月為止我們實際上已經調查了 16 個方言點，但本研究只比較老泉腔方言和老漳腔方言。一方面因為新泉方言和新漳方言都在調查中，尚未整理完成，無法做比較，一方面據我們調查所知，台灣閩南語變化最劇烈的是老泉腔方言和老漳腔方言，所以我們認為雖然沒有納入新泉方言和新漳方言的資料，但做為「音變趨勢」的研究目的而言，老泉腔方言和老漳腔方言的調查資料已經夠比較了。

⁵ 關於方言分區詳參 3.1.1.3 節和 4.3.1.3 節的說明。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804	88.7%	189	76.5%	214	91.1%	227	93.4%	174	96.1%
j	91	10.0%	54	21.9%	20	8.5%	10	4.1%	7	3.9%
g	11	1.2%	4	1.6%	1	0.4%	6	2.5%	0	0.0%
合計	906	100%	247	100%	235	100%	243	100%	181	100%

上表顯示，l 變體在老年層已經超過 3/4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攀升，到少年層更達 96.1% 的高峰。j 變體在老年層還有 21.9%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衰退，到少年層只剩下 3.9%。至於 g 變體則一直都趨近於 0%。

6.2.1.2 老漳區

(4) 老漳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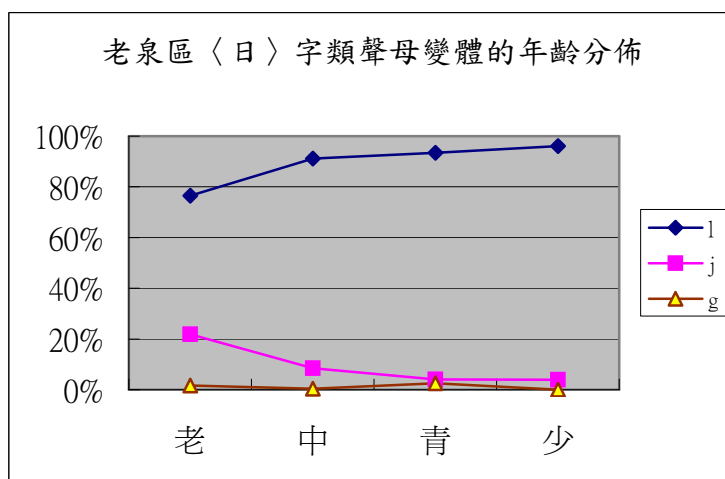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454	49.2%	81	32.4%	120	49.0%	125	55.1%	128	63.7%
j	407	44.1%	157	62.8%	108	44.1%	77	33.9%	65	32.3%
g	62	6.7%	12	4.8%	17	6.9%	25	11.0%	8	4.0%
合計	923	100%	250	100%	245	100%	227	100%	201	100%

上表顯示，老漳區的〈入〉字頭音讀顯得保守得多。傳統的 j 變體在老年層的佔有率佔了接近三分之二，雖然如此，隨著年齡層的下降 j 變體逐漸衰退，到少年層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的佔有率，差不多衰退了一半；相對的 l 變體在老年層雖然只佔不過三分之一的佔有率，但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上升，到少年層更達三分之二的佔有率，差不多增加了一倍，j 和 l 兩種變體可以說成了正好成了 X 狀交叉消長。至於 g 變體，佔有率比老泉區多了不少，但在老年層也只佔 4.8%，在中、青年略有上升的趨勢，尤其青年層佔了 11%，頗有起色，但是終於不敵 l 變體的競爭，少年層陡降到只有 4% 的佔有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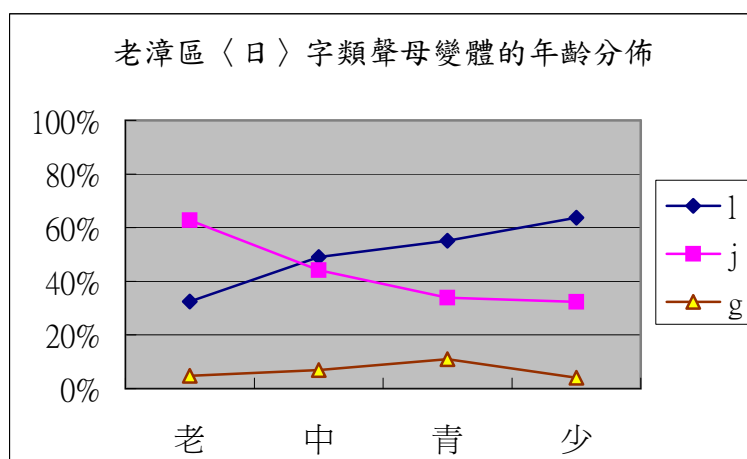
6.2.1.3 漳泉區音變的比較

現在將上面的資料製成曲線圖，看三種變體在老泉區和老漳區是否有一致的變化趨勢。

(5) 老泉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6) 老漳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由上面兩個圖可見：無論在老泉區或老漳區，漳泉一致的老變體 j 都一路下滑，而新泉音 l 變體都一路攀升，顯示著老泉區和老漳區並行地在進行著 j→l 的演變。至於新漳音 g 變體的佔有率在老泉區幾近於零，在老漳區的佔有率略多，但中、青年層稍有起色，卻立即被新泉音 l 所壓倒。

6.2.1.4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接著我們要看一看 l 變體的競爭優勢是否也表現在大專學生的認同反映調查上。以下是閩南語區和客語區內台灣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調查統計結果：

(7) 〈日〉類聲母變體在各個語區的分佈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1659	54.5%	466	65.6%	501	49.8%	532	50.7%	160	58.0%
j	1091	35.9%	222	31.3%	368	36.6%	406	38.7%	95	34.4%
g	292	9.6%	22	3.1%	137	13.6%	112	10.7%	21	7.6%
合計	3042	100%	710	100%	1006	100%	1050	100%	276	100%

上表是〈入〉字頭的〈日〉類聲母變體在各個語言區的分佈。數字顯示，無論在那一個閩南語方言區、甚至客語區的反映，各種變體的比率都差不多，而 l 變體都最受歡迎。⁶

從具體的數字看來，大專青年(表(7))的偏泉區的 l 變體認同率(65.6%)，遠不如社會方言調查的老泉區(表(3))青少年層(93.4-96.1%)；至於偏漳區青年的 l 認同率(50.7%)也比老漳區(表(4))青少年層佔有率(55.1-63.7%)略低。可是無論如何 l 變體最受歡迎的事實是可以相互印證的。

6.2.2 〈忍〉類聲讀的年齡級差

〈忍〉類是〈入〉字頭接齊齒陽聲韻(如 im, in)的一類字。如表(1)所示〈忍〉類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詞表中收了「人蔘」、「忍耐」兩個字。以下是調查結果：

6.2.2.1 老泉區

(8) 老泉區〈忍〉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303	91.5%	70	78.7%	78	90.7%	86	98.9%	69	100.0%
j	28	8.5%	19	21.3%	8	9.3%	1	1.1%	0	0.0%
合計	331	100%	89	100%	86	100%	87	100%	69	100%

上表顯示，l 變體在老年層已經超過 3/4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攀升，到少年層更達 100% 的高峰。相對的，j 變體在老年層還有 21.3%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衰退，到少年層完全消失。換言之，〈入〉字頭在〈忍〉類已經完成了 j→l 的音變了。

6.2.2.2 老漳區

(9) 老漳區〈忍〉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188	65.7%	40	52.6%	49	63.6%	55	75.3%	44	73.3%
j	90	31.5%	34	44.7%	24	31.2%	16	21.9%	16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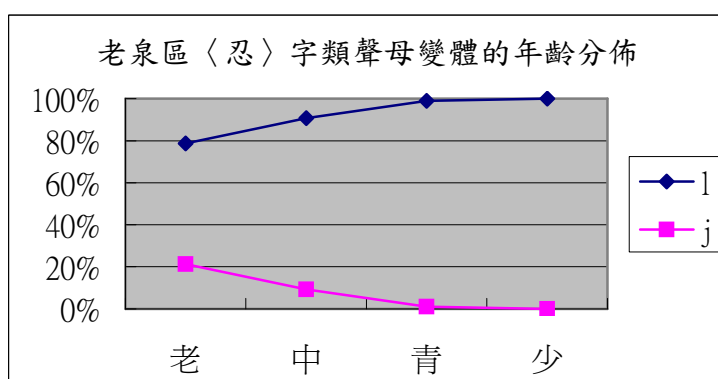
⁶ 我們的認同調查對象包括所有會說台灣話的台灣居民，除了來自閩南語區的，還有來自客語區和南島語區的，但因為來自南島語區的太少，沒有代表性，比如〈入〉字頭的調查，來自南島語區的大專青年認同 j 變體的佔了 3/4，有點異常。其他每一個變項的調查數據似乎都很異常，所以在本研究中，來自南島語區的資料都篩掉了，只採取閩南語區和客語區內台灣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調查統計結果。

g	8	2.8%	2	2.6%	4	5.2%	2	2.7%	0	0.0%
合計	286	100%	76	100%	77	100%	73	100%	60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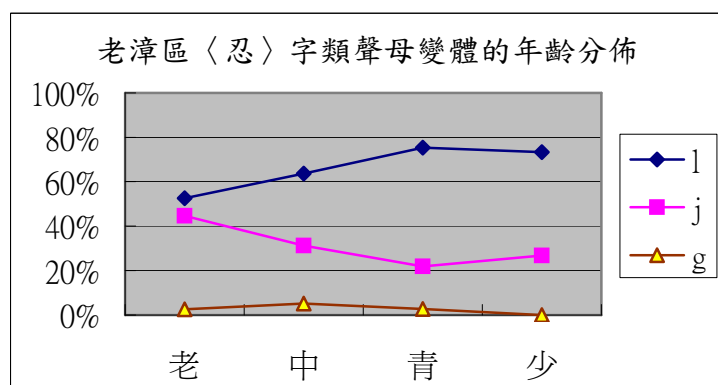
上表顯示，老年層 l 變體的佔有率(52.6%)已經超過一半，比〈日〉類(32.4%)多了 20.2%，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上升，但到了少年層只達 73.3%之高，不如老泉區達 100%。相對的 j 變體在老年層還有 44.7%，但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一路下滑，到青年層只剩 21.9%，少年層略高，有 26.7%。但相差只有 4.8%，大概不能表示少年層有回升的趨勢，應該解釋為少年層的社會網絡較小，反而比已經出社會的青年層保守。至於 g 變體在老年層只佔 2.6%，在中年層略有上升的趨勢，此後便一路下滑，終於不敵 l 變體的競爭力，到少年層完全消失。

6.2.2.3 漳、泉區音變的比較

(10) 老泉區〈忍〉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11) 老漳區〈忍〉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由上可見：無論在那個方言區，漳泉一致的老變體 j 都一路下滑，而新泉音 l 變體都一路攀升，顯示著老泉區和老漳區平行地在進行著 j→l 的演變趨勢。至於新漳音 g 變體在老漳區的中年層稍有起勢，卻立即被新泉音所壓倒，到少年層完全消失。

6.2.2.4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接下來讓我們要看一看 l 變體的優勢是否也表現在大專學生的認同反映上：

(12) 〈入〉類聲母變體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406	53.3%	103	58.2%	135	53.4%	127	48.1%	41	60.3%
j	316	41.5%	66	37.3%	100	39.5%	125	47.3%	25	36.8%
g	40	5.2%	8	4.5%	18	7.1%	12	4.6%	2	2.9%
合計	762	100%	177	100%	253	100%	264	100%	68	100%

上表是〈入〉字頭的〈入〉類聲母變體在各個語言區的分佈。數字顯示，無論在那一個方言區，l 變體都最受歡迎。比較具體的數字，我們發現大專青年(表(12))的偏泉區 l 變體的認同率(58.2%)，遠不如社會方言調查的老泉區(表(8))青少年層的佔有率(98.9-100.0%)；至於偏漳區青年的 l 認同(48.1%)也比老漳區(表(9))青、少年層佔有率(75.3-73.3%)低。大專青年對於古老的 j 比較堅持，也許跟對於華語的認同有關，因為〈入〉字頭的字大體上對應於華語濁擦音聲母‘ㄐ’[z]，這個音位跟ㄌ[l]是對立的，因而他們比較不認同 j[dz/z]→l 的音變趨勢。

6.2.3 〈熱〉類聲讀的年齡級差

〈熱〉類是〈入〉字頭之後接一個 u 介音（即合口非陽聲韻）的字類，如表(1)所示〈熱〉類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詞表中收了「_寒熱」、「_富裕」2 個字。這類字新漳音不會變成*gu-，但新泉音照樣會變成 lu-，所以只有 l 和 j 兩種變體。以下是調查結果：

6.2.3.1 老泉區

(13) 老泉區〈熱〉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251	91.3%	58	77.3%	68	95.8%	75	97.4%	50	96.2%
j	24	8.7%	17	22.7%	3	4.2%	2	2.6%	2	3.8%
合計	275	100%	75	100%	71	100%	77	100%	52	100%

上表顯示，l 和 j 兩個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和老泉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表(3))不論是年齡級差所顯示的音變趨勢和實際的數字都極為相似。

6.2.3.2 老漳區

(14) 老漳區〈熱〉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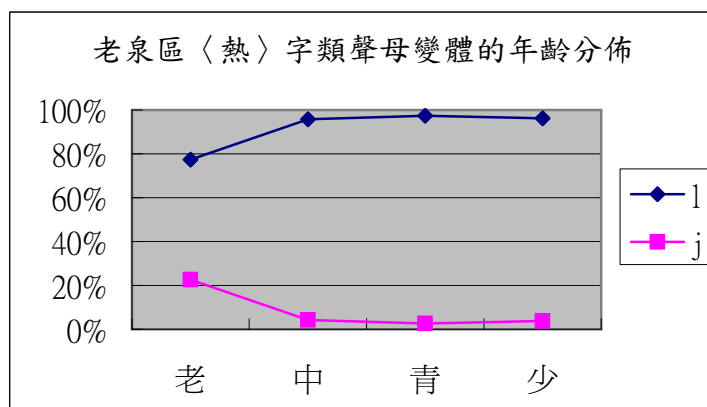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166	65.6%	32	45.1%	49	71.0%	43	71.7%	42	79.2%
j	87	34.4%	39	54.9%	20	29.0%	17	28.3%	11	20.8%
合計	253	100%	71	100%	69	100%	60	100%	53	100%

上表顯示，l 和 j 兩個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和老漳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表(4))在年齡級差所顯示的音變趨勢極為相似，但是實際數字總計 65.6%，比〈日〉類 49.2%多了 16.4%。顯示 j→l 的音變規律，在合口韻類的環境比在齊齒韻類的運作速度要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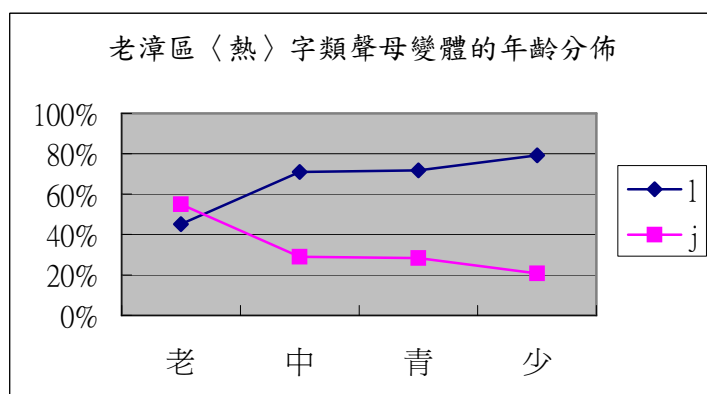
6.2.3.3 漳泉區音變的比較

現在我們把兩個方言區的〈熱〉類聲母變體在年齡層上的分佈製成下圖。

(15) 老泉區〈熱〉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16) 老漳區〈熱〉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上面兩個圖〈熱〉類聲母變體的優劣趨勢和在年齡級差都顯示 l 變體佔了極大的優勢。老泉區幾乎完成了 j→l 的音變規律，而在老漳區 l 變體雖然在老年層略屈劣勢，但是從中年層起，l 變體就取得了優勢，成了 X 狀交叉消長趨勢，在少年層更和 j 變體拉長了比率，這種趨勢和〈日〉類的消長圖若合符節，但交點比在〈日〉類的老漳區出現得早，顯示合口韻前面的 j 比齊齒韻更容易變成 l。

6.2.3.4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接著我們要看一看 l 變體的優勢是否也表現在大專學生的認同反映上：

(17) 〈熱〉類聲母變體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427	56.1%	119	67.2%	134	53.2%	137	52.1%	37	53.6%
j	334	43.9%	58	32.8%	118	46.8%	126	47.9%	32	46.4%
合計	761	100%	177	100%	252	100%	263	100%	69	100%

上表是〈入〉字頭的〈熱〉類聲母變體在各個語言區的分佈。數字顯示，無論在那一個閩南語方言區的 l 變體都最受歡迎。比較〈日〉類的變體分佈比率，可謂相當近似，但是整體而言，〈熱〉類的認同總計佔 56%，略高於〈日〉類的 54.4%。

6.2.4 〈韌〉類聲讀的年齡級差

〈韌〉類是〈入〉字頭接合口陽聲韻(un)的一類字。如表(1)所示〈韌〉類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詞表中收了「閏月」、「潤去」、「眞韌」等 3 個字。以下是調查結果：

6.2.4.1 老泉區

(18) 老泉區〈韌〉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421	98.1%	106	95.5%	106	98.1%	121	99.2%	88	100.0%
j	8	1.9%	5	4.5%	2	1.9%	1	0.8%	0	0.0%
合計	429	100%	111	100%	108	100%	122	100%	88	100%

整個趨勢和老泉區〈忍〉類是若合符節，l 變體在少年層都達到 100%的佔有率，但是在老年層的佔有率已經達到 95.5%，比老泉區〈忍〉類的老年層 78.8%多了 16.7%，總計 98.1%，比 91.5%多了 6.6%。顯示合口陽聲韻比齊齒陽聲韻更有利於 j→l 規律的運作。

6.2.4.2 老漳區

(19) 老漳區〈韌〉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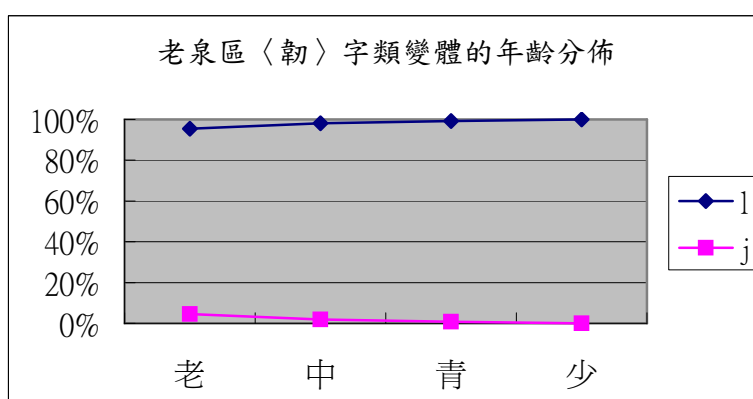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216	84.0%	61	77.2%	57	85.1%	60	92.3%	38	82.6%

j	41	16.0%	18	22.8%	10	14.9%	5	7.7%	8	17.4%
合計	257	100%	79	100%	67	100%	65	100%	46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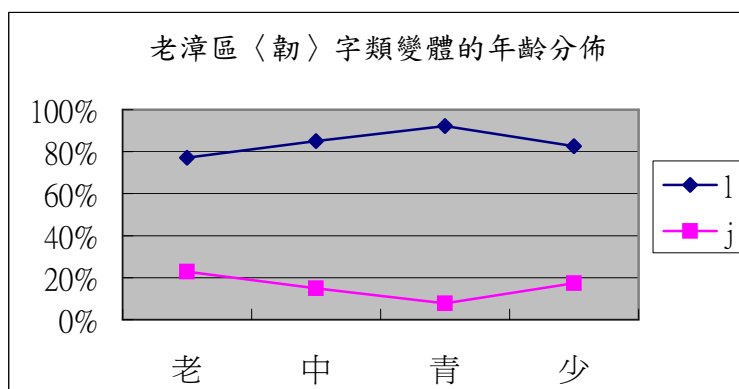
〈靺〉類在老漳區，從老年層開始就顯示 l 變體的優勢了(77.2%)，比起老漳區〈忍〉類的 52.6%多了 24.6%，所有年齡層總計 84%，比〈忍〉類的 65.7%多了 18.3%。這個數字又說明了合口陽聲韻比齊齒陽聲韻有利於 j→l 規律的運作。少年層的語音顯得比青年層保守，這也是正常的，因為少年層還沒有出社會，受到外來口音的影響比較少。

6.2.4.3 漳泉區音變的比較

(20) 老泉區〈靺〉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21) 老漳區〈靺〉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上面兩個圖〈靺〉類聲母變體的優劣趨勢和在年齡級差都顯示 l 變體佔了極大的優勢。老泉區幾乎完成了 j→l 的音變規律，老漳區 l 變體也已經佔了絕對優勢，其趨勢比〈忍〉類的更加明顯，顯示同為陽聲韻合口介音前面的 j 比齊齒韻更容易變成 l。

〈靺〉類聲母在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中沒有資料，所以無法比較。

6.3 濁擦音消失律的結構擴散

上文中已經證明台灣閩南語正在進行著 $j \rightarrow l$ 的音變。但 $j \rightarrow l$ 的音變速度不是各個字或各個字類齊步前進的，而和聲母在不同結構的韻類具有相關性，不同結構的韻類決定 $j \rightarrow l$ 的音變速度。做「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的名稱(Wang 1969)，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做「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

6.3.1 不同的結構在不同方言的音變速度落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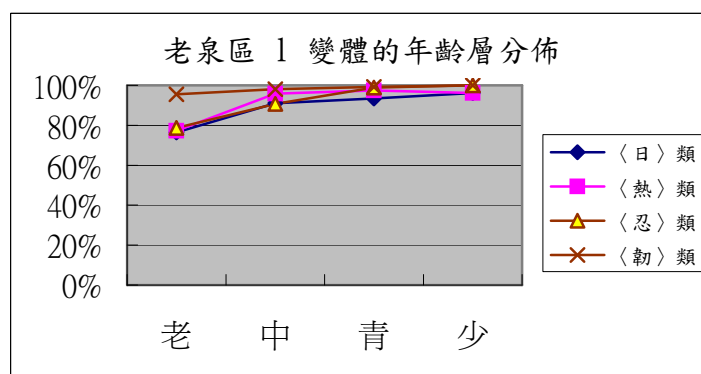
我們所調查的包括四個字類不同音節的〈入〉字頭聲母，上面的調查結果顯示，不論是那一個字類、不論是泉腔區或漳腔區， l 變體都表現了最大的競爭力，所有的字類、所有的方言都在運作著 $j \rightarrow l$ 的變化，因此本節把焦點放在這個音變規律在結構間的擴散上。現在將四個字類的 l 變體在年齡的分佈比率整理如下表，比較各個字類的變化趨勢：

6.3.1.1 老泉區

(22) 老泉區 l 變體在各字類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日〉類	77%	91%	93%	96%
〈熱〉類	77%	96%	97%	96%
〈忍〉類	79%	91%	99%	100%
〈靱〉類	96%	98%	99%	100%

(23) 老泉區 l 變體在各字類的年齡層分佈比較圖



由上面的圖表資料可以看出，雖然四個字類的 l 聲母變化趨勢表現了相當的一致性，但在陽聲韻聲母位置的〈入〉字頭聲母變化的速度比非陽聲韻快。〈靱〉類字音變化的速度尤其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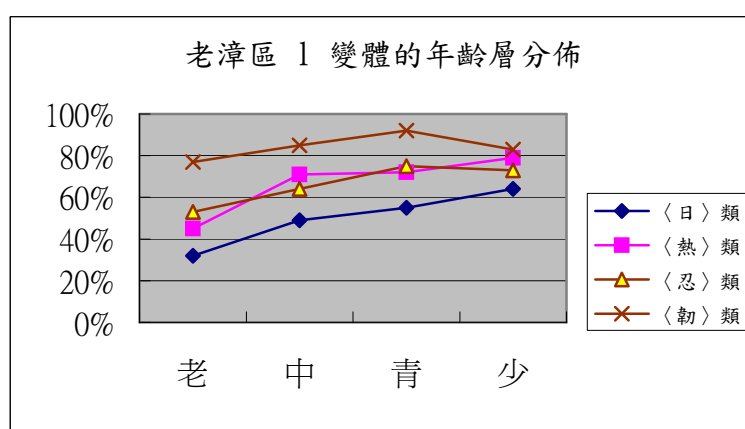
6.3.1.2 老漳區

結構擴散現象在漳腔區表現得更加明顯。因為漳腔區 j 崩潰的時間晚得多。

(24) 老漳區 1 變體在各字類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日〉類	32%	49%	55%	64%
〈熱〉類	45%	71%	72%	79%
〈忍〉類	53%	64%	75%	73%
〈韌〉類	77%	85%	92%	83%

(25) 老漳區 1 變體在各字類的年齡層分佈比較圖



比較圖(23)的老泉區年齡分佈圖，我們立刻可以發現，兩者音變的趨勢是一致的，只是音變發生的時間有前有後。老泉區、尤其是中年層起就幾乎已經接近完成 j→l 的音變規律了，而老漳區則急起直追，各個字類追趕的速度不一樣，合口陽聲韻的〈韌〉類的 1 變體佔有率在老年層就已經達到 77%了，到了成熟期的青年層達到最高潮的 92%，其餘 3 個字類在老年層還沒有超過 60%，但在少年層也都超過了。

至於合口韻和齊齒韻比較起來，我們也看出 j→l 的音變在合口韻的速度明顯地比齊齒韻快。在老泉區，因為音變早已發生，數字只能顯示微弱的趨勢，但在老漳區，合口韻的〈熱〉類和〈韌〉類在老年層就比齊齒韻 13-14%的比率，此後隨著趨勢的穩定化，比率差距逐漸減少，但合口韻一路領先齊齒韻。

6.3.2 音變速度與結構的關係

根據上面的論證，我們把〈入〉字頭的音變速度和韻母結構類型的關係歸納如以下的順位：

(26) j→l 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

(a) 陽聲韻快於非陽聲韻；

(b) 合口韻快於齊齒韻。

6.3.2.1 鼻音與擦音的共存限制

先談(26-a)的現象在文獻上的紀錄與討論。這個現象在《彙音妙悟》(1800)的紀錄就已經看出端倪了。如上所述,《彙音妙悟》中〈入〉字頭*j和〈柳〉字頭*l是對立的,但王建設等注意到「軟」、「閏」、「潤」等字「既可在“柳”母中找到,又可在“入”母中找到,這說明黃謙時代“柳”、“入”二母的界線并不分明。」(王、張 1994 上:34)

王建設等對於事實的發現是對的,但對於事實的解釋值得商榷。如果只有少數幾個字出現了兩讀現象,並不能擴大解釋為所有的j和l聲母都「分際不明」,由結構擴散的觀點看來,根據上面有限的資料,只能說明j母在合口陽聲韻的聲母位置時最早出現了崩潰的痕跡,j→l的規律在其他的結構尚未開始醞釀。

下面是檢索《彙音妙悟》全書中〈入〉〈柳〉兩字頭互見的情形⁷:

(27) 《彙音妙悟》文讀字音入、柳互見字

〈春〉*-un 字母:「閏」、「潤」。

〈川〉*-uan 字母:「軟」、「[土奘]」、「[手需]」。

一共只有 6 個字,並且都是合口陽聲韻。這個事實證明了,j→l的規律在1800 年以前就已經出現了端倪,而合口陽聲韻是所有的〈入〉字頭字類中最脆弱的,j→l規律最早在這個環境運作,而在其他的結構尚未開始醞釀。

為什麼合口陽聲韻這個環境特別適合 j→l 規律的運作呢?筆者認為跟鼻音與擦音的共存限制(cooccurrent constraint)有關。鼻音跟濁音或跟塞音成分結合是無標的,也就是說自然的,但鼻音和[-VOICED(清音)]或[+STRIDENT(刺耳)]結合成清鼻音或鼻擦音是有標的,也就是說更不自然、更容易受到限制,在共時的地理分佈有限,在歷時上容易變化成比較無標的音(洪惟仁 2000c:669-670)。鼻音與擦音的結合限制謂之「鼻擦音限制」⁸,洪惟仁(2000c:687-688)以此解釋三等鼻音聲母,如〈日〉紐 *ɲ- 因介音 j 的影響而擦音化時,可能變成 *nz- 或 *ʒ-,違反了這個限制,不得已要採取一些迴避策略而發生音變。策略之一是取消鼻音,如北方漢語及南方漢語的文讀音,如 ɲ- → nz- → ʒ- (如閩南語) 或進一步

⁷ 閩南語的〈入〉字頭雖然主要源自中古〈日〉母字,但來源不一,而且變化速度不一,有些白話字不論漳泉早就變成l了,如「忍」lun²、「蕊」lui²、「汝」li²/li²……等,在《彙音妙悟》和《十五音》等一系列韻書都歸入〈柳〉字頭,現代方言也都唸成l的,雖然中古音屬於〈日〉母,我們還是認為在閩南語屬於〈柳〉字頭,這些字不能算是〈入〉字頭,因此不在下面的統計中

⁸ 洪惟仁(2000c)原文叫做「鼻續音限制」,因「續音」的範圍較廣,還包括 l,本文只討論擦音性,茲將[+CONTINUAT](續音性)修正為[+STRIDENT](刺耳性),「鼻續音限制」修正為「鼻擦音限制」,以求明確。

變成 z_- (如北京話)；策略之二是取消擦音或迴避擦音化陷阱而保存鼻音，如一般的南方漢語(如客語〈日〉紐唸 $*j_-$ ，其他許多方言變成 n_-)。

共存限制發生的領域各個方言不一定，它可以發生在同一音段內，也可以發生在相鄰的兩個音；可以發生在同一個音節內，也可以發生在相鄰的音節。由上述 $j \rightarrow l$ 的結構擴散原則(27a)，我們看出，閩南語濁擦音和鼻音的結合限制也發生在同一音節領域內。這個限制可以寫成：

(28) 音節內鼻音與擦音共存限制

濁擦音聲母不能和鼻音韻尾在同一音節內共現。

陽聲韻聲母 j_- 和韻尾鼻音 $-N$ 的共存限制屬於音節內輔音的「隔音異化」(distant dissimilation)。聲母和韻尾發生異化現象是普遍的，拉丁文不容許同一個音節之內有兩個 l ，所以 $*lal$ 這樣的音節是不合法的，這個限制逼使 $lal \rightarrow lar$ ，英語繼承了這條規律，所以英語可以有 *national*，但沒有 $*regulal$ ，必須變成 *regular*。漢語普遍發生的唇音異化也是一種音節內的隔音異化，如「犯法」 $*fam\ fap \rightarrow fan\ fat$ ，少數漢語還沒有發生這種異化，如客語，但大部分的漢語都發生了，如北京的 *fan\ fa*。這些例子顯示聲母(onset)和韻末(coda)發生「隔音異化」是很普遍的現象。

由此可見〈入〉字頭聲母 j_- 和鼻音韻尾 $-N$ 發生共存限制而比其他的韻類先行變化也是很自然的。

6.3.2.2 濁擦音與舌背音的共存限制

至於(27b)的解釋似乎比較困難，本文作以下的嘗試。(27b)的原則顯示， j 和 u 有一點共存限制，但和 i 的共存限制較小。 $/j_-/$ 是舌冠擦音或塞擦音，舌冠音接 i 時往往變成舌面擦音，如日語 *zi/ di* 現代音變成 $[d_3i]$ ；至於舌背音 g 接 i 時往往也變成 $[d_3i]$ 或 $[d_3i]$ ，或如再清化為 $[t_3i]$ (如「奇」、「近」等字)，這樣的音變謂之「顎化」(palatalization)，現代漢語見系字就發生了這樣的變化(詳參何大安 1988 第二章)，英語、法語也有類似的變化⁹。由此可見，元音 i 和擦音的特徵結合是很自然的，顎化音具有擦音成分是有標的。

相對的，濁擦音接 u 變成舌尖擦音 $[zu]$ ，發音時必須由舌尖音 $[z]$ 運動到舌背(dorsum)的 $[u]$ 位置，無疑的比發 $[zi]$ 更加麻煩，也就是更費力，是比較「有標」的結合。在英語 $[d_3i]$ 音的功能負荷很大，涵字很多(大部分拼成 *ji, je, gi, ge* 的字都唸成 $[d_3i]$ 音)，相對的 $[d_3u]$ 音的涵字很少(只有拼成 *ju-* 的極小部分的字如 *juice, junior* 等)。

⁹ 顎化是世界語言的普遍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塞音顎化的結構通常變成塞擦音或擦音。漢語屬於中古「日」母字的音讀如果失去鼻音(如上述採取策略一的方言)，通常是變成濁擦音或濁塞擦音。

由上面的論述可知，閩南語 ji [zi/dzi] 是無標的音串，但 ju [zu/dzu] 是有標的音串。有標的音串當然比無標的音串容易變化。我們認為這就是合口韻類比齊齒韻類聲母位置的〈入〉字頭運作 j→l 的速度比較快的原因。

6.4 〈入〉字頭音變的動機與方向

如前所述，現代台灣閩南語三個變體：j, l, g 之中，j 是最古老的形式，在共同閩南語〈入〉字頭就是唸 j 的，但是這個變體早就開始衰退了，泉腔方言最早開始變成新泉音 l，而漳腔方言也跟著開始往 g 的方向演變。從上述的調查結果已經清楚的證明了不論漳泉，j 變體普遍地走向衰退的道路，同時兩種新變體 g 和 l 也發生了競爭。調查結果顯示 l 變體在競爭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g 在漳腔區的中、青年層一度有略微竄升的企圖，但終究抵不過 l 的競爭而欲振乏力。

如 2.4 所論，方言學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呈現方言的事實，並且要提出一個解釋，以我們研究的方言變異來說，我們不但要知道變體消長的事實，並且要能夠解釋音變的動機、方向及與語言結構的關係。

現在關於〈入〉字頭聲母音變，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解釋：

(28)

- 1) 為什麼 j 變體會衰退？
- 2) 為什麼 g 變體敵不過 l 變體的競爭？

第一個音變「動機」的問題，第二個是「方向」的問題。

6.4.1 功能負荷與 j 聲母的衰退

打開任何一個有〈入〉字頭聲母的閩南語同音字表，都可以發現，〈入〉字頭聲母的分佈受到結構上的限制，比如羅常培(1931)所附的〈廈門單字音表〉中，dz 聲母完全不配開口韻¹⁰，只配齊齒韻和合口韻，並且有許多空音。j 聲母的涵字也很少，甘為霖的《廈門音新字典》(Cambell 1913)全書 814 頁，j 聲母的字只有 15 頁，佔 0.12%。這個事實證明了閩南語〈入〉字頭聲母的功能負荷很低，換言之〈入〉字頭聲母在音韻上的區別功能很小。

從發音的觀點看，音越好發越好，音韻系統越簡單越好，音位數目越少越好。但是音位的數目由多變少意味著音位的合併，音位本來是為了區別意義而設的，音位的合併意味著語素、詞彙的語義混淆。

如果因為音位的合併造成兩個字類無法區別意義，這樣的音變就會受到功能

¹⁰ 其實廈門話有一個「掞」(je⁵)是開口韻的字(見本文 1.2 的介紹與說明)，不過開口韻的字數極少。

上的抵抗，而抵抗的力量牽涉到「功能負荷」(functional burden/yield/load)的大小。所謂「功能負荷」指的是利用這個音位的區別功能來區別意義的語素、詞彙的量，以及這些語素、詞彙的使用頻率。「功能負荷」大的音位對於音變的抵抗力當然會大於「功能負荷」小的音位 (詳參 Martinet 1952)¹¹。反之，涵字少的音位或音類比涵字多的音位或音類對於音位合併的抵抗力要小。

〈入〉字頭聲母發生音變的時候如果不造成音位的混同，這只是一種「語音變化」，純粹的語音變化不牽涉到語義的混淆，因此不會遭遇到功能性的抵抗，但是因為閩南語本來就有 l 和 g 的音位了，無論 j→l 或 j→g 都是一種「音位變化」，也就是音位系統的調整，音位系統的調整意味著音位混同、語義混淆，必然會遭到功能性的抵抗。譬如「兒」，ji⁵→li⁵的結果和「狸」、「狸」、「釐」、「離」……同音；又如「字」、「二」、「細膩」，ji⁷→li⁷的結果和「利」、「吏」、「呂」、「痢」……等同音，總不能避免功能上的焦慮。可是因為 j 的涵字太少，「功能負荷」不足，上述功能上的焦慮就會少得多，音變的抵抗力就比較低，因而比較沒有辦法阻止音變的發生。j 變體的功能缺陷表現在以下的三點：

- 1) 只能出現在齊齒韻和合口韻的聲母位置。
- 2) 只限於中古音系的三等字，所以涵字較少。
- 3) 〈入〉字頭的涵字都是「文讀音」，在口語的使用頻率低。

基於上面的理由，我們認為〈入〉字頭聲母的崩潰是由於「功能負荷」不足所致。音系簡化(simplification)是音變的主要動機，而〈入〉字頭聲母 j 的「功能負荷」太低，因而不足以抵抗併入其他聲母的音變趨勢。

6.4.2 結構完整性與 j 聲母的衰退

Martinet(1952)也討論到結構和音變的關係，他所說的是音位結構，引用到我們的研究來，也可以從〈入〉字頭的崩潰得到印證。我們看閩南語的聲母結構，塞音有三個序列(orders)：唇音(labial)、舌冠音(coronal)、舌背音(dorsal)，各有三個系列(series)：清音不送氣、清音送氣、濁音。但是塞擦音只有兩個音，擦音也只有兩個音，不能和其他的塞音構成「關聯系統」(correlation)。列如下表：

¹¹ 但 King (1969:201)認為出現頻率無關於音變，除非能夠證明統計是語言能力的一部分。筆者認為統計的確是語言能力的一部分，一個語言的母語人對於方言變體(不論是地域方言變體、社會方言變體、風格變體)是相當敏感的，這些語感來自變體的使用頻率，不斷的共現，促使人們自然地把不同的變體、場合、說話對象系聯(identification)起來，如果統計不是語感的一部分，人們如何正確地切換(switching)不同的變體呢？雖然功能理論還沒有辦法提出一個普遍準確的「臨界值」(critical value)，但這不能否認功能理論的假設。臨界值可能隨著語言的不同、時代的不同而有異，跟語言社會學的環境，也應該有關係，不能一概而論。至於變體跟年齡、社會階層的相關性乃是社會語言學研究一致肯定的結論，King 對於功能理論的質疑我們無法接受。

(29) 閩南語的聲母系統

	唇音	舌冠音	舌背音
清不送氣塞音	p	t	k
清送氣塞音	ph	th	kh
濁不送氣塞音	b/m	l/n	g/ŋ
清不送氣塞擦音		ts	
清送氣塞擦音		tsh	
清擦音		s	
濁擦音		j [z/dz]	

由上表可見，塞擦音和擦音都沒有唇音和舌背音相陪襯，在唇音和舌背音序列有一大片的空音(gap/hole)，缺乏結構的完整性(pattern congruity)。因此塞擦音和擦音系列中舌冠音是很孤獨的，而 j 尤其孤獨，j 是唯一的濁音，它可以讀成濁塞擦音[dz]和/ts/相配，也可以唸成[z]，和/s/相配，閩南語沒有/*z/和/*dz/的對立，泉音和漳音音值上的差異正好表現了漳泉方言對於清濁配對的策略差異。

j 孤獨的個性顯示：即使這個音消失了，只是減少一個音位而已，並沒有牽動其他的唇音序列或舌背音序列，也沒有牽動它的清音配對(ts 和 tsh)，所以 j 的消失在結構上的牽累少，j 音位的消失所引起的抵抗力就小。不像塞音，塞音音位有 3 個序列，如果要取消其中的一個濁塞音，如 b→p 清化(devoicing)，會牽動 [d]、g 跟著它清化，這樣抵抗力就會增加到 3 倍，變化跟著困難 3 倍。

由此可見結構完整性也是評估音變可能性的指標之一，j 聲母的結構缺陷不能說不是容易音變的音素之一。

從語音的有標性來看，擦音清濁對立比塞音清濁對立更有標，尤其是舌尖音或舌面音更有標，可以從 UPSID 統計的採用頻率中得到證明：塞音中普通清音(plain voiceless)有 309 個，普通濁音出現 195 個，濁清比 0.63，其中舌尖清音 135 個，濁音 77 個，濁清比 0.57 (參 Maddieson 1984:35)；至於擦音，清擦音是最無標的，世界上有約 83%的語言有/s/，但不是有/s/就一定有/z/。據統計，舌冠擦音整體濁清比 0.43，其中舌尖擦音濁清比 z/s=0.36，舌葉擦音清比 ʒ/ʃ=0.34 (Maddieson 1984:45)。換言之[s], [ʃ] 都蠻受歡迎的，但 [z]/[ʒ]卻不那麼受歡迎。世界的語言只有約 1/3 的語言有清擦音和濁擦音相配，2/3 的語言濁擦音出現空音。可見沒有濁擦音跟清擦音配對是世界語言普遍的現象，〈入〉字頭 j [z/ʒ] 的有標性頗高，它容易消失是自然的趨勢。

6.4.3 漳泉新音競爭力的比較

其次我們要解釋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在兩個新變體的競爭下，g 會輸給 l 呢？比較下面的兩條規律：

(30)

Ra $j \rightarrow l$

Rb $j \rightarrow g / ______ i$

我們立刻可以判斷 Ra 比較自然。

理由之一：Ra 是一條強化律(fortition/strengthening)， j [z/dz] 和 l [l/d]¹²同是舌冠音(coronal)， $j \rightarrow l$ [l/d] 只是取消擦音特徵而已，並沒有改變發音部位。相反的 j 和 g 的發音部位不同，Rb 不但要運作強化律，並且要改變發音部位，換言之 Ra 比 Rb 容易運作。

理由之二：Rb 的運作是有條件的，就是只有在 $-i$ 前面才能運作，其餘的環境依然維持 j 的音讀，沒有變成 $*ju \rightarrow gu$ 的情形。Rb 運作($ji \rightarrow gi$)的結果使得原來〈入〉字頭的 j 變體的字變得更少，功能負荷更加降低，也就是說 Rb 的運作對於解決 j 的功能負荷不足問題不但沒有幫助反而使得 j 更加孤立，顯然不是好的音韻策略。

理由之三：「顎化」(palatalization)是一條自然而普遍的發音部位上的「同化律」(assimilation)，如漢語、英語、法語都發生過 $gi \rightarrow ji$ [dʒi/ʒi] 的音變。但是反其道而行的 $ji \rightarrow gi$ 是一條發音部位的「異化律」，在世界語言的歷史音變上不是自然、普遍的音變律¹³。既然是不自然的變化，在方言競爭中遭受 $j \rightarrow l$ 音變律的淘汰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命運。

基於上述三個理由，我們可以看出 Ra 比 Rb 自然而普遍，在漳、泉兩種新變體的競爭中， l 取勝，而 g 落敗的事實可以得到語言普遍性的解釋。

6.5 小結

這一章討論〈入〉字頭聲母 j 的音變。閩南語比較早期的文獻都記載著 j 是一個獨立的聲母，和〈柳〉 l 、〈語〉 g 相對立，但是近兩百年來，文獻逐漸出現 $j \rightarrow l$ 的紀錄，根據文獻的紀錄，音變最先在泉州發生，逐漸向廈門、台灣擴散。

¹² 這裏的 l [l/d] 代表《十五音》系統韻書的〈柳〉字頭，歷史上它是 n 和 l 的混同，如(29)的「閩南語的聲母系統」所示， l 在共時音韻上的地位和 b , g 一樣是屬於濁塞音的序列，其音值多半是 [d]，只有在低元音之前稍微帶有邊音 [l] 的成分。雖然傳統上習慣寫成 l ，但不論歷時的或共時的，不論是語音上或音韻上， l 應該屬於濁塞音序列，因此我們把 $j \rightarrow l$ 看成是一種「強化」。

¹³ 這裏只說 $ji \rightarrow gi$ 是不自然、不普遍的變化，而不是說不可能的變化，新漳音就是一個不自然音變的實例。理論上只要是生理上可能發出的音就是音變可能的方向，但有些音變規律卻是有標的、不自然的，所以實際上在人類的語言發生的機會比較少，在方言競爭中，越是不自然的變化受歡迎的程度就會越低。類型學上所謂的「普遍性」通常指的是「統計的普遍性」(statistical universal)，而不是「絕對的普遍性」(absolute universal)。詳參 2.1.2.3 節的討論。

今天泉州和廈門已經完成了 j→l 的音變了，台灣則急起直追。

在台灣，無論是泉腔區或漳腔區都在發生著 j 聲母的崩潰，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顯示，老泉區比老漳區的音變早得多。老泉區的老年層還有少數唸 j 變體的，青、少年則幾乎已經完成 j→l 的音變了。老漳區起步較晚，但是急起直追，無論那個字類，在少年層都已經超過 60% 的佔有率了。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證明了 j→l 的音變趨勢，但是比起一般民衆速度較慢，顯示大專學生可能把 j 變體當成是一種標準音(norm)，而這個認定可能和台灣的國語把日紐字唸成濁擦音有關。

我們也發現 j→l 的音變速度和音節結構有關，我們把這個相關性叫做「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j 在陽聲韻聲母位置比非陽聲韻容易變化是因為擦音和鼻音的共存限制；合口韻快於齊齒韻則是因為由舌尖到舌背的 [zu] 音串比同為舌面音的 [zi] 音串在發音上比較麻煩，也就是比較有標的結合，因此比較容易發生音變。

最後本文為兩個現象提出解釋，關於 j 的崩潰，我們認為是因為閩南語〈入〉字頭的功能負荷低，的音系結構上也比較孤單。關於新泉音 l 和新漳音 g 的競爭中，l 取勝的原因是因為 j→l 比 j→g 更容易而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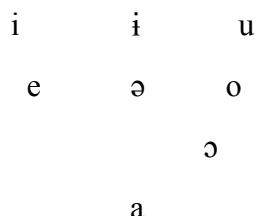
第七章 單音韻的央元音位移

漳泉兩個方言差異性最大的是韻母，而韻母的差異性最大的在央元音韻類與鼻音韻類，尤其是央元音韻類因為閩南語祖語央元音位移方向不同所造成的方言差異是非常多樣的，不但音讀不同，韻母的分合也很分歧。雖然如此央元音韻類的方言對應也最有規則，容易作定性分析。因此本論文於韻母的部分只採央元音韻類作為漳泉音競爭的實例研究。

7.1 央元音韻類的文獻紀錄及韻類系統

大部分漳州系方言沒有央元音(central vowel)，但典型的泉州方言有兩個央元音，構成三叉的元音圖：

(1) 泉州方言元音圖



現代閩南語只有泉州方言同時具有兩個央元音 *ɨ* 與 *ə*，有些文獻或記為 *-u*;
-ɤ，只是音值上或符號上的差異，在本文中都被視為 *ɨ* 與 *ə* 的異體；潮州方言只剩一個 *ə*；漳州和瓊州的絕大部分方言都已經沒有央元音。

泉州方言不但有央元音，以央元音為韻核(nucleus)組成的韻母也非常豐富。這些央元音韻類的韻母在泉州方言能夠和前元音韻母或後元音韻母區別，在其他的方言都互相混同了。因此我們認為泉州方言是保存了閩南語祖語的央元音。(詳參洪惟仁 2001a)

7.1.1 文獻紀錄

泉州方言音韻系統最早的紀錄是黃謙的《彙音妙悟》(1800)。《彙音妙悟》的音韻區別在歷代的閩南語文獻，如 Douglas(1873)、小川尚義(1907)都有詳細的記載，現代泉州方言的紀錄多半無法反映較古老的韻類，但筆者調查的台灣安溪腔保存了相當古老的泉州央元音韻母，如 *əe*、*in* 等；福建永春方言更保存了泉州的古韻母 *əu* ……，根據這些資料來考證泉州古音並不困難。拙著《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1996A)，擬測《彙音妙悟》音系，並上溯古代泉州音，本文有關泉州古音的擬音根據這部著作。

這部泉州韻書雖然無法完全涵蓋現代泉州方言的音類，但是出入不大，做為研究討論的座標，《彙音妙悟》是無可放棄的選擇。

至於漳州方言音韻系統最早的紀錄是謝秀嵐所編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1818)，其音韻系統麥都思(Medhurst 1837)有詳細的描寫，筆者根據現代方言資料，對於其音讀有詳細的考證(洪惟仁 1993e, 1996C:141-196)。這本書可以代表北漳州的音韻系統，但無法完全涵蓋南漳州的少數區別，但在本研究的範圍內，《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簡稱《十五音》)是無可放棄的參考座標。

把《彙音妙悟》和《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結合起來，絕大多數的方言差異都可以涵蓋，這是本文所以採用來做為分析漳泉閩南語「通變系統」(diasystem)的根據。(詳參 2.4.1.1 及 4.3.1 的說明)

本文把泉州方言還保存央元音韻核的韻母通稱為「央元音韻類」。「央元音韻類」在漳系方言是完全崩潰了，泉系方言保存的雖然比較多，但也結構擴散地逐韻崩潰，先由複音韻母 $\text{æ} \rightarrow \text{ue}$; $\text{əu} \rightarrow \text{io}$; $\text{in} \rightarrow \text{un/in}$ ……開始變化，然後單音韻母 $\text{ə} \rightarrow \text{e}$; $\text{i} \rightarrow \text{u/i}$ …。

以下先討論「央元音韻類」的內容、各類韻母的主要方言變體，然後檢討台灣閩南語進行中的變化。

7.1.2 央元音的韻類

根據泉州黃謙《彙音妙悟》(1800)及漳州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1820)的分韻，從分不從合，央元音韻類可以分成 9 個字類，這等於是漳泉方言央元音韻類的「通變系統」(diasystem)。表(2)是這個央元音韻類「通變系統」的內容。現代方言並存著新舊方言變體，新發展的變體謂之「新泉音」、「新漳音」，而較古的音叫做「老泉音」、「老漳音」。漳音沒有央元音，比較穩定，大部分沒有發展出「新漳音」，用“—”表示。

本文比較央元音韻類。表中附上方音或筆者的擬音(洪惟仁 1996, 1993e, 1996C)，表中所收錄的方音變體在現代方言都還保存著，台灣已經消失的變體加 * 號表示：

(2) 央元音韻類主要字類古今音對照表

		共同閩南語	彙音妙悟	老泉音	新泉音	十五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單元音韻	1	*y	居	i	u/i	居	i	—	魚、去…
	2	*i	居	i	u/i	龜	u	—	自、思…
	3	*ə	科	ə	e	伽	e	—	短、退…
	4	*uə	科	ə	e	檣	ue	—	過、皮…
複元音韻	5	*əi	雞	əe	ue	稽	*ei	e	雞、鞋…
	6	*əi	杯	*əe	ue	稽	*ei	e	八、買…
	7	*əu	鉤	*əu	io	沽	*ou	ɔ	後、貿…
陽聲韻	8	*əm	箴	im	im	箴	ɔm	am	蔘、森
	9	*ən	恩	in	un	巾	in	—	巾、斤…

讀者應該注意到，上表中所載的所謂新泉音，有些和漳音是一致的。在以下的論述中我們會把〈居居〉類的新泉音變體 i 歸類為漳音，把〈居龜〉類的新泉音變體 u 歸類為漳音。這些央元音韻類的韻核，共同閩南語都是央元音，只是漳州方言先變了，部分泉州方言也跟這個音變方向變過來了，只有部分方言變化的方向和漳州不一致。在統計上我們把那些和漳音一致的新泉音統計在漳音之下，只有那樣的音才分別統計在「新泉音」的名目下。本文的提法，所謂「漳音」或「泉音」只是音讀類型的編碼(code)，不一定和方言類型或方言分區一致，這一點希望讀者注意。

央元音位移研究的焦點是位移方向，大方言區決定了位移方向，區內的次方言只是執行這個音變方向的實體而已，至於位移方向摻入方言勢力競爭，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央元音韻類的新泉音雖然都趨向於變成非央元音，但是每一個韻母變化的速度不一。元音變化的速度跟音節結構有關，因此我們根據結構類型把韻母分為三類：

- (1) 單元音韻母——泉州方言由單個 i 或 ə 組成的韻母。在本章討論。
- (2) 複元音韻母——泉州方言由含有一個央元音和一個滑音所組成的韻母。在第八章討論。
- (3) 陽聲韻韻母——泉州方言由一個央元音和一個鼻音韻尾組成的韻母¹。在第九章討論。

本研究將顯示陽聲韻和複元音韻母的央元音變化速度最快，單元音韻母的央元音相對的比較保守。茲將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詞表所收 9 個韻母的涵字說明如下：

7.2 單音韻央元音韻類的字類

7.2.1 〈居居〉類

這個韻類在《彙音妙悟》歸〈居〉字母 *i，漳州《十五音》歸〈居〉字母 *i，所以這個字類叫做〈居居〉類²，這個字類主要對應於中古〈遇開三〉、部分

¹ 陽聲韻是閉音節的一種，泉州方言的閉音節另外還有一種包含一個央元音和一個塞音韻尾的入聲韻，不過字數很少，並且都是文讀字，如「迄」、「屹」、「吃」、「訖」等，不列入社會方言調查的詞表中。

² 〈居〉字母漳州和惠安、晉江變成 i，是平行發展，因為唸 i 的大部分是漳腔方言，所以惠安、晉江腔常被誤會為漳腔方言。事實上惠安、晉江腔除了 i→i 這個特點像漳腔，其他特點都像泉腔。

對應於〈遇合三〉(如「鼠」字)。現代泉腔方言多半唸 [i]，少數人唸 [ɯ] 只是音值上的差異，音韻上沒有什麼區別。泉州次方言這個字類的唸法有了分化，同安腔 i → u，謂之「新泉音」，在台灣也很流行，另外泉州的惠安、晉江等次方言 i → i，和漳州的 i 一致，因為漳音內部一致，我們把 i 變體都統計在叫做「漳音」的名目下。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詞表中有以下的字：

1. 〈居居〉類：「魚」、「去」、「國語」、「選舉」、「證據」、「有佇咧」、「豬肉」、「箸」、「鋤頭」、「汝」、「老鼠」、「薯蓣」、「順序」、「北一女」、「煮飯」、「服務處」、「四書」。

這個韻類的涵字在原鄉泉州或漳州，同類字的韻讀是相當一致的，但在台灣，能夠保存原鄉方音的很少，大部分是漳、泉音雜揉，結果有些字傾向於讀漳腔 i、有些字傾向於讀同安腔 u，雖然每一個方言的取音不同，但混合的台灣方言普遍有分化為二韻的傾向。本研究暫時不處理這類詞彙擴散問題。

7.2.2 〈居龜〉類

〈居居〉類和〈居龜〉類來源不同，語音變化的軌跡也不一樣。如前所述，我們擬測〈居龜〉類的共同閩南語古音是 *i，而〈居居〉類的共同閩南語古音是 *y。i 和 y 的區別與音讀在閩東、閩中、閩北各方言都還保存著(陳章太、李如龍 1991:76-77)。但在閩南語區*y 讀已經消失，泉州音把*y 和 *i 兩類音混同為 i。至於漳州方言雖然沒有*y 和 *i 兩個元音，但兩類字的音讀是不混，所用泉音 i 韻之中有一類字對應於*y，漳音歸〈居〉字母 i，謂之〈居居〉類；另一類字對應於 *i，漳音歸入〈龜〉³字母 u，謂之〈居龜〉類，是中古〈止開三〉精系及莊系的文讀字。本調查的詞表選為條項的只有三個詞，兩個字：

2. 〈居龜〉類：「自動車」、「自由」、「思想」。

這類字的韻讀，漳州都唸成 u；泉州的同安方言則運作 i → u 的規律，變成 u，和「漳音」一致。泉州的惠安、晉江等新泉腔方言隨著〈居〉字母 i → i 的規律運作，都變成 i，在統計上歸為「新泉音」。

7.2.3 〈科伽〉類

如表(2)所示，泉音的〈科〉字母 (*ə) 分成二個字類，第一類對應漳音的〈伽〉字母 e。老泉音唸 ə，新泉音變成 e，和「漳音」一致，所以 e 變體統統統計在「漳音」的名目下。這類字在我們的字表中設計了以下的一些詞項：

3. 〈科伽〉類：「一塊」、「長短」、「到退」、「落雪」等。

³ 本文所有〈龜〉字母的「龜」字，其本字都是[舟居]合形的字。詳參第四章註 14 的說明。

7.2.4 〈科檜〉類

泉音的〈科〉字母 (*ə) 還有一類跟漳音〈檜〉字母 ue 對應的字。老泉音唸 ə，新泉音變成 e。這個字類設計了一些條項：

4. 〈科檜〉類：「過節」、「揣頭路」、「炊粿」、「空課」、「授死」、「回批」、「起火」、「卜也毋」（要不要）、「也未」、「和尚」、「皮」、「飛」、「尾」、「歲」、「月」。

7.3 社會方言調查結果分區統計

以下的資料採自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1999-2002)資料中的「老泉區」和「老漳區」(方言點細目詳參 6.2 節)，老漳區和老泉區的方言差異最大，比較這兩種方言區的方言就夠了解台灣閩南語方言的音變趨勢了⁴。上列四類字的元音變體，在兩類方言的年齡層分佈如下：

7.3.1 〈居居〉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如 7.2.1 節所示〈居居〉類我們設計了 17 個涵字的詞，進行社會方言學調查。這個字類主要有三個變體：i, u, i。〈居居〉類泉州音都是 i，同安腔唸 u，但晉江、惠安則和漳州音一樣，變成 i。以下分老漳區和老泉區，看各種變體的年齡級差。

讀者在以下三章有關央元音韻類的調查資料中將可以發現老漳區和老泉區的調查筆數相差很大，這和我們的問卷設計理念有關，我們的調查問卷每一個方言都不一樣，問卷內容是針對當地方言的特色，由〈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調查問卷〉(【附錄 07】)作刪減而製成的，漳腔區的央元音韻類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方言特色，所以收入漳腔區問卷的調查項就會少些，泉州音有央元音，但是央元音在崩潰中，泉腔區有很大的社會方言差，央元音成了主要的方言變項，所以設計的詞項就很多。

7.3.1.1 老漳區

本字類調查所得筆數共 861 筆，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

⁴ 本章的部分內容已經在洪惟仁(2002h)發表，不過該文比較的是當時調查的所有「偏泉腔」和「偏漳腔」方言。本文把白沙屯方言歸類入「新泉區」，不在本論文數據的計算範圍，因此本章各表中的數字和洪惟仁(2002h)的數字略有差異。

(3) 老漳區〈居居〉類韻母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	3	0.3%	0	0.0%	1	0.4%	2	0.9%	0	0.0%
新泉 u	135	15.7%	21	7.9%	35	15.2%	47	22.0%	32	21.2%
漳音 i	723	84.0%	244	92.1%	195	84.4%	165	77.1%	119	78.8%
合計	861	100%	265	100%	231	100%	214	100%	151	100%

〈居居〉類漳州音 i，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顯示：老漳區的漳音 i 總計 84% 的佔有率，表現了壓倒性的優勢；但新泉音 u 的佔有率也有 15.7%；老泉音 i 讀接近 0。

雖然 i 讀佔最大的優勢，但隨著年齡的降低 i 讀緩慢減少，u 讀快速上昇，i 讀和 u 讀成反比例成長。原因是有一些字，如「煮」、「處」、「據」、「語」等，其次是「薯」、「鼠」一些字，漳腔區內越來越多人接受同安的新泉音 u。

為什麼有些字傾向於唸 u、有些字傾向於唸 i，理由不很明朗，當另文討論。初步的看法認為部分原因可能牽涉到「文白分工」的問題，就是說台灣閩南語有把漳州腔的 i 讀當作白話音，而把同安腔的 u 讀當作文讀音的傾向。

7.3.1.2 老泉區

〈居居〉類的泉腔區社會方言學調查所得筆數比較多，共 2592 筆。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

(4) 老泉區〈居居〉類韻母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	624	24.1%	271	40.3%	182	26.8%	132	18.3%	39	7.5%
新泉 u	637	24.6%	185	27.5%	199	29.3%	147	20.4%	106	20.4%
漳音 i	1331	51.4%	216	32.1%	298	43.9%	443	61.4%	374	72.1%
合計	2592	100%	672	100%	679	100%	722	100%	519	100%

上表顯示 i 已經沒落到總平均只剩 24.1%，即使老年層也只有 40.3% 的佔有率，還不到一半，隨著年齡層下降而衰落，到了少年層只剩 7.5% 而已。新泉音 u 讀總計佔 24.6%，和老泉音 i 讀相當，但老年層有 27.5%，中年微升，之後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減少，只是下降的曲線平緩。雖然 u 讀在泉區內逐漸衰落，但如上節所示，在漳腔區卻略有斬獲，由老年到少年成長了 3 倍，整體而言，不論是老泉音或新泉音可以說都在衰落中。

至於漳腔的 i 讀，總計佔了一半以上，老年層已經佔了 32.1%，幾乎要趕上老泉音的 i 讀(40.3%)了，但 i 讀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急速成長，到了少年層竟

高達 72.1%，將近 i 讀的 10 倍，表現了漳音的強大競爭力。

7.3.1.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所得的有效筆數 8,431 筆，結果如下表所示：

(5) 〈居居〉類韻母變體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	666	7.9%	263	13.4%	154	5.5%	194	6.7%	55	7.3%
新泉 u	1,921	22.9%	456	23.2%	718	25.8%	586	20.3%	161	21.2%
漳音 i	5,811	69.2%	1247	63.4%	1,911	68.7%	2,111	73.0%	542	71.5%
合計	8398	100%	1966	100%	2,783	100%	2,891	100%	758	100%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一般認為知識越高，對於標準語、優勢音的認同度比勞動階級高，換言之知識階層對於優勢音比一般社會階層都較為敏感。如果在一般社會方言調查所顯示漳音優勢的話，我們預測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調查結果也應該顯示漳音的優勢。

上表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調查結果的確顯示漳音的 i 讀佔著絕對優勢，不論是那個語區，i 讀都佔了將近 3/4；其次是 u 讀，佔了約 1/4 弱；泉音的 i 讀最不得人緣，總計只有 7.9%，除了泉腔區仍有 13.4%的認同率之外，無論那個語區都不及一成。由此可證，〈居居〉類一般社會方言調查中老泉音和新泉音落敗，而漳音 i 取得優勢的音變趨向得到大專青年的認同。

7.3.2 〈居龜〉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閩南祖語擬為 *i，泉州方言還保存 i 讀，但其他方言都前移或後移了，台灣可以聽得到的變體有 i, i, u 三種。如表 7.2.2 所示，〈居龜〉類的字是文讀音，我們只調查了「自」、「思」兩個口語常用字，調查的筆數太少是一個缺點，所幸調查結果還可以看出整個趨勢的大概，雖然曲線不是很平滑(smooth)。

7.3.2.1 老漳區

〈居龜〉類的韻讀漳音念 u，老泉音 i。以下是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

(6) 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	52	19.8%	16	22.2%	11	15.5%	13	19.1%	12	23.1%
漳音 u	211	80.2%	56	77.8%	60	84.5%	55	80.9%	40	76.9%
合計	263	100.0%	72	100.0%	71	100.0%	68	100.0%	52	100.0%

上表顯示 u 變體佔著絕大優勢，而 i 變體也佔著 15-23%的比例。這個數字超出我們的經驗，其理由參見 7.4.4 節的解釋。

7.3.2.2 老泉區

〈居龜〉類的字老泉音 i，泉州濱海地區的晉江、惠安變成 i 韻母，廈門、集美和漳州唸 u 韻母。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結果如下所示：

(7) 老泉區〈居龜〉類韻母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	99	21.0%	42	35.6%	32	26.0%	18	13.6%	7	7.1%
新泉 i	2	0.4%	0	0.0%	1	0.8%	0	0.0%	1	1.0%
漳音 u	370	78.6%	76	64.4%	90	73.2%	114	86.4%	90	91.8%
合計	471	100%	118	100%	123	100%	132	100%	98	100%

上表顯示老泉音 i 讀的比率不高，總計只有 21%，即使是老年層也只有 35.6%，隨著年齡下降，使用率逐漸減少，到了少年層只剩 7.1%。新泉音 i 讀也很低，總數只有 2 個，佔 0.4%。至於漳州音的 u 讀表現了非常高的佔有率，總計高達 78.6%，老年層已經有 64.4%，隨著年齡下降，使用率逐漸增加，到了少年層上昇到 91.8%之多，同樣表現了漳音的強大競爭力。

7.3.2.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現在再與大專青年語音認同結果作個比較。

(8) 〈居龜〉類韻母變體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	98	12.8%	28	15.6%	31	12.2%	27	10.2%	12	17.4%
新泉 i	50	6.5%	13	7.3%	12	4.7%	18	6.8%	7	10.1%
漳音 u	618	80.7%	138	77.1%	211	83.1%	219	83.0%	50	72.5%
合計	766	100%	179	100%	254	100%	264	100%	69	100%

上表顯示漳音 u 讀表現了最高的認同率 80.7%，但 i 讀在各個閩南語方言區內還有 10%以上的佔有率。i 讀最低，總計只有 6.6% 的佔有率。這個調查印證了在我們的一般社會方言調查中〈居龜〉類的字漳音佔優勢的調查結果。

7.3.3 〈科伽〉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如 7.2.3 所示〈科伽〉類在本研究的一般社會調查問卷收入 4 個字音。這個字類不論漳泉都是開口音，和〈科檜〉類的合口韻是對立的，但因後者喪失了合

口介音，致使泉州音兩類字合併為《彙音妙悟》的〈科〉字母。

7.3.3.1 老漳區

〈科伽〉類字在 6 個漳州腔方言點調查結果，有效語料 310 筆，老泉音 ə，新泉音和漳音都是 e，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

(9) 老漳區〈科伽〉類韻母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ə	8	3%	1	1%	2	2%	2	3%	3	5%
漳音 e	302	97%	101	99%	80	98%	69	97%	52	95%
合計	310	100%	102	100%	82	100%	71	100%	55	100%

上表顯示〈科伽〉類的字漳州腔方言幾乎沒有唸成 ə 的，95%仍讀漳音 e。

7.3.3.2 老泉區

〈科伽〉類的字泉腔老派唸 ə，新派出現漳州的 e 讀，另有少數的 ue 讀。在老泉區的調查所得有效筆數共 1,002 筆。各個變體的年齡層分佈如下圖所示：

(10) 老泉區〈科伽〉類韻母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ə	422	40.0%	180	64.1%	143	50.9%	69	24.1%	30	14.5%
新音 ue	42	4.0%	4	1.4%	8	2.8%	14	4.9%	16	7.7%
漳音 e	591	56.0%	97	34.5%	130	46.3%	203	71.0%	161	77.8%
合計	1055	100%	281	100%	281	100%	286	100%	207	100%

以上的數字顯示，即使是老年層，泉州腔方言也已經有 34.5% 的 ə 變成 e 了，漳音 e 比率急速上昇，尤其是青年層變得最快，各年齡層的上昇率大約 10% 左右，但由中年到青年的上昇率高達 21.2%。顯示央元音 ə 崩潰得非常迅速。

另有一個變體 ue，出現在「倒退」的「退」字音，「退」字泉音 thə³，漳音 the³，但 ue 讀可能受文讀音 thue³ 及華語 thuei⁴ 的合口音影響而類化的，老年層已經有少數比率，隨著年齡的下降逐漸增加，到了現代青、少年有 4.8~6.6%。

7.3.3.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11) 〈科伽〉類韻母變體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ə	259	11.3%	99	18.5%	64	8.4%	67	8.5%	29	14.0%
新音 ue	224	9.8%	53	9.9%	68	9.0%	84	10.6%	19	9.18
漳音 e	1810	78.9%	383	71.6%	628	82.6%	640	80.9%	159	76.8%
合計	2393	100%	535	100%	760	100%	791	100%	207	100%

上表顯示大專青年對於〈科伽〉類的字音認同度。表中清楚的顯示無論那個語區，大專青年對於漳音 e 的認同度都比泉音 ə 多得多，就這一點而言和漳、泉方言區所做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是一致的。但是偏漳區和混合區顯示有 8% 以上的老泉音 ə 佔有率，似乎不太尋常，可能有的把[e]誤記為[ə]。

7.3.4 〈科檜〉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科檜〉類的字，如 7.2.4 所示，我們調查了 17 個字，如前所述這個字類漳州音保存了中古音合口介音，但泉州音合口介音已經消失，和〈科伽〉類混同為 ə 讀。按自然衍化，泉州的 ə 通常變成 e，如廈門、晉江、惠安等，但在台灣卻有許多字唸成漳音的 ue。如果泉腔方言不是變成 e 而變成 ue，就可以證明漳州音的競爭力比泉州音強得多。

7.3.4.1 老漳區

〈科檜〉類的字社會方言學調查筆數 2,139 個。結果如下表所示：

(12) 老漳區〈科檜〉類韻母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ə	30	1.4%	4	0.6%	8	1.4%	13	2.5%	5	1.2%
新泉 e	272	12.7%	63	10.1%	82	14.4%	60	11.5%	67	15.8%
漳音 ue	1,837	85.9%	559	89.3%	480	84.2%	447	86.0%	351	83.0%
合計	2,139	100%	626	100%	570	100%	520	100%	423	100%

漳音本讀 ue，受到泉音的影響有些字音喪失了合口介音。但上表顯示漳音 ue 讀 85.9%，佔絕對優勢，有一些字接受新泉音的 e，但總平均比率只有 12.7%，其中包括「卜」bueh⁴(要)，當助動詞用時多半唸成 beh⁴開口化了。老泉音 ə 讀的比率最低，總計只有 1.4%。由上述的資料看出，漳腔區基本上保存漳州音，看不出有向泉音靠攏的傾向。

7.3.4.2 老泉區

泉州腔區的社會方言調查所得調查筆數 4,177，結果如下表所示：

(13) 老泉區〈科檜〉類韻母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ə	1534	36.7%	675	60.9%	505	46.2%	258	22.0%	96	12.0%
新泉 e	1152	27.6%	272	24.5%	379	34.6%	351	29.9%	150	18.8%
漳音 ue	1491	35.7%	161	14.5%	210	19.2%	566	48.2%	554	69.3%
合計	4177	100%	1108	100%	1094	100%	1175	100%	800	100%

〈科檜〉類的字泉州腔方言本讀 ə，整體而言有 36.7% 保存 ə 音讀，換言之其餘三分之二的字音已經喪失央元音了。即使老年層，能夠保存央元音讀的也只有 60.9%，到了少年層只剩 12.0%，ə 衰頹的速度和〈科伽〉類泉腔區的調查結果(見表(5))相當一致。

央元音崩潰之後音變的方向才是有趣的問題。ə→e 是一般泉音自然衍化規律，如果是 ə→ue 應該是受到漳音影響而移借的。泉區社會方言調查顯示老年層已經有 1/2 喪失了央元音，e 和 ue 平分秋色，大約各佔 1/4 弱。中年層 e 音略有上昇，顯示自然衍化的傾向。但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漳音的 ue 穩定上昇，逐漸取得優勢，青年層開始急速上昇，到了少年層 ue 音高達 69.3%。漳音的勝利明顯可見。

7.3.4.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所得有效調查筆數 9198。結果如下表所示：

(14) 〈科檜〉類韻母變體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ə	623	6.8%	239	11.2%	173	5.7%	162	5.1%	49	5.9%
新泉 e	1538	16.8%	533	24.9%	447	14.7%	447	14.2%	111	13.4%
漳音 ue	7001	76.4%	1366	63.9%	2419	79.6%	2550	80.7%	666	80.6%
合計	9162	100%	2138	100%	3039	100%	3159	100%	826	100%

以上的數據顯示，〈科檜〉類漳音 ue 佔著絕對的優勢，泉腔區青年的認同比率稍低，但也超過 6 成，其餘的語區都在 8 成上下。認同順位為：ue > e > ə，最低的是老泉音 ə，即使在泉腔區 ə 變體也只有 11.2% 的認同度，而漳音 ue 變體卻高達 63.9%。由此可見大專青年也普遍地認同漳音 ue。

7.4 方言變體的消長

上面有關四個字類的方言調查可以做一個總結：漳州區內的音讀相當穩定，而泉州區內的 4 種老泉腔央元音變體，不論那一種都在競爭中落敗給漳州腔的非央元音變體。現在按照變體類型分爲老泉音、新泉音、漳音三種，看看不同的變體在競爭中的消長趨勢。

7.4.1 老泉音的衰落

把老泉區四個字類的泉州音央元音變體在四個年齡層的分佈，按照保存的比率排列成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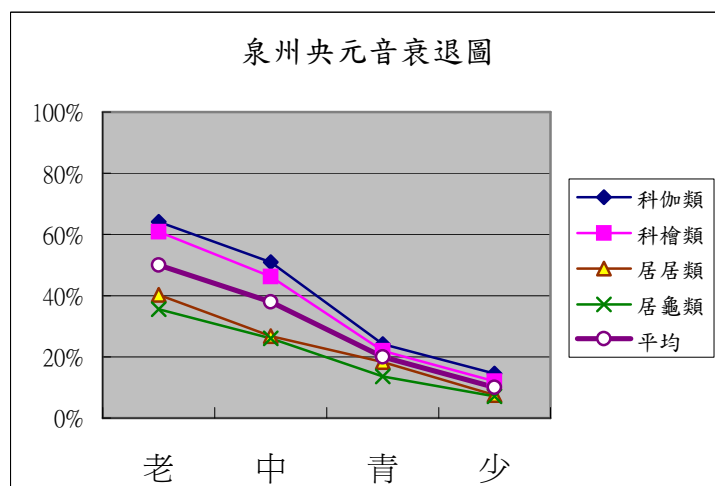
(15) 老泉音變體的年齡分佈比較表

老泉音	老	中	青	少	平均
〈科伽〉類 ə	64.1%	50.9%	24.1%	14.5%	38.4%
〈科檜〉類 ə	60.9%	46.2%	22.0%	12.0%	35.3%
〈居居〉類 i	40.3%	26.8%	18.3%	7.5%	23.2%
〈居龜〉類 i	35.6%	26.0%	13.6%	7.1%	20.6%
平均	50.2%	37.5%	19.5%	10.3%	29.4%

上表顯示，泉州的央元音在沒落之中，即使在泉腔區，能夠保存央元音的，總平均也只有 29.4%。不論那個字類，泉州央元音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比率都平行地下降。而 i 比 ə 崩潰得更快，兩個 i 的字類都在平均之下，而 ə 字類都在平均之上。

泉州音央元音的衰退趨勢由下面的曲線圖非常清楚的顯示出來。

(16) 泉州央元音衰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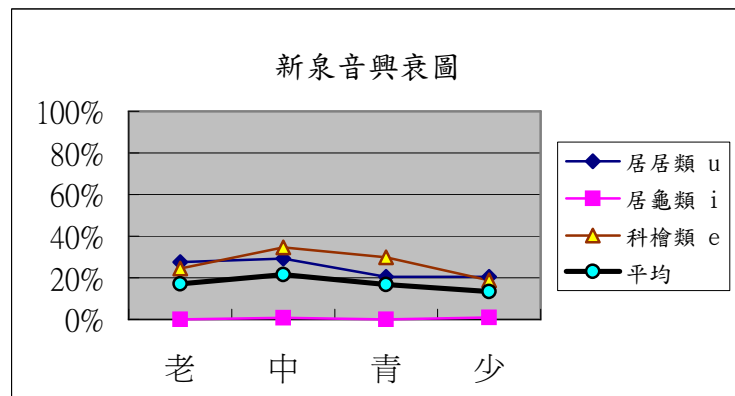
7.4.2 新泉音的起落

如表(2)所示，泉州方言有兩個新泉音的其中一個一定和漳音相同，至於〈科伽〉類的新泉音 e 也跟漳音一樣，如前所述，這些新泉音都被我們算入漳音變體，所以在下表中沒有資料。下面所顯示的是相異於漳音的純泉音新變體。

(17) 新泉音變體的年齡分佈比較表

新泉音	老	中	青	少	平均
居居類 u	27.5%	29.3%	20.4%	20.4%	24.4%
居龜類 i	0.0%	0.8%	0.0%	1.0%	0.5%
科檜類 e	24.5%	34.6%	29.9%	18.8%	27.0%
平均	17.3%	21.6%	16.8%	13.4%	17.3%

(18) 新泉音興衰圖



由上表可見，和漳音不同的新泉音不但佔有率低，總平均只有 17.3%，並且普遍有一個傾向，就是中年層的佔有率稍有起色，但從青年起便一路下滑，顯示青少年的使用人口都被漳音吸收了。

7.4.3 漳音的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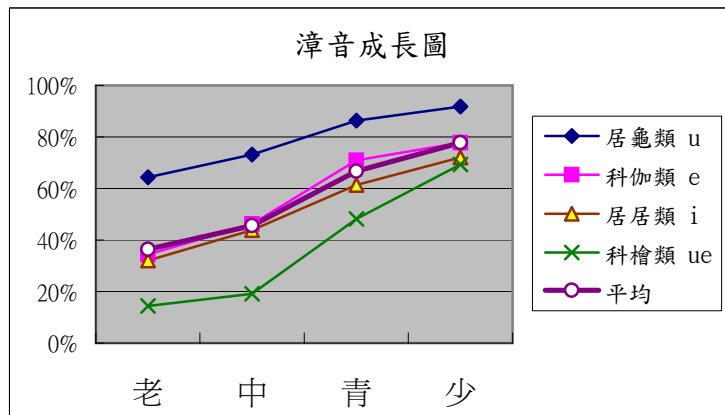
四類漳音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如下表所示：

(19) 漳音變體的年齡分佈比較表

漳音	老	中	青	少	平均
居龜類 u	64.4%	73.2%	86.4%	91.8%	79.0%
科伽類 e	34.5%	46.3%	71.0%	77.8%	57.4%
居居類 i	32.1%	43.9%	61.4%	72.1%	52.4%
科檜類 ue	14.5%	19.2%	48.2%	69.3%	37.8%
平均	36.38%	45.65%	66.75%	77.75%	56.63%

泉腔區內的漳州音的成長趨勢由下面的曲線圖非常清楚的顯示出來：

(20) 漳音成長圖



由上圖可見，漳音在泉腔區是一路上升。如前所述，泉音有兩個新泉音其中一個一定和漳音相同，被我們算入漳音之中，這樣算法的意義是：在央元音的崩潰中，漳州方言走在前鋒，而部分泉系方言向漳音的方向跟進，也可以說這些新泉音向漳音靠攏了。

漳音只有一種，沒有所謂的「新漳音」，也就是說漳腔方言在央元音韻類的變體認同只有一個選擇，所以是很「團結」的，現在再加上部分新泉音的靠攏，更加强了漳音變體的勢力了。

7.4.4 漳腔區裡的老泉音

由上面的論證可知，就央元音韻類而言，非央元音的漳音系統佔著絕對的優勢，而泉音都在衰退之中，尤其是老泉音衰落得最快。由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資料看來，不論在泉腔區、混合區、漳腔區、客語區，漳音都是最受歡迎的，也就是台灣優勢音，是音變的中心。假設新台灣話整體的演變方向是向漳音靠攏，那麼，無論老泉區或老漳區的變體年齡級差應該是整個向漳音傾斜；而老漳區的變體年齡級差應該不會出現向老泉音傾斜的道理。依我們長年做方言調查的經驗，我們的確沒有聽過老漳區的本地人能夠發央元音 i 或 ə 的？

可是在我們的調查數據中漳腔區裡卻出現了少數的老泉音，總計〈居居〉類 0.3%、〈居龜〉類 19.8%、〈科伽〉類 3%、〈科檜〉類 1.4%，數字雖然少，但似乎是不應該出現的現象，應該有一點解釋。

資料上出現老泉音的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個可能是發音人過濾不完全，比如基隆市雖然漳腔方言區，但該市七堵區說的是跟汐止一樣保守的泉州安溪腔⁵，我們所謂的基隆方言定義為世居基隆市區的發音人，但我們有時也會受騙，可能發音人是七堵人，但因為從小居住在

⁵ 安溪泉州腔是台灣最保守的泉州腔，保存《彙音妙悟》時代的 ə, əe, i, in 等韻母。

基隆市區，所以自稱是基隆市區的人，調查人不查，一時疏忽，因此調查到一些泉州音。〈居龜〉類老年層高達 22.2%很可能是這個原因，因為老年層一般受華語影響(第三個可能)的程度較少，而〈居龜〉類老年層唸 i 的比率反而是最高的，這一點很不尋常。

第二個可能是、記音人的錯誤，記音是相當困難的工作，記音的助理可能因為疏忽而誤記，也可能是輸入的錯誤。

以上兩個理由可以解釋小於 3%的老泉音佔有率。

第三個可能是由華語借入。出現在〈居龜〉類的高達 19.8%，這個韻類調查了「自」、「思」兩個常用字的文讀音，出現在「自_{動車}」、「自由」、「思想」等現代漢語(來自日語或現代中文)的外來詞。現代的台灣人傾向於用華語來讀這些外來詞，而華語這幾個字都唸成[i](空韻)，和老泉音一樣，好比「老師」(雖然一開始我們就避免把這個詞收入問卷中)，大部分人唸成 lau⁷si¹，只有少數老派唸成 lau⁷su¹。也許這個緣故，這個字類的老泉音比率特別高。

7.5 兩個央元音崩潰速度的比較

由上述的討論，我們明顯的看出，漳音取得絕對優勢，而老泉音屈居最劣勢。也就是說央元音在台灣走向沒落的道路。但是從 7.4.1 節表(15)就可以明顯看出，四個字類，不是每一個字類的衰退的速度都一樣，而是有很大的差異。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做「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也就是說央元音的音變不是所有的字類都齊步前進的，而是先由某個字類先擴散，再慢慢地蔓延到其他的字類。

這個順位是：

(21)

〈居龜〉類>>〈居居〉類 (i) >> 〈科檜〉類>>〈科伽〉類 (ə)

就是說〈居龜〉類崩潰的速度最快，順次蔓延到其他字類，而〈科伽〉類變的最慢。

前 2 類老泉音都唸成 i，速度差不多，後 2 類老泉音都唸成 ə，速度差不多也差不多，總之 i 衰退的速度比 ə 快。現在按老泉音分為兩個字類加以平均，把表(15)改成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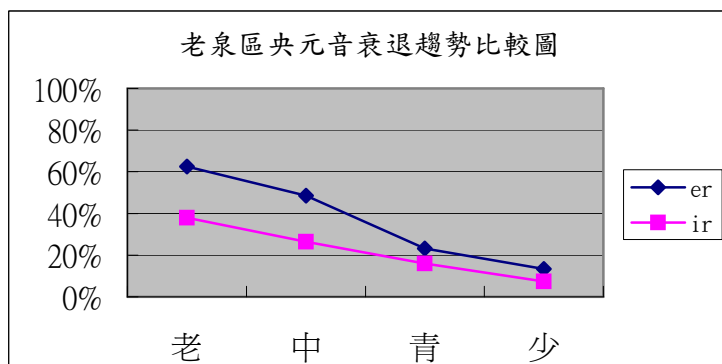
(22) 老泉區央元音衰退速度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ə	62.5%	48.6%	23.1%	13.3%
i	38.0%	26.4%	16.0%	7.3%

製成曲線圖如下(按圖中無法顯示 IPA，因此用 TLPA 代用，其音值 er[ə]；

ir[i]，其餘各表均同，不另說明)：

(23) 老泉區央元音衰退趨勢比較圖



由上面的圖表可知，*ə* 的曲線比較陡，*i* 比較緩。*i* 雖然衰退得早，但 *ə* 急起直追。

7.6 央元音的有標性與崩潰的動機

如前所述，央元音的崩潰是台灣閩南語的共同趨向，問題是為什麼央元音會趨向於崩潰？本節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解釋。

我們把央元音的崩潰歸結於央元音的「有標性」(markedness)。「有標音」(marked sound)就是複雜難發、需要動用許多不同的調音機制才能發出的音，反之所謂「無標音」(unmarked sound)就是簡單易發、只要動用少數發音機制就可以發出的音。從結構來看也是一樣的，區別越複雜的系統是「有標」的，區別比較簡單的系統是「無標的」。偷懶是人類的天性，因此無標音比較自然(natural)而穩定，有標音則比較不自然，有標的系統較難學習，無標的系統容易學習。所以有標性高的(highly marked)系統自然地會變成有標性較低的系統 (King 1969, chap.8)。基於這個理由，我們把有標音的崩潰看成是語音變化的「動機」(motivation)。

當我們提出「有標元音的崩潰」做為閩南語方言分化的「動機」(motivation)或「原則」(principle)這個論點時，我們必須證明共同閩南語的 **i*、**ə* 和 **y* 是「有標音」，然後才能說明同樣是元音，為什麼只有央元音或撮口音會崩潰，而其他的元音卻能夠穩定地存在著。

可是那些音是「有標音」，那些音是「無標音」呢？這一方面可以從發音機制來考察，另一方面可以從語言普遍性來考察，這就是我們在 2.4.2 節所介紹的 Greenbergian approach 的語言普遍性研究。根據類型學家對世界語言的普遍考察，語言的「有標性」乃得以量化。

我們在 2.4.2.4 已經介紹了 Maddieson 從世界語言的音位採用律研究語音普

遍性的方法。UPSID 所載元音的採用數重製如下表(Maddieson 1984:124)：

(24) 世界語言元音的採用數

	前		央		後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合計
高	452	29	55	10	31	417	994
中	425	32	100	8	19	448	1032
低	81	0	392	1	13	36	523

由上表可知，低元音普遍的不分前後音，它的採用數是 392。中、高元音傾向於分佈在兩個極端，前展或後圓都至少在 417-452 之間，其餘的音採用數都很低，只有中央元音達到 100，其他的音都在 55 以下。統計證明：a, e, i, o, u 是最受人類語言歡迎的 5 個元音。

採用數越少，顯示這樣的語音做為音位越不自然。在所有元音中只有不分前後的低元音、前展或後圓的中、高元音是自然音，因而是「無標的」(unmarked)，前元音不需要特別標示[-圓唇]特徵；後元音也不需要特別標示[+圓唇]特徵，只要標示[±後]，它們的唇音性已經預設(by default)好了；低元音也不需要標示[±圓唇]或[±後]。其他的元音都需要標示，因此是有標的，也就是人類語言不歡迎的，容易變化的元音。

本文所指的共同閩南語央元音 *i, *ə 和 *y 就是屬於這類不自然音，其使用頻率分別是 y:29 和 i:55、ə:100，這個順序正好是閩南語位移元音時代先後的順序。如 7.1.2 節所示，這三個元音都存在於共同閩南語，但是現代閩南語之中只有一部分保存，消失的順序是：

(25) 共同閩南語的三個有標元音的有標性順位

y >> i >> ə

有標性越高的元音，它的地理分佈越有限，a, e, i, o, u 五個無標元音每一個閩南方言都有，但是閩南語沒有一個方言有 *y；i 只出現在泉州；ə 分佈在泉州和潮州。上面的有標性順位，也正好是(22)所示的元音崩潰速度的順位。

現在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閩南語的方言差會集中在上述的韻類了，這是因為共同閩南語的這類元音屬於人類語言普遍不歡迎的、有標的不自然音。共同閩南語豐富的有標音正暗藏著方言分化的玄機。

如前所述，有標音變成無標音是音變的動機之一，泉州音央元音的崩潰正表現了人類語言語音演變的自然傾向。相對的，漳州音沒有上述的央元音，所謂的「央元音韻類」漳州早就變成變成無標的非央元音了。

漳州音系統既然都是無標音，因此沒有音變的動機。這就是為什麼漳腔比較穩定，在漳泉競爭中，漳腔方言不接受老泉音的原因。

元音的有標性順位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泉州音 i 比 ə 容易消失。下表為求簡

明，根據表(22)，把老年層和中年層看成是「老派」和把青年層和少年層看成是「新派」或「少派」，然後和表(23)所載的「世界語言元音的採用數」比較如下：

(26) 老泉區央元音音變速度與 UPSID 採用數比較表

	老中	青少	採用數
ə	55.6%	18.2%	100
i	32.2%	11.7%	55

由上表可知，i 比 ə 高得早，兩者都是平行地衰退。其衰退的速度和世界語言的元音採用數成反比。我們把 UPSID 所統計的採用數看成是語音有標性的指標，採用數越少表示有標性越高，而我們主張「有標性越高的音越容易變」，i 比 ə 的有標性更大，音變的速度和語音的有標性成正比，有標音有更強的動機發生音變。

7.7 崩潰的動機與位移方向

7.7.1 央元音限制與位移策略

如上所述，閩南語共同的傾向是「央元音的崩潰」，也就是說，閩南語方言普遍地不希望有央元音的存在，如果有央元音，這個央元音傾向於變成「非央元音」。這條限制可以寫成：

(27) 央元音限制

任何閩南語方言的音韻系統不能有央元音。

這是「原則」(principle)，任何方言遲早都要遵守這個限制。但是崩潰的央元音不會平白消失，它必須找一個方向位移(movement)。方言可以選擇向前、向後、向上或向下進行位移運動，這就是方言在央元音崩潰的原則下可以自由採取的「策略」(strategy)。

央元音需要移動，可能前移或後移、下移，完全不考慮環境因素，自由選擇其位移方向，叫做「自由位移」；若位移需要考慮環境條件而決定移動方向的叫做「條件位移」。通常單元音韻母的央元音是自由位移，而複音韻母的央元音是條件位移。

自由位移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位移方向固定，所有的央元音都往一個方向位移，謂之「定向位移」；另一種是個別的央元音隨便移動，沒有一定的方向，謂之「不定向位移」。

7.7.2 單音韻母的位移

元音在單音韻母的環境下沒有介音或韻尾的牽制，央元音通常可以自由地前移、後移或下移或上移，這種不受環境條件的限制而發生的位移謂之「自由位移」。

如上所述，在央元音韻類漳音 i 和 e 取得絕對的優勢。這一點似乎可以用人口優勢來解釋，如表(2)所示：

漳腔只有一套變體：i 或 e。但泉系方言比較分歧，如《彙音妙悟》的〈居〉字母(*-i)部分方言保存著「老泉音」i，有些方言開始位移：同安、廈門、澎湖採取的是 *-i→-u 的「後移」策略；而惠安、晉江採取 *-i→-i 的「前移」策略，所以方言分歧。至於〈科〉字母也有兩個變體：老泉音 *ə，新泉音 e。

從表面看，因為漳腔比較團結，泉腔不團結，一開始競爭力就強。漳音 i 變體除了漳腔之外還有惠安、晉江的支持；e 變體得到新泉音的支持，競爭力增加了，因此漳泉競爭的結果漳音取勝。

這可能是一個合理的解釋，但是我們另外發現，從老泉音到新泉音，晉江、惠安的音變方向是一致的，也就是兩個央元音都「定向前移」：

(28) 晉江、惠安新泉音的定向前移

a. *i → i 前移

b. *ə → e 前移

晉江、惠安所採用的是「定向位移」策略，但是同安所採取的是「不定向位移」，高元音和中元音的音變方向相反。如下圖所示：

(29) 同安新泉音的不定向位移

a. *i → u 後移

b. *ə → e 前移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另外一種假設：在兩種新泉音的競爭中「定向位移」取勝了「不定向位移」，而不是因為漳音取勝了泉音。這個假設在陽聲韻類的競爭中又可以得到印證（見 9.4 節「複音韻母央元音的位移方向」的討論）。

但這個假設碰到的困難是泉州的 i 在漳音分成二類，如表(2)所示這二類對應於共同閩南語的 *y 和 *i，漳泉競爭結果泉腔區傾向按漳腔重新分成二類，並且按漳腔的規則：〈居居〉類前移（參見表(4)），〈居龜〉類後移（參見表(7)）：

(30) 台灣泉腔區的央元音位移

〈居居〉類 *y → i → i 前移

〈居龜〉類 *i → i → u 後移

這是一種「回頭演變」，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發生，必須從「變項結構單位論」和「範疇擴散」的觀點來理解，詳參 11.4 節的討論。

7.8 小結

由本章開始一共四章，我們要討論央元音各個韻類的音變。本章首先介紹了文獻紀錄有關央元音韻類的紀錄，接著介紹整個央元音韻類的字類，9 個韻母分為 3 個韻類，本章討論單元音韻類。

央元音的單元音韻類分四個字類，每一個字類的變體分泉音和漳音，「漳音」沒有央元音，只有一種變體，但泉音分老泉音和新泉音。「老泉音」指保存古央元音的變體，「新泉音」有兩種，一種和漳音不同，一種和漳音相同。和漳音不同的變體當然叫做「新泉音」，和漳音相同的實際是和漳音並肩作戰，無法分別，因此在變體的競爭問題上都被我們歸類、編碼為「漳音」。所以 7.4 節的方言變體競爭討論上我們只分三種變體(variants)。

我們分「老泉區」和「老漳區」，分別統計四個字類的三種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結果發現老漳區極少老泉音，但是老泉區的方言，漳音變體隨著年齡層的下降急速增加。無論那一個字類，漳音都佔著壓倒性的優勢，這種優勢明顯的表現在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

本章 7.4 節就三類變體，分別比較其年齡層分佈，結果發現泉音的央元音變體平行地衰退，而漳音變體則平行地成長。兩者正好構成了交叉狀消長趨勢。至於新泉音佔有率本來都很低，雖然在中年層略有起色，但由青年層開始就走向沒落了。總之，漳音成了最後的贏家。

四個字類的音變速度並不一致，從表(15)和圖(16)就可以發現老泉音的 *i* 韻類曲線都在平均線以下，而 *ə* 韻類的曲線都在平均線以上，這個趨勢圖顯示 *i* 音崩潰的速度比 *ə* 音快。7.5 節描寫了這種「結構擴散」現象。

為什麼央元音會崩潰？7.6 節提出有標性解釋了央元音崩潰的動機問題。我們引用 UPSID 的資料，證明了央元音音變的動機是由於央元音是有標音，我們把世界語言的語音採用數看成是語音有標性的指標，發現央元音音變的速度和有標性指標成正比，有標性越高的音，音變的速度越快。

7.7 節討論位移的方向，漳音的取勝不一定是漳音人口的優勢，我們提出另一個可能的假設，就是漳音與晉江、惠安腔的位移方向一致地向前，但同安音的位移方向不一致，是定向位移取勝了不定向位移。

最後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科檜〉老泉區由新泉音 *e* 變成 *ue*，開口音變成合口音顯然不是自然的變化，為什麼老泉區要放棄新泉音而向漳音靠攏呢？這個問題留在 11.4.4 節討論。

第八章 複元音韻的央元音位移

這一章討論複音韻母央元音的位移。單音韻母的央元音除了聲母之外，一個韻母只有一個央元音，央元音在這種環境是孤立的，但複元音韻類的央元音，央元音是韻核(nucleus)，另外還有一個滑音(glide)韻尾，在這種環境下的央元音可能會受到滑音韻尾的影響而在音變的速度或其他方面有所調整。

8.1 複元音韻母的字類

如第七章 7.1.2 節表(2)所示，複元音韻母有三個韻類，即〈雞稽〉類、〈杯稽〉類、〈鉤沽〉類。爲了清楚這三個字類的古今方音變體及其關係，我們把第七章的表(2)拷貝如下：

(1) 複元音韻類古今音對照表

共同 閩南語	彙音妙悟	老泉音	新泉音	十五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əi	雞	əe	ue	稽	*ei	e	雞、鞋…
*əi	杯	*əe	ue	稽	*ei	e	八、買…
*əu	鉤	*əu	io	沽	*ou	ɔ	後、貿…

由上表的擬音我們看出複元音韻類和單元音韻類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複元音韻類的央元音沒有高、中區別，只有一套央元音 ə。由所列的漳泉變體，我們清楚的看出每一個字類都有老、新兩種，其中老泉音只存在於最保守的台灣安溪腔方言(如汐止)，其餘的老泉音，杯字類 *əe 不用說，*əu 也只存在於永春話的老派¹；老漳音的滑音韻尾 -i, -u 完全不存在於台灣閩南語，在現代北漳州已經消失，但在南漳州還保存著。所以實際上除了〈雞稽〉類泉音分老新而有三種方言變體之外，其他兩個字類都只有新泉、新漳兩種。

整體而言，由閩南祖語到現代漳泉方言，音變的總方向是：(1)央元音位移爲非央元音；(2)滑音韻尾消失。但是漳、泉採取兩個完全不同的策略：新泉音企圖保存複元音的架構，而把韻核介音化、滑音韻尾韻核化；至於新漳音則傾向於單元音化，複元音韻母變成單元音韻母，爲了單音化(monothphongization)甚至不惜新生了一個和 o 對立的 ɔ 元音(即〈鉤沽〉類)²。所以上舉新泉音都是雙元音韻母，而新漳音都是單元音韻母。茲分述如下：

¹ 發音人余承堯已經去世多年，*əu 韻恐怕已經跟著消失了，值得進一步調查。

² 漳州《十五音》〈沽〉字母 *ou 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對應於中古遇開一(模)，《十五音》時代和現代南漳州、潮州一樣，還唸成 *ou，《彙音妙悟》歸〈高〉字母 ɔ，北漳州以北、泉州、廈門、台灣都唸成 ɔ；另一個來源是對應於中古流開一(侯)的字，《彙音妙悟》歸〈鉤〉字母 *əu，新泉音變成 io。本文討論的是後者，謂之〈鉤沽〉類。

8.1.1 〈雞稽〉類

《彙音妙悟》〈雞〉字母共同閩南語擬爲 *əi，但我們認爲在黃謙著書的時代(1800)已經讀成 *əe 了。大部分的現代泉腔方言已經跟〈杯〉字母的 ue 合流，喪失了央元音，但台北盆艋地帶如汐止方言的老泉腔方言還自成一個韻類，唸成 [-əe/-ue](音值的微小差異看不出什麼社會方言學的意義，在本研究中不予計較)，有時爲了方便，必要時用 TLPA(台語音標) ere 來表示；這一個韻類主要對應於漳州《十五音》的〈稽〉字母(*-ei)，現代漳州方言中，南漳州還唸 -ei，北漳州和台灣全部變成 e 了。這一類的涵字很多，本研究的調查問卷收字有：

1. 〈雞稽〉類：「鞋」、「街」、「挨」、「會」、「月初」、「地」、「底」、「節」、「儕_(多)」、「雞」。

此外，有些例外的變化，如「提拿」(拿)字：這個字泉州腔有兩讀：thəeʔ⁸ 和 thəʔ⁸ 漳州音讀 theʔ⁸。「做」字泉音 cəe³ [tsəe₁₁]，漳音 co³。「夾菜」泉音 kəeʔ⁴，或變成 gəeʔ⁴，漳音 ɲeʔ⁴。本研究不討論這類零星的不規則對應。

8.1.2 〈杯稽〉類

漳州《十五音》屬〈稽〉字母(*-ei)的白讀字，有一部分唇音字，在泉州《彙音妙悟》歸入〈杯〉字母*ue。例：

2. 〈杯稽〉類：「八」、「買賣」、「批」、「袂」(不會)。

這類字在老泉音應該和〈雞〉字母同韻*əe，但在《彙音妙悟》時代已經進行了這樣的規律：əe → ue / [唇]_____的音變規律，歸入〈杯〉字母 ue 了(詳參洪惟仁 1993n, 1996A:154)，所以分爲二類：〈雞稽〉類和〈杯稽〉。

就是說 *əe 韻的唇音捷足先登，早一步變成 ue，其他的字到後來才紛紛變成 ue。但在漳州腔〈杯稽〉類和〈雞稽〉類同韻，在《十五音》都歸〈稽〉*ei，現代台灣漳腔音 e。

現代泉腔方言〈杯稽〉類沒有唸成*əe 的，新泉音都唸成 ue。有些泉腔方言(如汐止)因爲受到漳腔方言的影響，〈雞〉字母的音讀開始向漳音靠攏：əe → e。

8.1.3 〈鉤沽〉類

泉州《彙音妙悟》央元音韻類的複元音韻母還有一個〈鉤〉字母(*əu)，是一個文讀韻，新泉音變成 io；對應於漳州《十五音》的〈沽〉字母(*ou)，新漳音及台灣優勢音唸成 ɔ。這個字類的字台灣一般口語音唸 ɔ，如「忠厚」ho⁷ 字；但讀古詩文，或有些比較文的詞彙，如「皇后」、「後悔」等詞中，多半採用泉音 io，新泉音和新漳音兩個變體有分工的現象。本研究只選了兩個口語常用字做爲調查條項：

3. 〈鉤沽〉類：「後悔」、「貿易」。

8.2 社會方言調查結果分區統計

上列三類字的韻母變體，在老漳區和老泉區兩類方言的年齡層分佈如下。

8.2.1 〈雞稽〉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如表(1)所示，〈雞稽〉類現存三個方言變體：老泉音 əe, 新泉音 ue, 新漳音 e。以下分「老漳區」和「老泉區」看不同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情形。

8.2.1.1 老漳區

(2) 老漳區〈雞稽〉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əe	4	0.4%	0	0.0%	2	0.7%	1	0.4%	1	0.6%
新泉 ue	16	1.6%	3	0.9%	2	0.7%	8	3.0%	3	1.8%
漳音 e	1008	98.1%	320	99.1%	269	98.5%	257	96.6%	162	97.6%
合計	1028	100%	323	100%	273	100%	266	100%	166	100%

由上表可見，漳音佔著絕對優勢，老泉音和新泉音接近於 0%。換言之，老漳區不接受泉音(老泉音和新泉音)。

8.2.1.2 老泉區

(3) 老泉區〈雞稽〉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əe	222	7.9%	101	13.1%	65	8.6%	29	3.9%	27	5.0%
新泉 ue	1215	43.2%	422	54.7%	388	51.3%	261	35.2%	144	26.6%
漳音 e	1374	48.9%	249	32.3%	304	40.2%	451	60.9%	370	68.4%
合計	2811	100%	772	100%	757	100%	741	100%	541	100%

由上表可見，即使在老泉區，老泉音 əe 也是不受歡迎的變體，在老年層只佔 13.1%，到了少年層只剩 5%。剩下新泉音和漳音的競爭，表上明顯的看出，新泉音 ue 在老年層還有 54.7%，可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一路下滑，到少年層只剩 26.6%的佔有率。相反的，漳音 e 在老年層已經佔了 32.3%，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成長，新泉音和漳音正好構成交叉狀的消長趨勢。

8.2.1.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新泉音和漳音消長趨勢所表現的漳音優勢是否也可以得到大專青年的認同。

(4) 〈雞稽〉類韻讀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æ	477	9.1%	150	12.4%	138	7.9%	146	8.1%	43	9.3%
新泉 ue	690	13.2%	273	22.5%	179	10.3%	190	10.6%	48	10.3%
漳音 e	4049	77.6%	788	65.1%	1427	81.8%	1461	81.3%	373	80.4%
總計	5216	100%	1211	100%	1744	100%	1797	100%	464	100%

由上表看來，顯然漳音 e 佔了絕對優勢，總計得到 77.7% 的認同度，即使在泉腔區也有 65.1% 的認同度，在漳腔區和混合區、客語區都達到 8 成以上的認同。

換言之，漳音 e 在一般社會方言學調查中證明是最優勢的變體，在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上也得到印證。

8.2.2 〈杯稽〉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杯稽〉類和〈雞稽〉類在漳系方言是不分的，都唸成 e。但是如前所述〈杯稽〉類是〈雞稽〉類的唇音變體，在《彙音妙悟》中兩類字具有互補分佈的關係，只是唇音先變為 ue 而已。但是由於唇音和合口介音的親和性(ue 的介音本來就是由唇音聲母同化而來的)，使得唇音與合口介音緊密結合，缺乏開口化的動機。因此〈杯稽〉類的泉音變體 ue 遠比〈雞稽〉類的新泉音 ue 更高的競爭力。

既然〈杯稽〉類 ue 是由老泉音 *æ 變來的，*æ 早已消失，而老漳音也在台灣消失了，所以這個韻類只有泉音 ue 和漳音 e 的競爭，所以也可以不必分老、新了。

8.2.2.1 老漳區

(5) 老漳區〈杯稽〉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ue	91	16.7%	24	14.2%	20	14.6%	22	16.3%	25	24.3%
漳 e	453	83.3%	145	85.8%	117	85.4%	113	83.7%	78	75.7%
合計	544	100%	169	100%	137	100%	135	100%	103	100%

上表顯示，雖然漳音 e 在老漳區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但是比起〈雞稽〉類來就差了一點。〈雞稽〉類的老泉音和新泉音合起來還不到 2%，但在〈杯稽〉類

光是新泉音 ue 就佔了 16.7%，不但如此，隨著年齡層的下降緩慢地上升。相對的，漳音則隨著年齡層的下降緩慢地下降。

8.2.2.2 老泉區

(6) 老泉區〈杯稽〉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ue	1161	84.5%	327	90.3%	329	90.9%	280	75.3%	225	80.9%
漳 e	213	15.5%	35	9.7%	33	9.1%	92	24.7%	53	19.1%
合計	1374	100%	362	100%	362	100%	372	100%	278	100%

由上表可見，泉音 ue 在老泉區是佔了壓倒性的優勢，總計 84.5%，是所有泉音變體在泉腔區能夠佔這麼優勢的特例。雖然由中年起新泉音略微下降，而新漳音則略微上升，這是普遍的趨勢。

8.2.2.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杯稽〉類一般社會方言調查的結果顯示：漳泉方言區裡面對自己的鄉音 e 或 ue 各有堅持，不太互相移借。現在看這種情形在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的表現。

(7) 〈杯稽〉類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音 ue	1790	46.9%	521	58.4%	508	40.3%	587	44.6%	174	50.4%
漳音 e	2026	53.1%	371	41.6%	754	59.7%	730	55.4%	171	49.6%
合計	3816	100%	892	100%	1262	100%	1317	100%	345	100%

上表顯示，無論是那一個方言區，漳音和泉音大體上平分秋色，只是泉腔區認同的泉音比率比漳音高一點，超過一半；漳腔區和混合區則認同漳音的比例也比較高，超過一半，這是可以想像的。

8.2.3 〈鉤沽〉類韻讀變異的年齡級差

如前所述，〈鉤沽〉類是文讀音，口語比較少用，雖然「後悔」、「貿易」兩個詞越來用得越多，但畢竟不是本土詞，而是外來詞(也可以說是普通漢語，或文言詞)。台灣話外來詞或文言詞有採用新泉音的傾向，因此可以預期這兩個詞的泉音比例可能會比較多。

如表(1)所示，這個字類的老泉音 *əu 和老漳音 *ou 在台灣都已經消失，所以只有新泉音 io 和新漳音 ɔ 的競爭。

8.2.3.1 老漳區

(8) 老漳區〈鈎沽〉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io	59	55.1%	18	51.4%	15	53.6%	15	57.7%	11	61.1%
漳 ɔ	48	44.9%	17	48.6%	13	46.4%	11	42.3%	7	38.9%
合計	107	100%	35	100%	28	100%	26	100%	18	100%

如我們的預期，漳音 ɔ 在老漳區的老年層已經佔了一半以上，而泉音 io 則逐漸上升，到了少年層則將近佔了三分之二。

8.2.3.2 老泉區

(9) 老泉區〈鈎沽〉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io	191	54.6%	53	56.4%	49	52.7%	51	52.6%	38	57.6%
漳 ɔ	159	45.4%	41	43.6%	44	47.3%	46	47.7%	28	42.4%
合計	350	100%	94	100%	93	100%	97	100%	66	100%

在老泉區總的趨勢：漳泉音平分秋色，勢均力敵；並且漳泉兩種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沒有明顯的變化。

8.2.3.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詞表中沒有收〈鈎沽〉類的字，所以無法比較。

8.3 方言變體的年齡級差比較

現在我們再從變體的觀點來看三種不同的變體的消長。

8.3.1 老泉音的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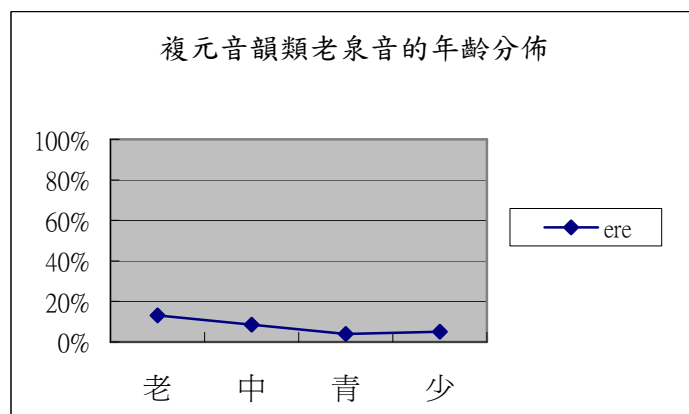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雙元音韻類三個字類中只有〈雞稽〉類有老泉音，其餘的字類老泉音禾老漳音都消失了，只剩新泉音和新漳音的競爭。所以老泉音只有一個變體。

(10) 複元音韻類老泉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雞稽〉類 əe	13.1%	8.6%	3.9%	5.0%

圖示如下(圖中 ere 表 [əe]，因 IPA 顯示有困難，用 TLPA)：

(11) 複元音韻類老泉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由上面的圖表可見，雙元音韻類唯一的老泉音在老年層的佔有率已經很低，只有 13.1%，不但如此而且隨著年齡層的下降不斷下降。至青年層只剩 3.9%，少年層雖然表面上有回升的跡象，實際上是因為少年層尚未出社會，較少受到優勢音的「污染」，因而有些字音比較保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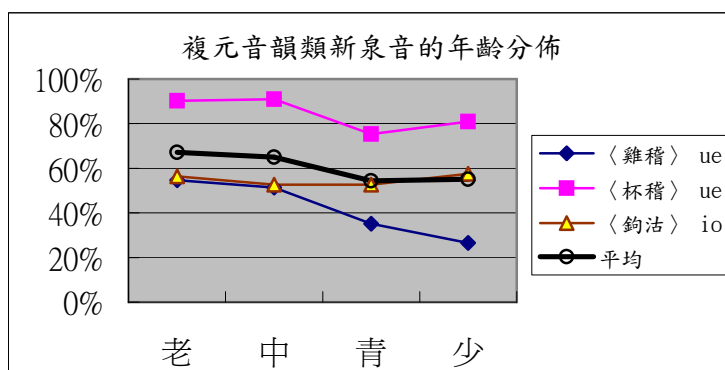
8.3.2 新泉音的衰退與堅持

(12) 複元音韻類新泉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雞稽〉類 ue	54.7%	51.3%	35.2%	26.6%
〈杯稽〉類 ue	90.3%	90.9%	75.3%	80.9%
〈鉤沽〉類 io	56.4%	52.7%	52.6%	57.6%
平均	67.1%	65.0%	54.4%	55.0%

圖示如下：

(13) 複元音韻類新泉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圖



由上圖可見，整體而言新泉音是在衰退之中，尤其是〈雞稽〉類 ue 在老年層已經只剩 54.7%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的下降逐漸減少，到了少年只剩 26.6%。

〈杯稽〉類比較堅持，在老年層還有 90.3% 的佔有率，但隨著年齡的下降逐漸減少，青年層只剩 75.3%，少年層受台灣優勢音「污染」較少，佔有率略高。

唯一的例外是〈鉤沽〉類最為堅持，沒有明顯衰退的跡象。如前所述，這是因為〈鉤沽〉類是文讀音字類，台灣話的文讀音傾向於採用新泉音。

8.3.3 漳音的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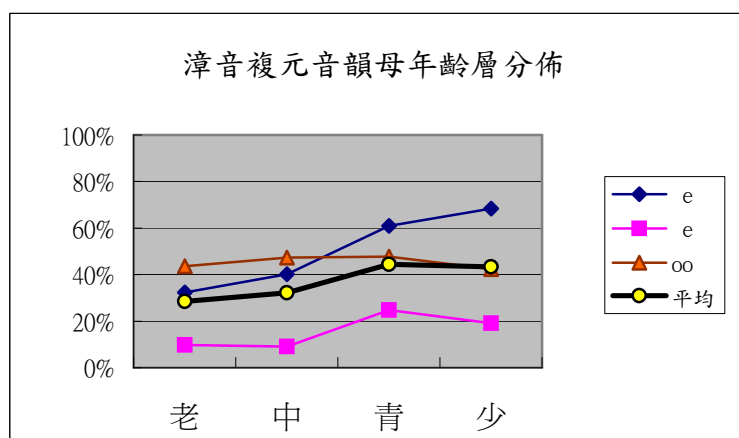
現在看漳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如前所述，既然老泉音和新泉音都走向衰退，可以預期漳音是在成長之中。請看下面的比較表：

(14) 複元音韻類漳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雞稽〉類 e	32.3%	40.2%	60.9%	68.4%
〈杯稽〉類 e	9.7%	9.1%	24.7%	19.1%
〈鉤沽〉類 ɔ	43.6%	47.3%	47.7%	42.4%
平均	28.5%	32.2%	44.4%	43.3%

圖示如下(圖中 oo 表[ɔ]，因 IPA 顯示有困難，用 TLPA)：

(15) 複元音韻類漳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圖



由上面的圖表可見，漳音的確是普遍的在成長之中，唯一的例外是〈鉤沽〉類 ɔ 和新泉音 io 平分秋色，看不出明顯的成長跡象。

8.4 有標結構與崩潰的動機及策略

8.4.1 結構崩潰與音變動機

閩南語的複元音韻的音變受到兩條音節結構上的限制，一是「複元音韻限制」、一是「複元音韻韻核二維限制」，這個兩個限制可以視為央元音的有標音限制之外，外加的兩條結構限制。

8.4.1.1 複元音韻限制

音節結構也是有「有標性」的。世界上最無標的音節是單元音開音節 CV 結構，一個音節含一個聲母，不分叉(no branching)；一個韻母(此處不討論介音，只討論韻腳)只有一個元音(即單音韻母)，不分叉，這種結構是最無標的音節，同時也最簡單自然。比 CV 結構複雜一點的韻母，如複元音開音節 CVG(複元音韻)；複元音閉音節 CVC(入聲韻)、CVN(陽聲韻)等結構是比較有標的；更複雜的音節如複元音閉音節 CVGC(複元音入聲韻)、CVGN(複元音陽聲韻)那就更有標了。從語言普遍性看，上述幾個結構構成意涵性關係：複元音閉音節>>單元音閉音節；複元音開音節>>單元音開音節；入聲韻>>陽聲韻。左邊比右邊的結構有標。

有標的結構傾向於變成無標的結構，這是一種「簡化」(simplification)。北方官話入聲韻尾消失(-VC→-V)，閩南語陽聲韻變成鼻化韻(-VN→- $\tilde{v}$)，這是閉音節開音節化；吳語複元音韻傾向於變成單元音(-VG→-V)是複元音單元音化。我們也不妨預測閩東、閩東的 VGC(複元音入聲韻)、VGN(複元音陽聲韻)將來也可能變成較無標的韻母。

複元音韻既然是比較有標的音節結構，我們把複元音單元音化看成是複元音韻結構崩潰的動機之一。這就是說閩南語傾向於把複元音韻變成單元音韻，不過並不是所有的複元音都要簡化為單元音韻，單音化只限於非低元音，低元音還是不受限制的(ai, au 還是可以存在)，這個限制叫做「非低元音複元音韻限制」：

(16) 非低元音複元音韻限制

任何非低元音韻母不要有複元音。

8.4.1.2 複音韻腳二維對立限制

台灣閩南語的單音韻母元音舌位可以有 3 到 4 個區別位階，但是複音韻母的韻核都不能超過兩個元音以上的對立。我們發現這是一個普遍性的限制，各地方言，尤其是漳泉方言都紛紛受到這個限制而發生音變。

台灣閩南語所有的複音韻腳，不論是雙元音韻母、入聲韻母、陽聲韻母，只有低元音 a 可以出現在任何一種音型，但任何音型都不容許韻核有中、高元音對立。中元音和高元音韻母只能二選一。這樣的互補關係可以用下表來表示：

(17) 複音韻腳無中、高元音對立

		-i	-u	-m	-p	-n	-t	-ŋ	-k
低	a	ai	au	am	ap	an	at	aŋ	ak
前	e	*ei	*eu	*em	*ep	*en	*et	*eŋ	*ek
	i	-i	-iu	im	ip	in	it	iŋ	ik
後	ɔ	*ɔi	*ɔu	ɔm	ɔp	*ɔn	*ɔt	ɔŋ	ɔk
	o	*ɔi	*ɔu	*om	*op	*on	*ot	*oŋ	*ok

	u	ui	-u	*um	*up	un	ut	*uŋ	*uk
--	---	----	----	-----	-----	----	----	-----	-----

上表顯示，只有無前後音對立的低元音可以接任何韻尾，2 個前元音或 3 個後元音韻核都只能選其中一個和韻尾結合成複音韻母。我把這個限制叫做「複音韻腳二維對立限制」³：

(18) 複音韻腳二維對立限制

任何韻尾相同的韻腳不能有中、高元音對立。

韻尾相同的不能有 i, e 或 u, o, ɔ 的對立。單元音 i, u 等於同時佔著韻核和韻尾的位置，i 等於是 ii 的結構，所以可以排斥韻尾相同的 ei 的存在；u 等於 uu，所以可以排斥韻尾相同的 ou 的存在。但 e 等於 ee，所以不會排斥 ei 的存在；o 等於 oo，所以也不會排斥 ou 的存在。

單音韻母的元音所佔發音時間涵蓋整個韻母，但是複音韻腳韻核的發音時間只有單音韻母的一半，因此從語音區辨的觀點來看，同樣的元音，複音韻母韻核的區辨功能(distinctive fuction)只有單音韻母元音的一半。單音韻母可以分別中、高元音，但複音韻母卻不能，便是基於這個原因。複音韻腳無中、高對立可以說是反映了語音區辨功能的限制。⁴

這條限制在閩南語方言的適用範圍非常廣。閩南語自漳州北部至泉州海區方言，及所有的台灣閩南語方言有 iŋ，因此就沒有 eŋ；潮州、海口、漳平有 eŋ，因此就沒有 iŋ。同樣的，所有的方言都只有 oŋ，沒有 uŋ。其餘可以類推。所有在歷史上存在過的或現在還存在的違反結構都必須走向崩潰。

8.4.2 泉州央元音位移的迂迴策略

請回到表(1)所擬的複元音韻類古今音對照。表中顯示由共同閩南語到現代漳泉方言，音變的總方向是：

(19) 閩南語音變總方向

- 1) 基於「央元音限制」，央元音必須位移到非央元音位置。
- 2) 基於「複元音韻韻核二維限制」，滑音韻尾必須消失。

但是泉系方言和漳系方言採取兩個完全不同的策略。老漳音受到限制 2)不得

³ 這個限制我在首先在拙著(洪惟仁 2001a:266-267)中提出，但該文只說「複音韻腳韻核無中高元音對立」，本文正式命名為「複音韻腳二維對立限制」。

⁴ 關於低元音和韻尾的結合不受限制，而非低元音卻要受到限制，前揭拙著提出所謂「充分感知分別原則」(principle of sufficient perceptual separation /SPS)(Ladefoget 1993:268-269)做為解釋，說：「為什麼雙元音 ai, au 兩個普遍地受到歡迎，而韻核是中元音時卻不能不變走呢？我們認為就是受到前述 MPD 的限制。因為中元音和滑音韻尾之間的距離比較近，聽辨上的區辨功能較低，因而這些中元音複音韻母 *ɔi, *əu 自然趨向於崩潰。」(洪惟仁 2001a:264)

不變成： $*ei \rightarrow e$ ，因為有 $i[i]$ 的排斥； $*ou \rightarrow \text{ɔ}$ ，因為 $u[uu]$ 的排斥，變化的動機比較單純，策略非常乾脆，基於總方向 1)，不要央元音，那就把它移動到非央元音位置；基於 2)，不要複元音韻，那就取消滑音韻尾，變成單元音韻：

(20) 漳音的央元音位移策略

1) $*\text{ə}i \rightarrow ei \rightarrow e$

2) $*\text{ə}u \rightarrow ou \rightarrow \text{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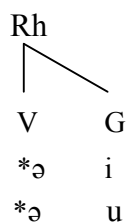
但是泉音所採取的策略就很不乾脆。泉州音基於(19-1)迴避央元音限制必須位於到非央元音位置，卻有希望能夠保存雙元音結構(如果不是 VG 結構，GV 也好)，變化的動機複雜了一點。

老泉音 $[\text{ə}e]$ 在結構上其實等於 $*\text{ə}i$ ，這個韻腳發生央元音崩潰的結果有三條可走，如變成 $*ei$ ，會受到 $i[i]$ 的排斥，變成 $*oi$ ，會受到 ui 的排斥，所以基於限制(19-2)，複元音韻腳行不通，最後只有變成有介音的單元音韻腳 ue 一條路了； $*\text{ə}u$ 發生央元音崩潰有三條可走，如變成 $*ou$ ，會受到 $u[uu]$ 的排斥，變成 $*eu$ ，會受到 iu 的排斥，所以基於限制(19-2)，複元音韻腳行不通，最後只有變成有介音的單元音韻腳 io 一條路了。

這樣迂迴的變化等於是藉由 VG 結構轉為 GV 結構，也就是說把韻核介音化、滑音韻尾韻核化的程序。其結構重整的過程可以圖示如下(Rh=韻母；V=央元音韻核；G=滑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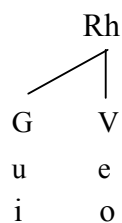
(21) 泉州央元音韻母的結構位移

a. 老泉音



例：

→ b. 新泉音



由 $*\text{ə}i$ 到 ue 或由 $*\text{ə}u$ 到 io ，還有一些中間過程，我們從文獻紀錄及方言調查所得的變體可以印證其漸變的中間過程，整個音變過程擬測如下(：

(22) 泉州央元音位移的過程

$*\text{ə}i \rightarrow \text{ə}e \rightarrow ue \rightarrow ue$
 $*\text{ə}u \rightarrow eu \rightarrow eo \rightarrow io$

我們注意到中間過程的變體如 $\text{ə}e$, eo 分不清哪一個是韻核，哪一個是韻尾或介音，顯然是非常有標的、不自然的音節結構。為了迴避央元音限制卻演變出更有標的音節，不得不繼續向右衍化成較無標的韻母 ue 或 io 。

比較(20)所示漳音衍化的直接、乾脆可以理解，當一個老泉音處在這些中間的有標音變化過程時，面對漳音無標音的競爭自然顯得毫無抵抗力。表(10)圖(11)

第九章 陽聲韻央元音的位移

央元音韻類第三個類型是陽聲韻類，也就是以央元音為韻核，再接一個鼻音韻尾的音節類型，這些都是文讀韻，本來還有入聲韻，因為涵字極少，不在討論之列。單音韻母和複元音韻母的央元音韻核(nucleus)和滑音(glide)韻尾都是母音，但是這個類型則是一個央元音和一個鼻音韻末(coda)的結合，本章探討在這種環境下的央元音如何會受到鼻音的影響產生變化。

9.1 陽聲韻韻母的字類

泉州《彙音妙悟》以央元音為韻核的字母(韻母)有以下幾個，列表如下，表中擬音根據拙著(洪惟仁 1996A:50-55)：

(1) 《彙音妙悟》央元音陽聲韻字母

	開口		齊齒		合口	
-m	〈箴〉	*im	〈金〉	*iim		
-n	〈恩〉	*in	〈賓〉	*iin	〈春〉	*uin
-ŋ	〈生〉	*iŋ	〈卿〉	*iiŋ		

由上表的擬音我們看出陽聲韻類和單元音韻類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跟複元音韻類一樣，也沒有高、中元音區別。現代閩南語這個央元音也有唸成 i 的也有唸成 ə 的(洪惟仁 1996A:64-77)，有些地方是自由變體，如鹿港〈箴〉韻有人唸成 im，也有人唸成 əm，諸家擬音也有參差(洪惟仁 1996A:78-79)，但沒有對立。我們從音韻學的觀點上並不在意這種音值上的方言差，在本論文中〈恩〉字母的字不論唸成 *in 或 *ən 都歸為老泉音，並沒有加以區別。

台灣老泉區方言雖然保存了央元音，但是陽聲韻類能夠保存央元音的只有兩個韻類，就是〈箴〉字母和〈恩〉字母，其餘的韻母早就消失或混同了，如齊齒音的三個韻類 *iim→im; *iin→in; *iiŋ→iŋ; 合口韻 *uin→un，可以說 i 韻核消失了，或者也可以說和介音 i 或 u 合併成非央元音的韻核了；至於〈生〉和〈卿〉泉州市的現代泉州音還可分，但 *iŋ 混同於 ŋ (如莊、爭都唸成 tsŋ)，〈卿〉還是唸成 iiŋ/iak(董同龢 1959、林連通 1993)；但台灣閩南語無論那個泉腔方言〈生〉和〈卿〉都混同為 iŋ/ iik 了。台灣的老泉方言，陽聲韻能夠保存央元音的只有〈箴〉和〈恩〉兩個字母的字，因此所謂央元音韻類能夠討論的只剩下這兩個字類，其方言對應關係及變體類型已見 7.1.2 節表(2)，拷貝如下：

(2) 央元音陽聲韻類

共同閩南語	彙音妙悟	老泉音	新泉音	十五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ə ^h m	箴	im	im/iŋ	箴	ɔm	am	蔘、森
*ə ^h n	恩	in	un	巾	in	—	巾、斤…

由以上兩個新泉音的央元音位移結果，我們可以看出泉州方言央元音的位移方向採取異化策略，而漳州方言則採取同化策略。這一點將在第十章詳論。

9.1.1 〈箴箴〉類

《彙音妙悟》〈箴〉字母 *im，在台灣只有鹿港老派唸 im 或 əm，新泉音變成 im；《十五音》歸〈箴〉字母 *ɔm，現在台灣的漳腔方言還大部分唸 ɔm，但新漳音變成 am。這個字類只調查兩個字，出現在三個條項：

1. 〈箴箴〉類：「蔘仔店」、「人蔘」、「森」。

〈箴箴〉類是一個文讀音類，對一般年輕人而言，事實上比較難，許多人不會唸，在我們調查的資料出現了一個新音 iŋ，大概是由新泉音 im 變來的。

9.1.2 〈恩巾〉類

《彙音妙悟》的〈恩〉字母(*-in)，只有台北老安溪腔保存-in 音，有些地方如林口、溪湖唸成 ən，在本研究中不加區別。新泉音變成 un；這個字類相當於《十五音》的〈巾〉字母(*-in)，大部分漳腔方言都還唸 in。本調查的詞項有：

2. 〈恩巾〉類：「手巾」、「芹菜」、「一斤肉」、「樹根」、「銀行」。

另外「芎蕉」的「芎」字本不應歸入本韻，台灣優勢音唸成 kin，但這個詞對台北的方言而言(如汐止)大概是外來詞，因過度修正(hypercorrection)，唸為 kin，歸入〈恩〉字母了，因屬不規則對應，不在本研究討論之列。

這個韻類文白同音，但在台灣有分為二韻的傾向，就是把漳音 in 當成白話音，而把 un 當成文讀音。所以「樹根」多半唸成 kin¹，如果是「根本」或「根據」則比較傾向於唸成 kun¹。本論文不討論這類詞彙擴散的現象，以上所選的調查詞都是口語常用詞，這些詞可能比較傾向於唸白話音。

9.2 社會方言調查結果分區統計

9.2.1 〈箴箴〉類

9.2.1.1 老漳區

(3) 老漳區〈箴箴〉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m	4	1.2%	2	2.3%	0	0.0%	0	0.0%	2	3.0%
新泉 im	151	44.4%	32	37.2%	38	39.6%	49	53.3%	32	48.5%
老漳 om	115	33.8%	46	53.5%	47	49.0%	14	15.2%	8	12.1%

新漳 am	10	2.9%	0	0.0%	4	4.2%	4	4.3%	2	3.0%
新音 iŋ	60	17.6%	6	7.0%	7	7.3%	25	27.2%	22	33.3%
合計	340	100%	86	100%	96	100%	92	100%	66	100%

上表顯示，老泉音 im 在老漳區是最不受歡迎的變體；漳音也開始在變，老漳音只剩 33.8 的佔有率，老年層還有 53.5%，隨著年齡的下降一路下滑，新漳音 am 在中青年有些增加，卻也欲振乏力，換言之，老、新漳音都沒有什麼競爭力，最大的威脅是新泉音 im 的競爭，總計佔 44.4%，超過老、新漳音合計的 26.7%，並且隨著年齡的下降穩定增加，只是少年層略少。另一個新音 iŋ 也在急速增加。

9.2.1.2 老泉區

(4) 老泉區〈箴箴〉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m	63	11.5%	29	18.8%	19	12.5%	11	7.7%	4	4.0%
新泉 im	296	54.1%	81	52.6%	92	60.5%	74	52.1%	49	49.5%
老漳 om	23	4.2%	10	6.5%	8	5.3%	3	2.1%	2	2.0%
新漳 am	43	7.9%	20	13.0%	12	7.9%	6	4.2%	5	5.1%
新音 iŋ	122	22.3%	14	9.1%	21	13.8%	48	33.8%	39	39.4%
合計	547	100%	154	100%	152	100%	142	100%	99	100%

老、新漳音在老泉區幾乎是沒有什麼競爭力的，但是老泉音也在衰退中，總計只佔 11.5%，比漳音合計 12.1% 還少。但是新泉音 im 和新音 iŋ 則有強大的競爭力，尤其新音 iŋ 的競爭不可忽視，新泉音 im 在老、中年層都有一半以上的佔有率，青、少年層則開始下降，而新音 iŋ 則急速增加。

新音在老漳區和老泉區都在增加，這應該和這個韻類的涵字都是文讀音有關，由於台灣閩南語教育的沒落，文讀音也跟著沒落。如果台灣的鄉土語言教育實施，預料這個新音可能因為沒有標準化而被 im 所取代。

9.2.1.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5) 〈箴箴〉類變體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m	112	7.4%	24	6.7%	38	7.5%	41	7.9%	9	6.5%
新泉 im	759	49.9%	220	61.8%	233	46.1%	230	44.1%	76	55.1%
老漳 om	283	18.6%	36	10.1%	101	20.0%	125	23.9%	21	15.2%
新漳 am	121	8.0%	27	7.6%	51	10.1%	37	7.1%	6	4.3%
新音 iŋ	246	16.2%	49	13.8%	82	16.2%	89	17.0%	26	18.8%
合計	1521	100%	356	100%	505	100%	522	100%	138	100%

上表顯示，新泉音 im 得到最高的認同度，偏漳區的 44.1% 和老漳區一般社會方言調查的青年層 53.3%、少年層 48.5% 的佔有率相當接近而略低，偏泉區 61.8% 和老泉一般社會方言調查的青年層 52.1%、少年層 49.5% 的佔有率相當接近而略高。至於新音總計佔 16.1.3% 比老漳區青、少年的 27.2-33.3% 及老泉區青、少年的 33.8%-39.4% 低得多，顯示新音 in 比較得不到知識階層的認同。

9.2.2 〈恩巾〉類

9.2.2.1 老漳區

(6) 老漳區〈恩巾〉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n	1	0.8%	0	0.0%	1	3.0%	0	0.0%	0	0.0%
新泉 un	1	0.8%	1	2.4%	0	0.0%	0	0.0%	0	0.0%
漳音 in	131	98.5%	41	97.6%	32	97.0%	33	100%	25	100%
合計	133	100%	42	100%	33	100%	33	100%	25	100%

和〈箴箴〉類一樣的是，〈恩巾〉類的老泉音變體在老漳區的佔有率也幾乎等於零，但是不一樣的是，〈箴箴〉類的新泉音 im 變體在競爭中得到優勢，而〈恩巾〉類的新泉音變體 un 卻屈居劣勢。倒是漳音 in 得到壓倒性的優勢。

9.2.2.2 老泉區

(7) 老泉區〈恩巾〉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n	234	18.2%	115	32.5%	92	25.8%	17	4.8%	10	4.6%
新泉 un	605	47.1%	220	62.1%	216	60.5%	140	39.4%	29	13.3%
漳音 in	445	34.7%	19	5.4%	49	13.7%	198	55.8%	179	82.1%
合計	1284	100%	354	100%	357	100%	355	100%	218	100%

由上表看來，老泉音 in 雖然老年層佔有 32.5% 之多，但是隨著年齡的下降，急速下降，到青少年層降到不及 5%；新泉音也是一樣，老年層高達 62.1%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的下降，急速下降，到少年層降到 13%，總之泉音是一路下滑。相反的漳音的 in 變體卻一路上升，老年層還只有 5.4%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的下降，一路成長，到了少年層竟然高達 82.1%。可見漳音的競爭力相當強大。

9.2.2.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一般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結果，無論老漳區或老泉區，漳音 in 都是最優勢的變體，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趨勢是否能夠在大專青年語言認同度調查中得到印證。

(8) 〈恩巾〉類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n	125	8.2%	37	10.5%	29	5.7%	43	8.2%	16	11.6%
新泉 un	361	23.6%	133	37.6%	90	17.7%	101	19.2%	37	26.8%
漳音 in	1041	68.2%	184	52.0%	389	76.6%	383	72.7%	85	61.6%
合計	1527	100%	354	100%	508	100%	527	100%	138	100%

上表顯示，漳音 in 無論在那一個方言區都得到最高的認同度(52%)，即使在偏泉區也得到超過一半的認同，比較表(7)，台灣青年對於新泉音和新漳音的認同比率差不多，但是看不出一般社會方言學調查所顯示的少年層對於漳音 in 靠攏的傾向。至於泉音 in 的佔有率雖然一樣是最低的，但是無論偏泉區(10.5%)或偏漳區(8.2%)都得到比一般社會方言學調查：老泉區(4.8%)和老漳區(0%)的青年層反映大得多。

9.3 方言變體的年齡級差

現在我們再從方言變體的觀點來看看〈箴箴〉類和〈恩巾〉類的三種變體之間的消長趨勢。如上所述，兩個字類的老泉音不但都是弱勢的變體，而且都在急速衰退之中，剩下來是新泉音和漳音的競爭。但新泉音和漳音在兩個韻類的競爭顯示不同的消長趨勢，〈箴箴〉類的新泉音 im 得勝了，而〈恩巾〉類的漳音 in 得勝了。至於〈箴箴〉類新音 iq 異軍突起，但和漳泉競爭沒有關係，為免論理枝蔓，在此就略過不談了。

以下是單純從老泉區來看三類變體的競爭局勢。

9.3.1 老泉音的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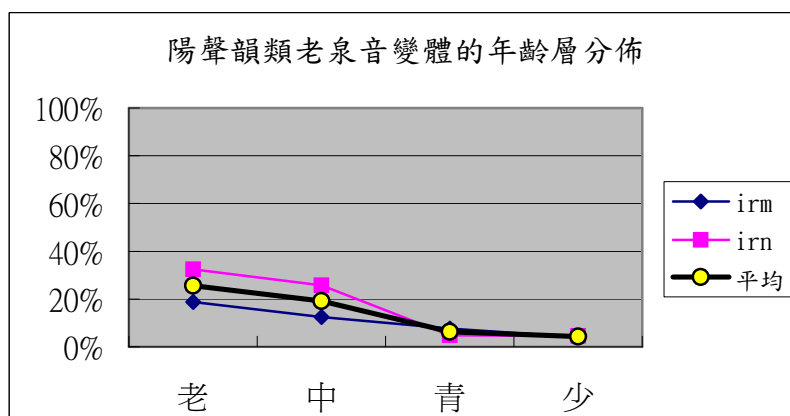
(9) 陽聲韻類老泉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恩巾〉 in	32.5%	25.8%	4.8%	4.6%
〈箴箴〉 im	18.8%	12.5%	7.7%	4.0%
平均	25.7%	19.2%	6.3%	4.3%

由上表可見，老泉音即使在老年層都沒有達到三分之一的佔有率，〈箴箴〉類的老泉音 im 更低，還不到二成，並且隨著年齡的下降，一路下滑，到了青少年層幾乎都不超過 5%。

這個情形從以下的趨勢圖看得更清楚：

(10) 陽聲韻類老泉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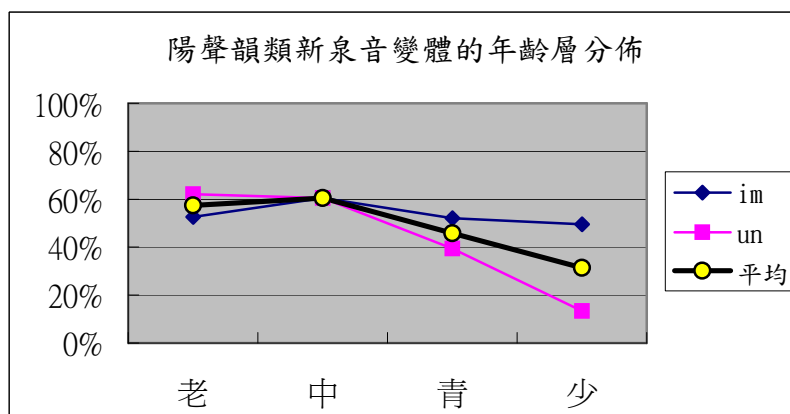
9.3.2 新泉音的沒落

(11) 陽聲韻類新泉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箴箴〉im	52.6%	60.5%	52.1%	49.5%
〈恩巾〉un	62.1%	60.5%	39.4%	13.3%
平均	57.4%	60.5%	45.8%	31.4%

製成趨勢圖：

(12) 陽聲韻類新泉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圖



上面的圖表顯示，在老、中年新泉音還是相當的優勢，但從青年層起兩個韻類有不同的命運，〈箴箴〉類的 im 變體一直保持穩定的半數佔有率，但〈恩巾〉類的 un 則一路下滑，走向衰退的道路。

9.3.3 漳州音的衰退與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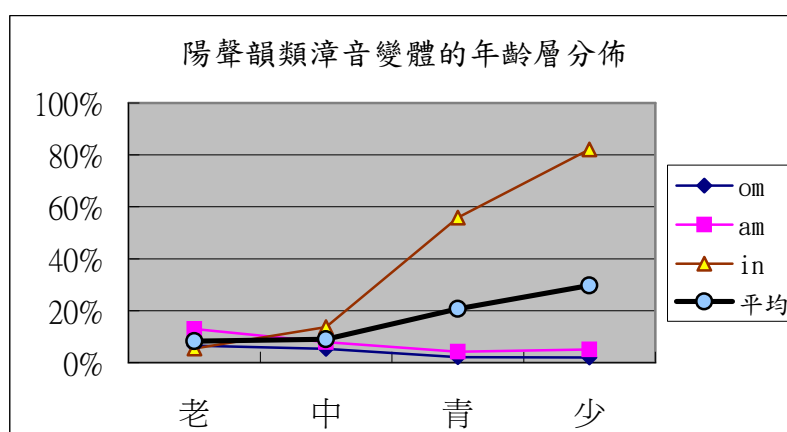
現在再來看漳音的趨勢，老泉音雖然雖然是弱勢，泉音並不是完全弱勢，面對漳音的競爭，至少〈箴箴〉類還挺得住，只是無法擋得住〈恩巾〉類漳音 in

的入侵。請看以下的圖表：

(13) 陽聲韻類漳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箴箴〉om	6.5%	5.3%	2.1%	2.0%
〈箴箴〉am	13.0%	7.9%	4.2%	5.1%
〈恩巾〉in	5.4%	13.7%	55.8%	82.1%
平均	8.3%	9.0%	20.7%	29.7%

(14) 陽聲韻類漳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圖



上面的圖表顯示〈箴箴〉類的兩個變體在老泉區完全沒有競爭力，但是〈恩巾〉類的漳音變體由老年層的 5.4% 陡升到少年層的 82.1%，表現了極為強大的競爭力。

9.4 複音韻母央元音的位移方向

第七章 7.6 「央元音的有標性與崩潰的動機」我們把「有標元音的崩潰」做為閩南語方言分化的「動機」(motivation)或「原則」(principle)。但是央元音崩潰之後何去何從？這就牽涉到策略(strategy)的問題，每一個方言面臨「有標元音的崩潰」這個原則雖然早晚要位移，因為採取的策略不同，因而有不同的方言變異。

第 8.4.2 節比較漳音和泉音迴避音韻限制的策略，只討論結構重整，並沒有討論位移方向。這一節討論位移方向的策略。

複音韻母的環境下，央元音的移位變化沒有單音韻母那麼自由，它的前後有其他的音段存在，有些方言央元音的變化方向必須受到相鄰音段的制約，因而進行「條件位移」。

「條件位移」可分「同化」(assimilation)與「異化」(dissimilation)。同化和異化都是語音變化的自然傾向。生理上傾向於方便發音，這就造成「同化」。但

是同化位移可能造成音韻的混淆，降低音類的區辨功能，因此人類的語言在心裡上傾向於保存語音的區別功能或甚至擴大區別功能，這就造成語音的「異化」。

「位移條件」(conditioning of movement)和「方向固定性」(fixation of direction)是音變的兩個「參數」(parameters)。閩南語複元音韻母的位移類型可以歸納為三種：異化位移、同化位移、定向位移。下表引自拙著 (洪惟仁 2001a:261)，但刪去鼻化音部分，並加以若干修正。引用方言資料包括所有閩南語 (表中所記地名只表示這個地點還保存這樣的音，箭頭→表示音變的過程，並不表示方言之間的母子關係)：

(15) 閩南語方言複元音韻央元音位移策略比較表

共同閩南語	同化位移	異化位移	定向位移
*əi	ei 南漳州、漳平→e 漳州、台灣[前移]	æ→ue 泉州、廈門、澎湖 [後移]	ue 同安、安溪汐止 [後移] oi 潮州、海口 [後移]
*əu	ou→ɔ 漳州 [後移]	eu 長泰 ¹ →io 泉州 [前移]	ou 安溪、同安；潮州、海口 [後移]

由上表可見，韻核與滑音韻尾的互動關係可分為三個類型：

(16)

1. 同化位移：漳州（後元音之前後移，前元音之前前移）
2. 異化位移：泉州（後元音之前前移，前元音之前後移）
3. 定向位移：潮州、海南島（全部後移）

再比較陽聲韻的情形：

(17) 閩南語方言陽聲韻央元音位移策略比較表

共同閩南語	同化位移	異化位移	定向位移及其他
*əm	om 漳州→oŋ 廈門	im 同安、廈門	im 潮州、海口
*ən	in 漳州、海口	*in 汐止(安溪腔)→un 泉州、同安、廈門、澎湖、海口(部分)	*en→eŋ 潮州、海口
*əŋ		ing 漳州、廈門、同安、永春→in 漳平	eŋ 潮州、海口 ng 泉州

由上面的資料我們也歸納出三種音變類型，其結果和(16)完全相同：

(18)

1. 同化位移：漳州（唇音韻尾-m 之前後移，舌冠音-n 之前前移）
2. 異化位移：泉州（唇音韻尾-m 之前前移，舌冠音-n 之前後移）

¹ 長泰屬漳州腔，但因介於漳泉邊界，有漳泉過渡性，長泰的 eu 相當於漳州的 ou/ɔ，音讀很特殊，〈鉤沾〉類接近泉州的 io，但泉州的 io(鉤沾) 和 ɔ(高沾) 是對立的，長泰則和漳腔一樣混同為一類，但其〈鉤沾〉類音讀 eu 應該是泉音 *əu→io 的過渡階段。

3. 定向位移：潮州、海南島（全部前移）

4. 其他：所有方言在舌背音-ŋ之前都前移，唯泉州脫落央元音。

對於央元音的位移方向發生影響的韻末輔音只有-m, -n，舌背音 -ŋ 似乎沒有什麼影響。不計舌背音，也排除方言混合、方言過渡地帶的例外現象，綜合(16)與(18)所示的閩南語各方言的位移策略，我們看出，不論韻尾是滑音或輔音韻末，閩南語各個方言央元音的位移方向各有一定的策略，也就是：

(19) 閩南語方言央元音位移方向的類型分佈

1. 漳州：同化位移
2. 泉州：異化位移
3. 潮州、海口：定向位移

這個現象證明了央元音韻類的方言變異是因為位移策略的不同而產生的；同時音變參數有一定的地理分佈，體現在方言類型上，就是方言區。我們必須把音變參數看成是一種區域性特徵，在一定的方言區內所有的方言都選擇了相同的策略。而在方言的交界區有時會採取不同的音變參數，展現方言交界區的過渡性質。

但是有趣的是，台灣是漳泉混合，混合的結果，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既不是漳州的同化位移，也不是泉州的異化位移，而是定向位移。新台灣話的定向位移和潮州、海南也不一樣，後者在雙元音韻類採取的是定向後移，但在陽聲韻類所採取的是定向前移，兩者是不一致的，但是新台灣話則無論無論是那一個韻類所採取的衍化方向卻都是「定向前移」，如下表所示：

(20)

共同閩南語	來源方言	新台灣話
*əi	ei (南漳州、漳平) → e 漳州	e
*əu	eu (長泰)→io 泉州	io
*əm	im 同安、廈門	im
*ən	in 漳州	in
*əŋ	iŋ → iŋ 泉州	iŋ

如果再比較單元音韻類，如 7.7.2 節所示，台灣採取的是漳音和晉江新泉音的也是定向位移：

(21) 台灣普通音、漳音和晉江新泉音的定向位移

*i → i 前移

*ə → e 前移

我們就更能夠相信「台灣普通腔」所採取的策略是「定向前移」。

令人非常不解的是，上表中共同閩南語的央元音只保存在泉腔方言，如本研究所示，這些央元音變體實際上在台灣已經沒落，台灣普通腔在選擇央元音位移方向時怎麼會考慮到共同閩南語央元音的位移方向呢？也許我們可以當成一種偶然來看待，卻不能否認台灣話「定向前移」的衍化結果。

但是這個事實印證了我們所謂的「範疇擴散」理論，雖然央元音已經消失，但是在「通變系統」上這個韻類底下個個範疇的存在已經變成了雙方言的台灣閩南語母語人語言知識的一部分。混合的台灣普通腔選擇了「定向前移」的位移策略，把這個音變規律擴散到整個央元音韻類的個個範疇上(詳參 11.3.2 節的分析)。

9.5 央元音的結構擴散

接下來我們要檢視一下央元音的衰退速度與音節結構的關係，也就是所謂「結構擴散」的情形。在所有的閩南語方言之中，只有老泉腔方言能夠保存共同閩南語央元音，而老泉腔方言的央元音也在沒落之中，因此老泉區方言正是研究央元音崩潰「結構擴散」最好的資料。以下分 ə 韻核與 i 韻核兩類比較如下：

(22) 央元音 ə 在各類韻母衰退情形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科伽〉 ə	64.1%	50.9%	24.1%	14.5%
〈科檜〉 ə	60.9%	46.2%	22.0%	12.0%
〈雞稽〉 əe	13.1%	8.6%	3.9%	5.0%
〈鉤沾〉 *əu	0%	0%	0%	0%

由上表可見，ə 元音的崩潰表現了結構擴散現象，事實顯示：央元音做為一個音位比較適合自成一個單元音韻母，但不適合和其他的滑音韻尾結合為雙元音韻母。在〈鉤沾〉 *əu 類已經完全崩潰，接著是〈雞稽〉 əe 類，〈科伽〉 ə 和〈科檜〉 ə 兩類韻母在老老年層都還有六成以上的保存率，但在漳泉方言的接觸下，也隨著複元音韻類的腳步急速衰退。

(23) 央元音 i 在各類韻母衰退情形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居居〉 i	40.3%	26.8%	18.3%	7.5%
〈居龜〉 i	35.6%	26.0%	13.6%	7.1%
〈恩巾〉 in	32.5%	25.8%	4.8%	4.6%
〈箴箴〉 im	18.8%	12.5%	7.7%	4.0%

上表顯示：i 元音雖然衰退的速度比 ə 快，但 i 在陽聲韻類比 ə 在雙元音韻類保存的情形好一些。

表(22)和(23)都分別構成了意涵性階梯圖(implicational scalogram)，證明了央

元音崩潰擴散速度和音節結構的意涵性關係，其意涵性關係可以排成如下的元音崩潰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

(24) 央元音崩潰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

雙元音韻類 >> 陽聲韻類 >> 單元音韻類

關於這個順位也可以得到語言普遍性的解釋。說明如下：

一、結構壓力：央元音在單元音韻的環境下，ə 或 i 是唯一的韻母成分，雖然是有標音，有崩潰的危險，但是沒有其他音段的壓力，所以比較能夠保存央元音。但是在複音韻母的環境下，央元音只有半個韻母的空間，不但要受到滑音韻尾或鼻音韻尾的壓擠，還要受到韻尾同化或異化的要求。比起單元音韻的情形，在複音韻母環境下的央元音感受到雙重的結構壓力，其消失的速度比單元音韻的央元音快就是這個道理。

二、最大區別：央元音在雙元音韻比在陽聲韻容易崩潰也可以從語言普遍性來理解。依照「充分感知區辨原則」(principle of sufficient perceptual separation /SPS) (Ladefoged 1993:268-269)，或稱為「最大感知區別原則」(principle of maximum perceptual differentiation /MPD)(Katamba 1993:108)，一個語言的音位清單中所有的音位都傾向於往最大距離求分別，同時相鄰的語音差別也要求越大越好。我們很容易判斷韻尾鼻音-m, -n 和滑音韻尾 -i,-u 比較起來，韻尾鼻音和央元音的音值差得比較遠，而滑音韻尾和央元音的音值比較接近，因為前者是輔音而後者是元音，並且前者有鼻音成分，而後者沒有鼻音成分，因此央元音對滑音的排斥性比對鼻音韻尾高，雙元音韻類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比陽聲韻高就是這個原因。

9.6 小結

陽聲韻的老泉音在老漳區完全不受歡迎。即使在老泉區，老泉音不但是弱勢變體，而且在急速沒落中，這種情形不論在那一個韻類，央元音都是平行地衰退。

剩下新泉音和漳音兩種非央元音變體的競爭，結果顯示〈箴箴〉類和〈恩巾〉類各有擅場。〈恩巾〉類的漳音 in 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但〈箴箴〉類的新泉音變體 im 不但在老泉區挺得住漳音的競爭，並且能夠入侵老漳區取得優勢。

針對這個問題，本章 9.4 節從複音韻母的「條件位移」觀點對閩南語各主要方言的位移方向做了歸納，結果如(19)所示的位移方向類型：漳州屬同化位移類型，泉州屬異化位移類型，而潮州、海南屬定向位移。但後者雙元音韻母採用的是後移策略，而陽聲韻韻母所採取的卻是前移策略，也不一致。我們依照新台灣話的衍化方向，發現台灣選擇了非常一致的「定向前移」。所有的共同語的央元音都一致向前移位。

最後我們分 ə 和 i 兩類分別比較了央元音的崩潰速度，結果發現，央元音

崩潰得最快的是雙元音韻類，其次是陽聲韻類，相對穩定的是單元音韻類。關於這個順位，我們也分別從結構壓力與最大感知區別兩個普遍性的理由來解釋。

所示的〈雞稽〉類 əe 老泉音 əe 衰退的情形，比起單元音的衰退來，顯然更加淒慘，至於〈鉤沽〉類*əu 的變體在泉州原鄉已經極為希聞，筆者所調查的余承堯先生永春腔還保存著，余先生歸天後，*əu 乃成絕響，新泉州音已經變成 io(泉州市)，或 ou(安溪)，或 ɔ(同安)，方言相當分歧。

總之，泉州音的央元音複元音韻類受到央元音崩潰的限制所經歷的音變過程非常迂迴，相對的漳音卻十分直接了當。漳州方言較快變成無標的單元音韻腳而一致化，泉州音的迂迴也表現在方言的分歧上，分歧的泉腔方言在台灣漳泉音的競爭上，面對較一致的漳音，顯然是很不利的。

8.5 小結

複元音韻類也和單元音韻類一樣，央元音變體都在衰退之中，而複元音韻類衰退得更嚴重，央元音韻類只有〈雞稽〉類的老泉音變體還在苟延殘喘，其他的字類老泉音早就消失了。至於老漳音也因為韻尾的消失，只剩下新漳音變體，遂變成是新泉音和新漳音的競爭局面。

在新泉音和漳音的競爭中，顯然新泉音屈居弱勢，新泉音無法入侵漳腔區，但新漳音卻入侵了老泉區，和新泉音進行激烈的競爭。新泉音和新漳音的年齡級差曲線正好表現了 X 交叉狀的消長趨勢。

但是唯一的例外是〈鉤沽〉類，新泉音 io 和新漳音 ɔ 幾乎是平分秋色，無論在老泉區或老漳區，兩者都處於勢均力敵的局勢。對於這個例外，我們的解釋是因為〈鉤沽〉類是文讀韻類，顯示的意義是新台灣話有把新泉音當成文讀音的傾向。

在第 8.4 節中，除了央元音崩潰限制外我們提出兩個音節結構限制作為音變的動機，重點在「複音韻腳二維對立限制」。在這個限制下漳泉音所採取的策略不同，泉音的策略遠比漳音迂迴，且在中間過程中產生了一些有標的音節結構，也造成方言的分歧，其與漳音競爭失利，乃得以理解。

至於雙元音韻母央元音位移的速度比單元音韻母快的問題留在 9.5 節的「央元音的結構擴散」討論。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和〈科檜〉由開變合 e→ue 的情形相反，老泉區的〈雞稽〉類和〈杯稽〉類由 ue→e，這些顯然不是自然的變化，為什麼老泉區要放棄新泉音而向漳音靠攏呢？這個問題留到 11.4.4「音變律的範疇滲透」一節討論。

第九章 陽聲韻央元音的位移

央元音韻類第三個類型是陽聲韻類，也就是以央元音爲韻核，再接一個鼻音韻尾的音節類型，這些都是文讀韻，本來還有入聲韻，因爲涵字極少，不在討論之列。單音韻母和複元音韻母的央元音韻核(nucleus)和滑音(glide)韻尾都是母音，但是這個類型則是一個央元音和一個鼻音韻末(coda)的結合，本章探討在這種環境下的央元音如何會受到鼻音的影響產生變化。

9.1 陽聲韻韻母的字類

泉州《彙音妙悟》以央元音爲韻核的字母(韻母)有以下幾個，列表如下，表中擬音根據拙著(洪惟仁 1996A:50-55)：

(1) 《彙音妙悟》央元音陽聲韻字母

	開口		齊齒		合口	
-m	〈箴〉	*im	〈金〉	*iim		
-n	〈恩〉	*in	〈賓〉	*iin	〈春〉	*uin
-ŋ	〈生〉	*iŋ	〈卿〉	*iiŋ		

由上表的擬音我們看出陽聲韻類和單元音韻類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跟複元音韻類一樣，也沒有高、中元音區別。現代閩南語這個央元音也有唸成 i 的也有唸成 ə 的(洪惟仁 1996A:64-77)，有些地方是自由變體，如鹿港〈箴〉韻有人唸成 im，也有人唸成 əm，諸家擬音也有參差(洪惟仁 1996A:78-79)，但沒有對立。我們從音韻學的觀點上並不在意這種音值上的方言差，在本論文中〈恩〉字母的字不論唸成 *in 或 *ən 都歸爲老泉音，並沒有加以區別。

台灣老泉區方言雖然保存了央元音，但是陽聲韻類能夠保存央元音的只有兩個韻類，就是〈箴〉字母和〈恩〉字母，其餘的韻母早就消失或混同了，如齊齒音的三個韻類 *iim→im; *iin→in; *iiŋ→iŋ; 合口韻 *uin→un，可以說 i 韻核消失了，或者也可以說和介音 i 或 u 合併成非央元音的韻核了；至於〈生〉和〈卿〉泉州市的現代泉州音還可分，但 *iŋ 混同於 ŋ (如莊、爭都唸成 tsŋ)，〈卿〉還是唸成 iiŋ/iak(董同龢 1959、林連通 1993)；但台灣閩南語無論那個泉腔方言〈生〉和〈卿〉都混同爲 iŋ/ iik 了。台灣的老泉方言，陽聲韻能夠保存央元音的只有〈箴〉和〈恩〉兩個字母的字，因此所謂央元音韻類能夠討論的只剩下這兩個字類，其方言對應關係及變體類型已見 7.1.2 節表(2)，拷貝如下：

(2) 央元音陽聲韻類

共同閩南語	彙音妙悟	老泉音	新泉音	十五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ə ^h m	箴	im	im/iŋ	箴	ɔm	am	蔘、森
*ə ^h n	恩	in	un	巾	in	—	巾、斤…

由以上兩個新泉音的央元音位移結果，我們可以看出泉州方言央元音的位移方向採取異化策略，而漳州方言則採取同化策略。這一點將在第十章詳論。

9.1.1 〈箴箴〉類

《彙音妙悟》〈箴〉字母 *im，在台灣只有鹿港老派唸 im 或 əm，新泉音變成 im；《十五音》歸〈箴〉字母 *ɔm，現在台灣的漳腔方言還大部分唸 əm，但新漳音變成 am。這個字類只調查兩個字，出現在三個條項：

1. 〈箴箴〉類：「蔘仔店」、「人蔘」、「森」。

〈箴箴〉類是一個文讀音類，對一般年輕人而言，事實上比較難，許多人不會唸，在我們調查的資料出現了一個新音 iŋ，大概是由新泉音 im 變來的。

9.1.2 〈恩巾〉類

《彙音妙悟》的〈恩〉字母(*-in)，只有台北老安溪腔保存-in 音，有些地方如林口、溪湖唸成 ən，在本研究中不加區別。新泉音變成 un；這個字類相當於《十五音》的〈巾〉字母(*-in)，大部分漳腔方言都還唸 in。本調查的詞項有：

2. 〈恩巾〉類：「手巾」、「芹菜」、「一斤肉」、「樹根」、「銀行」。

另外「芎蕉」的「芎」字本不應歸入本韻，台灣優勢音唸成 kin，但這個詞對台北的方言而言(如汐止)大概是外來詞，因過度修正(hypercorrection)，唸為 kin，歸入〈恩〉字母了，因屬不規則對應，不在本研究討論之列。

這個韻類文白同音，但在台灣有分為二韻的傾向，就是把漳音 in 當成白話音，而把 un 當成文讀音。所以「樹根」多半唸成 kin¹，如果是「根本」或「根據」則比較傾向於唸成 kun¹。本論文不討論這類詞彙擴散的現象，以上所選的調查詞都是口語常用詞，這些詞可能比較傾向於唸白話音。

9.2 社會方言調查結果分區統計

9.2.1 〈箴箴〉類

9.2.1.1 老漳區

(3) 老漳區〈箴箴〉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m	4	1.2%	2	2.3%	0	0.0%	0	0.0%	2	3.0%
新泉 im	151	44.4%	32	37.2%	38	39.6%	49	53.3%	32	48.5%
老漳 om	115	33.8%	46	53.5%	47	49.0%	14	15.2%	8	12.1%

新漳 am	10	2.9%	0	0.0%	4	4.2%	4	4.3%	2	3.0%
新音 iŋ	60	17.6%	6	7.0%	7	7.3%	25	27.2%	22	33.3%
合計	340	100%	86	100%	96	100%	92	100%	66	100%

上表顯示，老泉音 im 在老漳區是最不受歡迎的變體；漳音也開始在變，老漳音只剩 33.8 的佔有率，老年層還有 53.5%，隨著年齡的下降一路下滑，新漳音 am 在中青年有些增加，卻也欲振乏力，換言之，老、新漳音都沒有什麼競爭力，最大的威脅是新泉音 im 的競爭，總計佔 44.4%，超過老、新漳音合計的 26.7%，並且隨著年齡的下降穩定增加，只是少年層略少。另一個新音 iŋ 也在急速增加。

9.2.1.2 老泉區

(4) 老泉區〈箴箴〉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m	63	11.5%	29	18.8%	19	12.5%	11	7.7%	4	4.0%
新泉 im	296	54.1%	81	52.6%	92	60.5%	74	52.1%	49	49.5%
老漳 om	23	4.2%	10	6.5%	8	5.3%	3	2.1%	2	2.0%
新漳 am	43	7.9%	20	13.0%	12	7.9%	6	4.2%	5	5.1%
新音 iŋ	122	22.3%	14	9.1%	21	13.8%	48	33.8%	39	39.4%
合計	547	100%	154	100%	152	100%	142	100%	99	100%

老、新漳音在老泉區幾乎是沒有什麼競爭力的，但是老泉音也在衰退中，總計只佔 11.5%，比漳音合計 12.1% 還少。但是新泉音 im 和新音 iŋ 則有強大的競爭力，尤其新音 iŋ 的競爭不可忽視，新泉音 im 在老、中年層都有一半以上的佔有率，青、少年層則開始下降，而新音 iŋ 則急速增加。

新音在老漳區和老泉區都在增加，這應該和這個韻類的涵字都是文讀音有關，由於台灣閩南語教育的沒落，文讀音也跟著沒落。如果台灣的鄉土語言教育實施，預料這個新音可能因為沒有標準化而被 im 所取代。

9.2.1.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5) 〈箴箴〉類變體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m	112	7.4%	24	6.7%	38	7.5%	41	7.9%	9	6.5%
新泉 im	759	49.9%	220	61.8%	233	46.1%	230	44.1%	76	55.1%
老漳 om	283	18.6%	36	10.1%	101	20.0%	125	23.9%	21	15.2%
新漳 am	121	8.0%	27	7.6%	51	10.1%	37	7.1%	6	4.3%
新音 iŋ	246	16.2%	49	13.8%	82	16.2%	89	17.0%	26	18.8%
合計	1521	100%	356	100%	505	100%	522	100%	138	100%

上表顯示，新泉音 im 得到最高的認同度，偏漳區的 44.1% 和老漳區一般社會方言調查的青年層 53.3%、少年層 48.5% 的佔有率相當接近而略低，偏泉區 61.8% 和老泉一般社會方言調查的青年層 52.1%、少年層 49.5% 的佔有率相當接近而略高。至於新音總計佔 16.1.3% 比老漳區青、少年的 27.2-33.3% 及老泉區青、少年的 33.8%-39.4% 低得多，顯示新音 in 比較得不到知識階層的認同。

9.2.2 〈恩巾〉類

9.2.2.1 老漳區

(6) 老漳區〈恩巾〉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n	1	0.8%	0	0.0%	1	3.0%	0	0.0%	0	0.0%
新泉 un	1	0.8%	1	2.4%	0	0.0%	0	0.0%	0	0.0%
漳音 in	131	98.5%	41	97.6%	32	97.0%	33	100%	25	100%
合計	133	100%	42	100%	33	100%	33	100%	25	100%

和〈箴箴〉類一樣的是，〈恩巾〉類的老泉音變體在老漳區的佔有率也幾乎等於零，但是不一樣的是，〈箴箴〉類的新泉音 im 變體在競爭中得到優勢，而〈恩巾〉類的新泉音變體 un 卻屈居劣勢。倒是漳音 in 得到壓倒性的優勢。

9.2.2.2 老泉區

(7) 老泉區〈恩巾〉類韻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n	234	18.2%	115	32.5%	92	25.8%	17	4.8%	10	4.6%
新泉 un	605	47.1%	220	62.1%	216	60.5%	140	39.4%	29	13.3%
漳音 in	445	34.7%	19	5.4%	49	13.7%	198	55.8%	179	82.1%
合計	1284	100%	354	100%	357	100%	355	100%	218	100%

由上表看來，老泉音 in 雖然老年層佔有 32.5% 之多，但是隨著年齡的下降，急速下降，到青少年層降到不及 5%；新泉音也是一樣，老年層高達 62.1%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的下降，急速下降，到少年層降到 13%，總之泉音是一路下滑。相反的漳音的 in 變體卻一路上升，老年層還只有 5.4%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的下降，一路成長，到了少年層竟然高達 82.1%。可見漳音的競爭力相當強大。

9.2.2.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一般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結果，無論老漳區或老泉區，漳音 in 都是最優勢的變體，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趨勢是否能夠在大專青年語言認同度調查中得到印證。

(8) 〈恩巾〉類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老泉 in	125	8.2%	37	10.5%	29	5.7%	43	8.2%	16	11.6%
新泉 un	361	23.6%	133	37.6%	90	17.7%	101	19.2%	37	26.8%
漳音 in	1041	68.2%	184	52.0%	389	76.6%	383	72.7%	85	61.6%
合計	1527	100%	354	100%	508	100%	527	100%	138	100%

上表顯示，漳音 in 無論在那一個方言區都得到最高的認同度(52%)，即使在偏泉區也得到超過一半的認同，比較表(7)，台灣青年對於新泉音和新漳音的認同比率差不多，但是看不出一般社會方言學調查所顯示的少年層對於漳音 in 靠攏的傾向。至於泉音 in 的佔有率雖然一樣是最低的，但是無論偏泉區(10.5%)或偏漳區(8.2%)都得到比一般社會方言學調查：老泉區(4.8%)和老漳區(0%)的青年層反映大得多。

9.3 方言變體的年齡級差

現在我們再從方言變體的觀點來看看〈箴箴〉類和〈恩巾〉類的三種變體之間的消長趨勢。如上所述，兩個字類的老泉音不但都是弱勢的變體，而且都在急速衰退之中，剩下來是新泉音和漳音的競爭。但新泉音和漳音在兩個韻類的競爭顯示不同的消長趨勢，〈箴箴〉類的新泉音 im 得勝了，而〈恩巾〉類的漳音 in 得勝了。至於〈箴箴〉類新音 iq 異軍突起，但和漳泉競爭沒有關係，為免論理枝蔓，在此就略過不談了。

以下是單純從老泉區來看三類變體的競爭局勢。

9.3.1 老泉音的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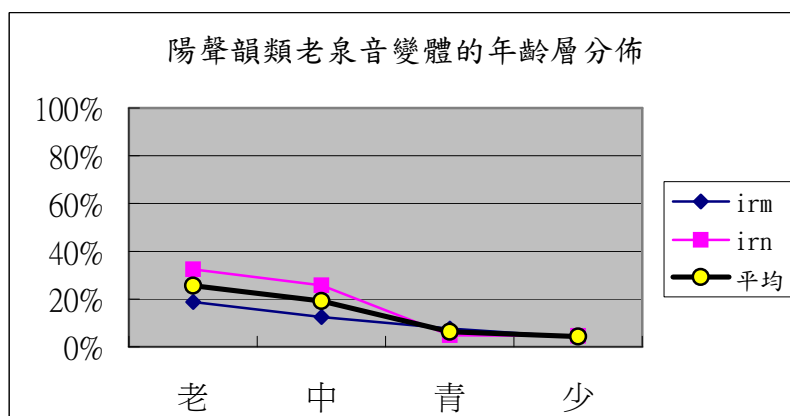
(9) 陽聲韻類老泉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恩巾〉 in	32.5%	25.8%	4.8%	4.6%
〈箴箴〉 im	18.8%	12.5%	7.7%	4.0%
平均	25.7%	19.2%	6.3%	4.3%

由上表可見，老泉音即使在老年層都沒有達到三分之一的佔有率，〈箴箴〉類的老泉音 im 更低，還不到二成，並且隨著年齡的下降，一路下滑，到了青少年層幾乎都不超過 5%。

這個情形從以下的趨勢圖看得更清楚：

(10) 陽聲韻類老泉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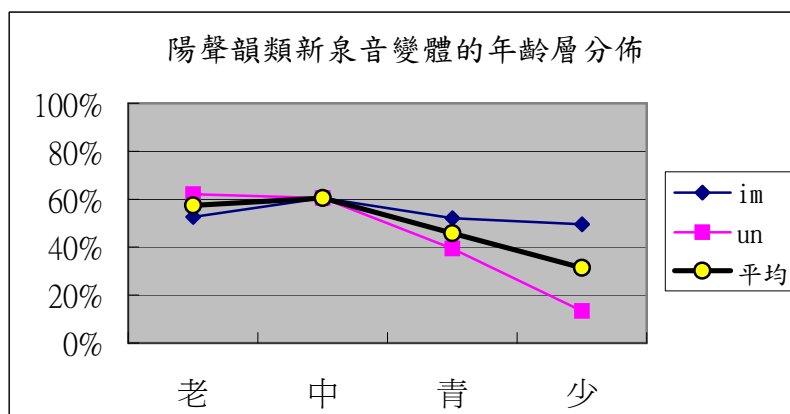
9.3.2 新泉音的沒落

(11) 陽聲韻類新泉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箴箴〉im	52.6%	60.5%	52.1%	49.5%
〈恩巾〉un	62.1%	60.5%	39.4%	13.3%
平均	57.4%	60.5%	45.8%	31.4%

製成趨勢圖：

(12) 陽聲韻類新泉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圖



上面的圖表顯示，在老、中年新泉音還是相當的優勢，但從青年層起兩個韻類有不同的命運，〈箴箴〉類的 im 變體一直保持穩定的半數佔有率，但〈恩巾〉類的 un 則一路下滑，走向衰退的道路。

9.3.3 漳州音的衰退與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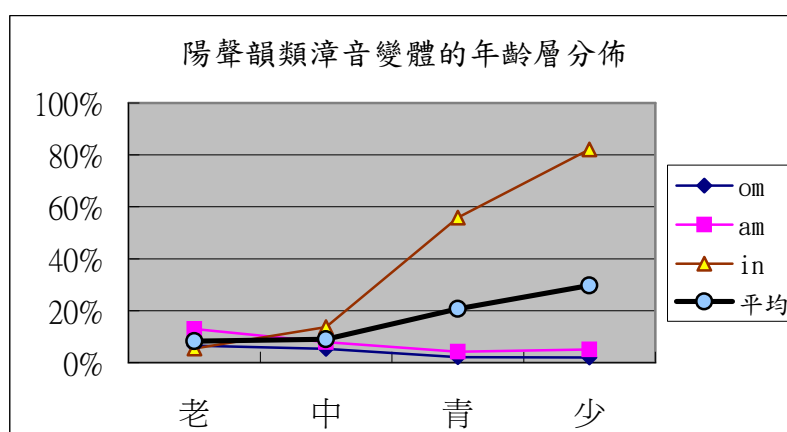
現在再來看漳音的趨勢，老泉音雖然雖然是弱勢，泉音並不是完全弱勢，面對漳音的競爭，至少〈箴箴〉類還挺得住，只是無法擋得住〈恩巾〉類漳音 in

的入侵。請看以下的圖表：

(13) 陽聲韻類漳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箴箴〉om	6.5%	5.3%	2.1%	2.0%
〈箴箴〉am	13.0%	7.9%	4.2%	5.1%
〈恩巾〉in	5.4%	13.7%	55.8%	82.1%
平均	8.3%	9.0%	20.7%	29.7%

(14) 陽聲韻類漳音變體的年齡層分佈圖



上面的圖表顯示〈箴箴〉類的兩個變體在老泉區完全沒有競爭力，但是〈恩巾〉類的漳音變體由老年層的 5.4% 陡升到少年層的 62.1%，表現了極為強大的競爭力。

9.4 複音韻母央元音的位移方向

第七章 7.6 「央元音的有標性與崩潰的動機」我們把「有標元音的崩潰」做為閩南語方言分化的「動機」(motivation)或「原則」(principle)。但是央元音崩潰之後何去何從？這就牽涉到策略(strategy)的問題，每一個方言面臨「有標元音的崩潰」這個原則雖然早晚要位移，因為採取的策略不同，因而有不同的方言變異。

第 8.4.2 節比較漳音和泉音迴避音韻限制的策略，只討論結構重整，並沒有討論位移方向。這一節討論位移方向的策略。

複音韻母的環境下，央元音的移位變化沒有單音韻母那麼自由，它的前後有其他的音段存在，有些方言央元音的變化方向必須受到相鄰音段的制約，因而進行「條件位移」。

「條件位移」可分「同化」(assimilation)與「異化」(dissimilation)。同化和異化都是語音變化的自然傾向。生理上傾向於方便發音，這就造成「同化」。但

是同化位移可能造成音韻的混淆，降低音類的區辨功能，因此人類的語言在心裡上傾向於保存語音的區別功能或甚至擴大區別功能，這就造成語音的「異化」。

「位移條件」(conditioning of movement)和「方向固定性」(fixation of direction)是音變的兩個「參數」(parameters)。閩南語複元音韻母的位移類型可以歸納為三種：異化位移、同化位移、定向位移。下表引自拙著 (洪惟仁 2001a:261)，但刪去鼻化音部分，並加以若干修正。引用方言資料包括所有閩南語 (表中所記地名只表示這個地點還保存這樣的音，箭頭→表示音變的過程，並不表示方言之間的母子關係)：

(15) 閩南語方言複元音韻央元音位移策略比較表

共同閩南語	同化位移	異化位移	定向位移
*əi	ei 南漳州、漳平→e 漳州、台灣[前移]	æ→ue 泉州、廈門、澎湖 [後移]	ue 同安、安溪汐止 [後移] oi 潮州、海口 [後移]
*əu	ou→ɔ 漳州 [後移]	eu 長泰 ¹ →io 泉州 [前移]	ou 安溪、同安；潮州、海口 [後移]

由上表可見，韻核與滑音韻尾的互動關係可分為三個類型：

(16)

1. 同化位移：漳州（後元音之前後移，前元音之前前移）
2. 異化位移：泉州（後元音之前前移，前元音之前後移）
3. 定向位移：潮州、海南島（全部後移）

再比較陽聲韻的情形：

(17) 閩南語方言陽聲韻央元音位移策略比較表

共同閩南語	同化位移	異化位移	定向位移及其他
*əm	om 漳州→oŋ 廈門	im 同安、廈門	im 潮州、海口
*ən	in 漳州、海口	*in 汐止(安溪腔)→un 泉州、同安、廈門、澎湖、海口(部分)	*en→eŋ 潮州、海口
*əŋ		ing 漳州、廈門、同安、永春→in 漳平	eŋ 潮州、海口 ng 泉州

由上面的資料我們也歸納出三種音變類型，其結果和(16)完全相同：

(18)

1. 同化位移：漳州（唇音韻尾-m 之前後移，舌冠音-n 之前前移）
2. 異化位移：泉州（唇音韻尾-m 之前前移，舌冠音-n 之前後移）

¹ 長泰屬漳州腔，但因介於漳泉邊界，有漳泉過渡性，長泰的 eu 相當於漳州的 ou/ɔ，音讀很特殊，〈鉤沾〉類接近泉州的 io，但泉州的 io(鉤沾) 和 ɔ(高沾) 是對立的，長泰則和漳腔一樣混同為一類，但其〈鉤沾〉類音讀 eu 應該是泉音 *əu→io 的過渡階段。

3. 定向位移：潮州、海南島（全部前移）

4. 其他：所有方言在舌背音-ŋ之前都前移，唯泉州脫落央元音。

對於央元音的位移方向發生影響的韻末輔音只有-m, -n，舌背音 -ŋ 似乎沒有什麼影響。不計舌背音，也排除方言混合、方言過渡地帶的例外現象，綜合(16)與(18)所示的閩南語各方言的位移策略，我們看出，不論韻尾是滑音或輔音韻末，閩南語各個方言央元音的位移方向各有一定的策略，也就是：

(19) 閩南語方言央元音位移方向的類型分佈

1. 漳州：同化位移
2. 泉州：異化位移
3. 潮州、海口：定向位移

這個現象證明了央元音韻類的方言變異是因為位移策略的不同而產生的；同時音變參數有一定的地理分佈，體現在方言類型上，就是方言區。我們必須把音變參數看成是一種區域性特徵，在一定的方言區內所有的方言都選擇了相同的策略。而在方言的交界區有時會採取不同的音變參數，展現方言交界區的過渡性質。

但是有趣的是，台灣是漳泉混合，混合的結果，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既不是漳州的同化位移，也不是泉州的異化位移，而是定向位移。新台灣話的定向位移和潮州、海南也不一樣，後者在雙元音韻類採取的是定向後移，但在陽聲韻類所採取的是定向前移，兩者是不一致的，但是新台灣話則無論無論是那一個韻類所採取的衍化方向卻都是「定向前移」，如下表所示：

(20)

共同閩南語	來源方言	新台灣話
*əi	ei (南漳州、漳平) → e 漳州	e
*əu	eu (長泰)→io 泉州	io
*əm	im 同安、廈門	im
*ən	in 漳州	in
*əŋ	iŋ → iŋ 泉州	iŋ

如果再比較單元音韻類，如 7.7.2 節所示，台灣採取的是漳音和晉江新泉音的也是定向位移：

(21) 台灣普通音、漳音和晉江新泉音的定向位移

*i → i 前移

*ə → e 前移

我們就更能夠相信「台灣普通腔」所採取的策略是「定向前移」。

令人非常不解的是，上表中共同閩南語的央元音只保存在泉腔方言，如本研究所示，這些央元音變體實際上在台灣已經沒落，台灣普通腔在選擇央元音位移方向時怎麼會考慮到共同閩南語央元音的位移方向呢？也許我們可以當成一種偶然來看待，卻不能否認台灣話「定向前移」的衍化結果。

但是這個事實印證了我們所謂的「範疇擴散」理論，雖然央元音已經消失，但是在「通變系統」上這個韻類底下個個範疇的存在已經變成了雙方言的台灣閩南語母語人語言知識的一部分。混合的台灣普通腔選擇了「定向前移」的位移策略，把這個音變規律擴散到整個央元音韻類的個個範疇上(詳參 11.3.2 節的分析)。

9.5 央元音的結構擴散

接下來我們要檢視一下央元音的衰退速度與音節結構的關係，也就是所謂「結構擴散」的情形。在所有的閩南語方言之中，只有老泉腔方言能夠保存共同閩南語央元音，而老泉腔方言的央元音也在沒落之中，因此老泉區方言正是研究央元音崩潰「結構擴散」最好的資料。以下分 ə 韻核與 i 韻核兩類比較如下：

(22) 央元音 ə 在各類韻母衰退情形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科伽〉 ə	64.1%	50.9%	24.1%	14.5%
〈科檜〉 ə	60.9%	46.2%	22.0%	12.0%
〈雞稽〉 əe	13.1%	8.6%	3.9%	5.0%
〈鉤沾〉 *əu	0%	0%	0%	0%

由上表可見，ə 元音的崩潰表現了結構擴散現象，事實顯示：央元音做為一個音位比較適合自成一個單元音韻母，但不適合和其他的滑音韻尾結合為雙元音韻母。在〈鉤沾〉 *əu 類已經完全崩潰，接著是〈雞稽〉 əe 類，〈科伽〉 ə 和〈科檜〉 ə 兩類韻母在老老年層都還有六成以上的保存率，但在漳泉方言的接觸下，也隨著複元音韻類的腳步急速衰退。

(23) 央元音 i 在各類韻母衰退情形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居居〉 i	40.3%	26.8%	18.3%	7.5%
〈居龜〉 i	35.6%	26.0%	13.6%	7.1%
〈恩巾〉 in	32.5%	25.8%	4.8%	4.6%
〈箴箴〉 im	18.8%	12.5%	7.7%	4.0%

上表顯示：i 元音雖然衰退的速度比 ə 快，但 i 在陽聲韻類比 ə 在雙元音韻類保存的情形好一些。

表(22)和(23)都分別構成了意涵性階梯圖(implicational scalogram)，證明了央

元音崩潰擴散速度和音節結構的意涵性關係，其意涵性關係可以排成如下的元音崩潰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

(24) 央元音崩潰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

雙元音韻類 >> 陽聲韻類 >> 單元音韻類

關於這個順位也可以得到語言普遍性的解釋。說明如下：

一、結構壓力：央元音在單元音韻的環境下，ə 或 i 是唯一的韻母成分，雖然是有標音，有崩潰的危險，但是沒有其他音段的壓力，所以比較能夠保存央元音。但是在複音韻母的環境下，央元音只有半個韻母的空間，不但要受到滑音韻尾或鼻音韻尾的壓擠，還要受到韻尾同化或異化的要求。比起單元音韻的情形，在複音韻母環境下的央元音感受到雙重的結構壓力，其消失的速度比單元音韻的央元音快就是這個道理。

二、最大區別：央元音在雙元音韻比在陽聲韻容易崩潰也可以從語言普遍性來理解。依照「充分感知區辨原則」(principle of sufficient perceptual separation /SPS) (Ladefoged 1993:268-269)，或稱為「最大感知區別原則」(principle of maximum perceptual differentiation /MPD)(Katamba 1993:108)，一個語言的音位清單中所有的音位都傾向於往最大距離求分別，同時相鄰的語音差別也要求越大越好。我們很容易判斷韻尾鼻音-m, -n 和滑音韻尾 -i,-u 比較起來，韻尾鼻音和央元音的音值差得比較遠，而滑音韻尾和央元音的音值比較接近，因為前者是輔音而後者是元音，並且前者有鼻音成分，而後者沒有鼻音成分，因此央元音對滑音的排斥性比對鼻音韻尾高，雙元音韻類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比陽聲韻高就是這個原因。

9.6 小結

陽聲韻的老泉音在老漳區完全不受歡迎。即使在老泉區，老泉音不但是弱勢變體，而且在急速沒落中，這種情形不論在那一個韻類，央元音都是平行地衰退。

剩下新泉音和漳音兩種非央元音變體的競爭，結果顯示〈箴箴〉類和〈恩巾〉類各有擅場。〈恩巾〉類的漳音 in 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但〈箴箴〉類的新泉音變體 im 不但在老泉區挺得住漳音的競爭，並且能夠入侵老漳區取得優勢。

針對這個問題，本章 9.4 節從複音韻母的「條件位移」觀點對閩南語各主要方言的位移方向做了歸納，結果如(19)所示的位移方向類型：漳州屬同化位移類型，泉州屬異化位移類型，而潮州、海南屬定向位移。但後者雙元音韻母採用的是後移策略，而陽聲韻韻母所採取的卻是前移策略，也不一致。我們依照新台灣話的衍化方向，發現台灣選擇了非常一致的「定向前移」。所有的共同語的央元音都一致向前移位。

最後我們分 ə 和 i 兩類分別比較了央元音的崩潰速度，結果發現，央元音

崩潰得最快的是雙元音韻類，其次是陽聲韻類，相對穩定的是單元音韻類。關於這個順位，我們也分別從結構壓力與最大感知區別兩個普遍性的理由來解釋。

第十章 聲調的變化

就調類指派(specification)的性質而言閩南語的聲調可以大別為「主聲調」和「變化調」。所謂「主聲調」就是傳統聲韻學所謂的「四聲」或「八音」，凡實語素音節都有指派一個調類(tone category)，每一個調類都至少有一個本調和變調。所謂「變化調」包括一些調類「中和」(neutralisation)現象，指派的調類被擱置(suspended)起來，漢語音韻學通稱為「輕聲」，閩南語有固定低調輕聲、隨前變調輕聲之別；還有「再變調」，如「仔」化詞的再變調，或謂之「仔前變調」，以及其他的虛詞再變調；「疊音變調」，如三疊音詞、四字格疊音變調……等，閩南語的聲調是非常複雜的。¹

依本論文的方針只處理重要的變項，對於變化調暫時不處理，僅就主聲調的調型最重要的三個變項來討論。主聲調還牽涉到韻尾喉塞音是否脫落，是本調脫落或變調脫落，輕聲前是否脫落等問題，在此也無法討論，本文只處理聲調高低、起伏變化的問題。

10.1 主聲調的文獻紀錄

現代閩南語八音齊全的只有泉州方言、潮州方言，其他的方言都不全了。漳州《十五音》只有七音，缺陽上。泉州《彙音妙悟》記載著八個聲調，所謂「八音」是齊全的。但泉州方言的「八音」系統也早已開始崩潰，同安方言只有七音，缺陽上(張屏生 1996:196)；惠安方言只有七音，缺陽上(鍾露昇 1965)；德化(蓋德)方言也只有七音，缺陽上(Crosland 1996)……。

看來只有泉州市(鯉城)方言能夠保存八音調類了(董同龢 1960:796)。但是泉州市方言的陰去、陽去兩調的本調相同(都是中降調)，只能根據變調區別，有些著作因此把兩調合為一個調，叫「去聲」(如林連通 1993: 20，王建設、張甘荔 1994:38-39)，這當然是不妥當的，因為泉州市陰、陽去雖然本調混同了，變調還是跟其他的方言一樣劃然不紊，明顯的，還是兩個調類。泉州市方言的陽上和陰平的本調已經開始趨向混同，它的後裔鹿港方言則完全混同了(都是中平調)。但本調混同，還可根據變調分成兩個調類。總之泉州市系統的方言雖然本調開始混同，本調與變調互相參照，還是應該分成八個調類(丁邦新 1984:756-757)。這個現象表示本調和變調只是被系聯成一個調類(morphotoneme)，不是一個同位調(allotone)，所以本調和變調可以各自進行音系衍化，而不影響它們之間的系聯(identification) 關係。

總的說來，漳泉系方言的八聲調系統是在沒落之中，所有的方言都走向陽上、陽去混同的道路，台灣自然更明顯了。現在泉州市方言的八聲調系統只分佈

¹ 詳參拙著《台灣話音韻入門—附台灣十五音字母》(洪惟仁 1996B)。

在西部海岸的鹿港、福興、台西、東石等所謂的「海口腔」方言的老派。也就是說，八聲調系統完全沒有競爭力，七聲調系統佔著壓倒性的優勢。因此本論文不列入重要的聲調變項之一來討論。

10.2 三個主聲調的字類

台灣閩南語方言的聲調變體只有小差異，沒有大差異。「主聲調」的主要變項有以下三個：

1. 陽入本調的調型：「陽入」本調是高調、中調還是升調；
2. 陽平變調的調型：「陽平」同陰平唸中調或同陽去唸低調。
3. 陰上變調的調型：「陰上」²是平調或升調；

各個字類的方言變體類型及其調讀擬如下表³：

(1) 三個主聲調主要變體比較表

	共同閩南語	老泉音	新泉音	老漳音	新漳音	台灣音	例字
陽入本調	*130	230	30	120	220	220	著、白…
陽平變調	*13	11	—	22	—	22	茶、鋤…
陰上變調	*23	23	33	33	—	33	永、好…

以上的共同閩南語主要是根據方言比較擬出來的，升調是比較有標的聲調，由有標的升調變成無標的平調正是我們在閩南語的比較和本章的台灣社會方言學調查所顯示的一般趨勢，因此我們根據老泉音把陽入本調、陰上變調都擬為升調，陽平的變調是平調，本調是升調，根據同理，本調應該是存古的形式，所以我們把陽平也擬為升調。

由上表也可以看出，無論泉音或漳音，升調平調化是普遍的趨勢。分述如下：

² 泉州市方言八音俱全才有「陰上」、「陽上」的區別，其他方言既然只有陰上聲，一般叫做「上聲」不叫「陰上」，但本文既然漳泉方言同時處理，叫做「陰上」比較清楚、方便。所以保留「陰上」的調名。

³ 丁邦新(Ting 1982)對於閩南祖語的聲調有部分擬測，其擬測的根據主要有二：一是閩南語各方言的變調比較一致，但本調比較分歧，因此認為變調應該是比較存古的形式；二是閩南語各方言的變調調型大體上有一個共同傾向，根據這個傾向可以擬測古音。丁邦新的主張非常具有洞察力和啟示性，但是這種採用近乎最大公約數的辦法有一個困難，就是無法提出一個由閩南祖語到現代方言的自然過程(natural process)，比如他把陽平和陽入都擬為低平[11](按原文所用的五階制標調法，下同)，卻沒有解釋潮州的高調，漳州、泉州的升調是怎麼衍化出來的，由低調衍化成高調或由平調衍化成升調等於是無標音變成有標音，這不是自然的衍化，有什麼強烈的動機會做這樣的衍化呢？依我們的看法，閩南祖語陽平和陽入、上聲應該都是升調，由升調變成平調才是自然的衍化，共時閩南語所顯示的「傾向」是衍化結果，不能倒果為因。歷史考證不是本文的重點，這裏只能討論到這裏，這個問題請待他篇詳論。

10.2.1 陽入本調

陽入聲本調的主要變體有：

一、升調：應屬老泉腔，鹿港的高升調[23]⁴比較明顯，台北老泉腔的升調不太明顯，調尾沒有那麼低，在此一併歸為升調。

二、高調：新泉腔，分佈在同安、廈門，南部及澎湖的高短調比較短[30]，北部的比較長[330]，甚至脫落了喉塞音尾，變成[33]，在本中都歸為一類。

三、高降調：由高短調再變化的結果，喉塞音尾不脫落時[310]往往是高短調的自由變體，有些方言喉塞音完全脫落了[31]，兩種變體不在本文區別。

四、中長調：台灣中、北部的陽入中長調[220]，和陰入中短調[20/210]區別，有些人比一般的中調稍低，也歸入中長調一類。

五、中短調：中部以台中市為中心的方言陽入和陰入混同為中短調[20]，在本文的比例很少。

還有一個老漳音低升調[12]已沒落，目前只保存在斗六方言(洪惟仁 1993b: 181)，在本文中沒有出現，老泉音的升調[23]也在急速沒落，現在最強勢的是南部的高短調[30]和北部的中長調[220]。新泉音的高短調[30]在台灣南部及澎湖、新竹、淡水之類同安腔比較流行，高降調[31]可說是高短調[30]的進一步發展，南部很通行；中長調[220]是整個台灣中部以北除西海岸的海口腔以外最普遍的變體，中短調[20]則是中長調的進一步發展，台中附近很通行，但在我們所調查的老漳區和老泉區，勢力極微。

本研究的調查字表陽入本調調型的字收有：

1. 陽入調值：「著」、「白」、「額」。

陽入屬中長調的方言如北部方言，喉塞音往往脫落了：[220]→[22]，這樣就會跟陽去混同起來。因此我們也設計了一些陽去字做最小差別對，跟喉陽入比較，以確定陽去入是否混同。這些陽去~陽入的最小差別對有「趙」~「著」、「父」~「白」等。

在本研究中喉塞音是否脫落另外處理，本文中暫不考慮這個問題，不論是否脫落都歸入中長調一類。

⁴ 本文調階(register)的標調方式採用辨義調位標示法，3=高調(H)、2=中調(M)、1=低調(L)，0=休止(入聲韻尾無聲的音段)，參拙著(洪惟仁 1985, 1996B)的說明。我們假設一個音節有兩個 mora，通常一個調階連結到一個 mora，一個音節有兩個調階，所以長音時用雙數字標示，如 33=高平調、22=中平調、11=低平調，入聲後面有一個無聲的 mora。所以 30=高短調、20=中短調、10=低短調；起伏調用不同調階的排列標示，如 23=高升調、12=低升調，31=高降調、21=中降調(因為 11 實際上有低降調成分，為免混淆，稱中降調)。北部的陽入聲[220]或[330]比陰入聲[20/210]長，實際上是兩個調階共享一個 mora，用相連的底線標示。

10.2.2 陽平變調

陽平變調，漳腔同陰平，泉腔同陽去。泉腔方言所有的陽聲調變調都一樣是低調，陽平變調和陽去變調、喉陽入變調都混同了，但和陰平分別，因此陰平「新學院」 $\text{sin}_{22}\text{hak}_1\text{inn}_{22}$ (中平調)和陽平「神學院」 $\text{sin}_{11}\text{hak}_1\text{inn}_{22}$ (低平調)不同音；但是陽平變調：「流水」和陽去變調「漏水」混同了，都是 $\text{lau}_{11}\text{cui}_{31}$ (低平調)。偏漳的台灣優勢音則相反，陽平變調(中平調)和陽去變調(低平調)不同，而陰陽平卻混同了，因此「新學院」同於「神學院」，都是 $\text{sin}_{22}\text{hak}_1\text{inn}_{22}$ (中平調)；但是「流水」 $\text{lau}_{22}\text{cui}_{31}$ (中平調)和「漏水」 $\text{lau}_{11}\text{cui}_{31}$ (低平調)則有區別。爲了調查這個變項，我們設計了：

2. 陽平變調：「茶_米」、「鋤_頭」、「神_{學院}」、「流_水」。

我們在問卷上設計了一些最小差別對，如「(一)袋_米」和「茶_米」相對，「豬_頭」和「鋤_頭」相對，還有「新學院」~「神學院」和「流_水」~「漏_水」兩對，做爲補充。有些年輕人部分詞彙不會說，沒關係，只要能夠提供給我們區辨陽平變調的變體類型的歸屬便可以。

10.2.3 陰上變調

陰上變調主要有三個變體，漳腔唸高調[33]，老泉腔唸升調[23]。如「永遠」漳腔 $\text{ing}_{33}\text{uan}_{31}$ ，唸成 $\text{ing}_{23}\text{uan}_{31}$ ，現在新竹、梧棲、鹿港、台西等所謂「海口腔」仍然這麼唸，但是升調在沒有中，新泉音也有一些方言平調化了，變得和漳腔一樣。爲了調查陰上變調的調值變異，我們設計了兩個字：

3. 陰上變調：「永_遠」、「好_額」。

10.3 社會方言調查結果分區統計

以下就三個主聲調變項分老漳區和老泉區，看各種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10.3.1 陽入本調

陽入變調有很多變體，一種是老泉腔的升調[23]，新泉腔變高短調[30]，或進一步再降調化，變成[310]；老漳腔是低升調[12]，新漳腔平調化爲[220]，再進一步低調化，和陰入混同，或脫落喉塞音和陽去混同。老漳腔[12]只分佈在斗六等少數地區，在我們的調查中沒有出現，關於喉塞音脫落情形也不在論題內，所以以下出現的只有五種變體。

10.3.1.1 老漳區

(2) 老漳區陽入本調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漳陽入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中長調	221	79.7%	62	74.7%	55	77.5%	57	83.9%	47	85.5%
高短調	42	15.2%	11	13.3%	15	21.1%	9	13.2%	7	12.70%
高降調	13	4.7%	10	12.0%	1	1.4%	1	1.5%	1	1.80%
中短調	1	0.4%	0	0.0%	0	0.0%	1	1.5%	0	0.00%
合計	277	100%	83	100%	71	100%	68	100%	55	100%

由上表明顯地可以看出，新漳腔的中長調佔著壓倒性優勢，並且隨著年齡的下降穩定成長，新泉音高短調也有 15.2%，高降調在老年層還有 12%，中年以下就完全衰退。升調則完全沒有出現，也就是說，老漳腔完全不接受老泉音的升調。其他的變體在老漳區也沒有什麼市場。

10.3.1.2 老泉區

(3) 老泉區陽入本調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升調	118	23.5%	40	28.2%	29	22.8%	21	17.5%	28	24.6%
中長調	292	58.1%	64	45.1%	80	63.0%	80	66.7%	68	59.7%
高短調	73	14.5%	32	22.5%	14	11.0%	14	11.7%	13	11.4%
高降調	12	2.4%	3	2.1%	3	2.4%	3	2.5%	3	2.6%
中短調	8	1.6%	3	2.1%	1	0.8%	2	1.7%	2	1.8%
合計	503	100%	142	100%	127	100%	120	100%	114	100%

上表可見，新漳音中長調佔著絕對優勢，總計佔 58.1% 的佔有率，老年層已經有 45.1%，隨著年齡的下降逐漸增加；老泉音的升調在老泉區也總計不到四分之一的佔有率，在老年層還有 28.2%，隨著在年齡的下降逐漸衰退，但未出社會的少年層反而能夠保存較多的老泉音。新泉音高短調在老年層還有 22.5%，但隨著年齡的下降急速衰退。其他的變體都佔著很少的比率，總之新漳音是最大的贏家。

10.3.1.3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台灣的陽入聲變體雖然有許多五、六個以上，陳如前所述，主要的變體有三個，其餘的變體有的極少聽聞，有些變體之間的差別不明顯，譬如高短調[30]和高降調[310]許多人是自由變體，或者根本聽不出來；中長調[220]和中低調[20]也分不清楚，為免問題模糊造成困擾，我們把上述的五個變體歸納為三個，進行

問卷。結果如下：

(4) 陽入本調變體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升調	13	1.7%	3	1.7%	3	1.2%	5	1.9%	2	3.0%
中長調	447	59.1%	119	67.2%	123	49.2%	167	63.7%	38	56.7%
高短調	296	39.2%	55	31.1%	124	49.6%	90	34.4%	27	40.3%
合計	756	100%	177	100%	250	100%	262	100%	67	100%

如前所述，老泉音在老漳區完全沒有市場，在老泉區也趨向沒落，新漳音的中長調無論在老漳區或老泉區都取得壓倒性的優勢，新泉音也有一點市場。上表顯示，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表現了更明顯的認同新漳音中長調的趨勢。升調在老泉區的青年層還有 17.5% 的佔有率，但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調查結果只有 1.7%，中長調 67.2% 和老泉區青年層的 66.7% 則十分接近。偏漳區中長調 63.7%，比老漳區青年層的 8.39% 少得多，反而新泉音高短調總計 39.1%，在偏漳區和偏泉區都有 3 成的佔有率，混合區尤其高，將近一半，因為混合區主要分佈在南部，南部最通行高短調。大專青年認同高短調的比率這麼高大概是受到南部同學的影響。

10.3.2 陽平變調

陽平變調只有兩種變體，一種是泉腔的低調，和陽去變調混同；一種是漳腔的中調，和陰平變調混同。以下是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

10.3.2.1 老漳區

(5) 老漳區陽平變調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低調	15	25%	5	26%	3	21%	4	29%	3	25%
中調	44	75%	14	74%	11	79%	10	71%	9	75%
合計	59	100%	19	100%	14	100%	14	100%	12	100%

由上面的數字看來，漳州腔大部分還保存漳腔，但有 1/4 採用泉州腔。

10.3.2.2 老泉區

(6) 老泉區陽平變調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低調	58	57.4%	20	60.6%	17	68.0%	10	43.5%	11	55.0%
中調	43	42.6%	13	39.4%	8	32.0%	13	56.5%	9	45.0%
合計	101	100%	33	100%	25	100%	23	100%	20	100%

上面的數字顯示老泉區主要採用泉州腔，青少年層的使用率略低，老年層已有四成採用漳州腔，青少年層的比例略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老漳區採用泉腔的比率總計只有 25%，但老泉區採用漳腔的比率總計卻有 42.6%，可見漳腔的影響力比泉腔大。

因為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沒有把這個變項列入調查項目，所以無法做比較。

10.3.3 陰上變調

陰上變調有三種，一個是漳腔的高平調[33]，一是老泉音高升調[23]，另一種是新音的中平調，無論漳泉都顯示有中調化的傾向。以下是調查結果。

10.3.3.1 老漳區

(7) 老漳區陰上變調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高調	122	87.1%	39	88.6%	34	94.4%	27	81.8%	22	81.5%
中調	18	12.9%	5	11.4%	2	5.6%	6	18.2%	5	18.5%
合計	140	100%	44	100%	36	100%	33	100%	27	100%

上表顯示漳腔完全不接受老泉腔，但總計有 12.9%的中調化傾向。

10.3.3.2 老泉區

(8) 老泉區陰上變調變體的年齡層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升調	111	31.4%	42	42.0%	30	34.5%	24	27.3%	15	19.2%
高調	195	55.2%	48	48.0%	43	49.4%	50	56.8%	54	69.2%
中調	47	13.3%	10	10.0%	14	16.1%	14	15.9%	9	11.5%
合計	353	100%	100	100%	87	100%	88	100%	78	100%

上表顯示，老泉區能夠保存升調的不到一半，並且隨著年齡的下降，使用率

逐漸下降，到少年層只剩 19.2%，顯示升調變體的沒落。老泉區最強勢的是漳腔的高調，老年層已經有 48% 的佔有率，並且隨著年齡的下降，佔有率穩定上升。另外和老漳區一樣也有中調化現象，使用率大約都在十幾%，並且緩慢上升。

因為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沒有把這個變項列入調查項目，所以無法做比較。

10.4 方言變體的消長

由上面的社會方言調查結果，我們得到和央元音變項一樣的結論，老漳區完全不接受老泉腔的升調變體，但是老泉區卻大量接受漳腔的平調變體，換言之在漳泉競爭中，漳腔取勝了。以下讓我們從變體的觀點，看老泉區聲調變化的趨向，以便觀察共時變異和變體類型的關係。

10.4.1 升調的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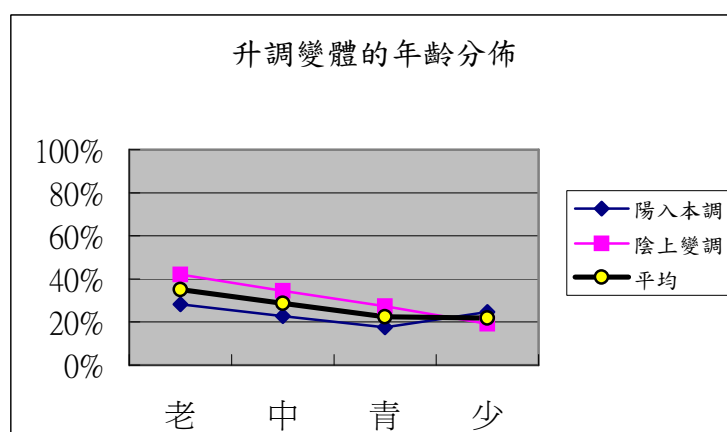
老泉腔和漳腔最大的不同是漳腔沒有高升調，但老泉腔有兩個高升調，即陽入本調(老泉 23)、陰上變調(23)，比較兩者的年齡級差如下：

(9) 老泉區的升調在年齡層的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陽入本調	28.2%	22.8%	17.5%	24.6%
陰上變調	42.0%	34.5%	27.3%	19.2%
平均	35.1%	28.7%	22.4%	21.9%

製成曲線圖如下：

(10) 老泉區升調的年齡層分佈圖



上面的圖表使我們明顯的看出，老泉音的升調變體在老泉區的佔有率已經偏低，並且平行地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衰退了。陽入本調比陰上變調更早消失，但在未出社會的少年層使用率反而比青年層高。

10.4.2 中調的成長

升調的衰退，相對的，可以預期平調在成長之中。但是升調變成平調的調型是什麼，比如說陽入本調、陰上變體的老泉高升調[23]平調化之後，有兩個可能的選擇，一是變成高調[30/33]，一是變成中調[20/ 220/ 22]，方言會選擇高調還是中調呢？陽平變調大概也是由陽平變調的低升調[12]平調化的，方言選擇中調[22]多還是低調[11]多呢？我們姑且不論歷史上的變化，我們只要從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看共時的現象，中調是否在成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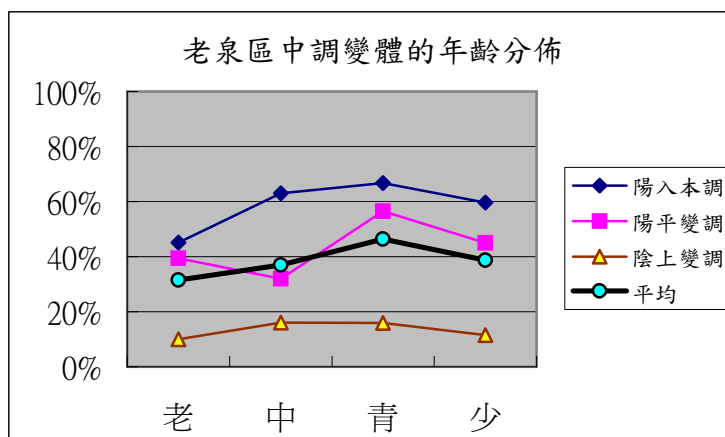
本文所觀察的三個聲調變項，每一個調都有中調，以下不管長調、低調，一併統計如下：

(11) 老泉區中調變體的年齡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陽入本調	45.1%	63.0%	66.7%	59.7%
陽平變調	39.4%	32.0%	56.5%	45.0%
陰上變調	10.0%	16.1%	15.9%	11.5%
平均	31.5%	37.0%	46.4%	38.7%

製成曲線圖如下：

(12) 老泉區中調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由上面的圖表可知，中調變體的佔有率比升調高得多，並且除陽平變調呈現不太平滑的曲線外，其他都呈現穩定的成長，這一點從平均曲線看得最明顯。但少年層反而保守，這是因為少年層未出社會，未受優勢音影響，有時反而比較保守，這是普遍的情形。

10.5 聲調變化的選擇

由上面的論證中我們將台灣閩南語的音變趨勢中歸納出兩條規律：

一、平調化：升調趨向於變成平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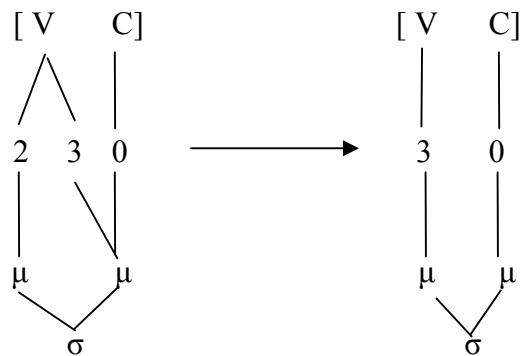
二、中調化：高調及低調趨向於變成中調。

爲什麼會有這樣的選擇呢？以下分別嘗試作一個解釋。

10.5.1 平調化傾向

升調的平調化可以說是一種聲調調素的「簡化」(simplification)，「升調衰退」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經過調素分析，可以知道簡化的機制是一個音節領域內調素的減少。起伏調是兩個調素減少爲一個調素，譬如陽入聲[230]→[30]可以圖示如下：

(13) 陽入的平調化



起伏調的平調化，我們以爲跟它的「有標性」(markedness)有關。世界上大部分的語言都沒有聲調，有聲調區別的語言叫做「聲調語言」(tonal language)，有些語言的聲調領域在於整個詞彙，叫做「音高重音」(pitch accent)。聲調(tone)或重音(accent)的領域有的存在於一個「音節」(syllable)，有的存在於一個「模拉」(mora)，大部分只分高低，如非洲語言的聲調，日語(東京)的音高重音。以漢語爲中心的東亞語言每一個音節都有一個聲調(tone)，聲調相當複雜，不但有平調，而且有豐富的起伏調(contour tone)。世界上的語言凡是有起伏調的，一定也同時有平調，但是反過來，非洲的語言或東京日語雖然有高低調，但沒有起伏調，起伏調都是高低調的複合。可見不同類型的聲調之間具有意涵性關係 (implicational relationship)，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根據聲調的有標性，把聲調的調型排成「意涵普遍性鍊」(chain of implicational universal)如下：

(14) 聲調調型的意涵普遍性鍊

起伏調 >> 平調 >> 無調

上面的普遍性鍊顯示，最無標的是無調的語言，平調比無調有標，起伏調比平調有標。由起伏調變成平調等於由多個調素「簡化」爲一個調素，也就是由有標的聲調變成無標的聲調，而「簡化」是世界語言普遍的音變傾向。

起伏調之中，升調比降調更加有標，降調比較自然，一般的聲調或語氣都會自然降階(downdrift)，但升調需要花力氣(effort)。比如英語的語氣，一般的敘述句的句尾是降調，只有問句是升調。可見降調是無標的，升調是有標的。因此同樣是起伏調也可以看出升調和降調的意涵性關係。

(15) 起伏調的意涵普遍性鍊

升調 >> 降調

客語的聲調大部分都不變調，但是碰到升調時就會變調，比如台灣海陸客話上聲是升調，上聲有變調；台灣四縣客話陰平是升調，陰平有變調。北京話唯一的變調上聲是低降升調，有兩個變調，一個變高升調，一個變低降調。可見升調容易變成非升調是普遍的，閩南語的升調崩潰合乎語言的普遍傾向。

雖然新漳音和新泉音陽入本調都唸平調、陰上變調在新漳音也唸成平調，但陽入聲在老泉腔([230])、老漳腔([120])都是升調，所以我們擬測共同閩南語的陽入聲是升調[*130]，新泉音、新漳音都平調化了，台灣選擇平調是自然的趨勢。

現代閩南語幾乎每一個調都分本調和變調，四聲分化為八音，八音再分化為本調和變調，如果都要有調型區別的話就需要十六個調型區別，事實上沒有那麼多調型可供區別，所以必須採取數調合用一調的策略，而最受歡迎的調型是平調，其次是降調，升調總是最不受歡迎的。升調最少的是台灣話，台灣話本變調分別計算共 16 個調(7 個調類分本變調，又入聲分出喉入聲的變調)，除老泉腔以外，一般的台灣話唯一的升調[12]是陽平本調 1 個，降調[31]只有上聲本調、陰去及喉陰入變調 3 個，其餘 12 個調的調型都是平調。調型的採用數差異正好反映了(14)和(15)所示的意涵普遍性鍊順序。

由此看來，升調的崩潰是閩南語的共同衍化方向，漳泉競爭結果，漳腔的平調取勝泉腔的升調似乎是順其自然的選擇。

10.5.2 中調化傾向

相對於平調化，「中調化」不能說是一種簡化，而是一種「中和」。因為從有標性來看，「中調」比「高調」和「低調」都更有標(marked)。如果一個語言只有兩個調位，那麼我們只要一個 [±H(高)]特徵即可，「高調」標記[+H]、「低調」標記[-H]。如果一個語言有三個辨義調階，那麼它需要兩個區辨性特徵：高[±H]、低[±L]。這樣三個調階的特徵結構如下：

(16) 三調階系統的特徵結構

高調 [+H]

中調 [-H, -L]

低調 [+L]

由上面的特徵結構看來，高調和低調都只需要一個特徵，而中調卻需要兩個特徵，可見中調比前高調、低調都更有標。可是中調所標記的都是負值的特徵，換言之，它是不高不低的「中性」(neutral)調階，聲調往中調發展不是向有標的調位發展，而是向中性的調位發展，所以「中調化」是一種「中和」(neutralization)現象。

「中和」(neutralization)也是語言普遍的音變傾向。這種傾向最明顯的是北京話的中元音中和。漢語中元音普遍的分前後音，即 e 和 o 對立，譬如閩南語的白話音梗攝字的元音是 e，如「格」keʔ，宕攝字的元音是 o，如「閣」koʔ，可是北京話兩個字卻都唸成 kə[kʏ]，這是一種語音的中和現象。

/ə/如果是一個和前元音/e/和後元音/o/對立的音位，它是一個有標元音。音韻的自然發展是由有標音變成無標音，本論文討論的「央元音的崩潰」就是一種自然傾向。由無標音向有標音變化是不自然的，它的發生絕對不是偶然的，一定其他的動機，如「中和」。「中和」開始的時候只發生在某些環境下，後來繼續再發展下去，就會變成音位系統的簡化，北京話就是一個例子。

北京話的中元音雖然在底層發生中和，表層可以分為好幾個[e], [ə], [ɐ], [ʏ], [o]，不過都具有互補分佈關係，如 e 分佈在 i 之前為 ei 韻母，o 分佈 u 之前為 ou 韻母……，因此音韻學家認為所有不同的元音都可以歸納為一個中央元音 /ə/，鄭錦全(Cheng 1973)標成/ʏ/也無妨。

我們由閩南語的中調化傾向就可以看出類似北京中元音變化的中和現象。閩南語的中調化也不是所有的調子都不分高、低，如果是這樣，那就變成只有一個平調了，中調化只出現在某些聲調，特別是升調變來的調子。另外就是變化調所造成的再變調，如「仔」前變調。

10.5.3 「仔」前字調作為平調化與中調化的結構擴散缺口

如前所述，平調化是一種結構上的「簡化」，而中調化則是一種「中和」現象。兩者都是人類語言的普遍現象，但是基於本論文的信念，我們相信這些音變規律不是突然發生的，一定是從某個語言層次、某種結構先發生，然後擴散到其他層次、其他結構，也就是所謂的「結構擴散」。以下所舉的例子「仔前變調」被我們視為是「平調化」和「中調化」的缺口。

台灣閩南語每一個主聲調，都有一個本調、一個變調。但是在某些環境之下，會把原變調再變一次，謂之「再變調」，而原來的變調叫做「基變調」（詳參洪惟仁 1985, 1996B 的分析）。

我們從表(9)中比較陽入本調的變化速度比陰上變調的平調化速度早得多(老年層陰上變調還有 42% 的時候，陰入本調只剩 28.2%，同樣是老泉腔，新竹的陽入已經平調化了)，就可以看出相對的本調是平調化的一個缺口，本調先平調化，然後再擴散到變調。

「仔」a² 是一種小稱詞尾，他是一個輕讀詞(unstressed word)，這個虛詞特別之處是自己有聲調，因而可以觸發其前字、即詞幹(stem)末字唸變調。但是和普通的變調不同的是，許多方言的「仔前變調」不是普通的「基變調」，而是另有一套「再變調」的規律。根據方言的不同，有許多變體，有些唸基變調，有些發生不同性質的再變調。所謂「再變調」規律主要有三種：「降調平調化」、「低調中調化」和「高調中調化」。分述如下：

10.5.3.1 降調平調化

所謂「降調平調化」指「仔」詞尾前面的音節基變調是降調時，降調全部變成高平調。在這個規律運作下，「仔」詞尾前面完全沒有降調。而基變調為降調的字全部和高調混同了，如以下的例子：

(17)

	例字	本調	基變調	仔前變調
陰上	鎖	so31	鎖匙 so33 si ₁₂	鎖仔 so33 a ₃₁
陰入	索	soʔ20	索步 ⁵ <u>so31</u> pɔ ₂₂	索仔 <u>so33</u> a ₃₁

上表中陰上的「索」基變調是低調[31]，和「鎖」的基變調[33]不同，但是接「仔」詞尾之後降調變成高平調了，結果「索仔」(繩子)和「鎖仔」(小鎖)成了同音。在台灣，幾乎所有的方言都發生了降調平調化。⁶

10.5.3.2 低調中調化

所謂「低調中調化」指「仔」詞尾前面的音節基變調是低調時，低調全部變成中調。在這個規律運作下，「仔」詞尾前面完全沒有低調。而基變調為低調的字便和中調混同了，如以下的例子：

(18)

	例字	本調	基變調	仔前變調
陰平	金	kim33	金錢 kim22 t͡ɕi ₁₂	金仔 kim22 a ₃₁
陽去	姪	kim22	姪婆 <u>kim11</u> pɔ ₁₂	姪仔 <u>kim22</u> a ₃₁

上表中陽去的「姪」基變調是低調[11]，和「金」的基變調[22]不同，但是接「仔」詞尾之後低調中調化了，結果「姪仔」和「金仔」成了同音。有些地方的老派沒有發生中調化，仍然唸基變調，「姪仔」和「金仔」兩個詞還可以區別。但在台灣，絕大多數的方言都發生低調中調化，結果都混同了。

⁵ 「索步」繩與繩結合的繩結。參《台日大辭典》p.825。

⁶ 不是所有的方言都適用降調平調化，拙著《高雄縣閩南語方言》就記載高雄彌陀方言還保存降調，只是不降到底，記為[32](洪惟仁 1997A:100)

10.5.3.3 高調中調化

所謂「高調中調化」指「仔」詞尾前面的音節基變調是高調時，高調全部變成中調。在這個規律運作下，「仔」詞尾前面完全沒有高調。而基變調為高調的字便全部和中調混同了，如以下的例子：

(19)

	例字	本調	基變調	仔前變調
陰平	鉤	kau33	金 <u>鉤</u> 蝦 kim ₂₂ <u>kau22</u> he ₁₂	鉤仔 <u>kau22</u> a ₃₁
陰上	狗	kau31	狗 <u>囧</u> <u>kau33</u> kiã ₃₁	狗仔 <u>kau22</u> a ₃₁

上表中陰上的「狗」基變調是高調[33]，和「鉤」的基變調[22]不同，但是接「仔」詞尾之後高調中調化了，結果「狗仔」和「鉤仔」變成了同音。台灣閩南語大部分方言都還沒有發生高調中調化，所以兩個詞還可以區別，但已經有許多方言發生了。通常高調中調化的方言也一定已經發生降調平調化和低調中調化，所以這種方言「仔」詞尾不但沒有降調，也沒有低調、高調，只有中調，謂之「全中調化」，如筆者所調查的高雄大社方言(參見洪惟仁 1997A:103)、台北汐止方言的許多發音人就有這樣的現象。

上面的三個「仔」前再變調情形，最普遍的是降調平調化，幾乎所有的台灣閩南語方言都發生了；其次是低調中調化，大部分的台灣閩南語方言都發生了；最後是高調中調化，部分台灣閩南語已經開始發生了。

我們舉這個例子的目的是為了證明平調化和中調化是一種聲調「簡化」，它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因為閩南語的聲調相當複雜，她一直都在走向「簡化」的道路。這個傾向不是一夜之間突然發生的，而是隨著不同的語法層次或語法結構，不同的音節結構慢慢擴散的。

上面的「仔」前再變調只是說明了「簡化」和「中和化」最先發生在「仔」詞尾的前面，而本文的社會方言調查結果證明它也早已擴散到許多方言的主聲調，如「陽入聲」「陰上變調」的平調化和「陽平變調」的中調化，甚至「陰上變調」的中調化，展現漳泉方言競爭下的音變趨向。

10.6 小結

本章根據社會方言調查具升調調型的老泉音「陽入聲」和「陰上變調」正在向漳腔的平調方向發展，這種現象在老泉區明顯地發生，但老漳區則完全不接受老泉音的升調變體。這種情形我們也得到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調查結果的印證。

其次，陽入調的新泉音是高低調，陽平變調的泉音是低調，但是漳泉競爭的結果中調取得了優勢。不但如此，不論漳泉，連陰上變調也有一到兩成的比率中調化了。

本文歸納台灣閩南語主聲調共時的音變趨勢主要有兩個方向：平調化與中調化。本章第五節從語言普遍性觀點認為升調平調化是一種「簡化」，是世界語言由有標音向無標音變化的自然趨向；中調化則是一種「中和」現象，也是語言普遍的情形。

最後我們舉「仔前變調」為證，認為「中調化」最先發生在詞尾「仔」的前字變調的再變調規律，逐漸擴散到主聲調，成為漳泉競爭下調型的演變趨向。

第十一章 演變潮流與漸層擴散

從第六章到第十章，我們根據社會方言調查資料，考察了漳泉競爭下，〈入〉字頭聲母、央元音、聲調三個主要變項在不同的方言區(老漳區和老泉區)的變化趨向，以及在不同結構下的變化速度。並且在每一章都對我們的調查結果做了分析，並提出可能的解釋。

這一章要總結起來，討論四個問題：

1. 從本研究的變項來看，在大部分的變項競爭中，漳音都是勝利者，為什麼？漳泉競爭是方言的競爭？還是變體的競爭？如果是方言的競爭，漳泉之間的競爭力如何比較？如果是變體的競爭，抽象的變體又如何決定音變的方向呢？本章第一節的討論結果否定了方言競爭的假設。

2. 為什麼音變有一定的方向？音變的趨勢是否如薩丕爾(Sapir)的潮流論所言早已潛伏在祖語時代。大潮流能夠反抗嗎？反潮流的命運如何？本章第二節的討論結果支持潮流論(theory of drift)。並認為潮流反映了語言普遍的變化趨勢。

3. 音變規律的運作是突然而全面的嗎？依照社會語言學的一般認識，所有的音變的運作都是「漸層擴散」，那麼音變的漸層性不止表現在詞彙上而成「詞彙擴散」，也應該表現在結構的差異上。第三節的討論支持「結構擴散」的假設，並提出更概括性的「範疇擴散」理論。

4. 「範疇擴散」理論要成立必須先承認變項作為結構單位的假設，第四節的討論支持「變項本質論」、「變項結構單位論」。但是這個理論也衍生了一些相關的問題，即變項的結構單位有沒有基底形式？如果有，如何解決由底層到表層的自然性問題？如果沒有，如何解釋方言競爭的不自然音變？第四節討論所有的相關問題。

11.1 方言競爭？變體競爭？

如前所述，在大部分的變體競爭中，漳音都是勝利者，為什麼？漳腔憑什麼有比泉腔更強的競爭力呢？如果漳腔之所以取勝是因為漳州方言具有較大的競爭力，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得到語言社會學的證據？

11.1.1 漳泉音的競爭成果比較

由第六章到第十章我們討論了〈入〉字頭聲母、三種不同音節結構的央元音韻類、三種聲調的社會方言調查，結果發現每一個變項都有明顯的優勢變體。總結漳腔變體和泉腔變體的競爭，事實上已經分出勝負了。

以下我們將 12 個變項的各種變體以及競爭得勝的變體羅列如下表，以資比

較。取勝的變體是現在的台灣優勢音，也應該是未來的優勢音，因此被認為是新台灣話的內容(下表中擬測的共同閩南語和台灣已經消失的變體用*標示)：

(1) 漳泉音競爭成績表

		韻類	閩南 祖語音	老泉音	新泉音	老漳音	新漳音	台灣音	例字
〈入〉 字頭	1.	入	*j	j	l	j	g(i)	l	二、熱…
單元 音韻	2.	居居	*y	i	u/i	i	—	i	魚、去…
	3.	居龜	*i	i	u/i	u	—	u	自、思…
	4.	科伽	*ə	ə	e	e	—	e	短、退…
	5.	科檜	*uə	ə	e	ue	—	ue	火、皮…
複元 音韻	6.	雞稽	*əi	əe	ue	*ei	e	e	雞、鞋…
	7.	杯稽	*əi	*əe	ue	*ei	e	e	八、買…
	8.	鉤沽	*əu	*əu	io	*ou	ɔ	io/ɔ	後、貿…
陽聲 韻	9.	箴箴	*əm	im	im	ɔm	am	im	蔘、森
陽入 本調	10.	陽入 本調	*130	230	30	120	220	220	著、白…
陰上 變調	11.	陰上 變調	*23	23		33		33	永、好…
陽平 變調	12.	陽平 變調	*12	11		22		22	茶、鋤…

上表中凡競爭得勝的變體加網底標示。漳泉競爭的成績，老泉音全軍覆滅，剩下的是新泉音和漳音的競爭，12 個變項中，漳音得勝 9 項，新泉音只得勝 3 項 (第 8 項 io 其實只是略具優勢，還沒有得到全勝，我們也算泉音得勝)。如果以此為方言勢力的指標，兩者的比率是：漳音的勢力是泉音的 3 倍。

從上面的成績表看來，漳泉競爭中，漳音的確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因此我們很容易相信漳音得勝是因為漳州方言贏過泉州方言。「漳音得勝」和「漳州方言贏了泉州方言」如果只是兩句「同義複述」(paraphrase)，這樣只是換了說法。如果我們主張「漳州方言贏過泉州方言」是「漳音得勝」的原因，則我們必須先證明在方言社會學的意義上漳州方言比泉州方言具有更強大的競爭力。

11.1.2 漳泉的方言競爭力比較

怎樣證明一個語言比另一個語言具有更強大的競爭力？我們應該有一些語言社會學的證據。洪惟仁(1995e)曾把語言及方言的競爭力分析為五種，即：人口、經濟、政治、文化、認同意識。該文云：

「競爭力懸殊的弱勢語言或方言必然會因為和強勢的語言或方言發生無限接觸而趨於萎縮或被消滅，但是勢均力敵的方言互相競爭時則會發生方

言融合。……漳泉之間融合成一個不漳不泉的台灣優勢音便是一個具體例子。漳泉之間，無論人口、經濟、政治、文化、認同意識，都沒有懸殊的差距，當漳腔與泉腔發生接觸，融合成什麼樣的方言是一件有趣的問題。」

的確，我們實在沒有任何語言社會學的證據證明漳州方言的勢力比泉州方言強。但以上 5 種語言競爭力(人口、經濟、政治、文化、認同意識)中唯一可以得到量化的數據是人口統計。依 1926 年台灣總督府《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的統計，當時台灣漢人共 3,751,600 人，各祖籍別的人口及百分比合計如下(陳紹馨 1972: 187)：

閩南語系	3,172,200 人	84.6%
泉州腔	1,701,900 人	45.4%
漳州腔	1,335,500 人	35.6%
潮州腔	134,800 人	3.6%
其他閩語系	36,500 人	1.0%
客家語系	783,400 人	13.1%
其他漢族人	48,600 人	1.3%

這是以行政區劃為準，而不是以語言別為準所做的統計數字，行政區不一定和方言區一致，譬如漳州府有詔安客、潮州府有饒平客，而惠州府有一大部分是閩南語人口。不過截長補短的結果，客家語系為主的行政區佔 13.1%和一般估計客家人口佔台灣漢籍人口 13.5%的數字相當一致，可見依行政區所做的統計數字和方言使用人口數字差不多。

漳泉閩南語人口總計 81%，遠比其他任何語言都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我們很可以斷言閩南語在台灣的优势是因為人口競爭力的優勢。

但是我們再仔細比較漳泉的人口比率，泉腔人口共 45.4%，比漳腔人口共 35.6%，多了將近 10%。而如前所述，漳音的勢力是泉音的 3 倍大。看來，漳音得勝的原因不能歸因於人口競爭力。

漳泉方言勢力還有一個可以比的是「文化」，雖然很難量化處理，但是一般人的「語感」，覺得「泉州話比較有文化」。證據是泉州有南管，南管說的是標準的泉州話，漳州的音樂是北管，北管說的是「正音」(大概是明、清的下江官話)，漳州沒有自己的戲曲。

歌仔戲雖然源自漳州腔的宜蘭，但是根據我們的觀察，發展的結果，歌仔戲卻變成表現「台灣普通話」(general Taiwanese)最敏感的戲種。歌仔戲的演員不管說什麼腔(楊麗花是宜蘭人、許秀年是麥寮人，宜蘭屬老漳區、麥寮屬老泉區)，演戲的時候都會揣摩出台灣普通腔，而把自己的方言掩藏起來，所以歌仔戲的表

演語言不是漳州腔，而是「台灣普通腔」。

民間歌謠也以泉腔為主，比如北部地區流行的「相褒歌」就是以老泉區的坪林產茶區為中心向外擴散的，相褒歌不止流行在老泉區，還擴散到周圍的老漳區，如宜蘭、雙溪、萬里、金山、桃園。仔細研究相褒歌使用的語言，老泉區是絕對不用漳腔押韻的，老漳區即常常出現押泉腔的韻。這個現象顯示相褒歌泉腔的優勢（詳參洪惟仁 2002B、2002）。

還有流行歌源自台北的大稻埕，大稻埕屬新泉區。現代流行歌的歌手雖然母語不是新泉區的口音，也喜歡押新泉音的韻，用新泉音，覺得比較文雅。

總的來說，泉州腔給人的感覺是「比較文雅」，這種方言價值觀不但表現在語體轉換(style switching)的語用行為，還表現在某些字類的文白異讀，如〈居居〉類、〈鉤沽〉類傾向於接受泉音做為文讀音，而以漳音為白讀。

至於漳腔方言也不是完全的劣勢。根據我們的地理方言學調查，台灣閩南語的確已經在南部嘉南大平原形成一個「混合腔」（參【附錄 03】）。台灣漳泉移民有一個聚集的傾向，就是泉州移民偏愛海邊、港口、都市、茶山，而漳州移民偏愛平原、山坡地的農村，因此嘉南大平原以漳州人佔優勢。這個混合區的方言以漳州腔為優勢是可以預料的。漳州腔原來有許多方言差，但是經過二、三百年的融合，事實上漳州腔早一步開始一致化了，而形成混合腔的主要成分。但關廟至茄荳的漳腔方言還保存一點漳浦音特色(如 ts^h 唸成 s)。

相對於混合腔的一致化，台灣中、北部的方言則仍多保守閩南語原鄉方言特色，而呈現口音的多樣化。戰後，由於以台北為核心的北部地區逐漸形成為台灣的經濟中心，隨著人口移動，各地口音都在北部匯集，北部原來清楚的漳泉分界，逐漸被新移民入侵，漳泉分區變成混沌不明。

漳州人口雖然不及泉腔人口，但是因為漳腔方言早日在混合腔的融合過程中佔了優勢，當這個混合腔隨著經濟中心的北移而北移，並進一步領導台灣普通腔(General Taiwanese)的形成。

上面的論述除了人口數可以證明為泉州人口略具優勢外，其餘都只是基於一種觀察，其實際競爭力如何無法做科學的調查與估算。總計起來，漳泉兩個方言的競爭力大概處於「勢均力敵」的態勢。

社會語言學討論語言演變，可以歸因於外在因素(external factors)和內在因素(internal factors)，漳音得勝的原因既然不能求諸語言社會學的外在因素，那麼我們只好求諸語言內部的動機了。

11.2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

歷史語言學家討論語言變化的普遍性常常可以舉出一些「普遍性」的規律，譬如「簡化」(simplification)、「同化」(assimilation)等。可惜大部分的傳統歷史語言學家只是從規律的觀點看規律的普遍性，對於音變的實際過程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薩丕爾(Sapir 1921, chap. 7)是第一能夠從整個語系來看音變的普遍趨勢的人。他指出一個普遍的語言變化規律，可能在同語系內各個語言普遍地發生，這些語言雖然散佈在不相往來的、廣大的、懸隔的地域，卻都像潮流(drift)中的小舟一樣，不由自主的隨波逐流，往相同的方向漂泊。這是薩丕爾有名的「潮流論」、或譯為「漂流論」(theory of drift)。

薩丕爾所舉的例子是印歐語系形態格(morphological case)的崩潰，格形態變化本來就是有標的語法標志，漢語就沒有什麼型態變化。印歐祖語把形態格發展到 8 個之多，這麼多的形態格顯然是高度有標的(highly marked)，依照有標形態容易崩潰的假設，簡化是必然的趨勢，可見印歐祖語顯然早就潛伏了形態格崩潰的動機(motivation)。雖然印歐語系的語言散佈到橫跨歐亞大陸的廣大地域，但是隨著時代的推進，格位崩潰的動機卻在各個分支語言紛紛發酵，因而在各地進行了平行演變。這是我們對「潮流論」的理解。

我們把「潮流」有兩種：一種是「分流式的潮流」，方言的發展雖然有一定的方向，卻趨向於分化(divergence)；一種是「匯流式的潮流」，接觸的方言趨向於會同(convergence)。分述如下：

11.2.1 分流式的潮流

所謂「分流式的潮流」指一個語言的方言變化雖然有一定的方向，卻趨向於分化(divergence)的潮流。

King (1969:202) 說：「大部分的潮流案例是簡化」，他舉的是音韻方面的例子：德語的韻末濁音清化，大部分的德語方言都接受這個音變規律。漢語也有一些簡化的潮流，如濁音聲母清化、塞音韻尾脫落、聲調數的減少……，由北而南平行地發生在大部分的漢語方言。

另外一種潮流是「同化」，何大安(1988)討論了印歐語、阿爾泰語和漢語的顎化，顎化是最普遍的潮流，發生在世界上大部分的語系。

在一個語言的各分支方言中同時發酵的音變律通常只是一個限制(constraint)的運作，迴避限制成了各個方言變化的動機，但是這個限制並沒有規定一個變化的方向，這就演成了「分流式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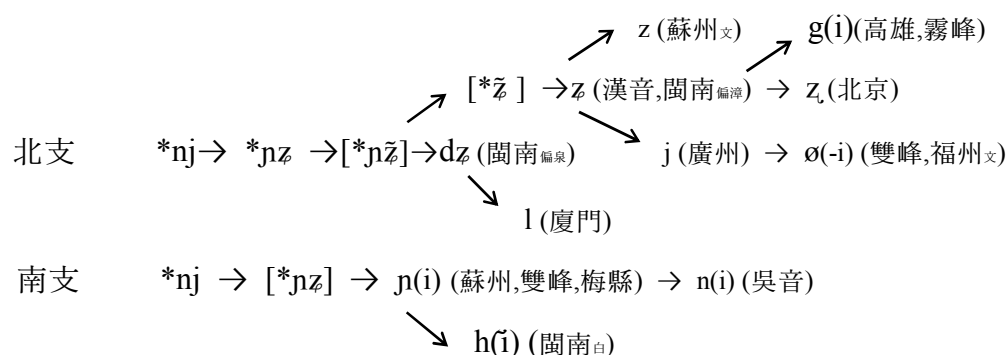
拙文〈漢語送氣音與鼻音衍化的動機與類型〉(洪惟仁 2000c)是一個討論分流式潮流的例子。這裏引用〈日〉母衍化的動機以及分化為例做一個說明。

漢語〈日〉母的衍化不但是同化，也是簡化。照一般的擬音，〈日〉母的上古音形式是**nj*，由於受到介音的同化而「顎化」，中古以後發展出鼻擦音來了，其過程擬為：**nj* → **nʒ* → [**nʒ̥*]。鼻擦音是一種高度有標的音，是音韻上的一大限制，漢語出現了這樣的音，漢語方言不得不想辦法迴避這個限制，任何方言任何方言都無法避免的，因而成為漢語方言音變上的一個「潮流」。拙文把迴避鼻擦音當成是這個潮流中，〈日〉母衍化的動機(motivation)，鼻擦音的衍化變成了漢語的「潮流」(drift)。

但是迴避限制的方法不止一個，可以有幾種不同的策略(strategy)可以提供方言選擇，如取消鼻音，這是一種策略；也可以取消擦音成分，這又是另一種策略。兩個策略都是一種簡化。不同的策略產生不同的音變類型，〈日〉母字因而有許多不同的方言變體，演出多采多姿的方言分化(divergence)劇目。

在這個分析下，拙文從紛繁多彩的現代漢語方言分化流變過程整理成一個沖積扇的水系，得漢語〈日〉母的分流式潮流圖，茲略作修改引用如下(圖中所標示的是各個漢語方言在潮流中進化的階段，並不代表譜系的關係。違反音韻限制的階段用[]括起來，方言可能跳過這個階段，直接演變到下一個階段)：

(2) 漢語〈日〉母音讀分流圖



上表顯示，「迴避鼻擦音」是整個漢語的大潮流，但是南、北方言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因而發展成兩大支流。

北支屬「去鼻化」類型。這個類型採取的策略是把「鼻擦音」的鼻音成分刪除。但「去鼻化」類型有兩個小類：「去鼻音」，結果變成濁塞音 dz；「去鼻音段」，結果變成濁擦音 z，都是「簡化」的過程。北京加以捲舌化，粵語則喪失了濁擦音音段，變成 j。北方漢語多半採取這個策略，而有非鼻音的變體，傳到南方就變成南方漢語的文讀音，閩南語泉腔 dz 屬於第一小類，而漳州 z 屬於第二小類。塞擦音 dz 再衍化下去就變成 l[d]了，這是台灣話正在進行的新潮流。

南支屬「去擦音」類型，就是直接把[**nʒ̥*]中的擦音成分刪除，或者在古漢

語聲母 *nj- 的階段就直接顎化爲舌面鼻音*j_n-, 根本沒有機會變成鼻擦音, 預先迴避了鼻擦音限制。南方漢語多半採取這個策略, 因而保存了鼻音。閩南語的白話音繼續去口音化(debuccalization), 而變成 h(i)。

由此看來閩南語的〈入〉字頭 j [dz/z] 是漂流在漢語〈日〉母衍化大潮流中第一支流的小細流。它會變成今天這個音不是偶然的, 是上古的*j_nj, 到中古的*j_nz[*j_nʒ], 變成一個非常有標的鼻擦音聲母, 爲了迴避鼻擦音, 採取去鼻化策略所產生的結果。

但閩南語的 j [dz/z] 是唯一的濁擦音或濁塞擦音, 涵字很少, 功能負荷低, 遂繼續發生音變, 這是近一兩百年才發生的事件。

11.2.2 匯流式的潮流

所謂「匯流式的潮流」, 指接觸的方言紛紛放棄方言特色而趨向於會同(convergence)的潮流。但當兩個方言互相接觸時, (2)所顯示的各種不同的變體會發生競爭, 競爭的結果可能產生兩種妥協方案:

一、文白分工: 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變體各自分佈在不同範疇, 甚至不同意義的詞彙, 謂之雙生詞(doublet), 乃至三生詞(triplet)、四生詞(quadruplet)、五生詞(quintuplet), 統稱爲「雙生詞」。不同形式的同源詞共存於同一個語言, 通常是由於方言接觸所產生的語言層沉積, 在漢語語言學通稱爲「文白異讀」。前述〈日〉母閩南語通常有文白兩種唸法, 如「耳」白讀 hi, 屬於南支的分流, 但文讀音 ji², 用在「木耳」bək⁸ji²一詞, 則是北支在南方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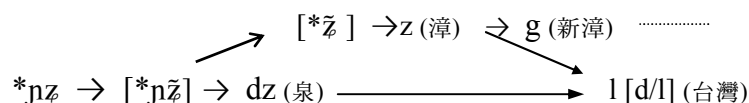
還有, 漳泉競爭的結果也會造成文白分工, 比如 7.2.1 提及的〈居居〉類有些字有文白分工, 許多人「在室女」唸 li²、「北一女」唸 lu², 就是一個例子。8.1.3 也提及〈鉤沽〉類的字, 雖然都是文讀音, 但漳音有當成白話音, 而泉音有被當成文讀音的傾向。如同韻字口語詞如「忠厚」字唸的是漳音 ho⁷; 但讀古詩文, 或有些比較文的詞彙, 如「皇后」、「後悔」等詞中, 多半採用泉音 io, 新泉音和新漳音兩個變體有文白分工的現象。

二、競爭淘汰: 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變體互相競爭, 互不相讓的結果, 留下一個變體, 其餘的變體被淘汰掉。這種現象常常不只是發生在一兩個字, 而且整個字類的字音都紛紛向主流靠攏。這是方言會同(convergence)的局面。

在方言會同的過程中, 不止是 b 變體被淘汰了, 還有 c, d, e ……等變體也一起被淘汰了。這些變體如果不是因爲方言接觸, 發生變體的競爭, 他們可能有機會慢慢成長, 而分化出來, 也就是圖(2)所示的方言分化的模式。具體的實例, 如表(1)所列的新泉音、新漳音, 如〈入〉字頭的 g; 單元音韻類的新泉音的 i 或 u, e 或 ue …; 或一些非升調、非中調的調型變體, 他們並沒有違反什麼限制, 如果不是漳泉方言接觸, 它們不會受到淘汰的命運。但是在台灣閩南語的漳泉競爭中, 卻表現了競爭的弱勢而被淘汰了。這種方言變體競爭淘汰的情形可以繪成

如下的圖式 (圖(2)的 z 在閩南語不一定顎化，所以下圖中改為 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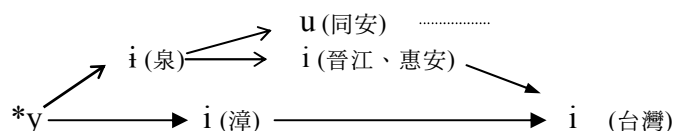
(3) 〈入〉字頭方音匯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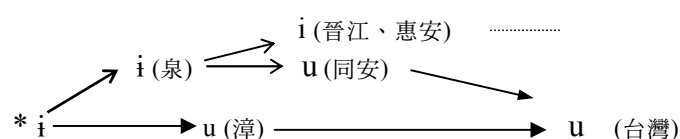
上圖顯示，在〈入〉字頭的漳泉競爭中，泉音 $dz \rightarrow l$ 的音變規律是主流，新漳音 g 在競爭中落敗，被 l 截流，逐漸走向枯竭。 l 最先發生在泉州方言，漳泉腔競爭的結果，逐漸變成新台灣話的主流。

另外我們再舉央元音位移的例子。我們只要舉第七章單元音韻類的調查結果 (7.2 節)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這個匯流式潮流的流向。以下是一個回頭演變的例子，關於回頭演變我們在 11.4.3.2 節再詳細討論，現在只討論「匯流現象」。

(4) 〈居居〉類方音匯流圖



(5) 〈居龜〉類方音匯流圖



上面的兩個圖顯示，漳泉音在台灣競爭的結果，漳音取得主流的地位，成了會同的中心。泉音分為兩種變體，一種和漳音相同的，和漳音聯手匯為主流；一種和漳音不同的，走向沒落衰退的命運。

我們可以從語言社會學的觀點認為漳音所以得勝是因為得到部分新泉音加入陣營，增強了勢力。但是即使如此，也不是因為漳州方言的勢力戰勝了泉州方言，而是因為新泉音和漳音得到認同，而成為主流。

11.2.3 截流與枯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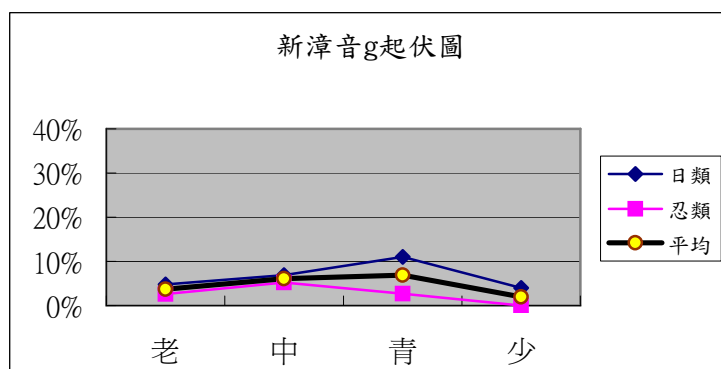
上文中我們提到「截流」這個詞，在這裏需要和「枯竭」一起進一步說明一下。現在把注意力集中在方言匯流運動中競爭失敗的變體上，先討論圖(3)所示的 g 變體的枯竭。第六章討論〈入〉字頭聲母競爭失敗的新漳音 g ，這個音只出現在漳腔區的齊齒韻母的兩個字類， g 在老漳區的年齡層分佈如下圖所示：

(6) 新漳音 g 的年齡層分佈

	老	中	青	少
日類	4.8%	6.9%	11.0%	4.0%
忍類	2.6%	5.2%	2.7%	0.0%
平均	3.7%	6.1%	6.9%	2.0%

繪成曲線圖如下：

(7) 新漳音 g 起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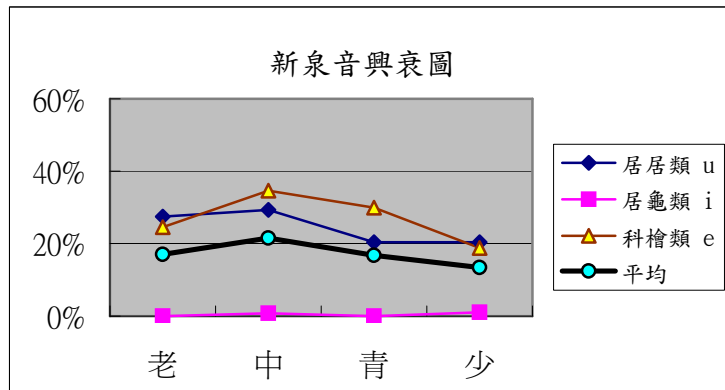
g 變體在泉腔區是完全沒有市場的，上面兩個圖表顯示，g 在老漳區也沒有什麼市場，平均只有 4.8% 的佔有率。雖然如此，其發展曲線卻表現了在中青年層有起勢，而青少年層又衰落下去的趨勢。這個圖式可以解讀為漳腔區正開始發生了 $j \rightarrow g$ 的音變律，起先受到中青年層的歡迎，便立刻因為新泉音 l 的競爭，青少年紛紛轉向 l 靠攏。

再看央元音韻類新泉音的命運。請回憶 7.4.2 節討論新泉音的起落情形。這些競爭失敗的變體就是和漳音不同的新泉音，我們在老泉區也同樣看到這些在年齡層上表現的起伏趨勢。茲將 7.4.2 節表(17)、圖(18)拷貝如下：

(8) 新泉音變體的年齡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居居類 u	27.5%	29.3%	20.4%	20.4%
居龜類 i	0.0%	0.8%	0.0%	1.0%
科檜類 e	24.5%	34.6%	29.9%	18.8%
平均	17%	22%	17%	13%

(9) 新泉音興衰圖



上面的圖表顯示這些新泉音如果沒有遭遇到漳音的競爭，可能有機會繼續發展下去，但是在漳音和跟漳音同形的新泉音聯合競爭之下，它們不得不趨向於沒落，也就是圖(4)(5)所示的新泉音被「截流」而走向「枯竭」的命運。

這裏要深入思考一下所謂「截流」的意思是什麼？是(a)已經學會舊音的變成新音？還是(b)新生代逐漸轉向使用新音靠攏呢？

情況(a)是一種個人的方言轉換(shift)，一個個人方言原來講 a 變體，後來因為方言接觸的關係，轉而使用 b 變體。比如說一個泉腔區長大的人，年輕時說新泉音 u，年紀大了以後變成 i，或年輕時說新泉音 i，年紀大了以後變成 u。這種情形應該是有的，但是我們沒有機會去追蹤個人的音變史，所以實際的情形不得而知。但是我們猜測這種情形不多，因為一般認為人十四、五歲時母語已經成熟，口音已經固定下來，以後就很難改變¹。表現在圖(4)(5)中的是虛線所表示的：泉腔區那些已經學會新泉音的人，一生保有和主流的漳音不同的口音，但新泉音隨著使用者年齡的生長、死亡而「枯竭」。

(b)是在一個方言區的新生代一開始就放棄了祖傳的 a 變體，而採用主流的 b 變體，他們一生中沒有再恢復使用古老的 a 變體。就是說他一開始就被「匯入」主流了，這種情形由主流變體而言，就是所謂的「截流」。

我們可以用河道侵蝕做比喻。假定現在有一條河，本來往東流，因為另一條河流的侵蝕，東流河道被從中截斷，河水大量往東南流。起初東流的河道還繼續存在，但是因為東南流的河水越來越強，河道侵蝕越深，變成「主流」，終於把所有的河水都截走了，東流的河水遂走上枯涸的命運。方言匯流所產生的「截流」與「枯竭」完全類似這樣的情形。

11.2.4 主流與語言普遍性

這一節要討論的是，當方言接觸時，不同的變體發生競爭，為什麼有的變體

¹ 詩云「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摧」便是此意。

會變成主流，而其他的變體會遭到淘汰的命運？

河流改道是地質學上經常發生的事。河流改道有時是人為的因素，有時是自然的地形變化。方言接觸變化也一樣有人為和自然的情形。方言向標準語靠攏，方言特色逐漸衰退是世界各國都在發生的「標準語化」(standardization)趨勢，這是人為因素，也就是非語言因素(non- linguistic factors)；台灣閩南語並沒有規定一個「標準語」，漳泉競爭是「自然競爭」。我們已經在第一節中把語言社會學的外在音素排除掉，不得不從語言內部找尋音變的動機。

除非非語言因素的介入，自然音變的動機一定是具有語言普遍性的，我們相信合乎語言普遍性的音變律才能成為音變的潮流，不自然的音變律及其衍化的方言變體總是難逃被揚棄的命運，自然消失。所以我們要解釋漳、泉方言變體競爭之所以勝、之所以負，必須要有語言普遍性的證據支持。

我們在第六到第十章各章中對於方言變體競爭勝負之所以然都提出了解釋，每一個變體的勝、負都力求給予語言普遍性的解釋。

關於〈入〉字頭變體，我們把j的衰退看成是一種簡化，因為j的功能負荷太低，無法阻止音系的簡化，只有放任j和其他的音位合併。至於l和g兩個新變體的競爭，我們舉出三個理由，證明Ra: j→l比Rb: j→g的規律簡單、自然，Rb不但是不自然，並且製造了更嚴重的功能負荷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新泉音l會取勝新漳音g的原因(詳參6.4.3節的討論)。

關於央元音的崩潰，我們引用了 UPSID 有關世界語言的採用數，證明央元音的有標性(markedness)是央元音崩潰的動機，在漳泉競爭中，漳音所以取勝泉音是因為漳音系統沒有央元音，漳州方言早就把央元音變成無標的非央元音了，這就註定了漳音取勝的命運，而不是漳州方言在競爭中取勝了泉州方言。

但是漳泉方言或泉州內部方言之間關於央元音位移的方言各自採取不同的位移策略，因而產生前移、後移的變體，競爭結果「定向位移」取得勝利，在複元音韻類，漳音變體對於老泉音採取了「定向前移」策略(i, ə 一致地前移為i或e)而取勝，在陽聲韻類新泉音也因為採取了「定向前移」策略(在-m之前或在-n之前，都一致前移為i)而取勝。換言之，在央元音的變體競爭中是「定向位移」取勝了「不定向位移」，並不是漳州方言在競爭中取勝了泉州方言。

關於聲調的變化，我們也歸納出兩個限制：「平調化」和「中調化」做為聲調變化的動機。「平調化」是一種特徵「簡化」、中調化是一種「中和」，兩者都是音變的自然趨勢。雖然表面上看，是漳音取勝了泉音，從語言普遍性來解讀，則是較無標的聲調取勝了較有標的聲調。

由上面的論證看，漳泉競爭並非方言的競爭，而是變體的競爭，雖然表(1)顯示在12個變體的競爭中，漳音取得9項勝利，但這是因為：

1. 漳音是比較新的形式，泉音比較保守，老泉音延續了共同閩南語有標音

的包袱，註定了失敗的命運。

2. 新泉音也不完全是失敗的，有些變體比漳音自然，還是取勝了，最明顯的是〈入〉字頭，雖然漳音和老泉音都一樣唸成 j，但是該變的還是要變，j 衰退了，新漳音也不得不讓給更自然的新泉音 l。

3. 有些新泉音分為二種，其中一種和漳音相同，一種和漳音不同(如表(1)所示的 1 至 3 字類)，這種情勢表示漳音得了部分新泉音的投靠，勢力大增，即使從語言社會學的角度，我們也可以預期漳音的勝利，雖然我們不從語言社會學的角度來解釋。

總之，在漳泉變體的競爭，誰勝誰負不是偶然的，能夠在競爭中取勝的變體一定是較無標的，其音變律也一定是較合乎語言普遍性的。在方言競爭中，越無標的音變律所產生的變體競爭力越強，越有機會成為方言會同的中心，發生整流作用，成為一個語言發展的新潮流；相對的，有標性較高的音變律所產生的變體，在方言競爭中必然會被截流而趨向「枯竭」。

我們所謂的語言普遍性，在本論文 2.4.2 節已經作了詳細的分析，這裏需要重申的是我們採取 Chomsky 的分法把語言普遍性分析為「原則與參數」，人類語言的共通性用原則(principle)來解釋，而差異性乃因參數(parameter)的不同所造成。

把這個理論分析模式應用到潮流論(drift)，就是這樣的圖式：當一個語言發生音變的潮流時，有原則的部分，也有參數的部分。能夠變成潮流的音變律一定是具有語言普遍性的限制(constraint)，只有服從語言普遍性「原則」的音變律才能成為語言音變的動機(motivation)與方言會同的方向(direction)；但做為「原則」的限制只規定方言不能不「變」，卻沒有規定要怎麼「變」，音變的方向當然也要合乎語言普遍性的，就是「參數」，參數可以有複數的選擇，方言可以從中選擇一個參數做為音變的「策略」(strategy)，不同參數的應用就造成方言變異與方言分化。這個分析模式可以圖示如下：

(10) 語言普遍性與潮流的匯流與分流衍化關係圖式

A 原則(principle) = 動機(motivation) =

→ 匯流式潮流(drift) → 會同(整流) → 主流

B 參數(parameters) = 策略(strategy) = 變異(variation)

→ 分流式潮流 → 分化 → 支流 → 枯竭

總之，台灣閩南語的演變表面上是漳泉的方言競爭，其實方言競爭只是催生或加速了主流音變律的運作，而能夠成為主流的音變律一定是比較普遍的、自然的、無標的。方言接觸雖然也是一種「外在因素」(external factors)，但新台灣話的形成在自然競爭下所產生的匯流式潮流，具有語言普遍性的內在動機。

11.3 漸層擴散與結構擴散

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看來，所有的語言變化，不論是那個層次的變化，都是漸層的(gradient)，而不是突然的(abrupt)。音變的「漸層擴散」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從非語言的社會層面來看，一是從語言的結構層面來看。

從地理方言學來看，由某一個方言先變，然後擴散到其他的方言，這樣的音變過程謂之「地理擴散」(geographical diffusion)，或傳統地理方言學家所謂的「波傳論」(wave theory)；由社會方言學來看，音變由一個社會階層逐漸擴散到其他的社會階層，謂之「社會擴散」(sociolinguistic diffusion)。

漳泉系閩南語有一條 $j \rightarrow l$ 的音變規律，這個音變是由泉州開始，然後逐漸向廈門擴散。在台灣也是由泉腔區開始擴散，特別是由西海岸的海口腔(偏泉腔)開始發生，往同安腔淡水、三重(上列這些地方差不多已經完成變化了)、新竹擴散(老年層還有 j 讀)，然後是山區的安溪腔，最後連漳腔也開始擴散了。這是「地理擴散」的例子。

假設一個方言社區並存著兩種變體 a 和 b (假定 a 是泉音， b 是漳音)。現在有一個鹿港人施先生，鹿港話的 x 變項現在並存著兩個音，他可能做這樣的切換：出門上班、購物用 b ，但是回家跟父母說話用 a ，跟老婆、兒子說話 a/b 。正式談話說 b ，說笑時卻說 a ……，他隨時都不自覺地在做「方言切換」(dialect switching)和「語體切換」(style switching)。但是他要選用什麼變體不是隨便的，而是看場合、看對象切換。

不只這位施先生，他周圍的人越來越多的人做同樣的「方言切換」(dialect switching) 和「語體切換」(style switching)，階級越高， a 變體使用得越少， b 變體的使用率越來越多；隨著年齡的下降， a 變體使用得越來越少， b 變體的使用率越來越多。我們可以預測將來有一天所有的鹿港人不再使用 a ，鹿港話就完成了一個 $a \rightarrow b$ 的音變過程。這是典型的「社會擴散」的例子。

回到語言內部的結構層面，我們所觀察到的仍然是「漸層擴散」的現象，我們把這個現象叫做「範疇擴散」(categorical diffusion)。由詞彙的層次看，音變由一些詞彙逐漸擴散到其他的詞彙，謂之「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音變由某一個字類擴散到其他的結構，謂之「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

總而言之，從語言的「異質性」，我們只能推衍出一個假設，那就是所有語言的演變，不論是語言外的或語言內部的變化都是漸變的，所有音變律的擴散都是漸層的擴散，無所謂「突變」現象²，我們把這個假設叫做「漸層擴散」(gradient

² 請注意這裏講的是音變律的擴散是漸層的，而音位個別的分合現象，比如 /o/ 和 /ɔ/ 兩個元音混同為一個元音/o/，這也是一種音變，這種情形是特徵的改變，比如取消了[+mid]這個特徵，這種改變是突然的改變。又如有些方言「牛」 gu^5 唸成 bu^5 ，發音部位的變化也不可能是漸變

diffusion)。

傳統詞彙擴散的研究文獻是不分「詞彙擴散」與「結構擴散」的，雖然過去沒有「結構擴散」的名稱，但這不是說「結構擴散」沒有人研究過。事實上許多「結構擴散」的研究是在「詞彙擴散」的名義下進行的。

所謂「結構擴散」屬於「範疇擴散」的一種所謂「範疇」(category)指一個變項(variable)所涵蓋的所有語言形式，一類語言形式就是一個「範疇」。「範疇」是有層次的(hierarchical)，比如我們可以把「韻尾」當作一個變項，討論韻尾的消失，這樣「韻尾」就是一個「範疇」。可是「韻尾」(ending)有「滑音韻尾」(off glide)、「輔音韻尾」或稱「韻末」(coda)，這樣一個「韻尾」的範疇可以分為兩個「次範疇」(sub-category)；「輔音韻尾」也可以再分成兩類：「塞音韻尾」和「鼻音韻尾」，這樣又可以再分為兩個「次範疇」……，分析到最小的範疇就是一個一個個別「詞」的韻尾了。不論是大範疇或次範疇，一個一個地逐一開始變化，這就叫做「範疇擴散」。

「範疇擴散」是一種類比變化(analogy)，某個字發生音變，其他的字也跟著變，某個字類變了，其他的字類也跟著變。變化的規律有些是自然的音變，有些是不自然的，但是在接觸變化中，兩種變化都可能發生。一個音變律可以在任何一個範疇內發生，假定一個範疇有 a, b, c, d ……等次範疇，漸層擴散的程序像是骨牌效應一樣：a 變了再變 b，b 變了再變 c，c 變了再變 d ……，直到整個範疇內所有的次範疇都變過來了，這就完成了整個音變程序。

「範疇擴散」可以根據擴散層次的不同分為兩大類：「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和「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

(a) 詞彙擴散

一個音變律開始發生在詞彙 W^1 ， W^1 變了再變 W^2 ， W^2 變了再變 W^3 ， W^3 變了再變 W^4 ……，一個字一個字的變，直到一個範疇內所有的詞彙都變過來了，就完成了這個範疇的音變程序。這樣的過程就是王士元(Wang 1969 及 1991 所收多篇相關論文)等主張的「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

(b) 結構擴散

將詞彙範疇化(categorized)，觀察音變律在範疇間擴散的情形。一個大的範疇(比如一個韻類)，下面有一些次範疇(比如是幾個韻母結構不同的字類)，一個音變律開始發生在某個字類 C^1 ， C^1 先變，變了一些字之後， C^2 也開始變了，變了一些字之後， C^3 也開始變了……，一個字類接著一個字類地發生、完成「漸層擴散」，直到一個韻類所有的字類都變過來了，就完成了這個韻類的音變程序。做所謂「詞彙擴散論」，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做「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

的，應該是突變。但是不論是 /ɔ/→/o/ 或 g→b 要成為一個音變律擴散到整個範疇，所有的字音都發生音變，這絕對不是一朝一夕之故，必須經過「漸層擴散」的過程。

11.3.1 範疇化的必要性

我們要舉李壬癸(Li 1982)所做一個泰雅語 Skikun 方言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研究來做說明範疇化的必要性。李文被 Labov (1996:426-428)舉為「詞彙擴散」的典型例子，可以說是有關台灣南島語詞彙擴散研究的經典作品之一。

李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呈現泰雅語許多方言正在普遍進行的一些音變潮流，包括：-p→-k; m→-ŋ (語尾唇音變舌背音)；語尾-g→-w 或-y；語尾-l→-n；語尾-t→-c[ts]，以及其他的聲母清化、單元音化的現象。而這些音變現象表現了「詞彙擴散」現象。本文只舉語尾唇音(labial)變軟顎音(velar)為例討論。

泰雅語 Skikun 方言正在進行著一個音變律：-p→-k; m→-ŋ。李壬癸發現這個音變是發生在 80 歲到 32 歲之間的 10 個年齡的個人方言之間而成階層擴散的，並且鼻音尾 m→-ŋ進行的速度比塞音尾-p→-k 快。這其實是一種「結構擴散」的研究，但李文以詞彙擴散的觀念進行了分析。他分鼻音尾和塞音尾兩欄，分別按詞彙擴散的速度和年齡級差製成表格，引用如下(下表中第一、二欄大寫字母為發音人縮寫，性別：m 男、女 f，阿拉拍數字：年齡。各表最下一列是以兩位老人 S.T.f84 和 S.P.f80 為準，其他較年輕的發音人的音變率，其計算法按照原作，中文意義為筆者根據原作的英文中譯)

(1) 唇塞音的軟顎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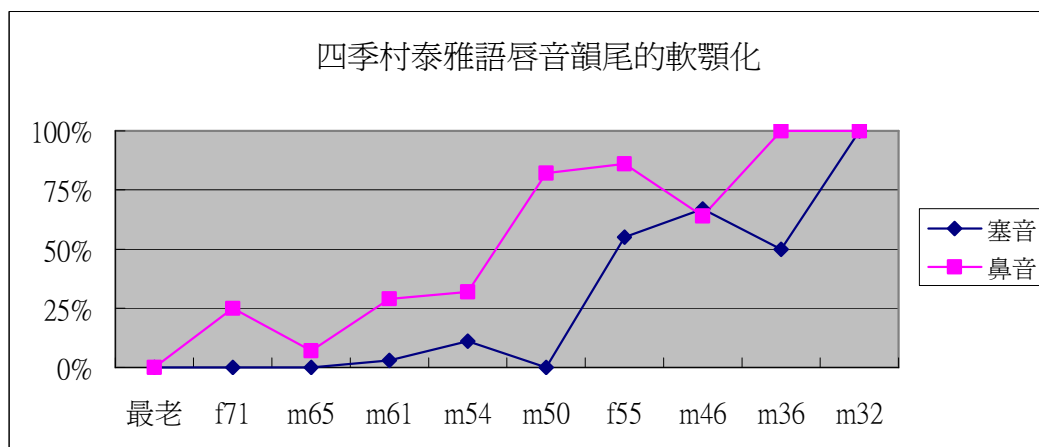
S.T.f84 S.P.f80		Y.K. f71	B.M. m65	P.S. m61	Y.S. m54	M.W. m50	Y.N. f55	H.Y. m46	Y.K. m36	W.B. m32	meaning
1	qciyap	-p	-p	-p	-p	-p	-p	-p	-p	-k	opposite shore
2	ʔiyup	-p	-p	-p	-p	-p	-p	-p	-p	-k	goshawk
3	qatap	-p	-p	-p	-p	-p	-p	-p	-p	-k	scissors
4	tgtap	-p	-p	-p	-p	-k	-k	-p	-p	-k	to fan
5	ghap	-p	-p	-p	-p	-p	-p	-p/-k	-p	-k	seed
6	qurip	-p	-p	-p	-p	-p	-p	-p/-k	-p	-k	ginger
7	hmap	-p	-p	-p	-p	-p	-p	-k	-k	-k	stab
8	pshup	-p	-p	-p	-p	-p	-p	-k	-p	-k	suck
9	hmop	-p	-p	-p	-p	-p	-p	-k	-k	-k	do magic
10	talap	-p	-p	-p	-p	-k	-k	-p	-k	-k	eaves
11	tgiyup	-p	-p	-p	-p	-k	-k	-k	-p	-k	sink
12	miyup	-p	-p	-p	-p	-k	-k	-k	-k	-k	enter
13	qmalup	-p	-p	-p	-p	-k	-k	-k	-k	-k	hunt
14	mgop	-p	-p	-p	-p	-k	-k	-k	-k	-k	share one cup
15	qmuyup	-p	-p	-p	-p	-k	-k	-k	-p	-k	fold
16	kmiyap	-p	-p	-p	-p	-k	-k	-k	-k	-k	catch
17	mnep	-p	-p	-p	-k	-k	-k	-k	-k	-k	to fish
18	musuyap	-p	-p	-p/-k	-k	-k	-k	-k	-k	-k	yawn
%	0	0	0	3	11	0	55	67	50	100	

(2) 唇鼻音的軟顎化

S.T.f84 S.P.f80		Y.K. f71	B.M. m65	P.S. m61	Y.S. m54	M.W. m50	Y.N. f55	H.Y. m46	Y.K. m36	W.B. m32	meaning
1	qom	-m	-m	-m	-m	-m	-m	-m	-ŋ	-ŋ	anteater
2	syam	-m/-ŋ	-m	-m	-m	-m	-ŋ	-m	-ŋ	-ŋ	pork
3	qmtam	-m	-m	-m/-ŋ	-m	-m/-ŋ	-ŋ	-m	-ŋ	-ŋ	swallow
4	rom	-m	-m	-m	-m	-ŋ	-ŋ	-m	-ŋ	-ŋ	needle
5	qinam	-m	-m	-m	-m	-ŋ	-ŋ	-ŋ	-ŋ	-ŋ	peach
6	hmham	-ŋ	-m	-m/-ŋ	-m	-ŋ	-m	-ŋ	-ŋ	-ŋ	grope
7	yuhum	-ŋ	-m	-m	-m	-ŋ	-ŋ	-m	-ŋ	-ŋ	gall
8	prahum	-m	-m	-m	-ŋ	-ŋ	-ŋ	-ŋ	-ŋ	-ŋ	lips
9	tmalam	-m	-ŋ	-m	-m	-ŋ	-ŋ	-ŋ	-ŋ	-ŋ	taste
10	mtlom	-m	-m	-m	-m	-ŋ	-ŋ	-ŋ	-ŋ	-ŋ	burn
	lmom	-m	-m	-ŋ	-ŋ	-ŋ	-ŋ	-ŋ	-ŋ	-ŋ	
11	mktlium	-m	-m	-m	-ŋ	-ŋ	-ŋ	-ŋ	-ŋ	-ŋ	run
12	cmom	-m	-m	-ŋ	-ŋ	-ŋ	-ŋ	-ŋ	-ŋ	-ŋ	wipe
13	mnkum	-ŋ	-m	-m	-ŋ	-ŋ	-ŋ	-ŋ	-ŋ	-ŋ	dark
%		0	25	7	29	32	82	86	64	100	100

上面兩個表顯示唇音逐漸被軟顎音取代的大勢，但是發音人按個人年齡排列³，顯示如下圖所示的鋸齒狀不平滑曲線。

(3)



未範疇化的資料(uncategorized data)，因為個別詞彙或個人的差異性太大，無法顯示平滑的常態分佈曲線。比如，以音變率來看，表(1)所示 Y.N. f55 比 Y.S. m54 大一歲，可是音變率高達 55%；又如(2)所示 f71 音變率高達 25%，Li (1982)

³ 不過也有例外，作者把 Y.N. f55 的年齡順序挪在 m50 之後，如純粹按年齡應該在 m61 之後才對，可是如果這樣做對意涵性階梯的破壞更大，這大概是作者做表中所示的順序調整的原因。如下文所示，作者把 f55 所示的不平滑階梯狀歸因於「女性音變速度比男性快」。

據此做出「女性音變比男性快」的結論。然而這個結論顯然做得太快，因為作為比較的發音人的性別比率很不平衡，女性只有 2 位，男性有 7 位，又做為標準形式的兩位發音人都是女性，由其中的 f80 到 f71，m→ŋ 的速度 25%，f80 比 f71 大 9 歲，但由 m65 到 m54 同樣差 9 歲，音變速度 m65 是 7%，比 m54 的音變速度 32%相差也是 25%；m54 的音變速度 32%，m50 音變速度 82%，同樣是 p→k 但音變速度相差 50%，顯示男性的音變速度比女性快。至於 p→k，Y.S. m54 音變 11%，而 M.W. m50 只差 4 歲反而是變了 0%，m36 比 m32 只大 3 歲，但 m32 比 m36 的音變速度快了 50%。

沒有把發音人的年齡範疇化，以個人比較個人的結果，看出的現象是女性和男性都有個別的人音變特別快或特別慢的情形，因此我們認為 Li (1982)的結論是有問題的。⁴

作者有意把唇音軟顎化在各個年齡層及詞彙間的分佈排列成意涵性階梯圖 (implicational scale)，同一年齡的個人方言如上列的字變化時可以預測下列的字也會發生變化，但如表中加網底的部分所示，例外很多，誠如 Labov(1996: 428)所指出的不是完美的意涵性關係。此外我們也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 a 詞彙的變化速度比 b 詞彙快，正我們沒有辦法解釋 x 發音人雖然比較年輕，但其方言反而比年長者保守，相反的 y 發音人雖然比較年長，但其方言反而比年輕人創新。

11.3.2 結構擴散

李文唯一做範疇化處理的是將唇音軟化分成塞音和鼻音兩類，並證明鼻音尾的變化速度快於塞音尾(Li 1982:170)，這一點由表(3)就可以清楚的看出來。

我們嘗試再將 Li 的年齡層做一個「範疇化」處理。我們將 9 位發音人分為三個年齡層：老(60 歲以上)、中(50-59 歲)、青(49 歲以下)，每一個年齡層剛好 3 個人，重新統計如下表 (但重新計算，自由變異只算一半的點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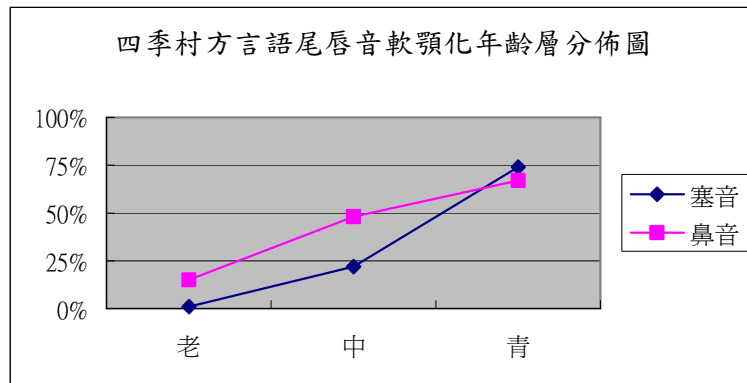
(4) 四季村方言語尾軟顎化的年齡層分佈

	老		中		青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塞音	0.5	1%	12	22%	40	74%
鼻音	8	15%	26	48%	36	67%

⁴ Li(1982:191)在結論中說：「有時性別的不同也會產生一些差異，有時女性比男性變得快(如四季方言)，而有時男性又比女性變得快(如松林方言)。」這種矛盾的情形可能起因於資料判斷的問題，而非事實真相。果真有這種情形，那麼我們只能主張說性別與音變的速度無關，性別不是音變的因素(factor)，而不能說那個方言女性的音變速度比男性快，而那個方言女性的音變速度比男性慢。

製成曲線圖如下：

(5)



我們把個人差異改為年齡層差異之後，立刻清楚的顯示唇音軟顎化的音變率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成長，並成平滑曲線。而擴散的速度和結構有關，鼻音尾顯然比塞音尾早一點進行，但成長的速度反而不如塞音尾快，在青年層鼻音尾的音變速度已經落後給塞音尾。

上面的論述證明了，無論詞彙或發音人都需要範疇化，沒有範疇化的資料可能因為少數個別詞彙或個人的特殊性、異常性而破壞了曲線的平滑，範疇化(categorization)之後，這些特殊性、異常值都被平均掉了，只有由平均值我們才能看出音變曲線的平滑從而從統計的數字看出意義。如果只是把個別的詞彙或個人方言(idiolect)排列出來，往往看不出什麼意義。

由此可見「詞彙擴散」固然是不錯的，但卻是一個素樸的概念，這個概念必須要做適度的加工。這就是本文強調「範疇擴散」(categorical diffusion)、「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希望能夠和傳統「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有所區隔的原因。

雖然如此，我們並未放棄「詞彙擴散」的概念，從我們的調查資料中看出，並不是所有的變化都是按著不同的範疇而有不同的音變速度的。音變的方向或速度有時的確是沒有條件的，字類的分化有時和結構沒有什麼關係。在本文中，我們把這類無條件限制的音變歸類為單純的「詞彙擴散」，而把那些有條件的音變，就是音變速度受到音節結構或語法結構、語用結構等條件制約的，歸類為「結構擴散」。

詞彙擴散和結構擴散只是觀察角度的不同，而不是本質的不同，結構擴散的概念包涵著詞彙擴散。詞彙是最小的範疇，一個詞彙本身可以自成一個範疇，從一個一個詞彙來看，規律在詞彙間的擴散是漸層的，在這個角度下可以不顧結構的問題；但詞彙也可以作分類，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結構，不同的結構有不同的擴散速度，擴散在不同結構之間的進行也是漸層的，在這個角度下詞彙的個別差異被平均掉了，看不到了。

詞彙是音變律擴散的基本載體(vehicle)，結構擴散不能不透過詞彙進行，也就是說，我們不能跳過詞彙層次談擴散，一個範疇雖然可以包涵一些詞彙，但範疇內個個詞彙擴散的速度也是不一樣的。假使結構擴散可以排除或違反詞彙擴散原則，理論上勢必要容許在一個結構範疇(韻類、字類)內的所有詞彙(或涵字)同時、突變，這將違反社會語言學「漸層擴散」的基本原則。

事實上在許多傳統標榜「詞彙擴散」的研究，其實也同時照顧了結構擴散，如上述李壬癸(Li 1982)對「詞彙擴散」的研究，雖然沒有標榜結構擴散，其實也做了部分結構擴散的分析。結構擴散的研究通常被當成詞彙擴散研究的一部分，並沒有特別給一個名稱，但事實上結構擴散的研究已經有很大的進展。本論文特別給一個名稱，目的在澄清兩個概念的區別，並強調「結構擴散」的重要性。

總而言之，不論是地理擴散、社會、擴散、詞彙擴散、結構擴散，所有的擴散都是漸層的。本文把焦點放在「結構擴散」，以下分三個方面來探討：一是結構擴散的實際面來看，二是從規律的適用來看，三是從分佈的意涵關係來看。

11.3.3 幾個結構擴散的實例

「範疇擴散論」中所謂的「範疇」相當於聲母、韻母、聲調，或聲類、韻類、調類或字類等概念所涵蓋的不同層次的變項(variable)。如前所述，「範疇」是有層次的，照本論文的用法，聲母的範疇之下有各個不同的音位，一個音位又分為幾個字類，如閩南語的聲母有十五個「字頭」，其下又可以根據結構的不同分為4-6個字類；又韻母變項，一個「韻類」也可以根據結構的不同分為幾個「字類」，如「央元音韻類」就分為9個「字類」(word/lexical set)。韻類是大集合，字類是小集合……。

音變律可以在任何層次的範疇完成，但一定是在次範疇中一個一個地進行擴散的。以下就我們調查所發現的幾個「結構擴散」的實例。

11.3.3.1 〈入〉字頭的結構擴散

關於〈入〉字頭的衍化，我們比較了四種不同結構的韻類的聲母變化速度，結果發現每一種結構運作 $j \rightarrow l$ 音變律的速度都不同，其順位是(6.3.2 節表(26))：

(11) $j \rightarrow l$ 擴散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

1) 合口陽聲韻 >> 齊齒陽聲韻

2) 合口非陽聲韻 >> 齊齒非陽聲韻

為了解釋這個結構擴散的現象，我們提出兩個限制：一是「鼻音與擦音的共存限制」，擦音聲母 j 和韻尾鼻音有互相排斥的關係，因而容易變化成非擦音聲母 l 或 g ；二是「擦音與舌背音的共存限制」，濁擦音不太喜歡和後元音 u 鄰接，

卻比較喜歡和前元音鄰接。

11.3.3.2 央元音韻類的結構擴散

關於央元音的崩潰，我們檢驗了 3 種不同的音節結構、9 種字類，發現泉州央元音消失的速度不一樣，以下根據單元音韻類計算出來的順位(7.6 節圖(25))：

(12) 央元音崩潰速度順位

i >> ə

這個順位正好和它們的有標性成正比。將老泉區央元音音變速度與 UPSID 採用數比較如下表(7.6 節圖(26))：

(13) 老泉區央元音音變速度與 UPSID 採用數比較表

	老中	青少	採用數
ə	55.6%	18.2%	100
i	32.2%	11.7%	55

由上表可知，兩者是平行地衰退，但 i 比 ə 衰退得早。其衰退的速度和世界語言的元音採用數成正比。我們把 UPSID 所統計的採用數看成是語音有標性的指標，採用數越少表示有標性越高，而我們主張「有標性越高的音越容易變」，i 比 ə 的有標性更大，因此有更強的動機發生音變(詳參 7.6 節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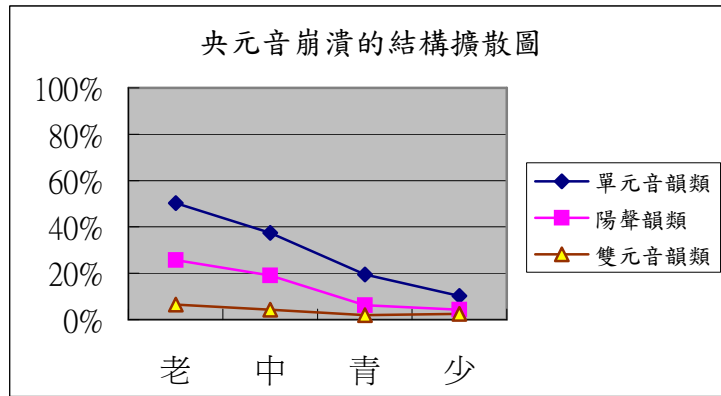
其次我們再來看央元音在不同結構環境下所表現的音變速度。下表不分 ə 和 i，分三個韻類加總平均，得比較表如下(原始數據參見 7.4.1 節表(15)，9.5 節表(22)(23))：

(14) 央元音崩潰的結構擴散速度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單元音韻類	50.2%	37.5%	19.5%	10.3%
陽聲韻類	25.7%	19.2%	6.3%	4.3%
雙元音韻類	6.6%	4.3%	2.0%	2.5%

製成曲線圖可以展示得更清楚：

(15) 央元音崩潰的結構擴散圖



根據上表我們得到央元音崩潰結構擴散的順位如下圖所示：

(16) 央元音崩潰結構擴散的順位

雙元音韻 >> 陽聲韻 >> 單元音韻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順位呢？我們也可以給一個語言普遍性的解釋。本論文 9.5 節提出兩點解釋：

一、結構壓力：央元音在單元音韻的環境下，ə 或 i 是唯一的韻母成分，雖然是有標音，有崩潰的危險，但是沒有其他音段的壓力，所以比較能夠保存央元音。但是在複元音韻的環境下，央元音只有半個韻母的空間，不但要受到韻尾的壓擠，還要受到韻尾的同化或異化要求。比起單元音韻的情形，複音韻母的環境下感受到雙重的結構壓力，其消失的速度比單元音韻的央元音快就是這個道理。

二、最大區別：雙元音韻比在陽聲韻的央元音容易崩潰可以從語音的感知區別功能上來理解。依照「充分感知區辨原則」(principle of sufficient perceptual separation /SPS) (Ladefoget 1993:268-269)，或稱為「最大感知區別原則」(principle of maximum perceptual differentiation /MPD)(Katamba 1993:108)，一個語言的音位清單中所有的音位都傾向於往最大距離求分別，而相鄰的語音差別也要求越大越好。韻尾鼻音 -m, -n 和滑音韻尾 -i, -u 比較起來，我們很容易判斷韻尾鼻音和央元音差得比較遠，而滑音韻尾和央元音比較接近，因為前者是輔音而後者是元音，並且前者有鼻音成分，而後者沒有鼻音成分，因此滑音和央元音的排斥性比鼻音韻尾高，雙元音韻類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比陽聲韻高就是這個原因。

11.3.3.3 升調平調化的結構擴散

再看聲調的擴散，可以比較的是升調的衰退和平調化傾向。下表是老泉區的升調衰退情形 (引自 10.4.1 節表(9))：

(17) 老泉區升調的年齡分佈

	老	中	青	少
陽入本調	28.2%	22.8%	17.5%	24.6%
陰上變調	42.0%	34.5%	27.3%	19.2%

同樣是高升調，在本調的位置比在變調的位置容易變化，變調反而比本調能夠保存升調，這是為什麼呢？

本論文從語言普遍性認為「升調」比「平調」的有標性高，升調變成平調是一種「簡化」，是自然的音變趨向。升調的結構比平調複雜，發升調需要花較大的力氣(effort)，自然是有標的。

陽入聲在老泉腔([230])、老漳腔([120])都是升調，所以我們擬測共同閩南語的陽入聲是升調，新泉音、新漳音都平調化了，台灣選擇平調是自然的趨勢。

11.4 可變限制與結構擴散

一個音變律在一個變項中擴散時，不是變項中所有的字類變化的速度都一樣，往往跟變體所處的環境產生互動影響，音變律的適用有強弱之分。比如英語複輔音韻末的簡化，如 *firs(t)* 的第二個輔音(t)的消失(符號化為(CC))，是英語口語中普遍的「潮流」，但是在不同的環境下，(t)消失的速度不一樣。比如 *firs(t) answer, a poun(d) of tea* 中 C 的消失速度不如在 *pos(t) card, han(d)ful* 中的 C 那麼快，因為前者的環境是：CC-V，而後者的環境是 CC-C，消失的速度決定於後面接著的是元音還是輔音。所以英語複輔音消失速度的順位可以寫成：CC-C >> CC-V。複輔音消失律是一個限制(constraint)，因速度的不同，前者謂之強限制(stronger)，後者謂之弱限制(weaker)。隨著環境發生強弱變化的限制，謂之「可變限制」(variable constraints)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130，又參見)。

漢語音韻史上也發生過類似的輔音韻尾消失律，但現代漢語方言卻只有三種消失的類型：a) 只喪失了塞音韻尾(如官話)，鼻音韻尾還保存著；b) 連鼻音韻尾也消失了(如吳語、閩南語大部分的白話音)；c) 任何韻尾輔音都沒有消失(如客語、粵語)。如果把閉音節當成一個變項的範疇，那麼所謂「輔音韻尾消失律」就是一條「可變限制」，因為 C 在不同的音節結構消失的速度不一樣，塞音韻尾(符號化為 VC)比鼻音韻尾(符號化為 VN)消失的速度顯然快的多，因為大部分的漢語方言塞音韻尾都消失了，但大部分的漢語方言鼻音韻尾都還保存著。這樣我們可以把漢語輔音韻尾脫落速度的順位寫成：VC >> VN。換言之，漢語韻尾輔音的消失是按音節結構的類型不同而有速度的差異，塞音韻尾先消失，鼻音韻尾後消失。

假使一個音變律可以適用於所有結構環境而沒有區別，這就無所謂「結構擴散」的問題，音變律在不同的結構有不同強弱的適用才會產生所謂「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的現象。

11.4.1 結構擴散的變體意涵性關係

所謂意涵性關係指某一種變體的存在隱涵 (imply) 著其他變體的存在，因此一個變體的存在可以預測其他的變體的存在(詳參 2.4.2.4、2.4.2.8 節)。

Feagin (1979) 是筆者所知範圍內第一位從結構擴散的觀點進行意涵性關係研究的作品。該文探討美國 Alabama 州英語的一項變化，就是 were 和 was 不分，單複數都混同為 was，這種現象叫做 ‘default singular’, ‘invariant was’ 或 ‘subject/verb nonconcord’。Feagin 在該州 Anniston 的調查發現，變化的速度依照這個繫詞(copula)所在的環境而有不同。她將主詞的性質分成 5 種，混同頻率在各種環境出現的順位，也就是變化速度的順位是：

(18) Anniston 繫詞單數化速度順位

there >> you >> we >> NPpl >> they

Feagin 發現各個變體之間具有一種意涵關係(implicational relationship)，這種關係可以列如下表（‘+’ 表示發生單數化，反之 ‘Ø’ 表示沒有發生單數化）：

(19) Anniston 繫詞單數化階梯圖(引自 Feagin1979: 201)

dialect	Default singulars with				
	they	NPpl	we	you	there
a	Ø	Ø	Ø	Ø	+
b	Ø	Ø	Ø	+	+
c	Ø	Ø	+	+	+
d	Ø	+	+	+	+
e	+	+	+	+	+

上表顯示，所有的方言在 there 後面的 were 都變成 was 了，如果主詞 you 時變成 was，there 後面也一定變成 was (b 方言)，如果 we 後面變成 was，you 及右邊順位高的變項也一定變成 was (c 方言)，如果複數名詞組(NPpl)後面變成 was，we 及右邊順位高的變項也一定變成 was(d 方言)……，如果連 they 都變成 was，則所有的範疇都會變成 was(e 方言)。在這種意涵關係的限制下，方言只能有 5 種類型。這種關係就構成上面的階梯圖(scalogram)。

Chambers(1982)後來研究北英格蘭(CC)變項所做的意涵階梯圖，基本上和這個圖的模式一樣。這是一種典型的「結構擴散」的研究，可以直接引用到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研究來。

我們在各種不同結構擴散中也可以發現這種意涵關係。

以聲母 j→l 這個變數來說，(6.3.2 節)，j 的變化速度和它的環境有關，陽聲韻比非陽聲韻快得多(6.3.2 節表(27))，非陽聲韻的變化隱涵 (imply)著陽聲韻的變

化，其意涵關係可以列如下表(‘+’表示變成 l，‘∅’表示未變)：

(20) j→l 變化階梯圖

方言	j→l	
	非陽聲韻	陽聲韻
a	∅	∅
b	∅	+
c	+	+

如上圖所示，j 和 l 的分佈只有三種情形，a 類：所有結構都保存古音，未變，老派方言就是這個類型；b 類：陽聲韻的 j 變成 l，但非陽聲韻不變，中派方言就是這個類型；c 類：所有韻類前面的 j 都變成 l 了。沒有陽聲韻都保存 j，而陽聲韻反而變成 l 的方言，所以只有三種方言類型。這裏所謂的方言可以涵蓋地理方言，也可以涵蓋社會方言。所有的方言變化，都是漸變的，其「漸層擴散」的過程可以用上面的結構擴散階梯圖來呈現。

j→l 也和介音(或元音)性質有關，合口韻變化速度比齊齒韻快，上面的階梯圖中陽聲韻代入合口韻，非陽聲韻代入齊齒韻便可。

韻母的結構擴散過程也可以運用意涵階梯圖來表現。如前所述(6.3.2 節、11.3.2 節)，央元音衰退的速度和韻母結構的類型有關。雙元音韻變得最快，其次是陽聲韻，單元音韻最保守。這個意涵性階梯可以作如下圖(‘+’表示央元音完全消失，‘∅’表示未消失)⁵：

(21) 央元音衰退階梯圖

方言	央元音衰退		
	單元音韻	陽聲韻	雙元音韻
a	∅	∅	∅
b	∅	∅	+
c	∅	+	+
d	+	+	+

由上面的階梯圖我們可以了解，央元音的衰退也具有意涵的關係。依衰退的情形可以分為 4 類方言。a 類：3 種結構都保存著央元音，如台北盆駁地帶的老安溪腔(汐止、坪林、三峽、林口)；b 類：雙元音韻的央元音消失了，但陽聲韻尚未完全消失，如泉州市腔(鹿港)；c 類：只有單元音韻類還保存著央元音，其

⁵ 央元音韻類是一個大類，分 3 個次類，9 個字類，這裏爲了簡明起見只選中層的次類來表現，次類所涵蓋的字類也可以做，不過不是每一個字類都有意涵關係。表中處理是否完成的標準是根據整個次類都變完來算的，如果次類中有一個字類已經消失，另一個字類還沒有消失，我們還是算這個次類還存在，比如陽聲韻類，鹿港的 in 已經消失變成 un，但 im 還在；相對的，汐止 im 已經消失變成 im，但 in 還在，我們都算陽聲韻類沒有完成變化。從鹿港和汐止的比較我們也可以看出 im 和 in 兩個字類沒有意涵關係。

餘各個韻類的央元音都消失了，如老同安腔(新竹、淡水)。最後是 d 類：所有的央元音都消失了，如漳腔方言、新泉腔(惠安、澎湖、三重)方言。沒有第 5 種方言，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雙元音韻類的央元音保存著，而其他的韻類全部消失的情形，也沒有見過陽聲韻類的央元音保存著，而單元音韻類的央元音卻消失的例子。

這種方言變體的意涵關係，可以適用於地理方言也可以適用於社會方言。任何方言的央元音衰退的音變律都是這樣意涵地(implicationally)作「漸層擴散」。

再看聲調的變化，我們以升調平調化為例，泉腔方言共時的升調有兩個：陽入本調、陰上變調，兩個聲調都顯示平調化的現象。我們可以發現兩個升調的意涵關係如下面的階梯圖所示（‘+’表示已經平調化，‘∅’表示未平調化）：

(22) 升調平調化階梯圖

方言	升調平調化	
	陰上變調	陽入本調
a	∅	∅
b	∅	+
c	+	+

上圖顯示，所有的台灣閩南語只有三種方言類型。a 類：兩調都未平調化的方言，例如鹿港；b 類：陽入本調已經平調化，但陰上變調還沒有變，如新竹方言；c 類：所有變調都平調化，如大部分的新泉腔方言(如台北，漳腔方言也屬這一類)。沒有見過陽入本調沒有平調化，而陰上變調反而平調化的方言。

結構擴散的意涵關係，表現的正是語言普遍性的意涵關係(詳參 2.4.2 節的討論)，如我們在各章中已經做的分析，音變速度順位越高的，一定是有標性越高的變體。以上各圖越是靠右的結構有標性越高，越是靠左邊的結構有標性越低，依照我們主張的：有標音向無標音變化，有標性越高的變得越快的假設，越是靠右的變體音變的速度也越快。只有按照這樣的程序所完成的「結構擴散」才能構成結構之間的「意涵關係」。

「結構擴散」的程序是，當一個音變律開始運作時，最初在最右邊的結構找到一個缺口，然後由右邊的結構逐漸循序意涵性程序往左邊的結構擴散，一個結構一個結構的完成，直到最左邊的結構擴散完成了，這就意味著整個範疇完成了這個音變律的「範疇擴散」。「範疇擴散」是按不同結構的次範疇一個一個完成的，每一個次範疇也是按其次範疇(如字類)一個一個完成的，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結構擴散」。

從方言連續性看，上面的階梯圖顯示的幾個方言類型排列(a, b …)，意味著：越是上層的方言越保守，越是下層的方言變化越多。以我們研究的台灣閩南語為例，從方言區來看，老泉腔在上層，新泉腔在中層，而漳腔在下層；以年齡層來說，老年層在上層，中青年在中層，青少年在下層。

意涵關係的發現加深了我們對所謂「漸層擴散」和「結構擴散」的認識，也證明了「結構擴散」的確是具有語言普遍性基礎的一種「漸層擴散」。

11.5 結構單位論及其相關問題

「範疇擴散」理論要成立必須先承認變項作為結構單位的假設，即所謂的「變項本質論」、「變項結構單位論」。但是這個理論也衍生了一些相關的問題，即變項如果做為一種結構單位，是否也應該像音位一樣有一個基底形式？如果有，如何解決由底層到表層的自然性問題？如果沒有，如何解釋方言競爭的不自然音變？還有，方言學上對於「結構單位」變體的解釋，祖語擬測應該是更適當的路徑。然而這些解釋充其量只是一種假設，沒有心理真實性的證據支持。

11.5.1 變項作為一種結構單位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130) 將方言變體並存的理論分為兩大類：一是把變異性當成的偶然的存在(variability as accidental)，二是把變異性當成是本質的存在(variability as essential)。

一、變異偶然論：這個理論是把變異看成是偶然的存在。有兩種類似的假設，一是認為變體的並存只是一種方言混合，變體和變體之間沒有什麼互動關係，這種看法叫做「方言混合說」(dialect mixture hypothesis)；一是說雙方言現象是方言變體的自由變異，其出現是不可預期的，謂之「自由變異說」(free variation hypothesis)。這兩種假說顯然沒有事實的根據，1960 年代以來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已經否定了這些假設而接受了所謂「有序異質」說(詳參 2.2.1 節)。

二、變異本質論：方言變異是語言的本質，「變項」(variable)是另一種「結構單位」(structural unit)，相當於音位(phoneme)、語素(morpheme)及其他層次的結構單位，一個變項的方言變體等同於一個音位的「同位音」(或譯為「音位變體」，allophone)或一個語素的「同語音」(或譯為「語素變體」，allomorph)。但音位變體或語素變體之間成互補分佈關係，是質的區別(qualitative distinction)；而方言變體的互補分佈關係不是黑白分明的，一個變項並存著一個以上的變體，變體與變體之間成漸層分佈，是量的區別(quantitative distinction)，謂之「方言連續體」(參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chap. 9，又詳參 2.2.2 節的討論)。Weinreich (1954)把所有的結構單位連成一個系統，就是「通變系統」(diasystem)，這個系統是掛勾同質性假設的結構語言學以及異質性假設的方言學的一個「超系統」(supersystem)。

在這個理論下，不論是自然演變的老、新派口音，或夾雜的方言口音，方言變體之間不是分立的、機械的、散亂的並存在一個範疇(變項)內，不同的變體互動地、有序地分佈在不同的地理區域而為「地域方言」；分佈在不同的社會階層而為「社會方言」。

本論文調查統計的方言變體的年齡分佈圖，不論在泉腔區或漳腔區，不論是那一個字類或那個韻類，其分佈曲線都是平滑的(smooth)。雖然這些變體有的屬漳音、有的屬泉音，漳泉之間甚至開合口、前後音，完全不同，卻都並存在同一個社區、或同一個人的音韻系統中。

在台灣，無論在泉腔區或漳腔區，不同地域或不同年齡層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漳泉雙方言者。一個字類不管有多少個方言變體、變體之間有多大的音值差異，雙方言者都會把它們視同一個變項的不同變體系聯(identify)起來，就像人們把調值相差很大的本調調型和變調調型系聯成一個調類一樣自然。方言接觸使得人們自然養成了一種方言對應的能力，把一些詞彙、語素一個一個歸納到「通變系統」(diasystem)中，成為人們內化的知識之一部分。

做為一個雙方言者就是有這樣的語言知識能夠知道那些字屬於一個字類，那些字屬於另一個字類，而那一些字屬於抽象層次更高的韻類。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專門的方言學家，但是因為頻繁的方言接觸，人們會逐漸體會那些字歸〈居居〉類、那些字歸〈居龜〉類，然後跟著潮流調整自己的發音，即使主流的音讀和父母的音讀相差很大，他也不得不隨波逐流，跟著變。

Weinreich 所謂的「通變系統」(diasystem)是一種把方言變異結構單位化的系統性存在。這個系統是抽象的存在，人們所認知的是一個可以把一些具體的方言變體「系聯」起來的「範疇」，至於這個範疇的「基底形式」(underlying form)不是問題，因此 Weinreich 也並沒有替每一個範疇擬出所謂的「基底形式」。

但是 Weinreich 的「超系統」，也出現了一個問題，既然是變項是一個結構單位，那麼不論由音位學上或句法學上，我們對於一個音位或一個句法結構總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基底形式」，「變項」的基底形式是什麼？

11.5.2 衍生方言學的共時分析

基底形式對於衍生語言學而言是很重要的概念，對於語言結構的複雜性，起了化簡為繁的作用。衍生學派的學者把衍生音韻學的觀念引進方言學建構所謂「衍生方言學」(generative dialectology)，為通變系統的變項擬出的基底形式，用以解釋方言的共時差異，這是很自然的。

11.5.2.1 衍生方言學的方法

既然「變項」是一個結構單位，按照「衍生方言學」的方法(Keyser 1963, Newton 1972)，每一個「變項」的範疇都應該有一個基底形式，譬如漳泉的元音系統比較如下：

(23)

A 偏泉方言元音系統

i	i	u
e	ə	o
	ɔ	
	a	

B 偏漳方言元音系統

i	u
e	o
	ɔ
	a

由上表可見，偏泉方言比偏漳方言多了兩個央元音：i 和 ə。依照方言對應關係，高元音可以分為四個字類：

(24) 漳泉高元音韻類系統

- 〈基居〉類：漳泉方言都唸 i。如基、義、而、備……。
- 〈珠龜〉類：漳泉方言都唸 u。如白、舊、主、住、殊、有、霧……。
- 〈居居〉類：漳音 i，老泉音 i，新泉音 i/u。如去、魚、豬、佇……。
- 〈居龜〉類：漳音 u，老泉音 i，新泉音 u/i。如自、思、史、事……。

我們可以要為上面四個字類擬出一個基底形式如下：

(24) 漳泉高元音韻類的基底形式

- 〈基居〉類：[i]
- 〈珠龜〉類：[u]
- 〈居居〉類：[i]
- 〈居龜〉類：[i']

這樣，每一個字類的都有基底形式了。然後我們就可以寫一些衍生規律，衍生出不同的方言。a) 〈基居〉類和 b) 〈珠龜〉類沒有方言差，基底形式和表面形式都是一樣：[i] 或 [u]。至於 c) 和 d) 屬央元音韻類，我們就需要衍生規律，以便衍生不同的方言變體。如(參見表(1))：

(25) 由基底形式到現代方言的衍生規律

- 泉州腔：[i]→[i]；[i']→[i]
- 同安腔：[i]→[u]；[i']→[u]
- 惠安腔：[i]→[i]；[i']→[i]
- 漳州腔：[i]→[i]；[i']→[u]

這樣，我們就可以以一個基底形式和一些規律衍生出各種不同的方言變體，

方言變異因而得到共時的解釋，其目的是要解釋在方言共存的言語社區人們怎樣能夠達到溝通的功能。

但是 King(1969)指出，這種基底形式的設計是任意武斷的(ad hoc)，[i]和[i']的區別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東西，目的只是爲了區別方言的共時變異而已。

11.5.2.2 衍生方言學的缺點

但是衍生語言學的特色是基於語言同質性處理單一系統的技術，而方言的實際是異質的，直接把衍生音韻學引用到方言學來，難免出問題。King(1969:29-39)及 Chambers and Trugill (1998:41)對衍生方言學做了許多深刻的批判。以下參考他們的意見加上我們的觀點總結衍生方言學的理論上的錯誤有三點：

1) 音位設立的武斷性(ad hoc)：爲了解釋方言差別而任意武斷地設立一個不存在的音位，因此也要任意設立一些武斷的特徵。比如[i']就是一個抽象的(abstract)、不存在於任何方言的音位，而且可能需要設立一個如[+alternating]這樣一個武斷的特徵(King:1969: 34)。

2) 衍生過程不自然(unnatural)：既然音位的設立是任意的，有些衍生的過程是不自然的，如(25d)爲什麼漳州腔：[i]→[i]，而[i']→[u]？而不是相反沒有辦法提出自然的音韻過程的解釋。以下我們會以專節(11.4.2.3 節)進一步討論衍生過程的自然性(naturalness of process)。

3) 單一方言與通變系統的兩難(dilemma)：衍生音韻學基於同質性假設，其基底形式必須在單一的、孤立的、自主的，也就是理想化(idealized)的方言或個人方言中才有設立的基礎，但是一個通變系統是屬於多方言折衷的系統，衍生方言學無法在這個兩難中做一個選擇。

衍生方言學在處理音韻制約的差異(differences phonologically conditioned)都出現了這麼多的困難，何況處理構詞音韻學(morphophonological phonology)或詞彙上的問題那出現的困難就更多。以下舉「開合對調」問題爲例說明衍生方言學的困難。

11.5.2.3 開合對調：衍生方言學的困難

衍生方言學如果進一步應用到韻母、或音節的層次，困難就越顯得嚴重。請先看下面的一個漳泉對應的例子：

(26) 漳泉音的開合對調

	廈門	龍溪
皮鞋	phe ue	phue e
火雞	he kue	hue ke

請注意表(26)前後兩個音節，新泉音和漳音的開合口正好相反，這是王士元

(Wang 1969)所謂的「開合對調」(flip-flop)的例子。對照表(1)可知，廈門屬於新泉音，龍溪屬新漳音。王士元的語料只採用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1959)，該書沒有蒐集到老泉音，因此他們的通變系統沒有涵蓋老泉音。兩個方言對應關係所呈現的是開合口相反。下圖是以廈門為基底形式衍生龍溪的開合對調律：

(27) 由廈門到龍溪的開合對調律

- a. 〈科檜〉類 R1 *e → ue (開口變合口)
- b. 〈雞稽〉類 R2 *ue → e (合口變開口)

反過來以龍溪為基底形式衍生廈門的音讀同樣是不自然的衍生過程。為方言變通系統設立基底形式已經是不合理，進一步以一個方言的變體做為基底形式當作共時方言的衍生規律，這個例子的「過程自然性」正好突顯了衍生方言學觀念上與方法上的錯誤。

11.6 歷史方言學的解釋

衍生方言學並不是王士元(Wang 1969)的本意，但把(27)的開合對調律假設為一個歷時方言學的音變律卻是他首先提出的。本文將論證做為一種歷史的解釋，這種假設也是錯誤的。

11.6.1 開合對調的歷史解釋

前文提到閩南語「火雞」，龍溪(新漳音)是 hue²ke¹，廈門(新泉音)he²kue¹，兩者的開合口正好相反。王士元假設這是一種歷時演變，無論由廈門變成龍溪(如圖(27)所示的規律)或那麼這種情形是一種「突變」現象，兩個方言突然間把開合口對調(flip-flop)了。很不幸的是這樣的假設並不是認真的在做歷史語言學的重建，只是泛泛地提出一種有趣的方言對應規律而已。如果要認真地做比較構擬，應該蒐集所有的方言變體，進行比較才對，而這個工作顯然也不是王士元(1969)的興趣。

筆者在〈廈門音開合對調(flip-flop)的歷史原因〉(洪惟仁 1995f)中論證兩方言開合口對調起於歷史的原因，「對調」只是一種巧合現象，不是一種音變律。漳州音和廈門音是閩南語祖語分別由不同的規律演變而來。

我們先看廈門和龍溪有關 e 元音的通變系統：

(28) 廈門、龍溪的中元音(e)韻類系統

- a. 〈西稽〉類：廈門、龍溪都唸 e。如禮、計、溪……。 (文)
- b. 〈杯檜〉類：廈門、龍溪都唸 ue。如會、帥、杯、魁……。 (文)
- c. 〈科檜〉類：廈門唸 e，龍溪唸 ue，老泉音 ə。如火、皮、過……。

d. 〈雞稽〉類：廈門唸 ue，龍溪唸 e，老泉音 əe。如雞、鞋、初……。

由上面的系統可知，a, b 是一致的部分，而 c, d 是差異的部分。從差異部分看廈門音，並不是所有廈門的 e 都對應於龍溪的 ue，因為〈西稽〉類的字無論廈門、龍溪都唸 e，合乎開合對調的只有〈科檜〉類的字；不是所有廈門的 ue 都對應於龍溪的 e，因為〈杯檜〉類的字廈門、龍溪都唸 ue。(27)所示的 R1 只適用於〈科檜〉類，而 R2 只適用於〈雞稽〉類。

經過閩南語內部方言的比較、以及泉州方言史的研究，由古閩南語到現代方言的廈門、龍溪的音變規律可以擬訂如下(又參表(1))：

(29)

	閩南語祖語	老漳	新漳		老泉	新泉	
R1:	*uə	→	ue	ue	/→	*ə	e 〈科檜〉類
R2:	*əi	→	*ei	e	/→	*əe	ue 〈雞稽〉類

廈門屬新泉音，龍溪屬新漳音，以下的討論顯示，廈門的開合口之所以和龍溪完全相反是這兩個字類分別運作了兩條相反的音變規律所致。

比較閩南語祖語，龍溪的變化有二，一是央元音前移 *ə→e，一是韻尾-i 脫落，但這兩條規律都沒有影響到開合口的變化；相反的，廈門不但運作了央元音前移律，並且又運作了兩條音變規律，R1 是一條「介音脫落律」，其運作使得「火」*huə→hə(泉州)→he(廈門)；R2 是一條「介音新生律」，使得「雞」*kəi→kəe(泉州)→kue(廈門)。兩條相反的「音變規律」分別在兩個不同的字類運作的結果，使得廈門和龍溪從共時的對應關係看來，好像開合口「對調」了，可是從歷時演變的觀點看來，根本沒有所謂「對調」的音韻變化發生。

由此可見開合對調只是歷史的偶然，不是自然音變的規律。歷史的解釋使我們了解了，許多不自然的音變規律其實是自然的。這個例子證明了對於方言變異，歷史方言學比衍生方言來得更具解釋力。

如前所述，Weinreich 的結構方言學對於通變系統是不給基底形式的，換言之，對於方言變異沒有解釋。這就給衍生方言學一個發揮的空間，但是我們已經證明衍生方言學的方法有誤。但另一方面，Weinreich 的結構方言學繼承人 Moulton(1960)從歷史方言學的觀點，對於瑞士德語的方言變異提供了中世紀德語的擬測，給與方言變異之所以然一個合理的解釋。

King(1969:35-39)為一個假設的通變系統所擬的「基底形式」(underlying form)就是歷史的解釋，他認為方言變異就是規律適用的差異，有些方言適用這條規律，有些方言不適用這條規律；或有些方言早一點適用這個規律，有些方言晚一點。規律的適用與否以及適用的先後順序就造成了方言變異。

Chambers and Trugill (1998:38)也為英語後元音變項擬出中古英語(Middle English)形式以解釋現代英語方言的「通變系統」(diasystem)。

本論文對於每一個變項都給一個共同閩南語形式，其目就是對所以演變成現代閩南語方言的這個那個變體提供一種歷史方言學的解釋。雖然在本論文中因為主題的限制無法一一交代所以這麼擬音而不那麼擬音的理由，總之是參酌現代方言資料，嚴格根據比較歷史語言學的原理所做的重建工作，敬請參見附註的相關研究論文。

11.6.2 回頭演變：歷史方言學的侷限

歷史語言學只能處理自然的演變，也就是方言分化的情形，但是不能處理方言會同的情形。因此面對方言會同所產生的事件，如本文要討論的「回頭演變」，歷史方言學就技窮了。

自然的音變，混同的字類是不能按照原來的區別重新分為兩個字類的，但是在漳泉競爭中，我們卻發現有明顯地發生按古音字類重新再分成兩個字類的趨勢。我們把這種情形叫做「回頭演變」。

何大安(1988:36-37)把「回頭演變」分為兩類：「完全回頭演變」和「部分回頭演變」，假定整個字類的音讀發生階段性的變化：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a$ ，語音上又變回來了，而且字類 A 變化前和變化後的內容也一樣，這叫做「完全回頭演變」；另外一種是只有一部分字變回原來的音讀，其餘的部分沒有變回來，比如 A 分為兩個字類 B 和 C，其音讀 $B \neq A(b \neq a)$ ，只有 C 的音讀一樣 $C \neq A(c = a)$ ，這叫做「部分回頭演變」。何大安總結說：「可以有規律分合上的痕跡加以推求的總是部分回頭演變，不是完全回頭演變。」

這裏所謂的「回頭演變」指的是牽涉到音類分合問題的「音系衍化」、而不是單純的「語音變化」⁶。如果是後者： $Aa \rightarrow Ab \rightarrow Aa$ ，由字類 A 回到字類 A 中間沒有經過分化或合併的過程，只是語音的表面變化，那等於是一種同位音之間的自由變異(free variation)。我們每一個人天天都在做「自由變異」，這不是什麼「音變」，即使 A 字類在歷史上發生了這樣的語音變化也只是「語音變化」，

⁶ Jakobson (in Waugh and Monville-Burston (eds.) 1990)把音位比喻做車子(vehicle，或譯為載體)，音變可以看成是車子在移動，不是車子裡面的東西在移動。音位載著語音跑，如果語音只在音位的範圍內變化，只能算是「語音變化」(phonetic change)；只有語音變化的結果，產生音系上的變化，量變發生質變，才能叫做「音系衍化」(phonological mutation)。注意 Jakobson 用的是 mutation(衍化)一詞，他說用 mutation 這個術語是為了強調「跳躍式的音系衍化」(phonological change in leaps)。Jakobson 又把語音上的、音值的不同升級為音位的對立，即一個音位「分化」為兩個音位謂之「音系化」(phonologization)；相反的，相對立的音位「混同」為一個音位，即失去音位區別，則謂之「去音系化」(dephonologization)。另一種情形是原本的區別性特徵消失，全部改用其他的特徵來區別，謂之「音系重整」(rephonologization)。詳參洪惟仁 1999c 所闡述。

不能算是一種「音系衍化」，這樣的「完全回頭演變」其實等於沒有音變。但是如果 A 字類分化爲 B, C，或 B, C 混同爲 A，這就牽涉到音系衍化問題。所謂「部分回頭演變」其實只是部分字的字音變回原來的音讀，在音系上也還是分化了，所在我們看來並沒有回頭，不能算是「回頭演變」。總之，真正音系上(phonological)的「回頭演變」在自然音變上是不可能的，已經分化的字類不能照原來的字類內容變回來，已經混同的字類也不能照原來的字類內容分化。

我們所謂的「回頭演變」完全是站在音類分合的立場上討論，不管音讀如何。理論上「回頭演變」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分而復合式」，有一類字 A 分化爲 B, C 兩類，之後又合併爲一類，這種類似「破鏡重圓」的音變在客語可以找到例子，古去聲在海陸腔客語是分陰陽的，但四縣腔不分陰陽。四縣腔常有音韻簡化的現象，如不分舌尖音或舌面音，所以我們認爲客家話曾經把去聲分成陰陽兩類，四縣腔又合而爲一了。但這已經成爲歷史，需要考證，一個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得見的進行中的變化是，海陸腔客語因爲受到四縣話主流方言的影響，表現了合併爲一個去聲的趨勢，這就是「分而復合式」音變的例子；另一種是「合而復分式」，有兩類字 B, C 混同爲一類 A，之後又按原字類再分爲 B, C，這種類似「同床異夢」、「策略結盟」，最後「分道揚飆」的事在自然音變上不可能，因爲既然已經混同了，人們怎麼知道原來是怎麼分成二類，而照著變回來呢？但在接觸音變中經常發生。

關廟方言有一個特色就是所有的閩南語〈出〉字頭*ts^h聲母都變成 s 了，但陳淑娟(1995:86)調查發現，〈出〉字頭的 ts^h 音讀在急速恢復中，老年層雖只有 20%唸回 ts^h，80%還是唸成 s，但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ts^h 讀的比率越來越大，青年層已經有 97.5%唸成 ts^h 讀，而 s 讀只剩 2.5%，差不多完成「回頭演變」了。

本論文的研究也發現了許多回頭演變的例子，7.7.2 討論央元音位移方向時提出泉腔方言有將《彙音妙悟》〈居〉字母按原來的字類重新分成二類，並且按漳腔的規則：〈居居〉類前移(參見表(4))，〈居龜〉類後移(參見表(7))：

(30) 台灣泉腔區的央元音位移

〈居居〉類	*y	→	i	→	i	前移
〈居龜〉類	*i	→	i	→	u	後移

如表(1)所示，這兩個字類的古音來源不同，所以漳音雖然音讀已經變了，但是還保存著兩個字類的區別；泉音則完全混了，雖然新泉音分爲兩個叉路：晉江、惠安變成 i，同安變成 u，兩類字還是混同的，現代的泉腔人怎麼知道按古音分類再分爲二類呢？但在台灣的泉腔方言因爲受到漳腔的影響，正照著漳腔分爲原來的兩類。

與此類似的例子還有〈科伽〉類 *ə、〈科檜〉類 *uə 兩類字，《彙音妙悟》時代已經混同爲〈科〉字母 *ə 了，可是在我們的調查中，在老泉區中明顯地傾向於分成兩類發展，完全向漳音靠攏：〈科伽〉類 *ə→e，〈科檜〉類 *uə→ue (參

見 7.3.3.2 表(10)和 7.3.4.2 表(13))。

歷史方言學所能做的是如表(1)所示擬出各個變項的祖語形式，但是無法解釋兩類字為什麼混同之後還能夠再重新分為原來的兩類，這個問題只有靠社會方言學才能解決。

11.7 範疇擴散與變體系聯

11.7.1 不自然的音變自然地發生

不自然的音變律在自然音變中是不可能同時發生的，為什麼在方言接觸中卻不斷發生，這是為什麼呢？我們有兩個解釋：

一、截流論的解釋

如前所述(見 11.2.2 節)，方言接觸會觸發潮流早日、加速流動，同時發生會同變化，競爭失敗的非主流會被主流截流而改道，匯入主流變體。請看圖(4)及圖(5)，這兩個圖所展示的是(30)所示的「台灣泉腔區的央元音位移」，兩個來源不同的字類在泉音中混同了，但是因為漳泉方言接觸的結果，又重新按照古音字類分為兩個字類了。這是一種不自然的「回頭演變」，但是我們仔細地檢視各個音變的過程，圖(4)〈居居〉類由 $*y \rightarrow i \rightarrow i$ 是自然的演變；圖(5)〈居龜〉類由 $*i \rightarrow i \rightarrow u$ 也是自然的演變。雖然結果是不自然的「回頭演變」，但是過程則完全看不出自然的情形。

二、「範疇擴散」的解釋

「回頭演變」為什麼會這麼自然，這是因為「範疇擴散」的原因。如果不是「範疇擴散」，兩條方向相反的音變律不可能同時在同一個範疇中進行。但是我們所看到的音變是「範疇擴散」，如圖(4)所示， $*i$ 向 i 匯流是在〈居居〉類的範疇中進行的；圖(5)所示， $*i$ 向 u 匯流是在〈居龜〉類的範疇中進行的。因為音變是在不同的字類中運作的，因而沒有衝突的可能。

我們在各個範疇中所看到的都是自然的音變，但其結果，卻把泉州方言原本混同的字類重新按原來的分類分化為兩個字類了。所以表面上「回頭演變」是不自然的，在潮流論和範疇擴散的觀點下其實看不出有什麼不自然。

由此可見，結構方言學所提出的「變項做為一個結構單位」的確是有心理的真實性(psychological reality)，因為如果人們的心中沒有變項、範疇的觀念，那麼所有不自然的音變律都變成不可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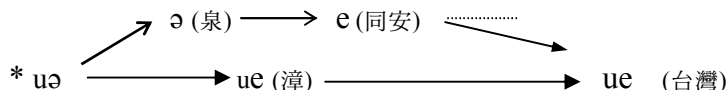
11.7.2 接觸音變不需考慮自然性

如上所述，有些表面不自然的音變律在「範疇擴散」的分析下其實是自然的，

但是我們無意表示所有方言接觸下的「範疇擴散」都是自然的音變。事實上有些音變確實是不自然的。譬如開合對調就是最好的例子⁷，以下只舉〈科檜〉類開口變合口爲例作一個說明，相對的〈雞稽〉類也是類似的音變模式。

〈科檜〉類泉州音開口變合口就不是自然的音變，但事實卻也發生了。〈科檜〉類的匯流如下圖所示。

(31) 〈科檜〉類方音匯流圖



上圖中漳音的 ue 競爭的結果已經成了主流變體，成爲方言會同的中心。泉州方言既然喪失了合口介音，無論由老泉音直接向漳音靠攏，或經過新泉音再向漳音靠攏，都是由開口到合口的不自然音變。

如果變項有一個基底形式，如前所示一個開口音有什麼動機變成合口音呢？而合口音有什麼動機變成開口音呢？如果沒有一個基底形式這種不自然的音變如何發生呢？

本論文主張，在方言變異中，任何變項的基底形式，不論是衍生方言學的基底形式或歷史方言學的，都沒有心理的真實性(Chambers and Trugill 1998: 42)。基底形式只有處理同一音位的同位音(allphone)問題，在詞音位(morphophoneme)以上的層次，就沒有理由設立了(King 1969:38-39)。

我們不妨先拿漢語聲調來做譬喻性的討論。許多漢語聲調有本調和變調之分，本調和變調的調型常常是相差很遠的，譬如台灣閩南語每一個聲調都有本調和變調之分，但是大部分的方言本調和變調是不同的調型，有些本調和變調的調型差的很遠，譬如陽入聲變調都是低調，但本調的調型方言差很大，漳州腔是中平調，同安腔是高短調，泉州腔則是高升調，我們很難由本調自然地衍生出變調來，更難由變調自然地衍生出本調來；還有上聲，本調是高降調，變調多半是高平調，泉腔則是高升調，我們也很難由本調自然地衍生出變調來，或由變調自然

⁷ 我們的調查結果發現，老泉區〈科檜〉類的字音，老年層有 60.9%唸 ə，24.5%唸 e，開口音合計 85.4%，可是到了少年層變成只有 12.8%唸 ə，18.8%唸 e；反之老年層只有 14.5%唸 ue，到了少年層增加到 69.3%，顯然這個方言在數十年之間進行了開口音變合口音的劇烈變化(詳見 7.3.4.2 節)。

再看〈雞稽〉類，老泉區老年層唸合口 ue 的有 54.7%，到了少年層只剩 26.6%；相反的，e 讀老年層只有 32.3%之多，少年層上升到 68.4%，兩者變成了 X 狀交叉消長趨勢(詳見 8.2.1.2 節)；現在看〈杯稽〉類，老泉區唸 ue 的老年層有 90.3%，少年層 80.9%；反之唸 e 的老年層有 9.7%，到了少年層變成 19.1%(詳見 8.2.2.2 節)，雖然變化速度和緩，都進行了合口音變開口音的變化。

地衍生出本調來。一般分析，漢語的聲調是一種詞音調(morphotoneme)，因為是一種相當於構詞音韻學(morphophonology)的層次，本調、變調處在不同的範疇，各自有其變化的歷史，因此才可能發展成懸殊的調型差異。

近代漢語學家根據語素的獨用性把單字調看成是「基底形式」，所以謂之「本調」，而把連字調看成是衍生的形式，因而謂之「變調」。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1982)對此作了反向思考，他根據變調出現的頻率比本調多得多，相對地本調只出現在詞組的末端位置，其出現是有限制的，因而主張變調才應該是基底形式，而本調是派生形式⁸。

這是一種很有趣的巧思，但問題是，無論是本調作為基底形式或變調做為基底形式，有心理的真實性嗎？根據我們的認知，一般庶民只是在潛意識知道那些字是一類聲調，有兩個調型變體(本調、變調)，他知道什麼時候該唸本調，什麼時候該唸變調，還有那些字不屬於這個聲調他也很清楚，至於自己的母語有多少個調，每一個調的「本調」是什麼，「變調」是什麼，他是說不出來的。

《切韻》是一部抽象的韻書，陸法言真正是一個偉大的漢語方言學家，能夠把當時漢字音的「通變系統」分析的那麼清楚，可是如果你問陸法言「你分的這些韻怎麼讀法呢？」他的回答可能是「這要看那一個方言。」然後列舉許多方言變體，說：「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為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切韻·序》)。他把幾個不同的方言變體系聯成一個「音類」一個「音類」，竟然沒有給各個音類一個固定的音讀！高本漢以來的現代音韻學家爭論著切韻的音類該怎麼擬音，這跟陸法言所認知的音類其實有很大的差距。

陸法言的能力其實是雙方言人或多方言人一種平常的能力，雖然能力的高低隨人而異。如果沒有這種能力怎麼正確的做「方言切換」(dialect switching)或「語體切換」(style switching)呢？

做為一個母語人(native speaker)，最重要的是認知「範疇」的存在，能夠把一個範疇內的變體系聯(indentification)起來、然後又把變體和不同的語法環境、甚至語用環境系聯起來，在實際運用的時候能夠按照系聯關係，輸出正確的變體，也就是轉換(alternation)的動作，這就夠了。他完全不需要知道什麼「基底形式」。

雖然我們認為歷史語言學所謂基底形式的設計較具有方言變異的解釋力，但這不等於說對音變也有完全的解釋力。我們雖然為了便於理解音類的區別，也為表(1)所列的每一個字類都擬出共同閩南語的音讀，其實這只是為了解釋方言變

⁸ 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1982) 基於廈門話的變調事實上出現的頻率比本調多，反而本調只能出現在詞組的末端，可見變調是無標的，本調是有標的。所以主張無標的變調應該是基底形式(underlying form)，而有標的本調應該是衍生的形式(derived)。

異的方言，跟音變動機、方向、過程的解釋完全無關。在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下，擬音不是重要的，字類的區別才是重要的。

我們在討論閩南語「央元音韻類」的演變時說「央元音崩潰」是閩南語的大潮流，又說新台灣話選擇了央元音的「定向位移」策略……。但這只是事實的陳述，我們不安的是，在台灣，大部分的方言央元音已經消失了，只有少數老泉腔方言保存著，人們怎麼認知那些字是「央元音」韻類，並且要往那個方向位移呢？

現在我們終於了解，認知「央元音韻類」的存在並不需要知道這個韻類的「央元音」怎麼讀，只要認知那些字、那些字類屬於「元音韻類」便可⁹，人們對於一個韻類或字類怎麼讀？怎麼變？都不是自覺的、有意識的，而是不自覺的、潛意識的(unconsciously)。要怎麼讀，是整個言語社區決定的，要怎麼變則是整個民族、整個語言、或幾個互相接觸的方言依照語言普遍性的原理共同決定的。語言的潮流既然已經定出主流、非主流的變體，在一個雙方言者心中對於兩種變體的取舍已經有了譜，比如有 x 變項有 a, b 兩種變體，b 是主流變體，a 隨時父母的方言變體卻是支流、旁流、末流。

面對這個大潮流，在雙方言者的心中先已把 a, b 兩種變體系聯在 x 變項之下，然後順著潮流，選擇了 b 變體，體現成他的口語。我們可以推論雙方言者體現方言變體的過程應該是：

(32) 主流變體體現過程

- a) 知道變項的存在（變項是一個結構單位）
- b) 能夠把幾個變體系聯成一個範疇（範疇構成）
- c) 能夠體會出那一個變體是當前的音變潮流的主流（潮流論）
- d) 體現主流變體

這個體現過程也就是匯流潮流中的整流過程的體現。在這個過程中完全不需要任何基底形式的存在，因此也不需要過問音變律是否自然的問題。因為體現主流變體的過程是根據變體的系聯，而不是根據自然的衍生規律的。所以不管 a, b 兩個變體差異有多大，因為已經系統成一個範疇，他只是在 a 和 b 之間選擇了 b 而已，而不理會 a→b 是否自然。

如果不承認以上所擬的體現過程，而要堅持變項的基底形式以及音變的自然性要求，那就需要解釋本調、變調之間的轉換(tone sandhi)是怎麼進行的，許多

⁹ 一個以閩南語為母語的人，可以精確地知道甚麼時候唸本調、什麼時候唸變調，並且那些字的本調怎麼讀、變調怎麼讀，他絕不會弄錯，但除非受過相當程度的閩南語音韻學的訓練，他並不知道閩南語有幾個調，每一個調的本調是甚麼，變調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讀本調或變調，他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從這個事實就能夠了解人類的語言知識都是不自覺的、潛意識的存在。

怪異的詞音位轉換(alternation)是怎麼進行的，詞彙的蛻換是怎麼進行的。因為本、變調之間、轉換的詞音位之間或詞彙之間往往差異性極大，卻都不礙轉換的進行，何況是方言變體的轉換呢？

由此可見任何詞音位以上的轉換，包括接觸音變，都只需要完成系聯的工作便可，無需考慮基底形式，也無需考慮音變的自然性。

11.8 小結

本章是本論文的理論總結(generalization)。目的是在解決一些前面各章中沒有解決的問題，包括方言競爭力、音變潮流與語言普遍性、漸層擴散與範疇擴散等，及相關問題。

針對漳泉競爭與新台灣話的形成原因，本章首先排除了語言社會學的可能因素。雖然調查顯示台灣優勢腔整個向漳音靠攏，但是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漳州方言的競爭力比泉州方言強，經過分析漳泉兩個方言是勢均力敵的。因而漳泉競爭中漳音變體取得優勢的事實應該求諸於語言內部因素。

本研究支持薩丕爾有名的「潮流論」(drift theory)。有些普遍性的規律，在祖語時代就潛伏了變化的動機，動機紛紛在各個分支語言發酵，因而進行了平行演變。

漳泉競爭中有些音變方向早已是整個閩南語的共同潮流，部分是漳泉競爭中取得了為主流地位，j 聲母的強化 j→l、央元音的崩潰、聲調的平調化和中調化都是普遍發生在閩南語各個方言的潮流，閩南語方言只有快變晚變的差別，沒有絕對不變的，本論文所顯示的台灣閩南語的演變只是反映這個潮流而已。

方言的衍化可分方言分化與方言會同兩種。我們分別舉〈日〉母為例擬出〈日〉母音讀的分流圖；舉〈入〉字頭為例，擬出〈入〉字頭方音匯流圖，說明方言分化和方言會同的兩個模式。台灣閩南語的音變屬於漳泉方言會同的模式。

能夠成為一個語系或語言的音變潮流，這個音變律必須是合乎語言普遍性的，在漳泉競爭中合乎語言普遍性的音變律才能成為台灣閩南語音變的潮流，不自然的音變律及其衍化的方言變體總是難逃被揚棄的命運。台灣閩南語的演變表面是漳泉的方言競爭，其實方言競爭只是催生或加速了普遍的音變律的運作。

語言或方言的使用者在語言演變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水分子一樣，一個水分子並不知道自己流向何處，只是毫無意識地隨波逐流，每一個水分子都是潮流的一份子，沒有水便沒有潮流。但潮流的方向是自然的力量決定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決定潮流的方向。

薩丕爾(Sapir)的潮流論看似玄妙，但是從本研究的分析看來，薩丕爾實在具有偉大的洞察力，只有洞察了語言異質性的本質，洞察了語言普遍性在語言演變中的作用。

變項的「範疇」(category)是有層次的(hierarchical)，不同的抽象層次有不同的音變律，相關的音變律就在整個韻類或一個字類中進行。不管範疇的抽象層次高低，我們把這類擴散的程序通稱為「範疇擴散」(categorical diffusion)。音變律由一個詞擴散到另一個詞的過程，叫做「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音變律從一個字類擴散到另一個字類的過程叫做「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所有音變律的擴散都不是突然的，而是漸進的。我們統稱這種擴散方式叫做「漸層擴散」(gradient diffusion)。

擴散結構的順序不是任意排列的，是依照結構的有標性而排列的。所有的擴散結構可以排成一個意涵階梯圖(implicational scalogram)，音變律在最右邊的結構找到一個缺口，然後循序向左邊的結構擴散，一個結構一個結構的完成，直到最左邊的結構也完成了擴散，整個範疇的結構擴散也就完成了。

最後討論結果單位論的幾個相關問題。本論文整個理論架構支持結構方言學的假設，認為變項可以看成為一種結構單位，所有變項構成通變系統，屬於方言使用者語言能力的一部分。

但變項沒有基底形式，一個字類不管有多少個方言變體、變體之間有多大的音值差異，一個雙方言者都會把它們系聯(identify)起來。因此不論變體之間差異性有多大，處在潮流中的方言使用者唯一所做的只是在系聯起來的變體中選擇一個主流變體加以體現而已。

第十二章 結論

12.1 研究目的與論證步驟

衆所周知，台灣話是漳泉的「混合方言」，俗稱為「漳泉濫」(ciang¹cuan⁵lam⁷)。但是漳泉是怎麼混合的，卻是一個謎。人們也許可以感覺到一個「普通的台灣話」(或者說「台灣優勢腔」)的存在，但不知道這個「普通的台灣話」實際的內容及其形成的過程與形成的機制。

本論文寫作的第一個目的是用社會方言學的方法對這個形成中的「台灣普通腔」的實際內容與形成的過程做一個科學的描寫，其次，要為這個新方言所以形成的動機，所以選擇這樣的方向在進行著音變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關於「台灣普通腔」的科學的描寫我們想做的是：

一、是漳泉融合不是混合

「台灣普通腔」雖然是漳泉混合，但不是機械的混合(blending, mixture)，而是有機的融合(fusion, syncretism)。台灣普通腔對於原鄉的漳州音、泉州音有所繼承，也當然有所揚棄(即黑格爾所謂的 *Aufhebung*)。用遺傳學來比喻，可以說「台灣話」(Taiwanese)是原鄉的「漳」、「泉」兩個父母方言 (parent dialects)結婚產下的新生命。這個新生命的誕生可以叫做「台灣普通腔」的形成或浮現(emergence)，雖然這個「台灣普通腔」還沒有完全定型，但在快速定型之中。台灣普通腔對於漳音或泉音的取捨有自己的原則，如果既不取漳、又不取泉，而要選擇自己的變化方向，也有自己的原則。

二、向「台灣普通腔」齊步靠攏

所有台灣閩南語方言都在進行著變化，並且都往同一個方向進行「方言會同」(convergence)。所有與「台灣普通腔」不同的原鄉特色都在衰退之中。原鄉特色的衰退可以看成是「台灣普通腔」誕生過程中揚棄父母部分基因，重組新基因的過程。

為了達成上述的兩個目的，我們採用的論證步驟有三：

一、對於台灣閩南語方言音韻上的演變進行了一個廣泛的地理方言學調查和社會方言學調查。第一部分地理方言學的領航調查於 1985 年起進行數年，正式大規模的調查由 1988 年起至 1996 年前後九年間，在國科會的資助下，斷斷續續進行了六年多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調查地點遍佈整個台灣，調查方言點數約 200 個，所整理輸入電腦的記音筆數十五萬餘筆。這個計畫所得資料做為本研究的基礎，本研究有關方言的分區與分類根據這個基礎研究。

社會方言調查從 1999 起到 2002 年共進行了三年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

趨向」，計畫結束後我們還是繼續進行調查。截至 2003 年 2 月底我們已經調查了 15 個方言點。本論文主要利用這個計畫的調查成果加以統計分析，焦點在變體的年齡級差，以呈現台灣閩南語的「共時變異」(synchronic variation)(詳參第四章)。

二、爲了證明這個共時變異在年齡層上所顯示的「表面時間」(apparent time)的確是一個「進行中的變化」，我們利用鍾露昇教授在 1964-1967 年之間陸續進行的地理方言學兼社會方言所收集的資料，和我們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計畫於 1999 年所進行的「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所收集的資料進行「真實時間」的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以證明台灣閩南語正在進行著變化，並推論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所顯示的「表面時間」的確是「進行中的變化」而不只是穩定的「年齡級差」(age grading)。(詳參第五章)

三、本論文不止要對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進行描寫，同時也要證明台灣普通腔形成的機制，方言演變的趨向是受甚麼因素制約的？是外在的競爭力，如人口、經濟、政治、文化呢？還是另有內在的結構壓力呢？如果是後者，那麼是受到什麼音韻限制的制約呢？本論文對每一個可能的解釋均一一進行探討。(詳參第六章至第十章的個案分析以及第二章和第十一章的理論總結)

12.2 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文第一章首先對台灣的方言學研究做一個回顧。第二章就漢語方言的體系提出個人看法，總結的說，我們認為方言學分爲三個分科。

1. 傳統方言學(traditional dialectology)
2. 地理方言學(geographical dialectology)
3. 社會方言學(sociolinguistic dialectology)

漢語方言學在傳統方言學方面有較成熟的發展，至於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則尚在起步階段。本文的研究是對於這個新的方言學領域所做的一個新嘗試。

在第二章中，我們對於整個方言學體系進行了探討。對於每一種方言學分科都給一個定位。上述的三種方言學是互相補充的不是互相排斥的，每一個分科都各有擅場，也各有侷限。就了解一個方言的整體結構與語言內容而言，非傳統方言學莫辦，傳統方言學是方言研究的基礎。但傳統方言卻陷入同質性假設的陷阱，對於方言變異性的了解不能提供有用的訊息。地理方言學雖然著重在方言變體的地理分佈，但是和傳統方言學一樣是靜態的方言學，只有社會方言學能夠方言的變異性、提供動態的方言訊息。

方言學不能以描寫方言的事實爲滿足，方言學應該進一步能夠對所有靜態的或動態的方言現象提出其所以然的解釋，這就是所謂的「解釋的方言學」。方言如何能夠達到解釋的妥當性呢？我們認為必須以語言普遍性爲基礎。任何脫離語

言普遍性的解釋都是沒有意義的。

在第三章，我們對於我們所做的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調查方言做了交代與檢討。對於調查問卷的必要性及設計理論與方法，以及社會方言問卷的內容在第四章交代。

第五章討論如何證明共時的變異是「進行中的變化」，我們選擇了七個共同的調查詞，將鍾露昇(1967)的調查資料和我們 1999 年的「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所得的數據，做一個「真實時間」的比較。結果證明約 33 年間，台灣的閩南語的確在進行著音變。

12.3 調查的統計與分析

第六章到第十章，我們分聲母、韻母和聲調，篩選了老泉區和老漳區的調查資料，分別統計各個韻類和字類各種變體在不同的方言區的年齡層分佈。

第六章證明了〈入〉字頭聲母的老變體 j 不論在老泉區或老漳區都走向衰退的道路。剩下新泉音 l 和新漳音 g 的競爭，結果證明 l 變體取得了優勢。不但如此，我們還算出 j 在不同的韻母環境中變化的速度有所不同，也就是所謂「結構擴散」現象，結果證明音變的速度：

(a) 陽聲韻快於非陽聲韻；

(b) 合口韻快於齊齒韻。

我們以 j 的功能負荷太小、結構上的孤立來解釋 j 所以衰退的動機。至於結構擴散現象，我們是以「鼻音與擦音的共存限制」在音節領域內的效應來解釋(a)；用「擦音與舌背音的共存限制」效應來解釋(b)。

第七章起到第九章討論央元音韻類的漳泉競爭與央元音的位移。我們把央元音韻類分為三個字類，即單元音類、雙元音類、陽聲韻類。第七章到第九章討論央元音的位移現象，證明央元音正在急速地崩潰，並且「結構擴散」現象也發生在元音的變化上。

第七章分別統計四個字類的三種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結果發現老漳區極少老泉音，但是老泉區的方言，漳音變體隨著年齡層的下降急速增加。無論那一個字類，漳音都佔著壓倒性的優勢，這種優勢在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得到印證。

我們也也比較了兩個央元音在老泉區的衰退速度，如下表所示(詳參 7.5 節表(22))：

(1) 老泉區央元音衰退速度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ə	62.5%	48.6%	23.1%	13.3%
i	38.0%	26.4%	16.0%	7.3%

高央元音 i 衰退的速度比中央元音 ə 快得多。

我們引用了 UPSID 從世界語言音位清單的統計證明央元音是有標的元音，因為是有標的，所以容易變成無標的非央元音。我們把 UPSID 的採用律當成計量音位有標性(markedness)的指標，所以也引用了 UPSID 的採用率證明了 i 衰退的速度比 ə 快的理由是因為 i 比 ə 更有標 (參 7.6 節表(26))。

(2) 老泉區央元音音變速度與 UPSID 採用數比較表

	老中	青少	採用數
ə	55.6%	18.2%	100
i	32.2%	11.7%	55

第八章檢討複元音韻類的央元音位移，第九章檢討陽聲韻類的位移。印證了老泉音的央元音跟單元音韻類同樣地全面走向崩潰的道路。但是我們發現央元音的崩潰速度和央元音的環境，即韻母的類型有極大的相關性。比較三種不同的音節結構，得央元音崩潰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如下(9.5 節，圖(24))：

(3) 央元音崩潰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

雙元音韻類 >> 陽聲韻類 >> 單元音韻類

對於這個結構擴散現象，我們提出兩點解釋：

一、結構壓力：央元音在單元音韻的環境下，ə 或 i 是唯一的韻母成分，沒有其他音段的壓力，所以比較能夠保存央元音。但是在複音韻母的環境下感受到雙重的結構壓力，其消失的速度比單元音韻的央元音快就是這個道理。

二、最大區別：依照「充分感知分別原則」(principle of sufficient perceptual separation /SPS) (Ladefoged 1993:268-269)，相鄰的語音差別要求越大越好。韻尾鼻音和央元音的音值差得比較遠，而滑音韻尾和央元音的音值比較接近，因此滑音和央元音的排斥性比鼻音韻尾高，陽聲韻的結構擴散順位比雙元音韻類低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另外也討論了央元音位移方向的問題。央元音在單元音韻類屬於「自由位移」，但在複音韻母的環境下位移的方向往往會受到韻尾的牽制，謂之「條件位移」。我們歸納了央元音位移方向的類型在閩南語系各方言的分佈如下(9.4 節表(19))：

(4) 閩南語方言央元音位移方向的類型分佈

漳州：同化位移

泉州：異化位移

潮州、海口：定向位移

但是有趣的是，台灣是漳泉混合，混合的結果，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既不

是漳州的同化位移，也不是泉州的異化位移，而是「定向前移」，如下表所示(9.4 節表(20))：

(5)

共同閩南語	來源方言	台灣普通腔
*əi	ei (南漳州、漳平) → e 漳州	e
*əu	eu (長泰)→io 泉州	io
*əm	im 同安、廈門	im
*ən	in 漳州	in
*əŋ	iŋ → iŋ 泉州	iŋ

這個方向和單元音韻是一致的。單元音韻類的位移方向是(9.4 節表(21))：

(6) 台灣普通腔的定向位移

*i → i 前移

*ə → e 前移

這個事實印證了我們所謂的「範疇擴散」理論，雖然央元音已經消失，但是在「通變系統」(diasystem)上韻類的存在已經變成了雙方言的台灣閩南語母語人語言知識的一部分(詳參 11.3.2 節)。混合的台灣普通腔選擇了「定向位移」的位移策略，把這個音變規律擴散到整個央元音韻類。

第十章討論三個主聲調的調型變化：陽入本調、陰上變調、陽平變調。前二者牽涉到升調的平調化變化，而所有的聲調變項都牽涉到中調化問題。

調查發現無論是陽入本調或陰上變調老泉音的升調變體都在沒落之中。陽入本調傾向於變成中調，陰上本調傾向於變成高調，但也有部分變成中調的情形，陽平變調則傾向於變成中調。總結起來，無論那一個調，中調化是一個趨勢。

論文把升調的平調化看成是一種聲調調素的「簡化」(simplification)，「升調衰退」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中調化則被看成是一種「中和」(neutralization)，聲調特徵傾向於「負值」發展。「簡化」和「中和」都是音變的普遍趨勢。

12.4 理論總結

第十一章是本論文的理論總結(generalization)。目的是在解決一些前面各章中沒有解決的問題，包括方言競爭力、音變潮流與語言普遍性、結構擴散與範疇擴散等問題。

為什麼台灣普通腔顯著地向漳音靠攏呢？本章首先排除了語言社會學的可能因素，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漳州方言的競爭力比泉州方言強。

本研究支持薩丕爾有名的「潮流論」。有些普遍性的規律，在祖語時代就潛伏了變化的動機，動機紛紛在各個分支語言發酵，因而在各個方言進行了平行演

變。

j 聲母的強化 j→l、央元音的崩潰、聲調的平調化和中調化都是普遍發生在閩南語各個方言的潮流，閩南語方言只有快變晚變的差別，本論文所顯示的台灣閩南語的衍化只是反映這個潮流而已，從調查資料看，這個潮流大概是擋不住的。

潮流可分「分化」與「會同」兩種。我們分別以〈日〉母為例擬出〈日〉母音讀的方言分流圖；以〈入〉字頭為例，擬出〈入〉字頭方音匯流圖，說明方言分化和方言會同的兩個模式。台灣閩南語的音變屬於漳泉方言會同的模式。

能夠成爲一個語系或語言的音變潮流，這個音變律必須是合乎語言普遍性的，在漳泉競爭中合乎語言普遍性的音變律才能成爲台灣閩南語音變的潮流，不自然的音變律及其衍化的方言變體總是難逃被揚棄的命運。

在漳泉競爭中的確有很多音變律是不自然的。比如如開、合口的對調(ue→e 或 e→ue)。本論文支持「變異本質論」，把變項(variable)看成是語言的一個結構單位，屬於語言能力的一部分。一個字類不管有多少個方言變體、變體之間有多大的音值差異，一個雙方言者都會把它們視同一個變項的不同變體系聯(identify)起來，變體的轉換不受自然音變的限制。

變項的「範疇」(category)是有層次的(hierarchical)，不同的抽象層次有不同的音變律，相關的音變律就在整個大範疇中的次範疇依次進行。不管範疇的抽象層次高低，我們把這類擴散的程序通稱爲「範疇擴散」(categorical diffusion)。

「範疇擴散」可以從詞彙或字類兩個層次來觀察，一個音變律的發生由一個詞擴散到另一個詞，這種擴散叫做「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在抽象層次較高的變項，下面可以再分成幾個次類(如韻類之下的字類)時，從某一個最脆弱的字類做爲結構缺口開始變，然後擴散到其他的字類，從這個層次所觀察到的擴散現象謂之「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

任何音變律不是突然的，所有的音變都是漸進的。我們把這種擴散方式叫做「漸層擴散」(gradient diffusion)。

12.5 本論文的理論貢獻與實用價值

本論文的貢獻主要是把歐美現代語言學及方言學的先進理論與方法引介到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學的研究上來。在理論上幾乎沒有一個概念是由筆者原創的。這一點雖然很汗顏，但是事實上正是如此。筆者最初進行方言學調查研究時的確有許多方法和理論自認爲是獨創的，但是隨著文獻的研讀，逐漸發現自己曾經引以爲傲的「創見」，其實早就已經有很多前輩學者做得很好了，我們追隨都還來不及，遑論「原創」？

雖然如此，筆者還是認爲本論文對於方言學、特別是社會方言學的理論與實

際有所貢獻，茲簡述如下：

12.5.1 開拓了漢語社會方言學的新天地

雖然許多方法和理論不是原創的，但是卻有許多方法和理論是第一次運用在漢語方言學的研究上。漢語方言學的研究雖然歷史很長，有人追溯到楊雄的《方言》，但是真正有所謂「方言學」意義的調查研究是從高本漢(1915-26)開始的，高本漢由歐洲引進方言調查方法之後，在趙元任等人的推動下，以史語所為首的現代漢語方言學家創作了許多漢語方言調查研究作品。不過很可惜的是，本論文開宗明義所揭示的三個方言學分科中，漢語方言學文獻絕大多數屬於傳統方言學之類，至於地理方言學、社會方言學的文獻極為貧乏。本人一生的貢獻可以說在於後二者的研究，而本論文是社會方言學研究部分的一個成果。本論文為漢語方言學的研究領域開拓「社會方言學」的新天地做出貢獻。

12.5.2 建設漢語方言學的新理論

本論文不是一篇調查報告，而是一篇社會方言學的理論著作。本論文的理論貢獻有：為漢語方言架構了一個方言學的體系，為方言學研究提示了許多新方向，包括動態的方言學研究、解釋的方言學研究等。本文所提出的「結構擴散」理論雖然過去有人研究，卻是筆者首先提出的概念。

此外本論文對於方言調查的方法、調查問卷的設計提供了自己的經驗；對所調查的結果進行了統計分析；對於漳泉方言競爭所產生的結果提出語言普遍性的解釋。傳統的方言學著作多半強於描寫而弱於理論，理論性的文章又缺乏豐富的調查資料，理論與實際常常是脫節的。本論文有調查資料必有統計分析，有統計分析必有理論解釋，把理論與實際緊密的連結在一起，這樣的論證方式在漢語方言學的著作中可謂鳳毛麟角。本論文作者希望本論文能夠為漢語方言學的研究立下一個典範。

12.5.3 證實台灣閩南語正進行中的演變

本論文第五章的「真實時間」比較是漢語方言變化研究的初次嘗試，我們證明了台灣閩南語正在進行著變化，並以此推論所有台灣閩南語的「共時變異」都是進行中的變化。我們的調查結果證實了一個台灣普通腔正悄悄地浮現，成為所有台灣閩南語方言變化的會同中心。

台灣閩南語的漳泉混合雖然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運用社會方言學的方法對這個混合方言進行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本研究是第一次。這次調查的成果，修正了所謂「混合」方言的粗糙觀念。我們發現台灣閩南語有她自己的演變方向，台灣普通腔的形成不是漳泉方言機械的混合，而是漳泉變體做了有機的融合。由於參與融合的漳州方言和泉州方言勢均力敵，因此方言社會學沒有產生作用，台

灣普通腔的漳泉融合是檢驗語言普遍性原理在方言接觸競爭中的作用最好的實例，台灣普通腔的研究因而突顯了他的重要性。

12.5.4 本研究的實用價值——標準化的參考

本研究雖然是純學術的研究，但是它也有實用上的附加價值，可以提供台灣閩南語標準化的重要參考。自 2000 年起，教育部規定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實際鄉土語言教學，教學年級貫串整個九年義務教育。這一重要政策的落實，牽涉到語言規畫問題，一旦把日常生活的語言提升到正式學校教育的層次，我們必定要面臨一個「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問題。語言的標準化不一定等於統一化，我們也許可以容許方言的繼續存在，但是不論是多元化或一元化，爲了教育、文化的提升，重要的詞彙或字音規定一套或數套「標準」的唸法應該是有必要的。

但是標準怎麼訂呢？台灣並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方言(norm)，也沒有一個特別有聲望的優勢方言，可謂是群龍無首的狀態。在這種情勢之下，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採用「台灣普通腔」做爲標準，但是所謂台灣普通腔如何決定呢？這正是本論文研究的主題。本論文的研究可以提供標準音的規範，不論是唯一的標準音，或主要方言的標準音，一個科學的重要參考座標。

12.5.5 本研究的後續研究工作

如前所述，本論文的焦點在社會方言學理論的建設，描寫方言學的調查成果只具例證的價值，這是有所不足的，對於我們已經進行了三年，現在又繼續在進行之中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調查研究計畫，我們終究要提出一個完整的調查報告的。

本論文發表之後，我們將把那些未完成調查的方言點繼續調查完成，未整理輸入電腦的資料全部整理完畢、輸入電腦。我們將在未來的歲月發表我們的研究成果，不但有紙本的研究報告，也希望有電子版、網路版，以方便讀者查詢、搜尋，並提供統計分析的軟體程式。

參考書目

- Alchangeli, D. and D. T. Langendoen. 1997. *Optimality Theory: An Overview*. Mass: Blackwell.
- Bangbose. 1991. *Language and Nation*. Scotland: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Barclay, Thomas (巴克禮). 1923.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Amoy*. (漢英大辭典補編)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 Baugh, Albert C. and Thomas Cable. 1993.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4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Berg, Marinus E. van den. 1986.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Use in Taiwan: A Study of Language Choice Behavior in Public Settings*.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 . 1988. Taiwan's sociolinguistic setting. 收入鄭良偉、黃宣範編《台灣語言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Berlin, Brent and Paul Kay. 1969.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rnhardt, Babara Handford and Joseph Paul Stemberger. 1998.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Academic Press.
- Bernstein, B. 1972. Social class, language and socialization. In P. P. Giglioli. (ed.)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Selected Readings*. England: Penguin Books.
- Blu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1962. revis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rewer, Warren A (卜溫仁). 1995. LAT94 (台灣語言學圖集 94 年計畫案), 國科會報告。
- . 1996. LAT96 (台灣語言學圖集 96 年計畫案), 國科會報告。
- . 1998. LAT97 (台灣語言學圖集 97 年計畫案), 國科會報告。
- . 1998.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humb'. Annual Meeting of Yuan Re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Dialect Fieldwork.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 1999. LAT99 (台灣語言學圖集 99 年計畫案), 國科會報告。
- Cambell, William (甘為霖). 1913.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廈門音新字典)。台南教會公報社。
- Chaika, Elaine. 1994. *Language: The social Mirror*. Heine & Heine Publishers.
- Chambers, J. K. 1982. Geolinguistics of a variable rule. Discussion Papers in Geolinguistics 5: North Staffordshire Polytechnic.
- . 1995. *Sociolinguistic Theory: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 and P. Trudgill. 1998. *Dialectology*. 2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n, H. C. (詹惠珍). 1984. The phonetic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z/ in Taiwan: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M.A. thesis.
- Chang, Linging (張玲英). 1987. Studies in Hakka morphology and syntax. 輔仁大學碩士論文。
- Chelliah, Shobhana L. 2001. The role of text collection and elicitation in linguistic fieldwork. in Newman and Ratliff (2001) pp.152-165.
- Chen, M. (陳淵泉). 1987. The syntax of Xiamen tone sandhi. *Phonology Yearbook* 4:109-151.
- Cheng, C-C.(鄭錦全). 1973.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 Paris: The Hague.
- Cheng, R.(鄭良偉). 1968. Tone sandhi in Taiwanese. *Linguistics* 41:19-42.
- . 1973. Some notes on tone sandhi in Taiwanese. *Linguistics* 100:5-25.
- Chiu, Bien-ming (周辨明). 1930. The phonetic structure and tone behavior in Hagu (commonly known as the Amoy dialect) and their relation to certain questi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廈語音韻聲調之構造與性質及其於中國音韻學上某項問題之關係). *T'oung Pao*. 1934. Reprinted with revision and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Amoy.
- Chomsky, N. 1964.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The Hague: Mouton.
- and M. Halle. 1968.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SP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 1981.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syntactic theory. in N. Hornstein and D. Lightfoot (eds), *Explanations in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 Chung, Raung-fu (鍾榮富). 1989. Aspect of Kejia phonolog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 1992. Syllable contraction in Chinese. 新竹・清華大學「第三屆中國境內語言與語言學研討會」論文。
- . 1996. *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 Cochrane, G. R. 1959. The Australian English vowels as a diasystem. *word* 15:69- 88.
- Comrie, Bernard. 1981.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2d ed. Blackwell. 松本克己、山本秀樹譯《言語普遍性と言語類型論》。ひつじ書房。
- Cook, V. J. and Mark Newson. 1996. *Chomsky's Universal Grammar*. 2d ed. Blackwell.
- Croft, W. 1990.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 1995. Modern syntactic typology. In Shibatani and Bynon. (eds.) 1995: 85-144.
- Crosland, Jeff (郭介輔). 1996. A glossary of the Gàidé 蓋德 dialect. David Prager

- Branner. (ed.) *Yuen Ren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元任學會漢語方言資料寶庫) 2:257-273. Seattle.
- Crystal, David. 1987.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任明等譯. 1988.《劍橋語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 1997.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Oxford UK: Blackwell.
- . 2000. *Language Dea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mmins, Jim and Merrill Swain. 1986. *Bilingualism in Education*. Longman.
- Department of Arts, Heritage, Gaeltacht and the Islands. 2002. Report of Coimisiún na Gaeltachta. downloaded from <http://www.ealga.ie/en/AnGhaeltacht/>.
- Doty, Ilihu (羅啻). 1853.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 《翻譯英華廈腔語彙》，鷺門梓行出版。
- Douglas, Carstairs (杜嘉德).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Glasgow. 俗名《廈英大辭典》，台北・古亭書局複印。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 Downes, William. 1998. *Language and Society*. Longdon: Fontana.
- Duanmu, San. 1990.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MIT. Ph.D. Dissertation.
- . 2000. *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ran, Jacques and Francis Katamba. 1995. *Frontiers of Phonology*. Longman.
- Edkins, J. 1871.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London.
- Fasold, Ralph. 1984.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Blackwell.
- . 1990.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Blackwell.
- Feagin, C. 1979.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Alabama English: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the white communit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Feifel, Karl-Eugen. 1994. *Language Attitude in Taiwan: A Soci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in Social Change*. 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Ferguson, Charles. 1957. Diaglossia. *Word* 15:325-40. 或見 P. A. Giglioli. (ed.) 1972.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Penguin Education.
- Fishman Joshua. 1972. Societal bilingualism: stable and transitional. Section VI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pp.91-106. Rowley, MA: Newbery House. 或見 Joshua Fishman. *Sociolinguistics: A Brief Introduction*. pp.73-90. Rowley, MA: Newbery House.
- Fowler, J. 198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r) in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stores, 24 years after Labov. Manuscript. New York University.
- Fukui, Naoki. 1995. The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approach: a comparative syntax of English and Japanese. In Shibatani and Bynon. (eds.) 1995:327-372.

- Giles, Herbert A. (翟理斯). 1892. *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華英大辭典), Shanghai. 1912,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 Goldsmith, John A. 1990. *Autosegmental and Metrical Phonology*.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 Greenberg, Joseph H. 1965. Language universal. In Thomas A. Sebeok. (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pp. 61-112. Taipei: Rainbow Bridge (reprinted).
- . 1969. Some method of dynamic comparison in linguistics. In J. Puhvel. (ed.) *Substance and Structure in Linguistics* pp.147-20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95. The diachronic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In Shibatani and Bynon. (eds.) 1995:145-166.
- Haarmann, Harald 著，早稻田みか編譯. 1985. 《言語生態學》，東京・大修館書局。
- Hashimoto, Mantaro J. 1982. The so-called ‘original’ and ‘changed’ tones in Fukienese. *BIHP* 53.4:645-659. 收入《橋本萬太郎著作集》3: 362-376.
- . 1973. *The Hakka Dialec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tch, Evelyn and Anne Lazaraton. 1991. *The Research Manual Design and Statistic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Heinle and Heinle Publisher.
- Hawkins, John A. 1983. *Word Order Universal*.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siao, Y. and Y. Chen. 1995. Adverbial tonal phrasing in Southern Min: Semantic discourse Parameters. 黃宣範編. 1995:379-396.
- Hockett, Charles F. 1958.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New York: The MacMilan Company.
- Holmes, Janet.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Hsiao, Y. 1991. *Syntax, Rhythm and Tone: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 . 1995. *Southern Min Tone Sandhi and Theories of Prosodic Phonology*. 台北・學生書局
- Huang, Hui-chuan (黃慧娟). 1997. Transparency and opacity in place and nasal assimilation.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Iwata, R.(岩田禮), M. Sawashima, H. Hirose, & S. Niimi. 1979. Laryngeal adjustment of Fukienese stop—Initial plosives and final applosives, *Ann. Bull. RILP*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Tokyo) 13:61-81.
- Jakobson, Roman. 1990.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phonology. In Waugh and Monville-Burston. (eds.) *On Language*. Cambridge Massy,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arlgren, B. (高本漢). 1915-1926.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Leyde, Stockholm, and Goteborg. 1930. 北京影印，漢題《中華語音學研究》；

- 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1936. 改題《中國音韻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
- . 1928.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p.769-813.
- .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6:1-46.
- Katamba, Francis. 1989. *An Introduction to Phonology*. London: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 Keyser, S. J. 1963. Review Kurath and McDavid 1961. *Language* 39:303-16.
- Kenstowicz, M. 1994. *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
- King, Robert D. 1969.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Generative Gramma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 Kiparsky, Paul. 1989. Phonological change. In F. Newmeyer. (ed.) *Linguistics: The Cambridge Surv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rath, H. F. X. 1941. *Linguistic Atlas of New England*. Provinc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
- Labov, W.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sound change. *Word* 19:273-309.
- .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 1): Internal Factor*. Blackwell.
- .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 2): Social Factor*. Blackwell.
- Labov, W., M. Yaeger, and R. Steiner. 1972.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Sound Change in Progress*. Philadelphia: U.S. Regional Survey.
- Ladefoged, Peter. 2001. *A Course in Phonetics*. 4th. ed.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 . 2001. *Vowels and Consona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nds of Languages*. Blackwell Publishers.
- and Ian Mddieson. 1996. *The Sound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Blackwell Publishers.
- Librairie Larousse. 1973. *Dictionnaire de Linguistique*. 伊藤晃等譯. 1980. 《ラールース言語學用語辭典》，東京・大修館。
- Lehmann, Winfred P. 1955. *Proto-Indo-European Phonology*.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nd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 Levin. 1985. A metrical theory of syllabicity. MIT Ph.D. dissertation.
- Li, Paul Jen-kuei (李壬癸). 1982. Linguistic variatio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the Atayalic dialects.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4: 167-91

- . 1995. The lingua francas in Taiwan. In Wurm, Muhlhausler and Tryon. (eds.) *Atlas of Languag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n the Pacific Hemispher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ien, Chinfa (連金發). 1999. Sociolinguistic dimensions of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Taiwan Southern Min: a preliminary report. In Pang-hsin Ting (ed.) *JCL: Com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Monograph series 14: 204- 224.
- Lin, Jo-wang. 1994. Lexical government and tone group formation in Xiamen Chinese. *Phonology* 11:237-275
- Lin, Yen-hwei (林燕慧). 1989. An autosegmental treatment of Chinese segmen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 Lyovin.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Iver, D. (1905), Mackenzie (revised). 1926. *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 台北・南天書局影印再版。
- Mackay, G. L. (馬偕). 1891. *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osan Vernacular*. (中西字典), 台北・耶穌教會。
-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shman. 1809. 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見 Volpicelli (1896).
- Martinet, Andre. 1952. Function, structure, and sound change. *Word* 8.1:1-32.
- Maspero, H. (馬伯樂). 1912. Etudes sur la phone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EFEO*(*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 l'Extreme Orient*) 12.1:1-127.
- . 1920. Le dialect de Tch'ang-Ngan sou le T'ang. *BEFEO* 20: 1-124.
- Macaulay, R. K. S. 1985. Lnguistic maps: visual aids or abstract art? In Kirk, Sanderson and Widdowson (eds.). *Study in Linguistic Geography*. London: Croom Helm.
- McCarthy, J. J. and A. L. Prince. 1986. *Prosodic Morphology I*. Manuscript.
- . 1990. Foot and word in prosodic morphology: the Arabic broken plural.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8:209-84.
- . 1998. Prosodic morphology. In A. Spencer and A. Zwicky. (ed.) *The Handbook of Morphology*. pp.306-321.
- Medhurst, W. H. (麥都思). 1837.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福建方言字典).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Macao, China. 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 Moulton, W. G. 1960. The short vowel system of northern Switzerland: a study in

- structural dialectology. *Word* 16: 155-182.
- Newman, P. and M. Ratliff. (ed.) 2001. *Linguistic Fieldw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dgett, Jaye. 1995. Stricture and nasal place assimilation. *CSLL*.
- Pan, Ho-hsien. 1997. The salience of nasal cues to the perception of Taiwanese voiced stop and nasals. Manuscript.
- Pennycook, Alastair. 199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Longman.
-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0. 《方言調查字表》, Princeton University Chi-Lin Project.
———. 1972. 《方言詞彙調查手冊》, Princeton University Chi-Lin Project.
- Pulgram, E. 1964. Structural comparison, diasystems and dialectology. *Linguistics* 4: 66-82.
- Ramat, Paolo. 1987. Is a holistic typology possible? *Folia Linguistica* 20:3-14.
- Rey, C. 1926.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c-ka*. Hong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Etrangères. 台北・南天書局影印再版。
- Romaine, Suzanne. 1995. *Bilingualism*. Blackwell.
- Rosch, E. and B. Lloyd. (eds.) 1978.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Rosch, Eleanor. Principles and categorization. In E. Rosch and B. Lloyd. (eds.) 1978:27-48.
- Saitou, Naruya, et al. 1992. Genetic affinities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R. F. Robert and Fujiki. (eds.) *Isolation and Migration*. Monograph SSHB series #3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portsa, E. 1965. Ordered rules, dialect differences, and historical process. *Language* 41: 218-24.
- Saussure, Ferdinand de (索緒爾). (edited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1915.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Wade Baskin. 195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 Schaank, S. H. 1897-98. 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 *T'oung Pao* 8.1(1897):361-377, 8.2(1897):457-486, 9(1898):28-57, 新 2.3(1902):106-108.
- Schaank, S. H. 1897. *Het Loeh-Hoeng-Dialect*. Leiden: Boekhandel en Drukkerij.
- Schlegel, Gustaaf. 1882~1890.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 《荷華文語類參》, Hoofdzakelijk ten Behoeve der Tolken voor de Chineesche Taal in Nederlandsch-Indië. 4v in 8, Brill 1884-1890.
- Selkirk, E. O. 1982. *The Syntax of Word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hen, Zhongwei. 1990. Lexical diffusion: A population parspective and a numerical

- mode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8: 159-200.
- Shibatani, M. and T. Bynon. (eds.) 1995.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ypolog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Solnit, David B. 1982 Linguistic Contact in Ancient South China: The Case of Hainan, Be, and Vietnamese.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Starosta, Stanley and Cathy S.P. Wong. 1999. How can syntactic change diffuse through the lexicon? The case of Cantones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王旭、曹逢甫、連金發合編《第五屆漢語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pp.253-278，文鶴出版社。
- Steriade, Donca. 1993. Closure, release, and nasal contour. In Huffman and Karkov. (eds.) 1993.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5): Nasality, Nasalization, and the Velum*. Academic Press.
- Ting, Pang-hsin. 1979. A note on tone change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BIHP* 50.2: 257-271.
- . 1982.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BIHP* 53.4: 629-644.
- .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BIHP* 54.4: 1-14.
- Tollefson, James. 1991.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 Language in the Community*. Longman.
- Trudgill, P. 1974.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Penguin Books.
- . 1986. *Dialects in Contact*. Oxford: Blackwell.
- . 2000. Determinism in new-dialect formation and the genesis of New Zealand English.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6: 299-318.
- Tung, C. Jeffery. 1964. Phonology of Taiwanese as spoken in the Kaohsiung Area (a sketch). *Bulletin of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9:1-10.
- Tung, C. Jeffery(董昭輝). 1968.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Gaoxiung, a Min dialect of Chinese. *POLA Report* 2.5. UC Berkeley.
- . 1972. Taiwanese tones and Taiwanized Japanese. *Paper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A. A. Hill*. Taipei.
- . 1988. Nasality and orthography. in Robert L. Cheng and Shuanfan Huang. (ed.) *Th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A Modern Synthesis*.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 . 1992. Three ways of treating nasality in Southern Min. 台北・中研院史語所《中國境內的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pp.631-639.

- Volpicelli, Z. 1896. *Chinese Phonology, an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Sound of the Ancient Language and to Recover the Lost Rimes*. Shanghai.
- Wang, H. Samuel (王旭). 1995. Nasality as an autosegment in Taiwanese. 曹逢甫、蔡美慧編. 1995. 《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 pp. 513-530.
- . 1996. Are Taiwanese Syllables segmented into phoneme-sized units? In T-F. Cheng, Yafei Li, Hongming Zhang. (eds.) *Proceedings of the Joint Meeting of 7th NACCL and 5th ICCL*. GSIL,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 1998a. A concept formation experiment on the nasality of vowels in Taiwan Min. Presented at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July 14-16, 1998.
- . 1998b. The perception of nasality in Taiwan Min syllables. Presented at the Joint Meeting of S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7) and Ten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10), Stanford University. June 26-28, 1998.
- . 1999. A concept formation experiment for Taiwan Min voiced stop consonants. In Y-M. Yin, I-L. Yang, and H-C. Chan. (eds.)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V: Interactions in Language* pp.233-249.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 . 2001a. A concept formation experiment on the nasality of vowels in Taiwan M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1:183-195.
- . 2001b. The perception of nasality in Taiwan Min syllabl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1.2:178-187.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and Bruce L. Derwing. 1993. Is Taiwanese a 'body' language? Presented at Canadian Linguistic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Carleton University.
- and Bruce L. Derwing. 1994. Some vowel schemas in three English morphological class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pp.561-575. Taipei: Pyramid Press.
- and Rong-jun Shen. 1998.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abial constraints in Taiwan M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8.2:185-194.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Wang, Shih-ping. 1995. Tone-segment: Notes on simplification. 收入曹逢甫、蔡美慧編. 1995. 《台灣閩南語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9-25.
- . 1991. *Explorations in Language*. Taipei: Pyramid Press.
- Wardhaugh, Ronald. 1998. *Sociolinguistics*. Blackwell.

- Weinreich, Uriel. 1954. Is a structural dialectology possible? *Word* 10:388-400.
Reprinted in J. Fishman. (ed.) 1968. *Read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lton.
- Young, Russell (楊永仕). 1989.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mong the Chinese in Taiwan*. (台灣方言的保留與易位) 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Sieele, John B. A. (汲約翰). 1924. *The Swatou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 (潮正兩音字集). 上海・英國長老教會。
- 丁邦新. 1980a. 〈澎湖語彙〉，《中國書目季刊》14.2:167-243。
- . 1980b. 《台灣語言源流》。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編. 1981. 《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食貨出版社。
- . 1984. 〈吳語聲調之研究〉，《史語所集刊》55.4:755-788.
- . 1995.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文》1995.6:414-419.
- 、楊秀芳. 1991. 《台北市志社會志語言篇》。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 千島英一、樋口靖. 1986. 〈臺灣南部客家方言概要〉，《麗澤大學紀要》42: 95-148。
- 小川尚義. 1907. 〈日臺大辭典緒言〉，收入《日臺大辭典》pp.1-212，台灣總督府。
- . 1907. 〈台灣言語分布圖〉，載《日台大辭典》。台灣總督府。
- 主編. 1907. 《日臺大辭典》。台灣總督府。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六冊。
- 主編. 1931-32. 《臺日大辭典》。台灣總督府。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七～八冊。
- 小泉保. 1981. 〈言語をめぐる諸問題〉，收入北村甫編《世界の言語》頁 473-501。
。東京・大修館書店。
- 中文詞知識庫小組. 1993. 《中文詞類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中文詞知識庫小組。
- 中央民族學院苗瑤語研究室編. 1987. 《苗瑤語方言語彙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中島幹起. 1977. 《閩語東山島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 1979.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中國社會科學院. 1981. 《方言調查字表》(新一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 1987. 《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Longman)出版社。
- 中國語言學大辭典編纂委員會. 1991.3. 《中國語言學大辭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六角恆廣. 1988. 《中國語教育史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局。
- 比嘉正範. 1979. 〈多語言社會における言語行動〉，收入南不二男編《言語行動》頁 137-164。東京・大修館《講座言語》第三卷。

- 王力. 1958. 《漢語史稿》上冊。科學出版社。本文據香港波立書局版。
- . 1963-64. 《中國語言學史》，北京・「中國語文」月刊 124-129 期。
- 王士元. 1974. 〈語言研究講話〉，JCL2.1:1-25。
- . 1994. 〈語言變化的機理〉，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境內語言及語言學》2:1-20。
- 王本瑛、連金發. 1995. 〈台灣閩南語中的反復問句〉，收入台北・文鶴出版公司《台灣閩南語論文集》頁 47-70。
- 王旭. 1993. 〈台語變調現象的心理特性〉，《清華學報》新 23.2:175-192。
- . 1997. 〈以觀念形成實驗檢測台閩語的次音節單位〉，《清華學報》(慶祝湯廷池教授六十五歲論文集)新 27.1:1-15。
- 王育德. 1957. 《台灣語常用語彙》。東京・永和社，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九冊。
- . 1955. 〈台灣語の聲調〉，《中國語學》41:609-617。
- . 1957. 〈福建語の教會羅馬字について〉，《中國語學》60:301-309。
- . 1957. 《台灣語常用語彙》。東京・永和語學社出版。
- . 1958. An investigation about literary reading and colloquial reading in the Amoy dialect,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 3:67-70。
- . 1960.4-1964. 《台灣語講座》(第 1~24 回)，連載於《台灣青年》第 1~38 號。
- . 1960. 〈中國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學的試探〉，《言語研究》38:33-105。
- . 1967. 〈中國の方言 1:總論〉，收入東京・大修館《中國文化叢書 言語》407-447。
- . 1968. 〈十五音について〉，《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13:57-69。
- . 1969. 〈福建の開発と福建語の成立〉，《日本中國學會報》21 集:123-142。
- . 1969. 《閩音系研究》，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收入《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1973)。
- . 1969. 〈福建語における『著』の語法について〉，《中國語學》192:321-325。
- . 1970. 〈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8+9:1-31。
- . 1972. 《台灣語入門》。東京・風林書房；1982 年，東京・日中出版。
- . 1983. 《台灣語初級》。東京・日中出版。
- . 1985. 〈台灣語の記述的研究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明治大學教養論集》通卷 184 號，又收入《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1973) 1411~1509。
- . 1987. 《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東京・第一書局。
- 王芸亭、黃婷玉. 1998. 〈閩南語鹿港方言母音轉變之社會調查〉，收入黃宣範

- 編. 1995:397-418。
- 王建設、張甘荔. 1994. 《泉州方言與文化》(上、下冊)。廈門・鷺江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89. 《漢語方音字匯》(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95. 《漢語方言詞匯》(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 台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 1935. 《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台灣教育會. 1939. 《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編者發行，正文 1098 頁，年表 71 頁。
- 甘于恩. 1993. 〈晉江（青陽）方言的輕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第三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甘為霖(Campbell, William). 1931. 《廈門音新字典》。台南新樓書房。
- 石剛. 1993. 《植民地支配と日本語》。東京・三元社。
- 石娉娉. 1997. 《從自主音段音韻學觀點看金城方言聲調學》。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吉野秀公. 1927. 《台灣教育史》。台北・著者發行。
- 安藤貞雄、小野隆啟. 1993. 《生成文法用語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局。
- 江俊隆. 1996. 《台中東勢客家方言詞彙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江敏華. 1998. 《台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西田龍雄. 1981. 〈世界の文字〉，收入《世界の文字》。東京・大修館書店。
- 何大安. 1981. 〈澄邁方言調查報告同音字表〉，未刊稿。
- . 1988.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何耿墉. 1965. 〈大埔客家話的後綴〉，《中國語文》6:492-493。
- . 1993. 《客家方言語法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
- 何德華. 1994. 〈從加拿大魁北克經驗談台灣閩南語母語政策〉，新竹・清華大學《閩南語研討會論文集》。
- 佐藤源治. 1943. 《台灣教育の進展》62-108。台北・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發行，正文 276 頁，年表 42 頁。
- 吳 槐. 1955. 〈河洛語閩南語中之唐宋故事〉，《台北文物》第四卷第三期。
- 吳守禮. 1954. 《台灣通志稿卷二人民志語言篇》。台灣省文獻處。
- . 1970. 《台灣省通誌 人民志語言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
- . 2000. 《國台對照活用辭典》。遠流出版公司。
- 、林宗毅輯. 1976. 《明清閩南戲曲四種》。東京・定靜堂發行。
- 呂淑湘. 1980. 《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嵩雁. 1993. 《台灣饒平客家方言》，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 李王癸. 1975. 〈語音變化的各種學說述評〉, 《幼獅月刊》44:23-29。
- . 1989. 〈閩南語喉塞音尾性質的檢討〉,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60.3:179-202。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 1992. 〈台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台北・《台灣風物》42.1:211-238。
- . 1992. 〈台灣南島民族的遷移歷史——從語言資料及現象所作的探討〉, 《台灣史研究通訊》22:22-23。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 1992. 〈閩南語鼻音問題〉, 《中國境內的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頁423-435。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 1993. 〈台灣南島語言的分佈和民族的遷移〉, 《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頁1-16。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 1995. 〈台灣北部平埔族的種類及其互動關係〉,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 《清華學報》9.(1+2):1-61。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 李仲民. 1998. 《台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調查、比較與方言界線之探討》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如龍. 1997. 《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
- . 1999. 《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張雙慶合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佳純、連金發. 1995 〈論閩南語比較式——類型及歷時的探討〉, 《台灣閩南語論文集》頁71-85。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李新魁. 1979. 《普通話潮汕方言常用字典》。廣東人民出版社。
- . 1979. 《新編潮汕方言十八音》。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李賦寧. 1991. 《英語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村上嘉英. 1966. 〈日本人の台灣における閩南語研究〉, 《日本文化》45:62-108。
- . 1985. 〈舊植民地台灣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の一考察〉, 《天理大學學報》144:22-35。
- . 1989. 〈日本人在十九世紀末期對台灣閩南方言音韻的研究工作〉, 《天理大學學報》160:27-40。
- 周日健. 1990. 《新豐方言日志》。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 1992. 〈廣東新豐客家方言記略〉, 《方言》1992.1:31-44。
- 周法高. 1964. 《桃園縣志卷二人民志語言篇》桃園縣政府。
- 周長楫. 1986. 〈福建境內閩方言的分類〉, 《語言研究》1986.2:69-84。
- . 1991. 〈廈門方言同音字彙〉, 《方言》1991.3:99-118。
- . 1993. 《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 1996. 《閩南話的形成發展及在台灣的傳播》。台北・台笠出版社。
- 、林寶卿. 1992. 《永安方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周祖謨. 1966. 〈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 《問學集》頁 437-473。
 ——. 1966. 《問學集》。中華書局。
- 岩田禮. 1984. 〈南部中國語の音節末閉鎖音〉, 《言語研究》87:21-39。
 ——. 1992. 〈漢語方言入聲音節的生理特徵——兼論入聲韻末的歷時變化〉,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頁 523-537。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林郁靜. 2002. 《麥寮方言的調查與研究——語音及詞彙初探》,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修旭. 1995. 〈音節縮減? 縮減音節〉, 台北・台灣大學「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
- 林修澈. 1996. 〈中國的民族語言政策〉, 施正鋒編 1996:295-334。
- 林倫倫. 1991. 《潮汕方言與文化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1991-92. 〈汕頭方言詞彙 1-3〉, 《方言》1991.2:153-160(1); 1991.3:232-240(2); 1991.4(3); 1992.1:78-80(4)。
 ——、陳小楓. 1996《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
- 林珠彩. 1995. 《台灣閩南語三代間語音詞彙的初步調查與比較——以高雄小港為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陳章太. 1989. 《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燾. 1985. 〈探討北京話輕音性質的初步實驗〉, 原載《語言學論叢》第 10 輯, 收入《語音探索集稿》1990:71-92。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林寶卿. 1992. 〈漳州方言詞彙 1-3〉, 《方言》1992.2:151-160(1); 1992.3:230-240(2); 1992.3:310-312。
 ——. 1994. 《長泰縣方言志》。長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 竺家寧. 1992. 《聲韻學》(二版)。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施正鋒編. 1996. 《語言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出版社。
- 洪鑣德. 1996. 〈新加坡多元語言的教育與政策之評析〉, 施正鋒編 1996:215-236。
- 埋橋德良. 1991. 《伊澤修二の中國語研究》。日本長野縣・銀河書局。
- 徐大明、陶紅印、謝大蔚. 1997. 《當代社會語言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真田信治. 1990. 《地域社會の社會言語學的研究》。大阪・和泉書院。
 ——. 1992. 《社會言語學》。東京・櫻楓社。
- 祝畹瑾編. 1985. 《社會語言學譯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高然. 1993. 〈漳州形容詞的重疊式〉,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第三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涂春景. 1998. 《苗栗卓蘭客家方言詞彙對照》。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助出版。
 ——. 1998. 《台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詞彙對照》。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助出版。
- 國府種武. 1931. 《台灣における國語教育の展開》。台北・第一教育社。

- . 1931. 〈台灣における國語教授の變遷〉，《言語と文學》雜誌 3:51-94; 4:83-119。
- . 1936. 《台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過去と現在》。台北・台灣子供世界社。
- . 1939. 《日本語教育の實際》。台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
- 連金發. 1999. 〈方言變體、語言接觸、詞匯音韻互動〉，石鋒、潘悟雲編《中國語言學的新拓展》頁 149-178，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張光宇. 1990. 《切韻與方言》。台灣商務印書館。
- 張屏生. 1992. 《潮陽話和其他閩南語的比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 1994. 〈金門方言的語音系統——以金城鎮方言為例〉，第十二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 . 1996. 《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 1996b. 《台北同安腔閩南話語彙稿》，著者發行。
- . 1997. 〈《客家話讀音同音字彙》的客家音系——並論客家話記音的若干問題〉，載《台灣語言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73-194。新竹師範學院。
- . 1998a. 〈台灣客家話部分次方言的詞彙差異〉，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261-274。
- . 1998b. 〈台灣客家話調查所發現的一些現象〉，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競賽研討會文集》1:7.1-18。
- . 1998c. 〈東勢客家話的超陰平聲調變化〉，新竹師範學院・母語教育研討會論文。
- . 2002. 《桃園新屋鄉大牛欄閩南語語彙稿》，著者出版。
- . 2002. 《雲林縣崙背鄉詔安腔客家話語彙初集(稿)》，未刊稿。
- . 2000. 《三峽安溪腔閩南語語彙初集》，未刊稿。
- . 待刊. 《蘆洲方言志(稿)》，未刊稿。
- . 待刊. 《宜蘭閩南話語彙稿》，未刊稿。
- 張振興. 1983. 《台灣閩南語方言紀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 1985. 〈閩語的分區〉(稿)，《方言》1985.3:171-180。
- . 1992. 《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 1997. 〈重讀「中國語言地圖集」〉(初稿)，北京・第三十屆國際漢藏語暨語言學研討會。
- 張琨著、張賢豹譯. 1984. 《漢語音韻史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張雁雯. 1998. 《台灣四縣客家話構詞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維邦. 1996. 〈魁北克「民族主義」與法語為官方語言的制訂——兼論加拿大

- 聯邦政府雙語與多元文化的確立》，施正鋒編 1996:187-210。
- 張維耿. 1995. 《客家話詞典》。廣東人民出版社。
- 張賢豹(光宇). 1976. 〈海口方言〉，台大中文系碩士論文。
- 張雙慶、李如龍. 1993.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大學出版社。
- 曹逢甫. 1993. 《應用語言學的探索》。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 1997. 《族群語言政策：海峽兩岸的比較》。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 1998. 〈雙言雙語與台灣的語文教育〉，第三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頁 163-180。
- 、連金發. 1996. 《新竹地區語言分佈和語言互動的調查》，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委託研究計畫。
- 、蔡美慧編. 1995. 《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編. 1995. 《台灣閩南語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梁玉璋. 1990. 〈福州方言的三音節詞〉，《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梅祖麟編. 1989. 《雙語雙方言(一)》。廣州・中山大學出版。
- 編. 1994. 《雙語雙方言(三)》。漢學出版。
- . 1999. 〈幾個台灣閩南語常用虛詞的來源〉，Pang-hsin Ting (ed.)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JCL Monograph series 14:1-40*.
- . 2000. 〈中國語言學的傳統與創新〉，載《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pp.475-500。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深圳教育學院深圳語言研究所編. 1992. 《雙語雙方言(二)》。香港・彩虹出版社。
- 許世瑛. 1964. 《音注中原音韻》。台北・廣文書局。
- 郭啟熹. 1995. 《龍岩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
- 陳建初、吳澤順主編. 1997. 《中國語言學人名大辭典》。長沙・岳麓書社。
- 陳恆嘉. 1993. 《日本の領台期における台灣教育と研究の一考察》，台北・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修. 1993. 《梅縣客方言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
- 陳原. 1984. 《社會語言學》。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 陳淑君. 2007. 《四湖閩南語語音調查與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淑娟. 1995. 《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 2001. 〈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清華大學・2001 年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論文。
- . 2002. 《桃園大牛欄方言閩客接觸之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紹馨. 1972. 《台灣省通志・人民志・人口篇》。陳紹馨原修，莊金德增修及整修。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a.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 1991b. 〈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收入《閩語研究》頁 58-138。
- . 1991c. 〈論閩方言的一致性〉，收入《閩語研究》頁 1-57。
- . 1982. 〈碗窯閩南方言島二百年間的變化〉，《中國語文》5:345-364。
- 陳雅玫、蕭宇超. 1995. 〈閩南語重疊副詞的變調分析：從「儉儉 a」談起〉，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第四屆國際暨第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 陳榮嵐、李熙泰. 1994. 《廈門方言》。廈門・鷺江出版社。
- 陳憲國. 1995. 〈台語兮入聲恰伊兮變調〉，汐止・台語社通訊《掖種》試刊第二期，頁 4。
- 陳鴻邁. 1996. 《海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陸嘉美. 1983. 《溫州平陽閩南語研究》，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湯廷池. 1977. 《國語變形語法研究 第一集 移位變形》。台北・學生書局。
- . 1992. 〈漢語的詞類：畫分的依據與功用〉收入《漢語詞法句法三集》。台北・學生書局。
- 雲惟利. 1987. 《海南島方言》。澳門・東亞大學出版。
- . 1996. 《新加坡社會和語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文化中心。
- 項夢冰. 1997. 《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黃有實. 1972. 《台灣十五音辭典》，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十冊。
- 黃沛榮編. 1994. 《當前語言問題論集》。台北・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 黃宜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研究》。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黃宜範編. 1995. 《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黃基正. 1969. 《苗栗縣志・人文志・語言篇》。苗栗縣文獻委員會出版。
- 黃雪貞. 1983. 〈永定(下洋)方言詞彙 1-2〉，《方言》1983.2:148-160(1); 1983.3:220-240。
- . 1984. 〈永定(下洋)方言自成音節的鼻音〉，《方言》1984.1:47-50。
- . 1985. 〈福建永定(下洋)方言語音構造的特點〉，《方言》1985.3:222-231。
- . 1987. 〈客家話的分佈與內部異同〉，《方言》1987.2:81-96。
- . 1992. 〈梅縣客家話的語音特點〉，《方言》1992.4:275-289。
- . 1995. 〈梅縣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 . 1996. 〈成都市郊龍潭寺的客家話〉，《方言》1996.2:116-122。
- 黃謙. 1800. 《彙音妙悟》，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最早為道光辛卯（1831）年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其次為光緒庚辰（1880）年綺文居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光緒癸卯（1903）年福州集新堂本《詳注彙音妙悟》；光緒乙巳（1905）年廈門會文書莊石印本及上海萃英、大一統書局影印本；民國五十九（1970）年瑞成書局手抄影印本。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 廈門大學. 1981. 《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香港・三聯書店。
- 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辦公室. 1996. 《廈門方言志》。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新光社編. 1911. 《日本地理風俗系・(15)台灣》。東京・新光社出版。
- 楊必勝、潘家懿、陳建民. 1996. 《廣東海豐方言研究》。語文出版社。
-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 1988. 《台南市志人民志語言篇》。台南市政府。
- . 1991.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
- 楊時逢. 1957. 《台灣桃園客家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 22 本。台北・中央研究院。
- . 1971. 〈臺灣美濃客家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42.3:405-465。台北・中央研究院。
- . 1974. 《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上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楊鼎夫. 1992. 〈雙語社會中的語言心態〉，收入《雙語雙方言(二)》頁 196-203。
- 溫端政. 1991. 《蒼南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游汝傑. 2004. 《漢語方言學教程》。上海教育出版社。
- 董同龢. 1948. 〈華陽涼水井客家記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9 本，收入丁邦新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1981)頁 153-273。
- . 1960. 《四個閩南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0 本。台北・中央研究院。
- . 1985. 《漢語音韻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趙榮琅、藍亞秀. 1967. 《記台灣的一個閩南語》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甲種之 24 本。台北・中央研究院。
- 董忠司. 1991. 〈台北市、台南市、鹿港、宜蘭方言音系的整理和比較〉，新竹・新竹師範學院編印。
- . 1992. 〈台南方言中的 ə〉，《第二屆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
- . 2001. 《台灣閩南語辭典》。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董昭輝. 1995. 〈從閩南語人稱代詞之調型談起〉，收入曹逢甫、蔡美慧編. 1995. 《台灣閩南語論文集》頁 451-459。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詹伯慧、李如龍、黃家教、徐寶華. 1991. 〈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孝感・湖北教育出版社。
- 詹伯慧、張日昇.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一)。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 . 1988. 《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二)。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 . 1990. 《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三)。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 詹伯慧. 2001. 《漢語方言及其調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趙元任. 1926. 《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1956 北京・科學出版社再版。
- 廖綸璣. 18xx. 《拍掌知音》刊年未詳，久佚，1979 年 5 月「方言」2:143-154 刊載。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 福建省漢語方言調查指導組、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編. 1957. 《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討論稿)(上、下冊)，編者印行。
- 赫德森著、丁信善等譯. 1990. 《社會語言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秀雪. 1998. 《金門瓊林方言探討》，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増田純男編. 1978. 《言語戰爭》。東京・大修館書店。
- 歐淑珍、蕭宇超. 1995. 〈從「韻律音韻學」看台灣閩南語的輕聲現象〉，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第四屆國際暨第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 潘科元. 1996. 《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蔣儒林. 軼年. 《潮語十五音》。澳門・新生出版社。
- 蔡俊明. 1976. 《潮語詞典》。周法高發行，台北三民書局代售。
- . 1979. 《潮語詞典補編、國潮語彙》。台灣學生書局出版。
- . 1991. 《潮州方言詞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中心。
- 蔡茂豐. 1977. 《中国人に対す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東京教育大學博士論文。
- 鄭良偉. 1991. 〈異形語的共存與淘汰——台灣話數量詞〉，台北・中央研究院《第二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141-159。
- . 1994. 〈教學參考用的台語輕聲規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閩南語母語學術研討會」論文。曹逢甫・蔡美慧編《台灣閩南語論文集》(1995.2:259-295)。
- 、曾金金. 1994. 〈聲調語言中重音的類型〉，台北・中央研究院「第四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
- 、鄭謝淑娟. 1977. 《台灣福建話的語音結構及標音法》。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鄭曉峰. 1997. 《孔夫方言調查報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曉峰. 2001. 《福建光澤方言》，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鄭榮. 1994. 〈金門官澳方言初探〉，載余光弘、魏捷茲編《金門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 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M. J.). 1972. 《客家語基礎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
- . 1978. 《言語類型地理學》。東京・弘文堂。

- . 1981. 《現代博言學》。大修館書局。
- 盧淑美. 1977. 《台灣閩南語音韻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蕭宇超. 1996. 〈從台語音節連併到音韻、構詞與句法的互動：老問題、新角度〉，《第五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356-374。
- 、吳琇鈴. 1994. 〈漢語輕聲的句法、語意與韻律〉，新竹・清華大學「中華民國聲韻學會第三屆學術研討會」。
- 、潘科元. 1994. 〈從語法結構看台語變調的疑難雜症〉，新竹・清華大學「台灣閩南語母語學術研討會」論文。曹逢甫、蔡美慧編《台灣閩南語論文集》1995.2:203-216。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龍宇純. 1964. 《韻鏡校注》。台北・藝文出版社。
- 謝秀嵐. 1818.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有會文堂本、慶芳書局影印本，俱不知刊年。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
- 謝顯益. 1965. 《增三潮聲十五音》。香港・著者出版。
- 鍾榮富. 1989. *Aspect of Kejia Phonolog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 1995a. 〈客家話的構詞和音韻的關係〉，收入曹逢甫、蔡美慧編. 1995. 《台灣閩南語論文集》頁 155-176。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 1995b. 〈優選論與漢語的音系〉，《國外語言學》1995.3:1-14。北京。
- . 1996.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mpany Ltd.
- . 1997. 《六堆客家鄉土誌・語言篇》。
- . 1997a 〈美濃客家語言〉，載高雄縣文獻叢書 9：《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頁 293-444。
- . 1997b 《美濃鎮誌・語言篇》。美濃鎮公所。
- 鍾露昇. 1965. 《福建惠安方言》，手稿。
- . 1967. 《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油印本。台北・國科會報告。
- 聶建民、李琦編. 1994. 《漢語方言研究文獻目錄》。江蘇教育出版社。
- 藏緬語語音和詞彙編寫組. 1991. 《藏緬語語音和詞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藍清漢. 1980. 《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東京・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顏森. 1993. 《黎川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羅美珍、鄧曉華. 1995. 《客家方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羅常培. 1931. 《廈門音系》，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四。北平・中央研究院；1956 年 12 月北京・科學出版社影印；又 1975 年台北・古亭書屋影印。
- 羅莘田. 1935. 〈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東方雜誌》32.14:35-45。
- 羅肇錦. 1985. 《客語語法》。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 1987. 〈臺灣客語次方言的語音現象〉，《師大國文學報》16:289-326。

- . 1989. 《瑞金方言》。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 1990. 《台灣的客家話》。台北・台原出版社。
- 顧百里(Cornelius Kubler). 1978. 《澎湖群島方言調查》，國立台灣大學碩士論文。
- 樋口靖. 1981. 〈台灣境內閩南語方言的語音特點〉，筑波大學《言語文化論集》10:95-102。
- . 1983. 〈台灣閩南語鹿港方言の語音特色〉，《中國語學》230:8-18。
- . 1990. 〈海南島崖縣方言の音韻體系について〉，筑波大學外國語センター《外國語教育論集》7:309-325。

洪惟仁語言學著作目錄

著書

1971. 《中國訓詁學之理論基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5. 《台灣河佬話聲調研究》。台北・自立晚報。
1986. 《台灣禮俗語典》。台北・自立晚報。
- 1992A. 《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 1992B. 《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前衛出版社。
- 1996A. 《『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1996B. 《台灣話音韻入門——附台灣十五音字母》。台北・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
- 1996C. 《台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1997A. 《高雄縣閩南語方言》。高雄・高雄縣政府。
- 1997B. 《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新竹市政府。

多媒體影音光碟

2002. 《台北褒歌之美》。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傳統藝術中心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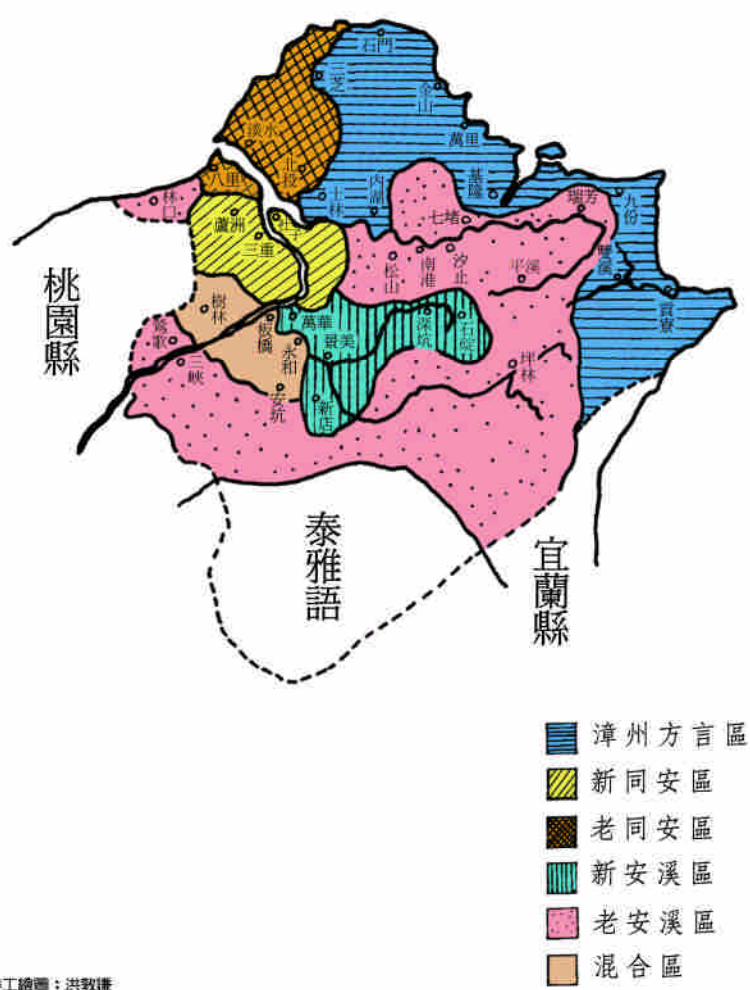
調查報告

1989. 〈台灣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NSC 77-0301-H-001-32RG)報告。
1993. 〈台灣中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NSC 81-0301-H-001-15G)報告。
1994. 〈台灣中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NSC 82-0301-H-001-051 G)報告。
1995. 〈台灣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高雄縣部份〉，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NSC83-0301-H-001-076 G)報告。
1996. 〈台灣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NSC 84-2411-H-001-027 G)報告。
1997. 〈台灣東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東部及屏東、澎湖部份〉，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NSC 85-2417-H-001-010 G)報告。
- 2000A. 〈台北縣民間文學調查報告〉，台灣省文化處資助。
- 2000B. 〈台北縣方言調查報告〉，台北縣政府資助。
- 2000C. (與王旭、曹逢甫、何大安等合作)〈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基隆及汐止、桃園部份(1/3)調查報告〉，行政院國科會 (NSC 88-2411-H-007-005-)研究成果報告。

【附錄 01】 洪惟仁〈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佈圖〉

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佈圖

1990 初版・2003 修正
洪惟仁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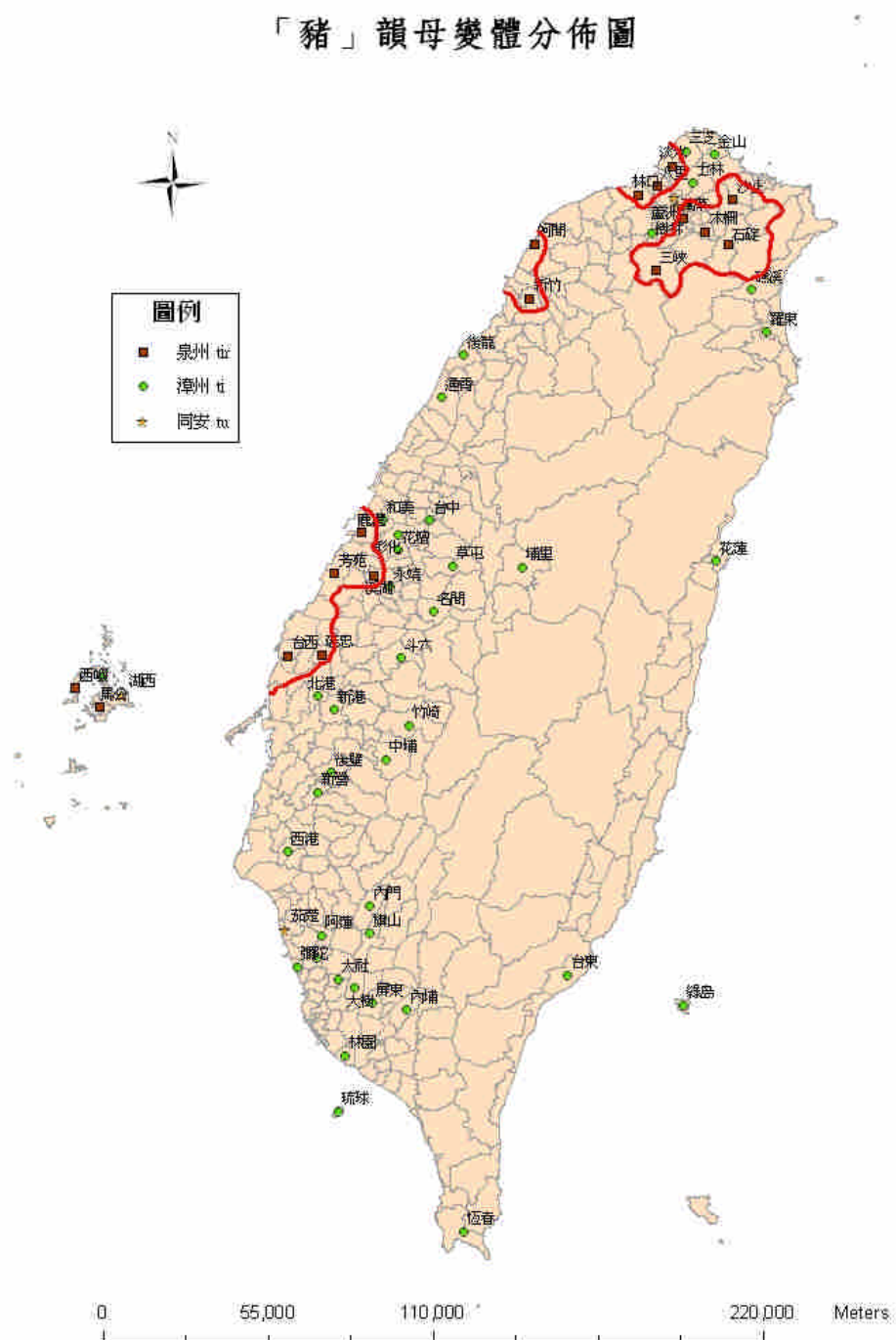


繪圖者：洪惟仁

出處：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1992)卷末附圖初版，2003 年修正

美工修圖：洪敦謙

【附錄 02】 洪惟仁〈「豬」韻母變體分佈圖〉



繪製者：洪惟仁（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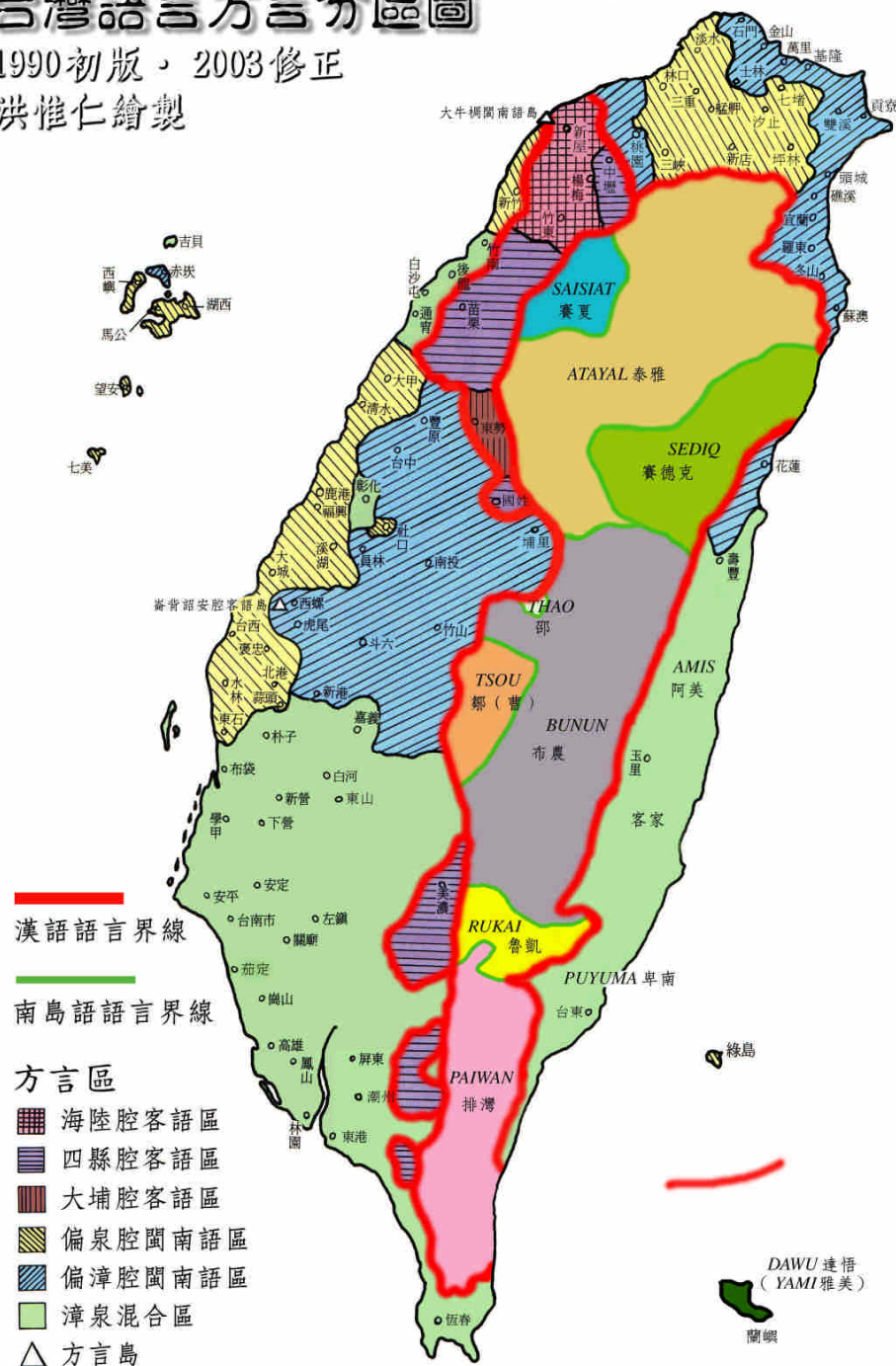
資料管理：駱嘉鵬；電腦製圖：潘科元

【附錄 03】洪惟仁〈台灣語言方言分區圖〉

台灣語言方言分區圖

1990初版，2003修正

洪惟仁繪製



繪製者：洪惟仁(2003 重修)

美工繪圖：洪敦謙

【附錄 04】 方言調查發音人資料表

編號：_____

發音人：_____性別：男性 ☐ 女性 ☐

出生年：19____ 調查時年齡：____ 介紹人：_____(電話：_____)

年齡層：老☐ 中☐ 青☐ 少☐ ※年齡分層標準：老>60；中 40-60；青 20-39；少<20

代表方言點：_____縣市_____鄉鎮_____村里

地名俗稱：(漢字)_____ (發音) _____

經度：_____ 緯度：_____ (社會方言調查免填)

祖籍：_____第一語言：_____

成長地(14 歲以前居住地)：本地世居☐ ； _____歲時由_____遷入

遷居經歷(?歲至?歲在那裏住過，遷居其他方言區十年以上不可採用)：

父親方言及成長地：本地世居☐ ； _____歲時由_____遷入

母親方言及成長地：本地世居☐ ； _____歲時由_____遷入 (父母親均非本地人者勿用)

配偶方言及成長地：本地世居☐ ； _____歲時由_____遷入 (可做為了解特殊變體參考)

其他語言能力：除母語外共種

	華語	客語	英語	日語		
聽						
說						
讀						
寫						

教育程度：☐ 0=不識字 1=小學 2=初中(高等科) 3=高中 4=大專以上

職業：勞動 ☐ (農、工、小商人) 白領 ☐ (公、教、軍、警、服務)

學生父親職業： 勞動☐ 白領☐ 母親職業： 勞動☐ 白領☐

宗教：民間信仰 ☐ 佛教 ☐ 基督教 ☐

連絡地址：_____

聯絡電話：_____

發音日：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訪問人：_____記音人：_____

附近方言或語言：

採訪經過：

【附錄 05】 社會方言學調查工作紀錄表

方言區	方言點	訪查員	記音人	附註
老泉	汐止	林金城，洪惟仁，洪敦涵，洪敦謙，程俊源；鄭雅方，黃美慈，葉佳雯，葉禮儀，駱嘉鵬，魏佳雯，陳棚現，陳逸華	洪惟仁，林秉慧，陳淑欣，陳逸華，鄭雅方，簡佳敏	研究生及元智學生
老泉	清水	李順涼	李順涼	竹師研究生
老泉	蚵殼港	葉禮儀，鄭雅方	葉禮儀，鄭雅方	元智學生
老泉	鹿港	洪惟仁，李仲民，李順涼，林秉慧，施炳華，陳瑤玲，黃上輔，黃美慈，鄭雅方，簡佳敏	鄭雅方，簡佳敏	元智學生
老泉	麥寮	林郁靜	林郁靜	竹師研究生，其資料用為撰寫碩士論文論文
老泉	新竹市	李順涼，林欣儀，陳建旭，許美容，游政燕、林郁靜，劉沛慈、黃美慈	林雅雯，陳建旭，游政燕，劉沛慈	竹師研究生
老漳	大牛欄	陳玉倩，陳棚現		元智學生
老漳	大溪	陳逸華，簡佳敏	簡佳敏，陳逸華	元智學生
老漳	桃園市	洪惟仁，林秉慧，陳逸華，黃美慈，趙珮伶，鄭雅方，簡佳敏	林秉慧，陳逸華，趙珮伶，鄭雅方，簡佳敏	元智學生
老漳	基隆	洪惟仁，洪敦涵，洪敦謙，陳玉倩，陳棚現，陳聯福，黃美慈，葉禮儀，趙珮伶，簡佳敏、魏佳雯	林秉慧，陳聯福	元智學生
老漳	礁溪	林秉慧，林錦賢，張煜歆，黃美慈，簡佳敏；李仲民	施明宏，張煜歆，趙珮伶，鄭雅方，簡佳敏	元智學生及文化碩士
老漳	觀音	魏佳雯，羅淑慧	魏佳雯，羅淑慧	元智學生
新泉	白沙屯	洪惟仁，林秉慧，林郁靜，簡佳敏	林秉慧，陳棚現，黃上輔，趙珮伶，鄭雅方，簡佳敏	元智學生
新泉	馬公	洪惟仁，黃美慈，潘科元，謝豐帆		助理及清大碩士
新泉	綠島	周琬琳，陳美燕，潘科元，黃美慈，黃慈美，黃香雅，謝昌運		助理及元智學生

【附錄 06】社會方言學調查人數統計表

		男					女					男女
		老	中	青	少	男合計	老	中	青	少	女合計	總計
漳腔區	雞籠勞動	6	4	4	3	17	5	5	4	3	17	34
	雞籠白領	5	3	3	3	14	4	3	3	3	13	27
	宜蘭礁溪	3	4	3	4	14	3	3	3	3	12	26
	桃園市勞動	3	3	3	3	12	3	3	3	3	12	24
	桃園市白領	3	3	3	3	12	3	3	3	3	12	24
	桃園大溪	3	3	3	3	12	1	3	3	1	8	20
	新屋大牛欄	3	3	3	2	11	1	1	0	1	3	14
	觀音草漯	3	3	3	2	11	1	2	3	4	10	21
泉腔區	汐止勞動	7	4	3	5	19	3	3	5	3	14	33
	汐止白領	3	3	3	3	12	5	4	5	3	17	29
	新屋蚵殼港	6	5	2	1	14	4	2	2	2	10	24
	新竹勞動	3	3	3	2	11	3	3	4	3	13	24
	新竹白領	3	3	3	0	9	0	3	4	0	7	16
	雲林麥寮	3	3	3	3	12	3	3	3	4	13	25
	清水西勢寮	4	4	4	4	16	2	2	2	2	8	24
偏泉區	苗栗白沙屯	6	8	1	3	18	3	2	2	3	10	28
	澎湖勞動	3	3	4	3	13	3	3	3	4	13	26
	澎湖白領	2	2	3	1	8	0	1	1	0	2	10
	台東綠島	4	3	6	3	16	5	3	3	4	15	31
	分層合計	73	67	60	51	251	52	52	56	49	209	460

【附錄 07】〈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調查問卷〉

聲調部分

01 汝姓趙對不對

汝姓趙著毋著

- 1 汝 J: li C: lir Ct: lu
2 姓 J: sē C: sī
趙 J: tio 22 C: tio 21 S: tioq 22
S: tior
3 趙 t: M:22 H:33 R:23
LF:21 L:11
4 趙 q: q[ʔ] *q(無喉塞音)
著 J: tioh22 C: tioh23 Ct: tioh3
Js: tio 22 Cs: tio 23 Ct: tio33
Js: tior Cs: tior Cts: tior
5 著 t: M:22 H:3 HR23 HF31
LR12
6 著 q: q[ʔ] *q(無喉塞音)

02 我爸爸皮膚很白

阮老父皮真白

- 1 父 J:22 C:21
2 皮 J:phue C:pher Ct:phe
白 J:22q C:23q Ct:3q
Js:22 Cs:23 Cts:33
3 白 t: Ms:20 M:22 HS:30 H:33
LR12 HR23 HF:31
4 白 q: q[ʔ] *q(無喉塞音)

03 想要永遠富有

想卜永遠好額

- 1 想 J: siō C: siū
2 卜 J:bueh C: berh
Js: beh
A:boh
3 永 H:33 R:23
4 好 v O:ho N:hor S:hoo
S₂:honn
5 好 t H:33 R:23 M:22
額 J: giah22 C: giah23 Ct: giah3

- Js: gia 22 Cs: gia 23
C: gia3
O:gia S:ia
6 額 t: M:22 H:3 HR23 HF31
LR12
7 額 q: q[ʔ] *q 喉塞尾消失

04 今晚來還是有空來?

- ing⁹ 來也是 ing⁵(閒)來
1 下昏 v J:e huī C:e hng
H:ing¹/im¹ am³ *H: e am
2 下昏 t R:ing23 M:ing22 am₁₁
◎此條調查「昏」的讀法及「下昏」是否合音，如回答「下暗」則可不記。
3 閒 J:ing12 C:ing13

05 陽平變調：茶米=袋米；鋤頭=豬頭

- 調型：J:[22≠11];[22=22](5=1)
C:[11=11];[22≠11](5=7)
S:[22=22];[22=22](1=5=7)

06 人名暱稱唸法「=仔」

- 1 阿珠=仔，阿蘭=仔，阿狗=仔
阿賜=仔，阿樹=仔 (舒聲)
調型：Ts L⁰[1] M⁰[2]
2 阿德=仔 (陰入)
調型：Tv[31/21-1] Tc[20-1] M⁰[2]
Tb[31]
注意：陰入 Tv 或 Tc 應參考陽入決定
3 阿伯=仔 (喉陰入)
類型：*q:[21-1] q:[-ʔ₂ a₁] Tb[31]
4 阿達=仔，阿月=仔，阿熟=仔 (陽入)
調型：Tc[11] Tv[22] Tb[31]
5 阿石=仔，阿葉=仔 (喉陽入)
調型：Tc[11] Tv[22] Tb[31]

07 名物化詞尾「的」(=e)

- 1 真的，假的，大的，細，紅的
黑(烏)的，生的，厚的，金的

銀的

調型：Ts L⁰[1] M⁰[2]

2 第七的、金色的、銀色的

調型：Tv[31/21-1] Tc[20-1] M⁰[2]

注意：陰入 Tv 或 Tc 參考陽入決定

3 鐵的

類型：*q:[21-1] q:[-ʔ₂-]

4 熟的

調型：Tc[11] Tv[22]

5 薄的

調型：Tc[11] Tv[22]

08 說出十二個月

1 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九月、十二月

類型：Tb Ts L⁰[1] M⁰[2]

2 一月、七月

調型：Tb L⁰[1] M⁰[2]

3 八月

類型：Tb *q:[21-1] q:[-ʔ₂-]

4 六月、十月

調型：Tb Tc[11] Tv[22]

09 時態詞尾「矣」

1 輸矣、贏矣、走矣、去矣、壞矣

調型：Ts L⁰[1] M⁰[2]

2 有消息=矣

調型：Tv[31/21-1] Tc[20-1] M⁰[2]

3 雞仔大隻=矣，皮有削=矣

類型：*q:[21-1] q:[-ʔ₂ a₁]

4 有熟=矣

類型：Tc[11] Tv[22]

5 有食=矣

調型：Tc[11] Tv[22]

6 用詞

J:矣 C:咯

10 持續態詞尾「咧」

1 關咧(關著)、有人佇咧(有人在)、坐咧(坐著)、𠵼(khu⁵)咧(蹲著)、吊咧(吊著)、倒咧(躺著)

調型：Ts L⁰[1] M⁰[2]

2 仆(phak⁴)咧(趴著)、窒(that⁴)=咧(塞住)、束=咧(縛住)

調型：L⁰[1] M⁰[2]

3 (石頭)moh⁴咧(石頭等重物抱著)、𠵼咧(壓著)

phih⁴=咧(臥著)

類型：*q:[21-1] q:[-ʔ₂ le₁]

4 縛咧

調型：Tc[11] Tv[22]

5 提咧

調型：Tc[11] Tv[22]

11 趨向補語「來」

1 擔來(挑過來)、抱來、來(提來)、送來、行來、走來(跑過來)

調型：Ts L⁰[1] M⁰[2]

2 剝來(解開拿過來)

調型：Tv[31/21-1] Tc[20-1] M⁰[2]

3 拏來(撿過來)

類型：*q:[21-1] q:[-ʔ₂ lai₁]

4 縛來(綁起來抓來)

調型：Tc[11] Tv[22]

5 提來，掠來(抓來)

調型：Tc[11] Tv[22]

12 趨向補語「去」

1 擔去、抱去、量去(量過去)、行去、送去、走去

調型：Ts L⁰[1] M⁰[2]

2 剝去(解開拿去)

調型：L⁰[1] M⁰[2]

3 拏去(撿去 / 撿起來拿去)

類型：*q:[21-1] q:[-ʔ₂ lai₁]

4 縛去(綁起來抓去)

調型：Tc[11] Tv[22]

5 提去，掠去

調型：Tc[11] Tv[22]

13 趨向補語「起來」

1 擔起來(挑上來)、抱起來(抱上來)、起來(提起來)、送起來(送上來)、行起來(走上來)、走起來(跑上來)

調型：Ts L⁰[1] M⁰[2]

2 剝起來(解下來)

調型：L⁰[1] M⁰[2]

音：khiai khai khe

3 拏起來(撿起來拿上來)

類型：*q:[21-1] q:[-ʔ₂ khi₁lai₁]

4 縛起來

調型：Tc[11] Tv[22]

5 捉起來，掠起來

調型：Tc[11] Tv[22]

14 趨向補語「落來」

- 1 擔落來、抱落來、落來(提下來)、
送落來、行落來、走落來(跑下來)

調型：Ts L⁰[1] M⁰[2]

- 2 剝落來(解開拿下來)

調型：L⁰[1] M⁰[2]

- 3 拏落來(上面的東西撿下來)

類型：*q:[21-1] q:[-ʔ₂ lo₁lai₁]

- 4 縛落來(綁起來抓下來)

調型：Tc[11] Tv[22]

- 5 捉落來(拿下來)

調型：Tc[11] Tv[22]

15 小稱詞尾「仔」

- 1 狗仔=鉤仔;桌仔=刀仔(高調中調化)
鋸仔、che³a²(刷子)

類型：Hm[=] *Hm[≠]

7 陰平：M[22] R[23] H[33]

8 陰上：H[33] M[22] R[23]

9 陰去：H[33] F[31]

10 喉入：H[33] F[31]

- 2 樹仔=秋仔;豬仔=小弟仔

金仔=姪仔(低調中調化)

手機仔=舉旗仔(桌低調中調化)

粒仔、賊仔

類型：Lm[=] *Lm[≠]

11 陽平：L[11] M[22] R[23]

12 陽去：L[11] M[22] R[23]

13 陽入：L[11] M[22] R[23]

- 3 狗仔;鉤仔

類型：Tp: 狗仔[33-21] 鉤仔[22-31]

(發生「仔」字的翹翹板變化)

*Tp 狗仔[33-31] 鉤仔[22-31]

(不發生「仔」字的翹翹板變化)

L⁰[33-11]/[23-11]

(「仔」字唸固定調輕聲)

- 4 狗仔、囡仔、椅仔(前字調調型)

類型：R[23-31] H[33-31] L[11-11]

5 「仔」字調

類型：O: [31] Tp:[31/21] Ct:[11]

6 「仔」字音

類型：a[a] e:[e]

聲母部分

16 寫字，寫了二十二字

寫字，寫二十二字

1 字 J:ji C:li Jg:gi

2 二 J:ji C:li Jg:gi

17 熱天日頭真大

1 熱 J:jua C:lua

2 日 J:jit C:lit Jg:git

18 生活富裕忍耐食豆腐乳

生活富裕忍耐食豆腐乳

1 裕 J:ju C:lu Sm:iok

2 忍 J:jim C:lim Jg:gim

3 乳 c J:j- Ct:l- Jg:g-

S:n-

4 乳 v J:i- Ct:u-

19 下面的詞唸看昧：

閏月，入來，食潤餅，皮真韌

1 閏 J:jun C:lun

2 月 J:gueh C:gerh Ct:geh

Sb:guat

3 入 J:jip C:lip Jg:gip

4 潤 J:jun C:lun

5 韌 J:jun C:lun

20 我的小孩不會說英語

阮囡袂曉講英語

1 阮 J:guan C:gun

Js:uan Cs:un

2 囡 J:kiann² C:kann²

3 袂 J:be C:bue

4 曉 J:hiau S:hiang

5 語 v J:gi C:gir Ct:gu

6 語 c O:g- S:0-

元音部分

21 糕仔好食、糊仔毋好食

糕餅好吃、漿糊不好吃

- 1 糕 O:ko S:kɔ N:kor
2 糊 O:kɔ S:ko N:kor
3 類型：O:分 S:合 N:台南型展唇

22 海裡出蚵仔，山裡出芋仔

- 1 蚵 O:o S:ɔ N:or
2 芋 O:ɔ S:o
3 類型：O:分 S:合 N:台南型展唇
參考：二哥~二姑

韻母部分

23 一雙襪子一隻鞋

一雙襪仔一奇鞋

- 1 雙 J: siang C: sang
2 襪 J: bue C: ber Ct: be
3 奇 J: khia C: kha S: ciah
S2:ki
4 鞋 J: e C: ere Ct: ue

24 我妹妹逛街要買針

阮小妹整街卜買針

- 1 阮 J: guan C: gun
Js: uan Cs: un
2 妹 J: muē C: ber Ct: be
J2: muāi Sm: sio me Jc: bue
H: mei H2: me me
3 整 J: se C: ser
4 街 J: ke C: kere Ct: kue
5 買 J: be C: bue
6 針 J: ciam C: cam

25 我們沒有權利罵人

咱無權利罵人

- 1 權 J: khuan C: kuan
2 罵 v J: mē C: mā
3 罵 t O: T⁷ S: T³

26 習慣住台北縣

慣勢帶台北縣

- 1 慣 J: kuan C: kuī Ct: kuāi
2 縣 J: kuan C: kuī Ct: kuāi

27 磨年糕要過年

挨糲卜過年

- 1 挨 J: e C: ere Ct: ue
2 糲 J: kue C: ker Ct: ke
3 卜 J: bue C: berh Ct: beh
A: boh
4 過 J: kue C: ker Ct: ke

28 豆腐乳兩塊要八角錢

豆乳兩塊八角銀

- 6 乳 c J: j- Ct: l- Jg: g-
S: n-
1 乳 v J: i- Ct: u-
2 兩 J: nɔ C: nng
3 塊 J: Cte C: ter
4 八 J: pe C: pue
5 銀 J: gin C: girm Ct: gun

29 是問「要不要」、不問「會不會」

是問「卜也毋」、無問「會也袂」

- 1 問 J: muī C: mng
2 卜 J: bueh C: berh Ct: beh
3 也 J: ia11 C: iah
Js: a11 Cs: ah
4 毋 J: m⁷ C: m⁵ S: ng
5 會 J: e C: ere Ct: ue
6 袂 J: be C: bue

30 月初買土地、月底就要賣

月初買土地、月底著卜賣

- 1 月 J: gue C: ger Ct: ge
2 初 J: che C: chere Ct: chue

- Sb:choo 頭:thau
- 3 買 J:be C:bue
- 4 地 J:te C:tere Ct:tue
- 5 底 J:te C:tere Ct:tue
- 6 著 O:tioh S:toh
- 7 卜 J:bueh C:berh Ct:beh
- A:boh
- 8 賣 J:be C:bue
- 9 初 c O:ch- S:s-

31 清明節授死蚶蟻

- 1 清 J:ching C:chī C₂:chuinn
- 2 明 J:bing C:miā
- 3 節 J:ce C:cere Ct:cue
- Sb:ciat
- 4 授 c J:j C:l (聲母)
- 5 授 v J:ue C:er Ct:e
- J₂:ui (韻母)
- 6 清 c O:ch S:s-

32 你去市場買魚

汝去市仔買魚仔

- 1 汝 J:li C:lir Ct:lu
- 2 去 J:khi C:khir Ct:khu
- 3 買 J:be C:bue
- 4 魚 J:hi C:hīr Ct:hu
- 5 市 c O:ch S:s

33 蕃薯園裡有很多老鼠

蕃薯園內底真儕老鼠

- 1 蕃 O:han S:an
- 2 薯 J:ci C:cir Ct:cu
- 3 園 J:hūi C:hng Cb:ng
- S:hīn
- 4 底 J:te C:tere Ct:tue
- 5 真 Jg:cin₃₁ C:ciann⁵ J:cin¹
- 6 儕 J:ce C:cere Ct:cue
- 7 老 C₁:nō / C₂:lō J:niau
- 8 鼠 J:chi C:chir Ct:chu
- 9 鼠 c O:ch S:s

34 母火雞孵蛋

火雞母孵卵

- 1 火 J:hue C:her Ct:he
- 2 雞 J:ke C:kere Ct:kue
- 3 母 J:bo C:bu N:bor
- 4 卵 J:nuī C:nng

35 媒人牽新娘跨過門檻

媒人牽新娘 hann⁷ 過戶奠

- 6 媒 J:m C:h C₂:0
- 1 媒 J:muē C:hm Cj:mng
- J₂:muāi J₃:mi/me Sb:mūi
- 2 娘 J:niō C:niū
- 3 跨 O:hann⁷ S:huann⁷ S₂:khua³
- 4 過 J:kue C:ker Ct:ke
- 5 奠 J:ting C:tuī Ct:tāi

36 回信說他後悔做貿易

回批講伊後悔做貿易

- 1 回 J:hue C:her Ct:he
- 2 批 J:phe C:phue
- 3 後 J:hō C:hio
- 4 悔 O:hue S₁:her S₂:he
- 5 做 J:co C:cere Ct:cue⁶
- Cs:ce
- 6 貿 J:bō C:bio S:bōk J₂:mo
- 7 易 t Ms:20 M:22 HS:30 H:33
- LR12 HR23 HF31
- 8 易 v O:[iək] S:[ik] S₂:it S₃:iok Hl:i

37 吃稀飯配(下)梅子(話梅)

食 仔配梅仔

- 1 糜仔 J:muē C:ber Ct:be
- J₂:muāi Cj:bue S:mui
- C²:mai
- 2 配 J:phue C:pher Ct:phe
- 3 梅仔 J:bue C:ber Ct:be
- J₂:muē C₂:m⁵a² Sb:mūi
- J₃:muāi

38 豬血糕算塊不算斤

豬血粿算塊無算斤

- 1 豬 J:ti C:tir Ct:tu
- 2 血 J:hue C:hui
- 3 粿 J:kue C:ker Ct:ke

4 算 J: suĩ C: sng
 5 塊 J: te C: ter
 6 斤 J: kin C: kirm Ct: kun

2 暝 J: mē C: mĩ
 3 病 J: pē C: pĩ
 4 脈 J: mēh C: beh H: mai

39 穿皮鞋追汽車

穿皮鞋追自動車

1 穿 A: ching⁷ B: chiong
 2 皮 J: phue C: pher Ct: phe
 3 鞋 J: e⁵ C: ere⁵ Ct: ue⁵
 4 追 c J: j- C: l- Jg: g-
 5 自 J: cu C: cir
 6 追 v J: iok J₂: ik C: ip
 追: tui
 7 穿 c O: [tsh-] S: [s-]

40 月底月初、年頭年尾

1 月 J: gueh C: gerh Ct: geh
 2 底 J: te C: tere Ct: tue
 3 初 J: che C: chere Ct: chue 頭: thau
 4 尾 J: bue C: ber Ct: be
 5 初 O: ch- S: s-

41 飛機飛得很高

飛行機飛真崁

1 飛 O: hui S₁: hue S₂: pue
 2 行 O: hing S: ling S₂: nng
 S₃: liang/lang
 3 飛 J: pue C: per Ct: pe
 4 崁 J: kuan C: kuĩ Ct: kuĩ

42 三歲小孩做不了什麼事

三歲囡仔做無空課

1 歲 J: hue C: her Ct: he
 5 囡 c J: g C: k S: 0 S₂: j
 2 囡 v J: in C: an S: ing
 3 做 J: co C: cere Ct: cue S: ce
 4 課 J: khue C: kher Ct: khe
 C₂: khir Ct₂: khi

43 三更半夜生病叫醫生來把脈

三更半暝破病叫醫生來節脈

1 更 J: kē C: kĩ

44 瞎子生孩子

青盲[㊟]生囡

1 青 J: chē C: chĩ
 2 盲 J: mē C: mĩ
 3 生 J: sē C: sĩ
 4 囡 J: kiā C: kã

45 三餐吃飯配滷蛋

三頓食飯配滷卵

1 頓 J: tuĩ C: tng
 2 飯 J: puĩ C: png
 3 配 J: phue C: pher Ct: phe
 4 卵 J: nuĩ C: nng

46 拿筷子夾菜

舉箸夾菜

1 舉 J: gia C: ka C²: kia
 2 箸 J: ti C: tir Ct: tu
 3 夾 c J: ng- C: k- Ct: g
 4 夾 v J: -e- C: -ere- C: -ue-
 Sb: iap S: ip/iah S²: -iat
 5 夾 q O: -q S: *-q
 6 菜 c O: ch S: s

47 讀書照順序、考試真順利

讀書照順序

1 書 J: cheh_(冊) C: cir Ct: cu
 Ch: ci

⊙「書」不用或可唸 ci 但只出現在「書顛」，記為 x/Ch

2 序 J: si C: sir Ct: su

48 豬尾短短

1 豬 J: ti C: tir Ct: tu
 2 尾 J: bue C: ber Ct: be
 3 短 J: te C: ter

49 說出以下的台語：

- 1 落雪 J:seh C:serh
- 2 倒退 J:the C:ther S:thue
- 3 豆莢¹ J:ng- C:k- Ct:g
- 4 豆莢² J:-e- C:-ere- C:-ue-
- 5 豆莢³ O:-q S:*-q
- 6 煮飯 J:ci C:cir Ct:cu
- 7 根據 J:ki J₂:kinn C:kir Ct:ku
- 8 警務處 J:chi C:chir Ct:chu
- 9 警務處 O:ch- S:s-

50 拿鋤頭掘塗種桃子/塗豆

舉鋤頭掘塗種桃子/塗豆

- 1 舉 J:gia⁵ C:kiah⁸ S:giah⁸
- 2 鋤 J:ti C:tir Ct:tu
H:chu
- 3 塗 O:thoo S:tho N:thor
- 4 桃 O:tho S:thoo N:thor
- 5 塗豆 O:thoo S:tho Sn:thor

51 豬腳筋炒芹菜

- 1 豬 J:ti C:tir Ct:tu
- 2 筋 J:kin C:kirn Ct:kun
- 3 芹 J:khin C:khirn Ct:khun
- 4 菜 O:ch S:s

52 芭蕉一斤多少錢

芭蕉一斤外儕錢

- 1 芭 O:king S:kin S₂:kim
Cs:kirn
- 2 斤 J:kin C:kirn Ct:kun
- 3 外 J:gua C:jua Ct:lua
- 4 儕 J:ce C:cere Ct:cue

53 手巾包樹根

手巾包樹根

- 1 巾 J:kin C:kirn Ct:kun
- 2 根 J:kin C:kirn Ct:kun

54 林森路蔘藥店有賣人蔘

林森路蔘仔店有咧賣人蔘

- 1 森 J:som C:sirm Ct:sim
V:sam S:sing
- 2 蔘¹ J:som C:sirm Ct:sim
V:sam S:sing
- 3 人 J:jin C:lin:
- 4 蔘² J:som C:sirm Ct:sim
V:sam S:sing

55 冰棒冷冷硬硬

枝仔冰冷冷

- 1 冰 J:peng C:ping
Ji:peng Jis:pen
- 2 冷 J:leng C:ling
Ji:leng Jis:len
- 3 J:teng C:ting
Ji:teng Jis:ten

56 煎魚要翻面

煎魚仔愛反片

- 1 魚 J:hi C:hir Ct:hu
- 2 反 J:ping C:puinn Ct:painn
- 3 片 J:ping C:puinn Ct:painn

57 用台語說一說以下的詞

- 1 還錢 J:hing C:huinn Ct:hainn
J₂:han J₃:hiang
- 2 房間 J:king C:kuinn Ct:kainn
- 3 倒反 J:ping C:puinn Ct:painn
- 4 物件 J:mih C:mngn Ct:

58 芒果酸酸軟軟的

樣仔酸酸軟軟

- 1 樣 J:suĩ C:suan Ct:suãi Ct:suẽ
- 2 酸 J:suĩ C:sng
- 3 軟 J:nuĩ C:nng

59 新官心裡很想升官

新官心肝內真愛升官

- 1 新 O:sin S:sing
- 2 心 O:sim S₁:sin S₂:sing
- 3 升 O:sing S₁:sin S₂:sing

60 公園約會放風箏

公園約會放風吹

- 1 園 J: huĩ C: hng S:həng
- 2 約 J: iak C: iok
- 3 風 J: hong C: huang
- 4 吹 J:chue C:cher Ct:che
- 5 吹 O:ch S:s

61 去小兒科看耳朵跟鼻子

去小兒科看耳仔佢鼻

- 1 兒 J:ji C: li Jg:gi
- 2 科 J: kho C: kher Ct: khe
- 3 耳仔 J: hĩ C: hi
- 4 鼻 J:phĩ C: phi

62 沒頭髮有頭腦

無頭毛有頭腦

- 1 毛 J: mō C: mng
- 2 腦 J: nǎu C: nō Ct:lo

63 和尚咬薑屁股癢

- 1 和 J: hue C: her Ct: he
- 2 尙 J: siō C: siũ
- 3 薑 J: kiō C: kiũ
S:kim S2:king S3:kiam
- 4 川 J: chuĩ C: chng
- 5 癢 J: ciō C: ciũ

64 思想自由有將來

- 1 思 J: su C: sir H: si
- 2 想 J: siang C: siəng Jp: sing
- 3 自 J: cu C: cir H: ci
- 4 將 J: ciang C: ciəng Jp: cing

65 英雄落魄真可憐

- 1 雄 O: hiong S: iəng Jp: hing
- 2 可 J: kho C: khō C2: khō
- 3 憐 O:lian S1: lien S2: len
V:lin

增補部分

66 請說出以下詞台語的說法

夢嚟(說夢話)：陷眠

1 陷眠 O: bin S:bim

作夢：眠夢

2 眠夢 O:bin S:bim Sm:mim

3 夢 O:bang S:mang

玉米：番麥

4 番 O:huan S:huam

67 請說出以下各詞台語的說法

1 天光天亮 J:kuinn C:kng

2 姓黃 J:uinn C:ng

3 真遠 J:huinn C:hng

[本條主要調查漳腔方言]

68 「仔」前插入-i-

1 鴨仔 O:a a Ct:ai a

2 袂仔 O:ka a Ct:kai a

3 狸仔 O:ba a Ct:bai a

4 沙仔 O:sua a Ct:suai a

5 歌仔 O:kua a Ct:kuai a

狗仔、囡仔、椅仔

印仔、稱仔

鐵仔、桌仔

柑仔、金仔、刀仔

弦仔、罍仔、樹仔、芋仔、袋仔

藥仔、沙石仔、草蓆仔、夾仔、賊仔

[本條主要調查同安腔方言]

69 低調同化

1 鳥衫：烏面 Ml:11-11M:22-11

2 紅衫：紅面 Ml:11-11M:22-11

3 大人：大雨 Ml:11-11M:22-1

4 白沙：白飯 Ml:11-11M:22-11

5 六千：六萬 Ml:11-11M:22-11

70 喉陰入聲變調

1 借鏡 t: H:33 HF:31

2 借鏡 q: q[?] *q(無喉塞音)

- 3 照鏡 t: H:33 HF:31
4 照鏡 q: q[-ʔ] *q(無喉塞音)

71 牛

- 1 牛 O:gu S:bu

72 無火/無貨

- 1 火 t SH:[44] HF[31]
2 貨 t HF[31] L[11] LF[21]

73 先歇睏一睏仔才去睏

- 1 歇睏 O:khun S:khuan
2 一睏仔 O:khun S:khuan
3 去睏 O:khun S:khuan

[本條只用於白沙屯方言調查]

75. 教示/鉸・死

- 1 示 LF:[21] L:[11]
2 死 LF:[21] L:[11]
3 類型:O:異 S:同
[本條只用於白沙屯方言調查]

76. 說出以下的台語

- 1 台中 O:tiong Jp:ting
2 高雄 O:hiong Jp:hing S:iong
3 姑不將 J:ciang C:ciong Jp:cing
4 翕相 J:siang C:siong Jp:sing
[本條只用於宜蘭、桃園之類漳腔方言調查]

77. 水桶「漏」和人「老」是否同音

- 1 漏 J:22 C:21
2 老 J:22 C:22
3 異同 O:不同音(6≠7) S:同音(6=7)
[本條只用於鹿港之類泉腔方言調查]

78 特殊合音

- 1 起來 O:khī lai Sh¹:khiai Sh²:khe
Sh³:khai

- 2 ㊦起來 O:khī lai Sh¹:khiai Sh²:khe
Sh³:khai

- 3 落來 O:lo lai Sh:luai P:lue
4 輾落來 O:lo lai Sh:luai P:lue
5 起去 O:khī khi Sh:khīt li P:khiu
6 ㊦起去 O:khī khi Sh:khīt li P:khiu
7 落去 O:lo khi Sh:lue P:lo
8 輾落去 O:lo khi Sh:lue P:lo

[本條主要於澎湖方言調查]

79 綠島特殊用詞

- 1 掃帚 O:sau chiu ; S:sau siu
2 舒服(快活)
J: khuann uah C: khuinn
Ct: khuāi C²:khainn3
C³:khinn

80 哪裏

- J¹ 佗位 to ui
J² 佗位 ta ui
J³ tue
J⁴ tui
J⁷ tai
J⁸ tua
C¹ 佗落 to lo

81 處置式

- 1 他打我，不是我打他
O:扑我 S:共我扑
2 不要跟他買
O: ka i S:ka
3 幫我洗衣
O:ka⁷ S:幫
[以上二條只用於綠島方言調查]

82 出歸時

- 1 稱仔 c O:ch S:s
2 草蓆仔 O:ch S:s
[本條只用於灣裡方言調查]

【附錄 08】〈大學生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表〉

爲了了解閩南語發音那一種最受歡迎及歡迎的程度，我們做這個調查，只要您在台灣長大，聽得懂閩南語，就請您與我們配合，麻煩之處，敬請原諒。您的合作對我們的研究有重大的意義，謝謝您。

生長地：_____縣市_____鄉鎮區

我父親的族群歸屬是：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

我的第一語言(母語)：國語☐ 閩南語☐ 客語☐ 其他：_____

年齡：_____就讀學校：_____父親職業：白領☐ 勞動☐

受訪人條件：1) 在台灣長大；2) 會聽閩南語；3) 大學在學生

4☐C:ju 5☐C:lu

聲調部分

02 我爸爸皮膚很白

阮老父皮眞白

皮 1☐J:phue 2☐C:pher

3☐T:phe

眞白 1☐M:22 2☐.H:2

3☐.H:3 4☐HR23

聲母部分

16 寫字，寫了二十二字

寫字，寫二十二字

字 1☐J:ji 2☐C:li 3☐Jg:gi

二 1☐J:ji 2☐C:li 3☐Jg:gi

17 熱天日頭眞大

熱 1☐J:jua 2☐C:lua

日 1☐J:jit 2☐C:lit 3☐Jg:git

18 忍耐食豆腐乳

忍耐食豆腐乳

忍 1☐J:jim 2☐C:lim 3☐Jg:gim

乳 1☐J:ji 2☐Jg:gi 3☐J:li

20 我的小孩不會說國語

阮囝袂曉講國語

阮 1☐J:guan 2☐C:gun

3☐Js:uan 4☐Sc:un

語 1☐J:gi 2☐C:gir 3☐T:gu

元音部分

22 海裡出蚵仔，山裡出芋仔

蚵 1☐O:o 2☐S:ɔ 3☐N:or

芋 1☐O:ɔ 2☐S:o 3☐N:or

韻母部分

23 皮鞋

皮 1☐J:phue 2☐C:pher 3☐T:phe

鞋 1☐J:e 2☐C:ere 3☐T:ue

24 我妹妹逛街要買針

阮小妹逛街卜買針

阮 1☐J:guan 2☐C:gun

3☐Js:uan 4☐Sc:un

妹 1☐J:muē 2☐C:ber 3☐T:be

4□J₂: muāi

街 1□J: ke 2□C: kere 3□T: kue

買 1□J: be 2□C: bue

針 1□J: ciam 2□C: cam

25 我們沒有權利罵人

咱無權利罵人

權 1□J: khuan 2□C: kuan

罵 1□J: mē 2□C: mā

26 習慣住台北縣

慣勢帶台北縣

慣 1□J: kuan 2□C: kuā 3□T: kuāi

縣 1□J: kuan 2□C: kuā 3□T: kuāi

27 磨年糕要過年

挨糲卜過年

挨 1□J: e 2□C: ere 3□T: ue

糲 1□J: kue 2□C: ker 3□T: ke

卜過年 1□J: bue 2□C: berh 3□T: beh

過年 1□J: kue 2□C: ker 3□T: ke

30 土地買賣

買 1□J: be 2□C: bue

地 1□J: te 2□C: tere 3□T: tue

賣 1□J: be 2□C: bue

32 你去市場買魚

汝去市仔買魚仔

汝 1□J: li 2□C: lir 3□T: lu

去 1□J: khi 2□C: khir 3□T: khu

買 1□J: be 2□C: bue

魚 1□J: hi 2□C: hir 3□T: hu

33 很多老鼠

真儕老鼠

儕 1□J: ce 2□C: cere 3□T: cue

鼠 1□J: chi 2□C: chir 3□T: chu

34 母火雞孵蛋

火雞母孵卵

火 1□J: hue 2□C: her 3□T: he

雞 1□J: ke 2□C: kere 3□T: kue

35 媒人

媒 1□J: muē 2□C: hm

3□J₂: muāi 4□Sb: mǐ

36 寫信

寫批

批 1□J: phe 2□C: phue

37 吃稀飯配(下)梅子(話梅)

食糜仔配梅仔

糜仔 1□J: muē 2□C: ber 3□T: be

4□J₂: muāi 5□Cj: bue

配 1□J: phue 2□C: pher 3□T: phe

梅仔 1□J: bue 2□C: ber 3□T: be

4□J₂: muē 5□J₃: muāi

6□Sb: mǐ 7□C₂: m⁵a²

38 豬血糕

豬 1□J: ti 2□C: tir 3□T: tu

血 1□J: hue 2□C: hui

糕 1□J: kue 2□C: ker 3□T: ke

43 三更半夜

更 1□J: kē 2□C: kī

暝 1□J: mē 2□C: mǐ

44 瞎子生孩子

青盲③生囡

青盲 1□J: chē mē 2□C: chǐ mǐ

生 1□J: sē 2□C: sǐ

囡 1□J: kiā 2□C: kǎ

45 三餐吃飯配滷蛋

三頓食飯配滷卵

頓 1□J: tuī 2□C: tng

飯 1□J: puī 2□C: png

配 1□J: phue 2□C: pher 3□T: phe

卵 1□J: nuī 2□C: nng

46 拿筷子夾菜

舉箸夾菜

- 1 舉 1□J:gia 2□C¹:ka 3□C²:kia
 2 箸 1□J:ti 2□C:tir 3□T:tu
 4 夾 v1□J:-e- 2□C:-ere- 3□C:-ue-4□S:giap

48 豬尾短短

- 豬 1□J:ti 2□C:tir 3□T:tu
 尾 1□J:bue 2□C:ber 3□T:be
 短 1□J:te 2□C:ter

49 說出以下的台語：

- 落雪 1□J:se 2□C:ser
 倒退 1□J:the 2□C:ther 3□S:thue
 煮飯 1□J:ci 2□C:cir 3□T:cu
 證據 1□J:ki 2□J₂:kinn
 3□C:kir 4□T:ku
 警務處 1□J:chi 2□C:chir 3□T:chu

53 手巾包樹根

- 手巾包樹根
 巾 1□J:kin 2□C:kirn 3□T:kun
 根 1□J:kin 2□C:kirn 3□T:kun

54 蔘藥店有賣人蔘

- 蔘仔店有咧賣人蔘
 蔘仔 1□J:som 2□C:sirm 3□T:sim
 4□V:sam 5□S:sing
 人蔘² 1□J:som 2□C:sirm 3□T:sim
 4□V:sam 5□S:sing

57 用台語說一說以下的詞

- 還錢 1□J:hing 2□C:huinn 3□T:hainn
 4□J₂:han
 房間 1□J:king 2□C:kuinn 3□T:kainn
 倒反 1□J:ping 2□C:puinn 3□T:painn
 物件 1□J:mih 2□C:mng

58 芒果酸酸軟軟的

- 樣仔酸酸軟軟
 樣 1□J:sui 2□C:suan T:suāi

- 酸 1□J:sui 2□C:sng
 軟 1□J:nuī 2□C:nng

60 公園約會放風箏

- 公園約會放風吹
 園 1□J:huī 2□C:hng 3□S:hōng
 約 1□J:iak 2□C:iok
 風 1□J:hong 2□C:huang
 風吹 1□J:chue 2□C:cher 3□T:che

61 去小兒科看耳朵跟鼻子

- 去小兒科看耳仔佢鼻
 小兒 1□J:ji 2□C:li 3□Jg:gi
 小兒科 1□J:kho 2□C:kher 3□T:khe
 耳仔 1□J:hī 2□C:hi
 鼻 1□J:phī 2□C:phi

62 沒頭髮有頭腦

- 無頭毛有頭腦
 頭毛 1□J:mō¹ 2□J:mō¹ 3□C:mng
 頭腦 1□J:nāu 2□C:nō 3□T:lo

63 和尚咬薑屁股癢

- 和尚咬薑尻川癢
 和尚 1□J:hue 2□C:her 3□T:he
 和尚 1□J:siō 2□C:siū
 薑 1□J:kiō 2□C:kiū
 尻川 1□J:chuī 2□C:chnng
 癢 1□J:ciō 2□C:ciū

64 思想自由有將來

- 想 1□J:siang 2□C:siōng 3□Jp:sing
 自 1□J:cu 2□C:cir 3□H:ci
 將 1□J:ciang 2□C:ciōng 3□Jp:cing

67 請說出以下詞台語的說法

- 天光天亮 1□J:kuinn 2□C:kng
 姓黃 1□J:uinn 2□C:ng
 真遠 1□J:huinn 2□C:hng

【附錄 09】〈台灣閩南語方言字音類型表〉

聲母

社會	漢字	編碼	音讀	編碼	音讀	編碼	音讀	編碼	音讀	泉	漳
16.1	字	J	j	C	l	J2	g			入 i	入 i
16.2	二	J	j	C	l	J2	g			入 i	入 i
17.2	日	J	j	C	l	J2	g			入 i	入 i
19.3	入	J	j	C	l	J2	g			入 i	入 i
39.4	迌	J	j	C	l	J2	g			入 i	入 i
61.1	兒	J	j	C	l	J2	g			入 i	入 i
54.3	人	J	j	C	l	J2	g			入 i	入 i
18.2	忍	J	j	C	l	J2	g			入 i	入 i
18.3	乳 c	J	j	C	l	J2	g			入 u	入 i
28.6	乳 c	J	j	C	l	J2	g			入 u	入 i
18.1	裕	J	j	C	l					入 u	入 u
17.1	熱	J	j	C	l					入 u	入 u
31.4	掣 c	J	j	C	l					入 er	入 u
19.1	閏	J	j	C	l					入 un	入 un
19.4	潤	J	j	C	l					入 un	入 un
19.5	勑	J	j	C	l					入 un	入 un
52.3	外 ^廣	J	g	C	j	T	l			入 u	語
35.6	媒	J	m	C	h		C ₂	0		喜	文
66.3	夢	O	b		Sm					文	文
25.1	權	J	kh	C	k					求	去
33.1	蕃	O	h			Ct	0			喜	喜
20.1	阮	O	g			S	0			語	語
20.6	語	O	g			S	0			語	語
24.1	阮	O	g			S	0			語	語
42.2	囡	J	g	C	k	S	0	S ²	j	語	語
71.1	牛	O	gu			S	bu			語	語
46.3	夾 c	J	ng	C	k	Ct	g			求	語
49.3	豆 莢 c	J	ng	C	k	Ct	g			求	語
39.7	穿	O	tsh			S	s			出	出
33.9	鼠	O	tsh			S	s			出	出
49.9	警務處	O	tsh			S	s			出	出
30.9	初	O	tsh			S	s			出	出
40.5	初	O	tsh			S	s			出	出
30.10	七	O	tsh			S	s			出	出
32.5	市	O	tsh			S	s			出	出
46.6	菜	O	tsh			S	s			出	出
51.4	菜	O	tsh			S	s			出	出
60.5	吹	O	tsh			S	s			出	出

53.3	手	O	tsh			S	s			出	出
47.3	試	O	tsh			S	s			出	出
51.5	炒	O	tsh			S	s			出	出
44.5	青	O	tsh			S	s			出	出
53.4	樹	O	tsh			S	s			出	出
68.6	稱	O	tsh			S	s			出	出
31.6	清	O	tsh			S	s			出	出

韻母

		漳州腔或原音		泉州腔		同安腔		新型變體				韻書	
編號	語素	編碼	音讀	編碼	音讀	編碼	音讀	編碼	音讀	編碼	音讀	泉	漳
35.3	跨	O	ann ⁷					S	uann ⁷	S ₂	ua ³	參	監
62.2	腦	J	aunn	C	oonn	Ct	o					莪	爻
28.3	塊	J	e	C	er							科	伽
38.5	塊	J	e	C	er							科	伽
48.3	短	J	e	C	er							科	伽
49.2	倒退	J	e	C	er			S	ue			科	伽
24.3	趲	J	eh	C	erh							科	伽
49.1	落雪	J	eh	C	erh							科	伽
23.4	鞋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39.3	鞋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24.4	街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27.1	挨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29.5	會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30.2	初	J	e	C	ere	Ct	ue	Sb	oo			雞	稽
40.3	初	J	e	C	ere	Ct	ue	Sb	oo			雞	稽
30.4	地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30.5	底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33.4	底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40.2	底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31.3	節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33.6	儕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52.4	儕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34.2	雞	J	e	C	ere	Ct	ue					雞	稽
46.4	夾 v	J:	ennh	C:	ere	Ct:	ue	Sb	giap			雞	稽
49.4	豇 ²	J:	ennh	C:	ere	Ct:	ue					雞	稽
47.1	書/冊	J	eh	C	ir	Ct	u	Ch	i			居	稽
20.3	袂	J	e	C	ue							杯	稽
24.5	買	J	e	C	ue							杯	稽
28.4	八	J	e	C	ue							杯	稽
29.6	袂	J	e	C	ue							杯	稽
30.3	買	J	e	C	ue							杯	稽
30.8	賣	J	e	C	ue							杯	稽
32.3	買	J	e	C	ue							杯	稽
36.2	批	J	e	C	ue							杯	稽

01.2	姓	J	eenn	C	inn							青	更
43.1	更	J	eenn	C	inn							青	更
43.2	暝	J	eenn	C	inn							青	更
43.3	病	J	eenn	C	inn							青	更
44.1	青	J	eenn	C	inn							青	更
44.2	盲	J	eenn	C	inn							青	更
44.3	生	J	eenn	C	inn							青	更
43.4	脈	J	eennh	C	eh							西	更
55.1	冰	J	eng	C	ing			Ji	eeng	Jis	een	卿	經
55.2	冷	J	eng	C	ing			Ji	eeng	Jis	een	卿	經
25.2	罵	J	enn	C	ann							參	更
41.2	飛行機	O	hing	S	ling	S ₂	nng	S ₃	l(i)ang			卿	經
32.2	去	J	i	C	ir	Ct	u					居	居
01.1	汝	J	i	C	ir	Ct	u					居	居
32.1	汝	J	i	C	ir	Ct	u					居	居
47.2	序	J	i	C	ir	Ct	u					居	居
49.7	根據	J	i	C	ir	Ct	u			J ₂	inn	居	居
32.4	魚	J	i	C	ir	Ct	u					居	居
56.1	魚	J	i	C	ir	Ct	u					居	居
49.6	煮飯	J	i	C	ir	Ct	u					居	居
33.8	鼠	J	i	C	ir	Ct	u					居	居
46.2	箸	J	i	C	ir	Ct	u					居	居
20.5	語	Js:	i	Cs:	ir	Ct	u					居	居
38.1	豬	J	i	C	ir	Ct	u					居	居
48.1	豬	J	i	C	ir	Ct	u					居	居
51.1	豬	J	i	C	ir	Ct	u					居	居
50.2	鋤	J	i	C	ir	Ct	u					居	居
33.2	薯	J	i	C	ir	Ct	u					居	居
49.8	警務處	J	i	C	ir	Ct	u					居	居
18.4	乳	J	i	C	u							珠	居
28.1	乳	J	i	C	u							珠	居
36.8	易 ^v	O:	iək	S:	ik	S ₂	it	S ₃	iok	Hl	i	卿	經
23.3	奇	J	ia	C	a							嘉	迦
46.1	舉 ^著	J	iah	C ¹	ah							嗟	迦
50.1	舉 ^{鋤頭}	J	iah ⁸	C	iah ⁸			S	ia ⁵			嗟	迦
60.2	約	J:	iak	C:	iok							香	姜
24.6	針	J	iam	C	am							三	兼
23.1	雙	J	iang	C	ang							商	姜
64.2	想	J	iang	C	ioong			Jp	ing			香	姜
64.4	將	J	iang	C	ioong			Jp	ing			香	姜
20.2	囧	J	iann	C	ann							參	驚
44.4	囧	J	iann	C	ann							參	驚
20.4	曉	J	iau					S	iang			朝	嬌
57.4	物件	J	ih	C	ngh							毛	梔
59.2	心	O	im					S	in	S ₂	ing	金	金

59.1	新	O	in					S	ing	S ₂	im	賓	巾
42.5	囡	J	in	C	an							丹	巾
65.3	憐	J	in	C	in	S	een	O	ian			賓	巾
28.5	銀	J	in	C	irn	Ct	un					恩	巾
38.6	斤	J	in	C	irn	Ct	un					恩	巾
51.2	筋	J	in	C	irn	Ct	un					恩	巾
51.3	芹	J	in	C	irn	Ct	un					恩	巾
52.2	斤	J	in	C	irn	Ct	un					恩	巾
53.1	巾	J	in	C	irn	Ct	un					恩	巾
53.2	根	J	in	C	irn	Ct	un					恩	巾
59.3	升	O	ing					S	in	S ₂	im	卿	經
31.2	明	J	ing	C	iann							京	經
31.1	清	J	ing	C	inn							青	經
52.1	芎	O	ing	Cs	irn			S	in	S ₂	im	卿	經
55.3	(硬)	J	eng	C	ing	Ct	ainn	Ji	eeng	Jis	een	熊	經
35.5	戶奠	J	ing	C	uinn	Ct	ainn					熊	經
56.2	反	J	ing	C	uinn	Ct	ainn					熊	經
56.3	片	J	ing	C	uinn	Ct	ainn					熊	經
57.1	還錢	J	ing	C	uinn	Ct	ainn	J ₂	an			熊	經
57.2	房間	J	ing	C	uinn	Ct	ainn					熊	經
57.3	倒反	J	ing	C	uinn	Ct	ainn					熊	經
39.1	穿	A	ing ⁷	B	iong							卿	經
61.3	耳仔	J	inn	C	i							基	梔
61.4	鼻	J	inn	C	i							基	梔
30.6	著	O	ioh					S	oh			茄	茄
39.4	迕	J	iok	C	ip			J ₂	ik	追	tui	金	恭
65.1	雄	O	ioong	S:	ioong	Jp	ing					香	恭
03.1	想	J	ioonn	C	iunn							箱	薑
35.2	娘	J	ioonn	C	iunn							箱	薑
63.2	尙	J	ioonn	C	iunn							箱	薑
63.3	薑	J	ioonn	C	iunn							箱	薑
63.5	癢	J: c	ioonn	C	iunn							箱	薑
61.2	科	J	o	C	er	Ct	e					科	高
36.5	做	J	o	C	ere	Ct	ue	Cs	e			雞	高
42.3	做	J	o	C	ere	Ct	ue	Cs	e			雞	高
34.3	母	J	o	C	u	N	or					珠	高
50.4	桃	O	o					N	or	S	oo	刀	高
03.4	好 ^v	O	o					N	or	S	oo	刀	高
21.1	糕	O	o					S	oo	N	or	刀	高
22.1	蚵	O	o					S	oo	N	or	刀	高
21.2	糊	O	oo					S	o			高	沽
22.2	芋	O:	oo					S:	o			高	沽
50.3	塗	O	oo	S	o							高	沽
54.1	森	J	om	C	irm	Ct	im	V	am	S	ing	箴	箴
54.2	蔘 ¹	J	om	C	irm	Ct	im	V	am	S	ing	箴	箴
54.4	蔘 ²	J	om	C	irm	Ct	im	V	am	S	ing	箴	箴

60.3	風	J	ong	C	uang							風	公
36.3	後	J	oo	C	io							鉤	沽
36.6	質	J	oo	C	io			S	bok	J2	monn	鉤	沽
39.5	自	J	u	C	ir			Ch	i			居	龜
64.3	自	J	u	C	ir			Ch	i			居	龜
64.1	思	J	u	C	ir			Ch	i			居	龜
24.2	妹	J	uenn	C	er	Ct	e	J ₂	uainn	Sm	me	科	糜
37.1	糜仔	J	uenn	C	er	Ct	e					科	糜
37.1	糜仔	J ₂	uainn	C	er	Cj	ue	S	mui			科	糜
35.1	媒	J	uenn	C	hm	Cj:mng		Sb	uinn			梅	糜
35.1	媒	J ₂	uainn	C2	m							梅	糜
37.3	梅仔	J	ue	C	m	Ct						梅	檜
37.3	梅仔	J ₂	ueenn			Sb	uinn					梅	檜
37.3	梅仔	J ₃	uainn									梅	檜
26.1	慣	J	uan	C	uinn	Ct	uainn					關	觀
26.2	縣	J	uan	C	uinn	Ct	uainn					關	觀
41.4	峘	J	uan	C	uinn	Ct	uainn					關	觀
20.1	阮	J	uan	C	un	Js	uan	Cs	un			春	觀
36.4	悔	O	ue					S	er	S ₂	e	杯	檜
03.2	卜 a	J	ue	C	er	Ct	e	S	o			科	卜
27.3	卜 a	J	ue	C	er	Ct	e					科	卜
30.7	卜 a	J	ue	C	er	Ct	e					科	卜
29.2	卜	J	ue	C	er	Ct	e					科	檜
02.2	皮	J	ue	C	er	Ct	e					科	檜
19.2	月	J	ue	C	er	Ct	e					科	檜
23.2	襪	J	ue	C	er	Ct	e					科	檜
27.2	粿	J	ue	C	er	Ct	e					科	檜
27.4	過	J	ue	C	er	Ct	e					科	檜
30.1	月	J	ue	C	er	Ct	e					科	檜
31.5	授 v	J:	ue	C:	er	Ct:	e	S	ui			科	檜
34.1	火	J	ue	C	er	Ct	e					科	檜
35.4	過	J	ue	C	er	Ct	e					科	檜
36.1	回	J	ue	C	er	Ct	e					科	檜
37.2	配	J	ue	C	er	Ct	e					科	檜
38.3	粿	J	ue	C	er	Ct	e					科	檜
39.2	皮	J	ue	C	er	Ct	e					科	檜
40.1	月	J	ue	C	er	Ct	e					科	檜
40.4	尾	J	ue	C	er	Ct	e					科	檜
41.3	飛	J	ue	C	er	Ct	e					科	檜
42.1	歲	J	ue	C	er	Ct	e					科	檜
42.4	課	J	ue	C	er	Ct	e	C ₂	ir	Ch	i	科	檜
45.3	配	J	ue	C	er	Ct	e					科	檜
48.2	尾	J	ue	C	er	Ct	e					科	檜
60.4	吹	J	ue	C	er	Ct	e					科	檜
63.1	和	J	ue	C	er	Ct	e					科	檜

38.2	血	J	ue	C	ui							飛	檣
41.1	飛 行機	O	ui	S ₁	ue	S ₂	ue					科	檣
04.1	下昏 v	J	uinn	C	ng			H	ing ¹ am ³	H ²	im ¹ am ³	毛	禪
29.1	問	J	uinn	C	ng							毛	禪
33.3	園	J	uinn	C	ng							毛	禪
34.4	卵	J	uinn	C	ng							毛	禪
38.4	算	J	uinn	C	ng							毛	禪
45.1	頤	J	uinn	C	ng							毛	禪
45.2	飯	J	uinn	C	ng							毛	禪
45.4	卵	J	uinn	C	ng							毛	禪
58.2	酸	J	uinn	C	ng							毛	禪
58.3	軟	J	uinn	C	ng							毛	禪
60.1	園	J	uinn	C	ng							毛	禪
63.4	川	J	uinn	C	ng							毛	禪
67.1	天光	J	uinn	C	ng							毛	禪
67.2	姓黃	J:	uinn	C:	ng							毛	禪
67.3	黃遠	J	uinn	C	ng							毛	禪
58.1	樣	J	uinn	C	uan	Ct	uainn	Ct ₂	uenn			川	門
65.2	可	J	o	C	oonn			C ₂	oo			莪	高
33.7	老	J	iaunn	C	oonn			C ₂	o			莪	噪
28.2	兩	J	oonn	C	ng							毛	扛
62.1	毛	J	oonn	C	ng							毛	扛
73.1	歌 咽	O	khun					S	khuan			春	君
73.2	一 咽仔	O	khun					S	khuan			春	君
73.3	去 咽	O	khun					S	khuan			春	君
76.1	台中	O	ioong					Jp	ing			香	恭
76.2	高雄	O	ioong					Jp	ing			香	恭
76.3	姑不將	J	iang					Jp	ing			香	姜
76.4	翁相	J	iang					Jp	ing			香	姜

韻母同化

66.1	陷眠	O	in					S	im			賓	巾
66.2	眠夢	O	in					S	im	S ₂	mim	賓	巾
66.3	夢	O	bang					S	mang				
66.4	番	O	uan					S	uam			川	觀

插入音

68.1	鴨仔	O	a a			Ct	ai a						
68.2	裕仔	O	a a			Ct	ai a						
68.3	狸仔	O	a a			Ct	ai a						
68.4	沙仔	O	a a			Ct	ai a						
68.5	歌仔	O	a a			Ct	ai a						

聲調

編號	語素	編碼	音讀	編碼	音讀	編碼	音讀	編碼	音讀	編碼	音讀	泉	漳
77.1	漏	J	22	C	21							7	7
77.2	老	J	22	C	22							6	7
77.3	漏/老	O	異					S	同			7/ 6	7/ 6
01.5	著 t	M	22	H	3	HR	23	HF	31			8	8
01.5	著 t	Ms	20	HS	30	LR	12					8	8
02.3	白 t	M	22	H	3	HR	23	HF	31			8	8
02.3	白 t	Ms	20	HS	30	LR	12					8	8
03.6	額 t :	H	33	R	23	M	22					8	8
01.3	趙 t	M	22	H	33	HR	23	HF	31			7	7
01.3	趙 t	Ms	20	HS	30	LR	12					7	7
02.1	父	J	22	C	21							7	7
03.3	永	H	33	R	23							2	2
03.5	好	H	33	R	23	M	22					2	2
01.4	趙 q	q	-q	*q	-							7	7
02.4	白 q	q	-q	*q	-0							8	8
03.7	額 q :	q	-q	*q	-							8	8
01.6	著 q	q	-q	*q	-0							8	8
04.3	閒	Jng	12	Cng	13							5-	5-
05	陽平變 調：茶、 鋤	J	[22≠11]; [22=22] (5=1)	C	[11=11]; [22≠11] (5=7)							5-	5-
46.5	夾 q	O	-q	S	*-q							4-	4-
49.5	豆莢 ³	O	-q	S	*-q							4	4
70.1	借 ^t	H	33	HF	31							4-	4-
70.2	借 ^q	q	-ʔ	*q	-0							4-	4-
70.3	照 ^t	H	33	HF	31							3-	3-
70.4	照 ^q	q	-ʔ	*q	-0							3-	3-
72.1	火	HF	31	HH	44							2	2
72.2	貨	L	11	HF	31	LF	21					3	3
75.3	示/死	O	異					S	同			7/ 0	7/ 0
75.1	教示	M	22	L	11	LF	21					7	7
75.2	教·死	M	22	L	11	LF	21					0	0
06.1	=仔	Ts		L ⁰	[1]	M ⁰	[2]					0	0
06.2	=仔	L ⁰	[1]	M ⁰	[2]							0	0
06.3	=仔	*q	[21-1]	q	[-q ₂ a ₁] _(喉陰入)							0	0
06.4	=仔	Tc	[11]	Tv	[22] _(陽入)							0	0
06.5	=仔	Tc	[11]	Tv	[22] _(喉陽入)							0	0
07.1	的	Ts		L ⁰	[1]	M ⁰	[2]					0	0
07.2	的	L ⁰	[1]	M ⁰	[2]							0	0
07.3	的	*q	[21-1]	q	[-q ₂ -]							0	0

07.4	的	Tc	[11]	Tv	[22]							0	0
07.5	的	Tc	[11]	Tv	[22]							0	0
08.1	月	Tb		Ts		L ⁰	[1]	M ⁰	[2]			8/0	8/0
08.2	月	Tb		L ⁰	[1]	M ⁰	[2]					8/0	8/0
08.3	月	Tb		*q	[21-1]	q	[-q ₂ -]					8/0	8/0
08.4	月	Tb		Tc	[11]	Tv	[22]					8/0	8/0
09.1	矣	Ts		L ⁰	[1]	M ⁰	[2]					0	0
09.2	=矣	L ⁰	[1]	M ⁰	[2]							0	0
09.3	=矣	*q	[21-1]	q	[-q ₂ a ₁]							0	0
09.4	=矣	Tc	[11]	Tv	[22]							0	0
09.5	=矣	Tc	[11]	Tv	[22]							0	0
10.1	咧	Ts		L ⁰	[1]	M ⁰	[2]					0	0
10.2	咧	L ⁰	[1]	M ⁰	[2]							0	0
10.3	咧	*q	[21-1]	q	[-q ₂ le ₁]							0	0
10.4	咧	Tc	[11]	Tv	[22]							0	0
10.5	咧	Tc	[11]	Tv	[22]							0	0
11.1	來	Ts		L ⁰	[1]	M ⁰	[2]					0	0
11.2	來	L ⁰	[1]	M ⁰	[2]							0	0
11.3	來	*q	[21-1]	q	[-q ₂ lai ₁]							0	0
11.4	來	Tc	[11]	Tv	[22]							0	0
11.5	來	Tc	[11]	Tv	[22]							0	0
12.1	去	Ts		L ⁰	[1]	M ⁰	[2]					0	0
12.2	去	L ⁰	[1]	M ⁰	[2]							0	0
12.3	去	*q	[21-1]	q	[-q ₂ lai ₁]							0	0
12.4	去	Tc	[11]	Tv	[22]							0	0
12.5	去	Tc	[11]	Tv	[22]							0	0
13.1	起來	Ts		L ⁰	[1]	M ⁰	[2]					0	0
13.2	起來	L ⁰	[1]	M ⁰	[2]							0	0
13.3	起來	*q	[21-1]	q	[-q ₂ khi ₁ lai ₁]							0	0
13.4	起來	Tc	[11]	Tv	[22]							0	0
13.5	起來	Tc	[11]	Tv	[22]							0	0
14.1	落來	Ts		L ⁰	[1]	M ⁰	[2]					0	0
14.2	落來	L ⁰	[1]	M ⁰	[2]							0	0
14.3	落來	*q	[21-1]	q	[-q ₂ lo ₁ lai ₁]							0	0
14.4	落來	Tc	[11]	Tv	[22]							0	0
14.5	落來	Tc	[11]	Tv	[22]							0	0
15.1	仔	Hm	[=]	*Hm	[≠]							0	0
15.2	仔	Lm	[=]	*Lm	[≠]							0	0
15.3	仔	Tp	[33-21]; [22-31]	*Tp	[33-31]; [22-31]	L ⁰	[23-11]; [23-11]					0	0
15.4	仔	R	[23-31]	H	[33-31]	L	[11-11]					0	0

29.3	也	J	ia11	C	iah	Js	a11	Cs	ah			4	7
29.4	毋	J	m ⁷	C	m ⁵	S	ng					5	7
33.5	眞	J	cin ¹					Jg	cin ³			1	1
36.7	易 t	M	22	HR	23	LR	12	HF	31			8	8
36.7	易 t	Ms	20	HS	30	H	33					8	8

合音

[illegible]

【附錄 10】〈編碼意義對照表及分類標準表〉

10.1 〈編碼意義對照表〉

J:漳州腔
J₂:漳州腔另一種變體
C:泉州腔
C₂:泉州腔另一種變體
Jl:南靖漳州腔
Jis:永靖漳州腔的新形式
Jp:漳浦漳州腔
Jg:宜蘭漳州腔
Ch:惠安、晉江泉州腔
Ca:泉州安溪腔
Cl:泉州南安腔
Ct:同安腔
Ji:永靖漳州腔
N:台南腔
P:澎湖腔
O:舊形式
S:新形式
Cj:泉州腔受漳州腔影響變化的新形式
Co:泉州腔舊形式
Cs:泉州腔新形式
Jo:漳州腔舊形式
Js:漳州腔新形式
Cts:同安腔的新形式
Sm:受華語影響的新形式
Sb:採用文讀音的新形式
Sh:合音的新形式
B:文讀音
V:白話音
Hl:華語借詞

H:高平調[33]
M:中平調[22]
L:低平調[11]
Hs:高短調[30]
Ms:中短調[20]
Ls:低短調[10]
R:升調[23/12]
F:降調[31/21]
HR:高升調[23]
HF:高降調[31]
LR:低升調[12]
LF:低降調[21]
SH:超高調[44]

q:保存喉塞音尾

*q:喉塞音尾消失

Tb:末字本調讀法

L⁰:固定低調輕聲

M⁰:固定中調輕聲

Ts:隨前變調輕聲(傳調)

Tv:輕聲承入聲元音的尾調，傳為[22]

Tc:輕聲承入聲輔音韻尾的預設低調，傳為[22]

Hm:仔前高調中調化

Lm:仔前低調中調化

Tp:前後字聲調翹翹板現象

*Tp:不發生翹翹板現象

x: 沒有這種說法

10.2 〈分類標準表〉

4.4.2.1 階層分類標準

白領：公、教、軍、警、公司上班族、服務業從業員等靠腦力勞動維生的薪水階級

勞動：農、工、漁、司機、攤販、小店主、小店店員、從未上班的家庭主婦依靠身體勞動維生者

✕ 學生照父親的階層分類

4.4.2.2 年齡劃分標準

2000 年時虛歲

老年：60 歲以上

中年：40-59 歲

青年：20-39 歲

少年：15-19 歲

4.4.2.3 發音人資格標準：

(1) 本地生長

(2) 世居本地(父母皆非本地人者無代表性)

(3) 不曾經長期居住外地